

武俠世界
第36年
41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亡命之徒」乃南宮宇先生所著。勞小安從大陸偸渡來港，因盜用他人身份證而被拘捕，某夜假裝肚子疼送往醫院急救，在三個同黨配合下逃獄。警方在追捕勞小安期間，不斷出現了搶劫金舖、馬會、車禍等罪行，探員白家維與阿漢鍥而不捨……南宮宇先生的觸角靈敏，他的文章能及時反映社會動態，把人們所關心的事情生動無遺地表露出來，眞實形象的反映了現代人的心態，閱讀了它能幫你瞭解社會。

*　　　*　　　*

好消息！辛士先生撰著的「胭脂奴」故事完結後又推出新的「小子統吃」，相信辛士先生的擁躉定當爲之雀躍不已，新故事內容諧趣輕鬆，頗堪作爲調劑身心之清凉劑，再獻給愛好者欣賞。

凌魂先生撰著的短篇「俠血英魂」下闕在本期續刋，請繼續欣賞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刋石中奇先生精心撰著的巨型小說「金劍紅梅」，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1期

（總號184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亡命之徒

劫走囚犯　事態嚴重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田心警署的拘留所內，一個年輕的拘留犯，正在囚倉之內，大叫大嚷。

一個當值的警員上前道：「喂，三更半夜，為甚麼大吵大鬧？」

那年輕的囚犯，躺在地上，苦着臉說道：「亞SIR，我很肚痛！」

「肚痛？」警員看看手錶，已是凌晨一時多，他皺着眉道：「肚痛，休息一會便沒事了。」

警員不再理會他。

可是，這囚犯仍然在狂叫。

負責把守這囚室的警員，早已見慣這種場面，很多囚犯希望藉着病痛，可以遷往醫院拘留病房，這樣可以暫時過些較為舒適的日子。

所謂見怪不怪，那警員沒再理會。

可是，那囚犯不單沒有停止號叫，反而變本加利，他的叫嚷，使其他囚犯也不耐煩起來。

負責這個囚倉的另一位當值警員道：「這人為甚麼那樣麻煩，吵吵鬧鬧？」

「我去看過了，他看來是詐病！」

「詐病？聽他聲音却又不像，而且……」

「好極，我再去看。」

那警員來到囚倉，那年輕的囚犯仍然在地上，這時他不再是躺在地上，而是在地上滾動號叫。

「喂，你怎麼了？」警員問。

那囚犯斷斷續續的道：「我……我忍不了，可能是攪腸沙！」

「我拿支白花油給你！」

「不，沒有用的，我一定要去醫院……」

「去醫院，這個時候？」警員又再看看手錶。

「這個時候……為甚麼……不能去醫院？假如……假如我在這裏……你負責得起嗎？」囚犯發出痛苦的聲音，聽來並不似是做作。

旁邊的一個囚犯插口道：「亞SIR，你還是送他去醫院較為上策，否則，正如他說的，他死在這裏，你便麻煩極了！」

另一個也插口道：「而且吵着大家，我們也要休息，明白還要上堂的！」

那些被吵醒的囚犯，你一言，我一語。

警員道：「你等一等！」

這位警員是個新人，不敢自作主張，於是，立即回到看更室，請示他的上司。

他的上司其實也沒有權力決定，他立即用電話向上面警署的當值督察詢問。

「甚麼倉的犯人？」當值督察問。

「是十號倉的，一四八九號！」

「一四八九號？啊，是個使用他人身份證的，並不是甚麼重犯，你看過他真是十分痛苦？」

「是的。」

「那麼，你帶他上來，我派兩個伙記押他去醫院！」

「好極！」

那守倉的警員，把這個肚痛的年輕囚犯帶了出囚倉，到警署大堂。

大堂之內，已有兩個警察等候，他立時把犯人交與兩個警察。

兩個警察檢對一下資料之後，帶了那個囚犯出去，囚犯帶上了手銬，臉色似乎好轉了一些。

其中一個警察問道：「不痛了？」

「痛，自然很痛！」

「現在帶你去急症室，你想醫好肚痛，便要聽話，否則……」

「亞 SIR，我 明 白…… 我會……」

那個對囚犯說話的警察，十分年輕，看來是從學堂畢業出來沒有多久。

另一個似乎是資深一點，不過，最多也只大他兩三年，還在廿歲左右。

他們出了大堂，等候車輛。

「喂，你『衰』甚麼？」「衰」的意思是指犯了甚麼罪行，那是警界與囚犯的慣用語。

「我……」那囚犯怯生生的道：「我偷渡下來，用了別人的身份證去打工！」

「啊，小事而已，為甚麼要偷渡下來，聽說上面生活也不錯，要捱，在這裏也不好捱！」

「是的，我現在才知道，不過……」

另一個警員道：「你也不用多想了，明天上堂，法官會判你遣返。」

那囚犯並沒有作聲。

這時，一輛車駛來，兩人也不再多言，押了那個囚犯上去。

「急症室。」

駕車的警員也沒有多說話，向急症室而去。

急症室冷清清的，警員把這個囚犯的資料遞了上去，然後坐在長椅上等候。

忽然，那個囚犯又苦着臉道：「兩位亞SIR，我很肚痛！」

「肚痛？你不是一直都很肚痛的嗎？」

「這次不同了！」

「有甚麼不同？」

「我要去廁所。」

「你眞是麻煩。」不過，人有三急，那也是人之常情，警員道：「我與你去。」

另一個警員，行事十分小心，道：「我也一起去。」

兩人押着囚犯往厠所。

入到了厠所，囚犯伸出了雙手。

「做甚麼？」警員問。

「我去大解，你這樣鎖着我，我怎能……」

那警員望着他的伙伴。

囚犯道：「快……快，我實在很急。」

另一個警員道：「老友，你好自爲之，我替你開鎖，你不要弄鬼弄馬！」

囚犯道：「我有甚麼好弄？我快要……」他雙脚夾着，好像眞是忍受不了的樣子。

「開鎖吧！」

警員開了鎖。

那囚犯道：「你們兩個人，我只有一個，我能弄出甚麼花樣？」

他說完之後，便入了其中一格厠所。

兩個警員百無聊賴，各自往如厠。

突然，有人推門而入，他們尤未回頭來看，已有兩柄槍壓在他們的後腦。

兩個警員褲鍊也沒有拉，把雙手擧起。

「亞安，出來！」

那個囚犯原來叫亞安，他走了出來，而在另一格厠所之內，也走出了另一人。

這人手持一支槍，看來是早已埋伏在這裏。

亞安叫道：「快拿鎖匙。」

原來警員並沒有完全開了他的手扣，只是開了一邊，另一邊還扣在他手腕之上。

兩個警員，在三支手槍之下，沒有反抗的能力，乖乖的拿出了手扣的鎖匙。

亞安自己開了鎖，然後把兩個警員的手互相扣了，看他熟練的手法，看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囚犯，而像是一個有相當經驗的積犯似的。

「兩位亞SIR都很合作。」亞安得意地道。

另一人道：「不要多說，把他們的槍也拿來！」

亞安道：「對！」

他把兩個警員的槍袋打開，把槍拿了出來，他非常小心，因爲他似乎知道，不能盲目拉斷槍繩，另一個大漢從袋裏拿出一柄刀，把繩子割了，亞安把槍拿在手上。

兩個大漢，把那個扣着兩個警員的手扣，掛上了一個高高的水喉之上，一時之間，兩個警員是無法離開這厠所的，好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離開。

「走！」

四人如風般消失了。

兩個警員手痛極，又不敢大聲叫，終於，另一個警員一手把通訊器的繩子拉了，這時，警方中心已立時知道有警員遇襲。

在醫院急症室當值那個警察，見兩個伙記押了亞安入內這麼久，仍然沒有出來，感到非常奇怪，於是，他入厠所，才發現兩人被掛起了。

「發生甚麼事？」

「劫犯！」

兩人被救了下來，手腕痛極，一人叫道：「快去追，快去追！」

另一個道：「還追甚麼？他們早有預謀的，而且他們有槍。」

那個當值的警員道：「他們搶了你們的槍？」

「不只搶了我們的槍，他們自己也有槍！」

這時，一隊警察已衝了進來。

兩個警員回到警署，當然不好受，他們受了一大頓的責罵，又要落了一番口供。

負責這件案的探長是莫延，他的助手白家維。

莫探長咆哮地道：「這兩個小子怎麼搞的，押一個普通囚犯，也闖出了這一個大禍來。」

白家維道：「事情並不簡單，」他打開了那個口供的檔案道：「被劫去的囚犯叫勞小安，是個大陸偷渡來的人，使用他人身份證被捕！」

「很普通一個囚犯，明天上堂，法官也只會判他即捕即解，沒有甚麼大不了！」

「是的，但竟有三個人來劫走他，看來這勞小安並不是等閑之輩。」

「不是等閑之輩，是個甚麼人？他只有十九歲，有沒有案底？」

「偷渡來的，怎會有案底？」

兩人商量後，覺得事態十分嚴重，於是向署長建議，把這件劫犯、搶槍的有組織罪行列爲重案，擴大偵查，署長也明白事非等閑，於是，下令各部門聯手偵查。

莫延與白家維仍然是這案的最高負責人。

莫探長聯絡了新界總區跟踪隊、情報科、反黑組，偷渡組……希望可以在各部門合力之下，有所發現。

事件調查了兩個星期，仍然沒有甚麼成果。

＊　＊　＊

白家維偵察了整天，回到警署，莫探長在辦公室內，有些愁眉不展。

「探長！」

莫探長道：「有沒有甚麼發現？」

白家維搖搖了頭。

「他們劫走了囚犯，當然有一定的計劃，最沒有理由仍按兵不動，已經兩個星期了！」

「上面又有話說？」

「是的，這件事我們一直保密，一來是害怕嚇倒市民，二來怕輿論趁機大做文章，說我們警方不力……不過，如果再沒有線索，我恐怕……」

白家維道：「那兩個負責押送囚犯的警員呢？」

「他們放假，你明白的！」

「當然，這也難怪上頭，他們失槍、失犯人——對了，既然沒有甚麼線索，我們爲甚麼不從頭來？」

「從頭來？」

「再找他們來問一遍，也許有線索。」

「他們說過了千遍。」

「但過了兩星期，他們已完全平靜下來，可能有些未說過的蛛絲馬跡。」

「好，我們明天再找他們問一遍。」

翌日，兩個倒霉的警員，來到了莫探長辦公室。

白家維道：「你們認得那三個匪徒嗎？」

其中一個警員回答道：「他們都是粗粗魯魯的模樣，一時之間，難以形容。」

另一個剛出學堂的，並沒有見過什麼大場面，那天被槍抵住了背脊，早已是三魂不見了七魄，更加沒有辦法記得起匪徒的樣貌。

莫探長突然想起了另一個問題，問道：「你們對那個勞小安，有印象嗎？」

「有，他是個年輕人，似乎沒有什麼特別！」

「他對手扣、槍械似乎熟悉？」

「有可能他在大陸當過兵。」

問了半天，也沒有什麼結果。

白家維忽然也有他的想法，道：「探長，你昨天說我們應從頭做起，其實最重要的是勞小安！」

「對，他是個重要人物！」

「他被捕之後，一定有東西留下。」

莫探長按了對講機，問道：「可不可以找勞小安那個檔案？」

不一會，勞小安的檔案已送了進來。

其實，勞小安的資料也並不多，因爲表面看來，他無關重要，那會有人注意他。

而且，他犯的事，也並非什麼大事，使用他人身份證，這種罪行，一天之內，少說也有七八十宗。

白家維打開了一個牛皮公文袋，這是裝了勞小安被捕入獄的私人物件。

他把所有東西倒了出來。

一串鎖匙、一個小錢包，還有一些紙張。

紙張上並沒有寫上什麼，他們打開了錢包，錢包之內，有一些零錢。

「咦？怎麼有這一張證？」

莫探長拿起了那張證件，道：「是張大陸的漁民證。」

「是勞小安的嗎？」

「不，並不是勞小安的照片，你看！」

白家維接了過來，細看一下，果然不是勞小安，便道：「這人是誰？叫麥志培！」

莫探長搖搖了頭。

白家維道：「我去檔案室查一查，有沒有這個人的資料。」

經過了大半天的翻查，他並沒有找到關於這照片中人的任何資料。

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這唯一的線索，他們把這張照片放大，並且加印，派了給各環頭，希望可以找到這個可能是破案關鍵的人物。

勞小安是在新界被捕的，他在一次例行檢查身份証的時候，被警員發現了他使用他人身份證，被捕回警署，他說了一個地址，不過，那只是個假地址。

白家維拿着那個假地址，仍然依地址去調查。

他身上並帶有勞小安的照片。

那日，他來到了那個假地址，雖然是個假地址，那兒有一條叫農心的小村，却沒有他報的屋宇門牌。

白家維走入村內。

那條村並不大，只有三十戶人家，白家維決定逐一入內，讓村民看照片認人。

那些村民十分合作，却沒有人認得勞小安。

只有一個小童說，他在村口玩耍之時，似乎是見過這一個人。

小童只能提供這一點小小的資料，但白家維並沒有放過，他認爲勞小安可能曾經在附近出入過。

根據心理專家的解釋，一個人向警方或者其他人報假地址的時候，一定會把其中一些大目標老實報上，然後把小目標含糊報上，這樣才會使人容易受矇騙。

因此，農心村應該是個大目標，把這個大目標作爲圓心，在附近十公里以內作了一個圈，他便憑這個圓圈以內的農村，逐一的找尋。

皇天不負有心人。

一天，在龍地村內，居然找到一個人，似乎是認識勞小安的。

那人接過照片，遲疑的道：「不認識。」

但白家維是何等機靈，道：「你眞的不認識？」

「不……」

「你貴姓？」

「我姓勞！」他不自然的說出。

「姓勞的人並不多，你是不是……」

那人知道自己露了口風，道：「我知道有這一個人，他好像叫勞小安！」

「是，你是他什麼人？」

「不是什麼人，只是同鄉兄弟！」

「在那裏見過他？」

「在鄉下，是好多年以前的事！」

「在香港呢？」

「有，只一次。」

「在那裏？」

「在這附近，我們只談了幾句，他好像說過，偷渡下來……」

「還說過些什麼？」

「沒有。」

「之後有沒有再見？」

「沒有。」

「他看來情況怎樣？」

「沒有什麼，普通人一個，其實，他和鄉下時一個樣，沒有什麼特別！」

「他眞的沒有找你？」

「沒有，其實如果他來找我，我也不能幫他什麼，因爲他偷渡來，我收容他也犯法。」

「那麼，他究竟怎樣生活？」

「不知道。」

「他在上面做過什麼？」

「什麼也做過，當過兵，也當過公安，不過，都當不長久，後來，我申請來港，也不知道了。」

這一個小小的線索，也算是一場收穫。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那個漁民證上的人，找到他一定會有眉目。

在這期間，莫探長、白家維各自找尋線索，其他各環頭，各個部門也非常落力的向各方打聽。

零零碎碎的資料，對案情並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一日，莫探長拉了白家維到外面喝茶。

白家維雖然跟了莫探長三年，但莫探長很少單獨約他出來，他感到十分奇怪。

莫探長也看到他臉上不解的神色，道：「你以爲我約你出來做什麼？」

「公事？沒有理由的，因爲公事可以在警署之內談，那麼一定是私事了。」

「不，是公事！」

「什麼公事？」白家維實在覺得奇怪。

「勞小安這宗案件，一拖已是三個多月，你有什麼具體的線索？我看可能並不尋常。」

「那你有何看法？」

「看法嘛，」他頓了一頓，道：「我懷疑這件事情有內鬼！」

「內鬼？」

「是的，我們的一舉一動，本來是十分秘密的，沒有人知道，可是，勞小安那幫人等，一直沒有動，可能是有人向他們通風報訊，說我們正加緊拘捕他們，他們才會這樣按捺下來。」

「有這個可能！」

「所以我才約你出來，因爲眞有內鬼的話，在警署內說，豈不是……」

「我明白。」

「你認爲怎樣？」

「我們分別留意一下，探長，你不害怕我是內鬼嗎？」白家維帶笑道。

「當然不會，我快退休了，我會推薦一個人，而你是我心目中的一個。」

「多謝探長！」白家維說的是眞心話。

＊　＊　＊

對莫延探長來說，這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案件，特別在他退休之前，還接到了這一個重任。

幾十年的警探生涯，到了現在，臨近退休，他什麼事情沒有見過？可是，他內心一直有一個非常恐懼的意念，他害怕在這案件中失手！

在過去三十年來，莫探長也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可是，沒有人會理會過去的，如果他不能在退休之前，偵破這一件案，他的退休便會蒙上陰影。

當然，那不會影響他的退休，只不過是，他退休之時，臉上將沒有光采。

人便是這麼貪婪不足的。

爲了對抗這個恐懼的意念，莫探長工作比平日更爲落力，很多同事，並不明白他的心理，反而發出一些嘲諷的話。

「莫探長，還想上台領獎才退休？」

「莫探長，破大案之後再退休，也不會把養老金變大的啊！」

這些話，令他十分苦惱，因此，有時他會因工作過量，而大發脾氣。

白家維明白他的心理，因此，他也不眠不休的工作，對白家維來說，這也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如果他能破了這一宗大案，加上莫探長的推薦，他將會成爲最年輕的探長。

當便衣警探的，還有什麼冀望？只要升上探長，這樣才能滿足自己，也可以在同僚中出人頭地。

一個年老的頭頭，與一個年輕的助手，兩人目標相同，工作也特別落力。

他們日以繼夜的明查暗訪，調查了全港八十多個地點，有高尚的住宅，有低下的籠屋，有大型的娛樂場所，也有低下層的妓寨。

事情開始有點眉目。

莫探長召集了手下的工作人員，作了一次滙報，發現了勞小安這個人，牽涉了不同階層的匪徒。

白家維道：「探長，經過我們的調查，他們似乎是在形成一股力量。」

「什麼力量？」

「一股無惡不作的力量，當然，他們最終的目標在金錢。」

「他們有些什麼人？」

「什麼人也有，例如廣州來的所謂『大圈仔』，來自湖南的『湖南幫』，還有越南人！」

「越南人？他們怎會與這些人來往？」

「本來越南人向來是自成一幫的，但近日風聲太緊，他們也不敢單獨行動！」

「還有什麼人？」

「相信本地人也有參與，否則，他們不會對本地的事情那麼熟悉。」

「他們既是人材濟濟，用的是什麼武器？」

「說到武器，倒也令人吃驚，手槍、機關槍已不在話下，聽說這一班人，曾經參加過野戰訓練，對於使用炸彈，特別有經驗。」

「炸彈？他們都是爆破專家？」

「不，我看炸彈在打家劫舍中沒有大用，但手榴彈就不同。」

「過去幾年來，匪徒也用過手榴彈。」

「聽說他們最擅長使用。」

莫探長道：「我們這些資料，也只是零零碎碎的，無法採取任何行動。」

白家維道：「是的，過了五個月，他們存下的穀種也應該吃完了……」

「你的意思是，他們會有所行動？」

「是的，只要他們一有行動，我們便可以去捉人，只要捉到一個人便好辦。」

「好極，你們各人絕不能鬆懈。」

＊　＊　＊

剛踏入夏天，午後開始有點悶熱。

元朗的大街，依然是熙來攘往。

周大發金鋪，只有三兩個客人，他們正與店員揀貨議價。

忽然，有兩個人走了進來。

這兩個人衣着一般，但店員不敢怠慢，因爲在元朗這些地方，衣着並不表示一個人眞正的身份，說得更明白一點，很多人是禾稈冚珍珠，他們衣着並不光鮮，但極有可能是大客。

一個店員笑臉迎人，道：「兩位，請這邊來！」

兩人走近櫃位。

那店員道：「兩位想買些什麼金飾？」

其中一人指指飾櫃內的一盤龍鳳鈪。

「啊，你們眞有眼光，這些龍鳳鈪都是新貨……」

另一個人似有點不耐煩，道：「快拿出來！」

店員用鎖匙開了飾櫃，打開了櫃門，正伸手入內，其中一人便發難，一躍而入了櫃位之內。

另一人已拿了槍出來，叫道：「不要亂動，打劫！」

這話嚇得所有人都驚跳起來。

三個客人想奪門而出。

那人喝道：「伏下，不要亂跑，我們有手榴彈。」

店員似乎已經十分有經驗，早已各自伏下，而那三個客人，不知是聽不到匪徒的說話，還是太驚怕，控制不到自己，仍想奪門而出。

其中一個匪徒，向天花板開了一槍。

槍聲並不太响，但足以令那幾個顧客軟倒在地上無法再動。

於是，兩個匪徒，用非常迅速的手法，把飾櫃內的金飾，一一撥入了他帶來的旅行袋之內。

不及五分鐘，他們已把金飾拿得七七八八。

臨出門之前，其中一個匪徒放了一個炸彈在地上，道：「千萬別那麼快報警，否則炸彈便要爆了。」

衆人不敢稍動，看着匪徒而去。

因爲匪徒開過一槍，早已嚇怕了金鋪的職員，更加嚇怕了那三個顧客，沒有一個人敢動。

可是，店中的經理，伏在櫃位之內，按了警鐘之後，心想：「匪徒說炸彈會爆炸，而我們呆在這裏，豈不是在等死？」

於是，他一撲而出。

其他店員見經理動，他們也動。

經理叫道：「我們快走，但千萬別碰那個炸彈！」

衆人一越過了那個炸彈，便奪門而出，那三個顧客，最近那個炸彈，嚇得無法動彈。

幾個年輕的職員，一人拉了一個，走出門外。

這時，巡邏警察已到。

「發生了什麼事？」一個警員

問。

職員道：「打劫，而且留下了一個炸彈。」

聽說有炸彈，警員也緊張起來，並通知了總部，總部立即出動了大批人手，來到現場。

莫探長在事發半小時之後，也接到了消息。本來，元朗並不屬於他們的警區，但爲了偵查勞小安的事件，他早已知會了新界總部，有嚴重的劫案，要通知他們，因此，他們立時也趕到了現場。

金舖損失約有三百兩金飾。

警員在店外把守，等待拆彈專家。

新界總部的指揮官是個洋人，名叫史提夫，白家維也認識他。

白家維對史提夫道：「我去看看那個炸彈。」

史提夫道：「你不是拆彈專家。」

「我看那只是一個『詐彈』而已。」

「爲什麼？」

「你相信我！」白家維並沒有解釋，又道：「你讓我去看看。」

史提夫道：「我不想有人受傷。」

「不會的，你讓我去看看。」

史提夫是個非常「保命」的人，他認爲自己身嬌肉貴，不願冒任何險，但白家維自動請纓而去，他也沒有什麼辦法。

白家維入店內，只見地上果然有一個炸彈模樣的東西，他並不害怕，一直走入內。

走近一看，他失笑起來，然後，俯身把那個「炸彈」拿了起來。

他一直把那個「炸彈」拿到史提夫的面前，道：「你看！」

史提夫見他那麼鎮定，道：「是個『假彈』？」

「是的。」

「你怎知道？」

「因爲匪徒目的是嚇人，不過，假如他們眞的留下了一個炸彈，他們豈不是自取滅亡？」

「你說什麼？」史提夫並不明白。

「如果有人夠勇敢，把這個炸彈拾起，拋向他們，這豈不是自取滅亡？」

史提夫道：「匪徒在嚇人！」

「是的，他們目的在嚇人。」

莫延探長道：「嚇人？我看沒有那麼簡單。」

各人正在猜測匪徒目的之時，史提夫接到一個報告：屯門兩間金舖連環被劫。

莫探長聽了，恍然而悟的道：「這才是匪徒的眞正目的。」

史提夫不明所以。

莫探長道：「到現場才說。」

白家維駕車，向屯門進發，可是，剛出了元朗範圍，便看到前面發生了交通意外，幾輛子車撞在一起，一時之間，汽車大排長龍。

莫探長道：「難道這也是匪徒計謀之一？」

白家維似乎也有所領悟，道：「探長，你的意思是，匪徒故意製造這一個意外，使我們無法趕到現場？」

「是的，我懷疑在元朗發生的劫案，只是一個引開屯門警察的方法。」

「怎樣引開？」

「因爲留下了一個炸彈，所以總部一定召了屯門警員也趕到元朗。」

白家維開始有些明白，道：「屯門人手少了，正是他們吃大茶飯的時候。」

「正是。」

「屯門本身也有足夠人手。」

「但因爲留下了一個炸彈，這個炸彈使總部大爲緊張，連屯門警察也調了過去，而調了部份人過去，屯門便更加不安全。」

「現在又有了這宗交通意外，回調的人無法趕回，這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逃脫。」

「是的，我看屯門金舖的損失，一定比元朗那間大得多。」

經過了十分鐘的騷擾，他們才可以勉强的把車子駛離，直往屯門。

兩間在附近的金舖，連環被劫。

果然被莫探長猜中，兩間金舖的損失，比元朗那間，多了十倍。

據金舖職員表示，打劫的人很多，一共有八個以上，而且手法十分熟練，像一隊軍隊似的。

據其中一個受傷的店員道：「匪徒的武器十分厲害，有手槍不在話下，還有機關槍，有炸彈，更有手榴彈。」

「你怎會受傷，」探員問道：「你反抗？」

「誰有膽量反抗？他們都十分粗魯，我稍爲仰頭一看，其中一個便用槍柄向我襲擊。」

「他們有沒有開過槍？」

「開過，而且是向人開的。」

「爲什麼又沒有人受傷？」

「不知是他們手法不好，還是故意射不中。」

另一個被子彈擦過的店員道：「他們是故意的，如果要射殺我們，我死兩次也不止。」他一邊說，一邊仍心有餘悸。

莫探長問道：「他們有沒有說話？」

「有，不過只是兩三句。」

「說什麼話？」

「什麼話也有，本地話、廣州話，甚至好像是越南話也有。」

「本地話與廣州話，兩者有什麼分別？」

「有，本地話我們不用多說也明白，但廣州話，雖然與我們差不多，但聲調較高……用的字也不同，總之是不同，你一聽便知道，他們是從大陸來的。」

「還有一兩個好像是『老兄』。」

「上海人？」

「不是，好像是湖南或者湖北佬，你說他是說普通話又不是，說上海話也不是。」

兩間金舖，遇劫的時期，相差二十分鐘左右，但遇劫的過程，却是大同小異。

一日之內，新界兩個鬧市，三間金舖同時被劫，轟動了整個城市，無論在電視台、報紙、週刊雜誌，都成了頭條新聞。

新界重案組的警司史提芬當然是忙個不了，可是，匪徒手法乾淨俐落，一時之間，使警方有點手足無措。

史提芬是個相當自負的洋人，開始的時候，並不願意與莫延探長合作，可是在警務處長施壓之下，他無法不與莫延這一個專案小組合作。

莫延探長知道史提芬十分驕傲，本來也不想和他合作，不過，上頭壓了下來，他也沒有什麼辦法，只好和他作例行式的開了幾次會議，因爲大家都沒有什麼合作的誠意，因此，完全沒有什麼突破可言。

莫延探長只好與自己的手下再作深入調查，發覺這一班連環打劫的匪徒，與勞小安事件之中那些人，可能是大有關連，可惜的是，史提芬沒能提供足夠的資料，他們無法加以證實。

白家維對史提芬的態度十分憤怒，白家維道：「大家都是爲了本地市民治安，爲什麼他要這麼官僚。」

莫探長道：「他認爲自己是洋人。」

「洋人又怎樣？」

「他自視高人一等。」

「高人一等，看他會破到案嗎？我們何不向上頭反映，使上面也知道他獨自攬權，不肯與我們合作。」

莫延探長道：「家維，你不用憤怒，也不用擔心，我已看過很多洋人警司，總有一天，他遇到了非常大的挫折，他一定會來求我們。」

「如果他來求我們，那時，我們……哼！」

莫探長並沒有什麼表示。

史提芬警司也有他自己的行動，他不斷在元朗、屯門兩地展開大規模的拘捕行動，一時之間，弄得市面有雞犬不寧的感覺。

他也吩咐手下的警員，在日間夜間設置路障，檢查來往的行人與車輛。

因爲太多的檢查，一時之間，弄得市民埋怨，不過，這個洋人警司，仍然我行我素。

表面上他有些成功，因爲屯門與元朗兩個地方的犯罪情況有些改善，但實際上，對於那件金舖的連環劫案，却是一無所得。

有一天，兩個警員在元朗巡邏。

而今的元朗，已再沒有那種鄉村風味，大街之上，兩旁高樓大廈聳立。

附近也有很多十多層高的私人屋邨。

那兩個警員負責「立體巡邏」，所謂立體巡邏，是史提夫新發明的名詞，意思是並不單在街道上巡邏，而是上樓巡查。

這些大廈，四通八達，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犯罪環境，因此，警員也要入內巡樓。

爲了安全起見，都是兩人合作，一同巡樓，以便互相呼應。

兩人上了一間大廈。

他們先乘大廈電梯上頂樓，再由頂樓，步行往下巡，這樣倒可以省點氣力。

當他們巡至十三樓，突然，發現了一個人影，那人隱身入了走廊。

其中一個警員叫道：「喂，你站着！」

那人不但沒有聽話，反而更快的閃身入內。

另一個警員道：「我們是警察，站着！」

這時，那人已閃身入內，但他們仍可以清晰地聽到那人奔跑的脚步聲。

其中一個警員道：「你往那邊兜截！」

另一警員同意，往另一邊樓梯跑去。

於是兩樓梯夾攻，相信那人是逃不了，可是，當兩人再在走廊相遇之時，仍然無法找到那人的踪影，於是，他們追向樓下。

其中一個警員在樓梯轉角的地方，突然被那人襲擊，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之上，他沒有看清歹徒的臉，早已暈了過去。

另一個警員，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一直往下一層的樓梯追索。

當他走到後樓梯的時候，突然有一件黑色的東西正從梯級滾下來。

警員覺得奇怪，站在下面等着。

那東西像個皮球，滾了下來。

警員一手接過，小心一看，那時才發覺，這東西竟是一個手榴彈！

他心一慌，便把這個手榴彈一扔，他根本不辨方向，只是向前一扔。

登時，手榴彈碰在走廊內的牆上，發生了爆炸。

「轟」的一聲，把這一端走廊的牆壁都炸毀了，而那個警員也被碎片所傷，倒在地上。

當警察如臨大敵的到來，匪徒當然早已不見踪影，而這兩個警員，一個被炸傷，一個被打傷，兼且被人搶了槍，這件事令史提夫警司大爲憤怒。

很多跡象顯示，這是歹徒向史提夫警司挑戰。

史提夫當然是非常憤怒，却是束手無策，因爲匪徒並沒有留下半點線索。

鬧市之中的住宅樓宇，竟然有手榴彈爆炸，使警方高層人員，大爲嘩然。

史提夫警司立時被調往另一個不重要的職位——往邊境指揮反偷渡！

新界總警司一職，改由蔡祥探長接任，蔡祥是一位資深的警探，可惜一直處於史提夫手下，無從發揮他的工作能力，而今有了這一個天賜的大好機會，決意要好好大作爲一番。

當前的事務，當然是這一件市區擲手榴彈，以及兩個月前的金鋪連環劫案。

他一開始工作，便想到了莫延探長，他知道只有與莫探長合作，才會有成果。

莫延知道史提夫被調，並且接到蔡祥探長的邀請，便立刻與白家維入了屯門總部。

兩人早已認識，雖然沒有合作過，但兩人一見如故，十分投契。

蔡探長道：「延哥，這件事你要關照一下！」

莫探長道：「不要這麼說，我們加緊合作，其實我也要你們關照！」

蔡探長道：「我不客氣了，莫SIR，這是……」

白家維自我介紹道：「我叫白家維，一直跟着莫探長。」

蔡探長道：「好極，白兄年少有爲，得跟名師，自然出色過人。」

「蔡Sir，你太誇奬了。」

蔡探長道：「我也有一個好助手，介紹給你們認識一下！」

他按了對講機，道：「亞漢，你進來！」

不一會，有人敲門。

蔡探長道：「進來！」

推門而進的是個女孩子，打扮得十分斯文。

蔡探長道：「亞漢，這位是莫探長，這位是白家維！」

想不到蔡探長的助手，竟是一個嬌滴滴的女孩子，却又有一個非常男性化的名字。

亞漢道：「莫探長，白Sir！你們叫我亞漢便可以！」兩人望着她。

亞漢道：「兩位不用奇怪，我跟蔡探長幾年了。」

蔡探長笑道：「每當我介紹這位好助手給人的時候，總會帶來一些驚奇的目光，兩位也沒有例外……她全名叫洪艷漢，不要小覷她，她做事十分機靈！」

洪艷漢笑道：「探長言過其實了。」

蔡探長道：「不是，我沒有騙人，我們合作下去，你們便明白！」

莫探長道：「好極！我們好好合作！」

蔡探長道：「既是如此，我們立刻討論一下我頭痛的問題！」

莫探長道：「那是史提夫留下的……」

「是，他那種作風太硬朗……」

白家維道：「太多的巡查，太多的路障，表面是窒息了匪徒的行動，但反而堵截了我們找線索的機會。」

「對，我極爲同意，應該讓歹徒覺得我們不以爲意，他們才會出動！」

蔡探長道：「莫兄，你認爲怎樣？」

「經過我們的調查，上次金鋪連環的劫案，與我們調查中的勞小安案件，似有關連！」

亞漢問道：「爲什麼？」

白家維道：「因爲劫走勞小安的人……你們也大概知道勞小安那事件？」

亞漢道：「約略知道。」

「勞小安是個冒用了別人身份證的偷渡客，却有三個人來救他，而救他的人當中，有廣州人，有越南人，也有湖南幫！」

亞漢道：「連環打劫金鋪，也是同樣人等，有廣州人、越南人、湖南幫。」

白家維道：「武器方面也有相似！」

「金鋪劫案中，出現過手槍、機關槍、炸彈、手榴彈，而且手法相同！」亞漢道。

「你說的是打劫金鋪？」白家維問。

亞漢道：「我與探長也作過分析，這幫歹徒手法，是非常專業化的，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他們首先派人打劫金鋪，那只是小規模的劫案，目的是在聲東擊西，然後製造車禍，塞了主要大道，然後，在屯門才眞正的做一單大的。」

「對，他們並不是烏合之衆。」

白家維道：「劫走勞小安也是，三個人，一個躲在厠所，兩個從外面進來，手法是經過小心策劃，毫無一失的，他們的確是受過嚴格訓練。」

蔡探長道：「兩個警員，一個被手榴彈炸傷，一個被打暈之後，被搶警槍，這種手法也是經過計劃的，因此，我認爲這一連串的事件，根本上是同一幫人所爲！」

莫探長道：「他們以後還會有大行動。」

蔡探長道：「我看他們打劫了三間金鋪，已有了一些本錢，看來會蟄伏一段時間。」

白家維道：「這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阻止他們下一次的大作案！」

亞漢道：「對，我同意這個說法！」

這個簡單的聚會，算是訂下了他們以後的工作計劃。莫探長與蔡探長的合作，希望能帶來一次突破。

而兩個年輕人白家維與亞漢，一見如故，十分投契，對破案也是充滿信心。

當白家維要離開新界總部之時，有一段短短的時間，與亞漢一起。

白家維忍不住的問道：「亞漢，你是個嬌滴滴的女孩子，爲什麼取個這麼男性化的名字？」

亞漢道：「我的名字並不男性化，你記得我的全名嗎？」

「記得，是洪艷漢！」

「對，既是又紅，又艷，怎會是男性化？」

「是，你的名字當中有一個艷字，本是十分女性化，爲什麼他們不叫你亞艷，而叫你亞漢？亞漢，豈不是個一個男子的名字？」

洪艷漢道：「他們喜歡怎樣叫便怎樣叫！」

這時，莫探長已走出來，白家維沒有跟亞漢再聊下去，開車與莫探長離開。

在途中，白家維對莫探長道：「探長，你看蔡Sir上場，怎麼樣？」

莫探長道：「我雖然未與蔡探長正正式式的合作過，不過，他懂人情世故，總比那個史提夫好得多。」

白家維道：「我也同意！」

莫探長道：「看來你與那位年輕的女幹探，也十分合得來！」

「年輕人嘛！」

「那麼，我們這些老人……」

「莫探長怎能認老，沒有你們的經驗，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　＊　＊

有了新界總部的合作，事情終於有了進展。

這一段時間，他們集中找尋勞小安的銀包內所留下的一張漁民證，目標當然是證上的照片人麥志培。

過去的幾天，無論是在新界，或者在市區，都開始有人發現麥志培的踪跡。

不過，這人十分狡獪，稍爲一出現，又失去踪影。

那日是週末，本來是很多人也放假，但莫探長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專案小組的成員，全部不准放假。

雖然，有些成員不大高興，但他們都知道，莫探長並不是個與下屬爲難的人，因此，個個都奮起精神，準備一次大行動。

清晨開始，這個專案小組，再分成十個小組，配合了緊急巡邏單位，分別向十個地點搜查。

在新界總部，蔡探長也作了相應的行動，也在新界十個不同的地點，作了突擊的截查行動。

累了一整天，並沒有什麼收穫。

不過，兩位探長並沒有鬆懈下來。

因爲發現麥志培的踪跡，漸漸已進入新界，爲了方便工作起見，莫探長與白家維索性入了新界指揮中心。

白家維與洪艷漢二人，把各地搜查的滙報，作了十分詳盡的分析。

「亞漢，你認爲怎樣？」

洪艷漢道：「麥志培的身份已暴露，根據這一連串的報告，我們應該可以採取行動！」

「什麼時候？」

「你認爲如何？」

「打鐵當然要趁熱！」

兩人把這個結合報告，交給了兩位探長，兩位探長也經過討論之後，決意採取行動。

兩位探長手下的精英份子都聚集在新界的指揮中心，由星期六的清晨，一直等到星期日的清晨。

一夜勞累，各人開始有些倦意。

莫探長與蔡探長二人，也走出他們的辦公室，與手下的探員一起等待。

他們都緊綳着臉，踱來踱去，顯得有點緊張。

六時半，莫探長的專線電話響起來。

蔡探長拿起了電話，道：「怎樣？」然後，他小心聆聽着，不發一言。

過了一會，他放下了電話。

蔡探長道：「我們的『大魚』已

『蒲頭』！」

「大魚」是指他們的重要人物麥志培，而「蒲頭」的意思，是出現了。

蔡探長道：「老莫，我看這事交由我們兩位得力助手出馬！」

「好極！讓他們捉條大魚回來！」

蔡探長道：「大魚剛從家裏出來，他住在錦綉花園！」他立刻在白板之上繪了一個簡單的圖。

他續道：「我們的跟踪隊已緊緊的盯着他，一路會有報告回來，你們兩人，阿漢、白家維，你們各帶三個探員，駕車前去。」

莫探長道：「爲了爭取時間，你們立即出發，我們用無線電話聯絡！」

亞漢與白家維立刻行動。

兩人各駕一輛車，各有一部無線電話，與指揮中心的兩位探長聯絡，另外，他們車與車之間，有對講機，可以直接對話。

兩輛車由指揮總部出發，直向錦田而去，因爲他們已接到了指示，「大魚」正游向錦田。

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已來到錦田。

他們接過了跟踪隊的工作。

跟踪隊隊長亞方道：「你們小心，這人非常狡猾，一讓他知道有人跟踪，他立刻會擺脫，而且擺脫技巧非常高，你們好自爲之……」

亞漢在對講機中對白家維道：「大魚正向木頭村進發！」

白家維道：「收到！」

「我會把車泊在村頭。」

白家維接口道：「我泊在村尾！」

木頭村只有三十多戶人家，村頭村尾也只有五百米距離，不過，村屋十分密。

亞漢道：「泊遠一些，免大魚發現，然後，我們徒步下去！」

「好極，你們的傢伙準備好了沒有？」

所謂「傢伙」，是指他們的手槍。

「準備好了！」

「保持聯絡！」

亞漢在頭，她率先下車，領着三個探員，往村內而去，他們已看見了麥志培。

這人並不高大，身體十分瘦削，看來並不像個大賊，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他們都異常小心。

白家維在村尾，也作了同樣的措施。

亞漢用對講機對白家維道：「大魚正向村中而去，我不想他再入，免至驚動他的同黨！」

「好極，我們已入了村中！」

「好，採取行動！」

警探從兩邊出來，麥志培發現，表現有點驚惶，不過，他再沒有脫身之地。

警探一擁而上，六支手槍齊齊指着他。

麥志培舉起雙手，道：「不要開槍！」

他們一起把麥志培押了回指揮中心。

兩位探長親自盤問麥志培。

「你叫麥志培？」

「是的，你認識勞小安嗎？」

麥志培道：「不認識！」

「你還抵賴，你的證件怎會在他銀包之內？」

「我的證件？」

莫探長索性把他的漁民證放在他面前，一時之間，麥志培啞口無言。

「是你的證件？」

「是。」

「那爲甚麼會在勞小安的銀包？」

「我不知道。」

「你是大陸的漁民，你根本沒有資格上岸。」莫探長故意道。

蔡探長道：「是的，既然不願說話，那就讓他回大陸去。」

麥志培道：「回去便回去！」

本來，兩位探長以爲他害怕回大陸，希望藉着這個要點，迫他爆出一些內幕。

可是，看來他並不害怕。

不過，薑還是老的辣。

蔡探長道：「莫SIR，我們雖然而今沒有甚麼資料，但我們可以亂放一些出去！」

「啊，對，我們可以說，這位姓麥的仁兄，早已把木頭村內的資料爆了出來！」

「我沒有，我沒有！」麥志培似乎有點緊張。

「勞小安他們，知道有人『督』他們背脊，他們會放過那個『二五仔』嗎？」

所謂「督」背脊，意思是在背後說他人壞話，「二五仔」也是一些黑語，意思是向警方舉報別人。

「二五仔」是黑社會中最爲讓人不齒的人，如果被匪幫發現有人向警方告密，這人定必沒有好下場。

蔡探長道：「近日我們與廣州那邊的合作好嗎！」

「當然好，我們的一哥，也去過大陸兩次，拜會過廣州的一哥，回到大陸，也逃不過的！」

麥志培當然明白兩位探長言中有物。

表面上，他們是說本地的警務處長與上面的公安部長，其實也是暗示，香港對大陸黑社會的人也有一定的資料。

「上面的公安，如果把你的資料散播了開去，你以爲你會睡得着嗎？」

麥志培臉色突然變了，在本市，還可以靠一位兄弟接濟生活，如果回到大陸，自己的名字又臭了，那定是死無葬身之地。

想到這裏，麥志培整個人也軟了。

兩位探長當然能夠鑒貌辨色。

蔡探長道：「我們便這樣決定，放他回去！」

莫探長立時會意，道：「好極，即捕即解！」

麥志培立時道：「兩位請高抬貴手！」

「甚麼？這麼文雅？」莫探長故意刁難。

「不，我願意說！」

「好，你說，我們沒有强迫過你。」蔡探長道。

「沒有！」麥志培有點委屈的，不過，他衡量過利害，道：「我認識勞小安！」

「他是甚麼人？」

「是大圈中的人。」

「大圈？你指廣州幫？」

「是的，勞小安下來，與他們一起吃大茶飯！」

「他們？他們是誰？」

「我也不十分清楚，但當中有一個叫『廣州仔』，便是大圈的首領，勞小安也跟他！」

「爲甚麼他們那麼重視勞小安，出動了三個人來救他？」

「因爲勞小安對這個集團知道很多資料，而且，勞小安是出名的狠毒殺手，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人材！」

「怪不得他們這麼重視勞小安！」

蔡探長問道：「你呢？你在幫中做甚麼？」

「沒有甚麼。」

「眞的？」

「眞的沒有甚麼！」

莫探長道：「好極，你既然那麼無關重要，那麼，最好也是回歸大陸！」

麥志培尖叫道：「不要，不要！」

「那你說呢？」

麥志培雙眼珠一動，道：「我甚麼也可以說，不過，我有些甚麼好處？」

「好處？沒有甚麼好處！」莫探長道。

蔡探長說：「你爆了出來，也一樣要回去，那是遲早的事，這是香港的法律。」

「那我爲甚麼要說？」

「因爲你說了，我放你回大陸，却不把你爆料的事情抖開來，那麼，你就算回了大陸，還有一口安樂茶飯吃，如果不是……」

「你也明白！」

麥志培沒有作聲。

「如果你不合作，你留在這裏沒有好結果，回去更是死無葬身之地！」

麥志培知道，兩位探長所言不虛。

於是，他試探地道：「我可以說，但我有甚麼保障？」

「保障？你要甚麼保障？」

「例如我爆了料，你們却不把我抖出來？」

蔡探長想了一下，道：「如果你把事實說出來，我們當然不會把你供出……但我們仍然會看你犯了甚麼罪，而這個罪可否一筆勾銷！」

莫探長道：「最多我們可以當你是污點證人！」

麥志培道：「不，我不當污點證人！」

「爲甚麼？」

「我當了污點證人，豈不是表示我與警方合作，日後我還有甚麼面目對他們！」

「那你想怎樣？」

「讓我平安回大陸。」

兩位探長想了一想，又作了一番商量，結果是答應了他的要求。

蔡探長道：「你與勞小安有甚麼關係？」

「我在大陸也認識他，在他偷渡來此地之時，他用了我的漁民證！」

「他是甚麼的人？」

「是個無賴！」

「在上面有沒有犯過案？」

「這點我可以肯定，他是犯過一些案，不過，他十分聰明機警，而且有一些有勢力的人幫着，並沒有被公安拘禁過！」

「他只有十九歲，爲甚麼這些人都非常重視他？」

麥志培想了一下，道：「我看他對槍械十分在行，而且與上面的槍械組織，有很好的聯繫！」

「怪不得他們出動了三個人來劫他回去！」

莫探長道：「他們犯過甚麼案？」

「我不知道！」

蔡探長道：「你又耍花樣？」

「不，我實在並不知道，因爲我並沒有參加過他們的行動，不過，我約略知道……」

「甚麼案？」

「幾宗金鋪劫案！」

「元朗那宗？」

麥志培點了點頭。

「還有屯門那兩宗，一起連環打劫的？」

麥志培也點點頭。

「你說你沒有參加？」

「是的，我眞的沒有參加。」

「爲甚麼？」

「因爲……因爲我……我一直

想回去。」

「回大陸！爲甚麼？」

「我本來是一個眞正的漁民，我也有心賺大錢，但來到這裏，我怕……」

「怕？怕甚麼？」

「怕他們，也怕警察！」

「有甚麼好怕？」

「我怕我跟了他們，就算賺到了錢，也沒有命去享受，這又何必！」

「爲甚麼這樣說？」

「我見過他們其中一些人，今日與他飲酒高歌，明天他已經在閻王處報到！」

「你既然不想做這些犯罪的勾當，爲甚麼你還留下來？」莫探長問。

「其實我今早往木頭村，是想找……」他有點遲疑。

「找誰？」

「找廣州仔！」

「廣州仔？他姓甚麼名誰？」

「我也不知，只知他叫廣州仔，我想找他，想辦法送我回去。」

「廣州仔在木頭村，他是這個集團的首領？」

「我不知，我只是認識他，而他的確是十分有辦法的人，所以我找他想辦法！」

「木頭村內，只有廣州仔一人？」

「我不知道，那裏有一個單位，廣州仔是住在那裏，不過，那裏常有生面人出現！」

「你知道勞小安也住在那裏？」

「有這個可能，但我不敢肯定。」

蔡探長道：「廣州仔是個怎樣的人？」

「他在大圈，相當有名，他人面非常廣，可以聯絡不同地方來的人！」

盤問了麥志培，總算有一些收穫，他們把麥志培暫時拘留下來。

蔡探長與莫探長商量一番，決定在那天夜裏採取行動，他們召集了手下。

白家維與亞漢分別領了一組人，在晚上一時開始出發，打算圍攻木頭村那間村屋。

只要捉到「廣州仔」，其他犯罪人等，應該可以手到擒來，沒有甚麼問題。

查探消息　不幸遭擒

午夜十二時，兩輛私家車停在木頭村外面。

他們有了麥志培所繪的圖，因此，他們行動非常迅速，希望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廣州仔」擒了下來。

白家維領着五人，從村口掩至。

亞漢從村尾殺入。

他們雖不動聲色，但也引起了一陣狗吠的聲音，幸好並沒有引起他人的注意。

所有的探員，都手持火力非常强猛的武器，本來，他們應該召飛虎隊到場協助，可是，爲了確保絕對保密，他們決定當晚行動。

他們除了手上有非常猛力的槍械，每個人都穿了避彈衣，就算有一場槍戰，他們也是有恃無恐。

目標物是那座三層丁屋。

據他們所知，地下是空置的，「廣州仔」應該是住在第三層，上面可通天台。

亞漢先領人上了天台，白家維便領人到了三樓，他們早已有了計劃。

當一切就緒，亞漢從天台向屋內拋了一個催淚彈，當催淚彈一爆炸，白家維已破門而入。

他們都戴有防毒面具，如果屋內有甚麼人，還沒有看清楚，便會被白家維或他的手下所拘捕。

出乎意料之外，屋內並沒有人作任何的反抗。

白家維入內，只見裏面根本是間空屋，屋內雖然有些簡單的床鋪被褥，但一個人影也沒有。

亞漢也領了手下，攻了進來。

白家維道：「我們的保密似乎有問題，他們早已聞風先遁！」

「怎會？」

「應該是不會的，但事實是如此！」

白家維道：「我們搜搜這屋子，看看有甚麼線索！」

屋內是十分凌亂，看來的確是有人居住過，不過，他們離開之時，顯然是十分匆忙。

到處佈滿了啤酒罐，還有很多煙蒂，書報雜誌也放滿了每一個角落。

「他們都不是文盲！」亞漢道。

忽然，白家維看見一個火柴盒，上面有「大都會夜總會」幾個字，他把火柴盒放了入口袋。

這時，其他隊員也在搜查，有人發現了一個上鎖的衣櫃，他們用力拉開了。

「你們來看！」

衆人走到衣櫃前，只見裏面有一座小小的收音機，但這收音機並不是一般的模樣。

白家維把它開了，收音機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他把其中一個掣扭動，收音機發出一些斷斷續續的說話。

白家維道：「這是一具偸聽器，可以收到別人的無線電話！」

「也可以收到我們警車的訊息。」

「相信可以！」

白家維小心的調較了一會，果然播出了一些話：「有人非法賽車，衝過了我們在三十五咪的路障……」

白家維道：「這是我們警察的通話。」

「是一輛深藍色編號……」突然「格格」的聲音，掩蓋了那一段話。

亞漢道：「拿上露台，看看效果怎樣！」

他們把這具收音器拿出去，但無法拿出露台，因爲外面沒有電源插掣，但在客廳之內，收聽效果也增多了許多，還收到了警方的通訊，連附近有些無線電話，也聽得非常清楚。

亞漢道：「怪不得他們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

白家維道：「帶走這東西？」

亞漢道：「不，我看這東西有利用價值，還是讓它留下來！」

白家維想問，但亞漢向他們打了一個眼色，白家維明白，她一定有她的用意。

亞漢道：「我看這幫匪從早已知我們來了，而且這裏已滿是催淚彈的味道，也不能瞞過他們，這收音機仍然放回原處吧！」

衆人再搜索了一會，但再沒有搜到甚麼。

於是，衆人只好懷着失望的心情回去。

在途中，白家維已向兩位探長報告這一次勞而無功的突擊。

蔡探長道：「這幫人比我們想像中機智得多！」

莫探長也道：「事情當然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

＊　＊　＊

回到警署，亞漢與白家維親自向兩位探長報告。

亞漢道：「我們這次秘密突擊的搜查卻落了個大空，我看是有三個原因！」

「三個原因那麼多！」蔡探長問道。

亞漢道：「是的，第一個原因，那些匪徒本身十分機靈，那個麥志培被捕之後，他們一發現，便立即撤走，這是他們本身的警覺性。」

「第二呢？」

「我不能不重提我們以前所提過的一件事情，我們之間有內鬼。」

「的確有內鬼！」白家維也同意道：「我們這次行動，根本沒有通知其他人，只有我們內部知道，而匪徒却可以聞風先遁，除了內鬼，還有甚麼？」

莫探長道：「這件事我們一直有留意，但始終找不到半點端倪出來，不過，事情既然這麼嚴重，我們會更加提高警惕。」

「那麼第三呢？」

亞漢道：「是那個可以收到附近無線電話，警車通訊的特種收音機！」

「特種收音器？」

「有沒有把它帶回來？」

「沒有，因爲那收音器是鎖在一個櫃內，雖然我們已把櫃開了，但爲了希望匪徒繼續使用，我們還是決定把收音器放回原處！」

「好，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收音器。」

「是的，我們也是這樣想。」

蔡探長道：「那收音器有甚麼特別？」

「其實這種收音器，有很多報館也用，因爲他們要發掘新聞，找尋獨家資料，他們都有這種機器，使他們知道警方的行動，因而也可以盡快到事發的現場。」

「確是如此。」

「不過，我看匪徒這部收音器，比一般的更爲靈敏，我們試過，附近的無線電話聽得一清二楚，也收聽過相當遠的地方，警方設置路障，路障與路障之間的通話，收音器也能收到。」

莫探長道：「因此他們可以安坐家中，也可以非常清楚我們警方的行動！」

「是的，我想，我們所採取圍攻的行動，在他們心目中，根本是一場自己以爲緊張的遊戲。」

「上一次先來一宗元朗小型金鋪劫案，再製造塞車，然在屯門來一宗金鋪連環劫案，他們有這樣的把握，看來這收音器也有很大的功勞！」

「這收音器很特別？」

「並不是，一般報館也有，而且很容易在市面買到，不過肯定他們當中有無線電專家，可以改裝，把靈敏度更大爲提高！」

「這是一個專家的時代，甚麼也講專家，匪徒之中也滿是專家，滿是專業人材！」蔡探長喟歎着。

亞漢道：「假若日後我們發動另一次攻勢行動，我們大概也可以利用他們的收聽器，發出虛假消息，引他們入彀！」

白家維從袋裏拿出了一盒火柴出來，道：「兩位探長，這是我從屋裏發現的一盒火柴！」

兩人異口同聲道：「大都會夜總會？」

「是的，亞漢，你有甚麼看法？」

「這班歹徒，會去這夜總會？」

「大有可能，因爲這種火柴很特別，沒有人去光顧的話，很少機會拿到這種火柴盒。」

「出入這些地方，一定要揮金

如土！」

「這幫人，打劫回來有了錢，自然會揮金如土，一擲千金！」

白家維道：「因此，我有一個想法，找這班人，往大都會夜總會，應該有線索！」

蔡探長道：「是的，不過這些地方，人品複雜，耳目衆多，也不容易下手。」

莫探長道：「家維，你可以去試試！」

白家維道：「我那有這麼多錢？而且，我也不懂在那種地方應對！」

蔡探長道：「亞漢，你也可以陪他去！」

「陪他去？好極！」

白家維道：「那是男人的地方，你怎去？」

「我當然有辦法！」

「有辦法，有甚麼辦法？」

亞漢笑而不語，蔡探長也沒有再追問，莫探長望着白家維，皺皺眉頭。

＊　＊　＊

麥志培在四十八小時之後，被釋放了出來，因爲他並沒有犯甚麼罪，警方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控告他。

再經過了幾天，仍然沒有進一步的線索，原來麥志培被捕，使匪徒提高了警惕，暫時偃旗息鼓。

白家維決定往大都會夜總會走走。

他告訴了亞漢，並準備在晚上十一時行動。

亞漢道：「我當然去！」

「那麼，我們約定今晚十一時去。」

「十一時，那麼晚？」

「晚？這個時候，才是他們夜生活的開始，他們之中的人，也許認爲時間太早！」

「你會怎麼打扮？」

白家維想了一下，道：「我扮個商人，你呢？」

「到時你便會知道。」

到了晚上十一時，白家維在他們相約的地方等候，那是一間便利店。

他等了一會，仍沒有見到亞漢，看着手錶，還有三分鐘，亞漢應該是出現的時候。

忽然，有一輛汽車，在便利店的前面停了下來，並且响着喇叭。

「喂，上來！」車上有個男人，向白家維招呼。

白家維有點愕然，因爲他根本不認識那個人，不過，明明是向他說話。

白家維忍不住問道：「你對我說？」

「如果不是你，還有誰？」

白家維望望後面，也望望左右，事實上也沒有其他人，白家維道：「你叫我上車？」

「是的，快上來！」

「但我不認識你呀！」

「你不認識我？」那人本來是一個男子漢的聲，突然改變成爲一個女子嬌滴滴的聲音。

白家維才如夢初醒，眼前人是亞漢。

「你怎會……」

「先上車再說吧！」

白家維上了車，坐在亞漢身旁，亞漢不單止聲音改變了，打扮也改變了——她穿上了男人的西裝，本來她就是短髮，而今更易喬裝成男人的模樣。

「你扮得眞像！」白家維道。

「連你也認不得我，相信我不會破壞你往大都會的計劃。」

「不會，不會，看來你比我更像個男人，而且風流瀟洒，一定會迷死很多女人。」

亞漢笑道：「不要那麼誇張，記着，我們去工作，不是去風流。」

兩人都笑了起來。

這時，白家維才發現，他們所坐的汽車，也是一輛非常名貴的「寶馬」。

「這輛車是你的？」

「是，也不是。」亞漢道。

「那是什麼意思？」

「可以說是我的，也可以說不是，因爲車主是我的父親。」

汽車直駛大都會夜總會，並停在門口。

白家維從來沒有來過這種地方，因此，一時之間，倒有點手足無措。

可是，亞漢却完全不同。

她下了車，立時把鎖匙交給了趨前來的人。

白家維道：「他是……」

亞漢道：「他會替我們泊好車子的。」

原來是個替人泊車的人，白家維不知道，那是因爲那人也是一身筆挺西裝。

亞漢見他有點發呆，道：「喂，你跟我來！」

這大都會夜總會果然是氣派不凡，單是入門的地方，便有一個高大的印度人，穿了宮廷的制服，非常有禮貌爲他們開門。

大堂之處，一片金碧輝煌，使人目不暇給。

「兩位老細，請這一邊。」打扮得非常高貴大方的女知客，迎了他們入一間貴賓房內。

這貴賓房很大，而且一切設備齊全，有電視、卡拉OK，看來比起家中的客廳舒適得多。

白家維沒有來過這種地方，顯得有點侷促不安，反而亞漢若無其

事的坐着。

亞漢道：「白Sir……不，千萬別這樣叫，否則讓人知道身份，那麻煩就多了。」

「不用怕，這些女人都喜歡警察的。」亞漢開玩笑地道。

「你常來這些地方？」

「怎會？」

「那爲什麼你對這一切都非常熟悉？」

亞漢笑了一笑，正想加以解釋，那知道已有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進來。

「兩位老細，我是第十八組的美美，你們有沒有相熟的小姐？」

亞漢道：「沒有，妳介紹吧！」

「好極，請兩位坐下來。」

這時，有女侍應送入生果籃，一些小零食，而且還有一些飲品。

那位「媽媽生」笑笑道：「我請兩位老細喝一杯。」

亞漢道：「不用，我們要一杯XO！」

「媽媽生」美美非常懂得鑒貌辨色，而且更懂見風駛𢃇，知道兩位是大客人，道：「請兩位稍坐，我叫我的小姐下來。」

亞漢道：「慢着，叫些懂得猜枚唱歌，喜歡與人談心的上來，十三點的不要。」

「好極，好極！」美美退了出去。

亞漢見白家維坐在沙發上，挺起了腰，十分不自然，便道：「喂，你不用這麼緊張，我們來開心，不是來行刑的。」

這時，「媽媽生」美美已帶來了六個小姐。

每一位小姐，都是滿臉笑容的自我介紹，那些名字，不是莎莉，便是瑪麗，根本弄不清楚。

「媽媽生」見兩位貴客並沒有什麼異議表示，便道：「兩位老細，如果有什麼要吩咐我們，請隨便開聲。」說完她便退了出去。

一共是六個小姐，却有四個是伴着亞漢的，只有兩個坐前白家維身邊。

其實白家維也是個英俊瀟洒的男人，可是在亞漢的身邊，他看來只是個陪襯似的。

那些小姐都是非常精靈的人，他們坐下不久，便知道亞漢是這個場合的主人，而且亞漢看來更是英俊，難怪四個小姐也搶着來伴她。

他們互相喝了幾杯，也說過一些應酬話，有人開始猜枚，也有小姐唱歌。

其中一個伴着白家維的，見他有點不安，不大習慣的感覺，便道：「白先生，你很少來？」

白家維道：「很少。」說了之後，又覺得有點不妥，便道：「也有來過。」

小姐道：「你先喝了這杯酒，定一定神。」

白家維本不想喝，但小姐已把杯遞到他唇邊，他無可奈何的喝了。

「好了，你喜歡唱歌嗎？」小姐問。

白家維正想回答，但那小姐已不理會他，用了遙控器，選擇她自己要唱的歌。

幸好那位小姐歌喉不錯，其他小姐也加入唱和，然後，他把「咪」交了給白家維。

白家維道：「我不大懂唱。」

「唱！快唱！」那小姐撒嬌似地道。

白家維根本不懂得如何應付這些女人，無可奈何，便唱了幾句。

所有小姐都拍起手來。

亞漢道：「老白，原來你是個唱歌高手。」

白家維苦笑了一下。

有一位小姐道：「漢哥，你也唱一曲。」

亞漢並沒有推搪，高歌一曲，居然與歌星唱的有一些相似，氣勢不弱。

衆人拍手叫好，又有人要白家維再唱，白家維推搪不願再唱，於是，有些小姐又要他喝酒，弄到他十分狼狽，不知如何是好。

亞漢看他尷尬極了，才開腔道：「我這位老友不懂唱歌飲酒，你們不要迫他了。」

「那麼他來這裏作什麼？」

白家維想說話，但亞漢比他快，道：「你們猜一下，猜一猜我這位朋友是做什麼的？」

衆人沒有什麼表示。

亞漢從袋裏拿出了一疊百元鈔票，看來有十來張，他把鈔票放在小几之上，道：「那一位小姐猜到，可以拿走這些獎金。」

衆小姐見了有鈔票，反應完全不同，非常熱烈的猜，有人道：「白先生是個大商家。」

「白先生是高行政人員。」

「白先生是個老闆。」

「白先生是個律師。」

「白先生是個警察。」

這話一出，衆人都靜了下來。

亞漢道：「他像個警察嗎？」

有人回答道：「不，白先生當然不像個警察，就算是也應該是個督察，或者是署長。」

這些小姐都是伶牙俐齒的人，一時之間，把沉悶的氣氛也改變過來。

另一個小姐道：「白先生是個文化人。」

亞漢道：「差不多了，近了。」

他拿了幾張鈔票給這位女郎道：「猜中一些，也有獎品。」

眾人又開始鬧哄哄的猜着。

可是，猜了半天，依然沒有人被認爲是猜中。

有人有些不耐煩，道：「白先生，倒不如你自己說出來吧！」

白家維有些靦覥，一時之間，又不知亞漢的用意，只好吶吶不語。

亞漢道：「你們猜不到了。」

「猜不到？」

「好，由我來揭盅——他是一個作家。」

「作家？」白家維自己也感到意料之外。

亞漢續道：「他來這裏，目的是找一些題材。」

「題材，要什麼題材？是那些淪落風塵，要人打救上岸的故事？」一位小姐道。

眾人都笑了起來。

亞漢道：「當然不是，而今這個世界，不會再有迫人之事，他是想找一些驚險題材。」

「驚險題材？這裏是開心快樂的地方，有什麼驚險？你們找錯了地方。」

亞漢道：「不，妳們每天所見的人都不同，而且來自江湖四海，當然有非常多驚險的故事。」

眾人似乎沒有什麼反應。

亞漢把小几上的鈔票數了一下。

其中一個小姐道：「漢哥沒有理由這麼小器，把這些本來是獎金的收回。」

亞漢道：「我並不是收回，而是數一下，然後再加碼，看看有沒有人說出一個驚險故事。」

他又再從口袋裏拿出幾張鈔票，這一次是幾張金牛，當然，這些金牛更爲吸引。

突然有一位小姐道：「我先說一個。」

眾人都靜了下來。

那小姐道：「有一晚，我遇到一個客人，他來這裏的時候，是帶着一個公事包的。」

「那有什麼奇怪，有什麼驚險？」有人故意潑冷水。

「妳聽我說完才再插口。」那插口的表示十分不憤，但仍然閉口不言。

那小姐續道：「帶公事包上來的人，大概是一個推銷員吧，我這樣想，可能是陪其他老闆來，來不及放下公事包也說不定。」

其他人已有些不耐煩，道：「有什麼驚險，快說！」

他最後單獨與我出街，在出街之前，當然要找數，見找數是他，那麼，他並不是一個推銷員那麼簡單，而且，他是從公事包拿錢出來的。」

「這也沒有什麼出奇。」

「我知道他可能是個大老闆，有什麼時間消遣，一有機會，便下班直接來，還有一點，那個公事包，對他似乎十分重要，他去厠所也把公事包帶去。」

「裏面有什麼？」

「重要文件？」

那位小姐故意賣賣關子，道：「後來，我與他單獨相對，好奇心驅使我問他，公事包內有什麼？他不肯說，後來，我趁他不在，去了厠所，打開一看，嚇了我一跳。」

「什麼，有什麼？」

「是鈔票，整個公事包都是鈔票。」

眾人都嘩然。

眾人道：「那麼妳發達了。」

「那人有分一些給妳嗎？」

一時之間，你一言我一語。

亞漢道：「小姐，妳後來怎樣？」

「沒有什麼，我知道這人一定不是善類，而今你們聽見我說看見了一大叠的錢，非常高興，但當妳親身看到，反應又不是這樣。」

「怎樣？」

「我並沒有高興，因爲明知一個人，帶這麼多鈔票在身上，這人一定有問題，鈔票當然也有問題，我也不想惹上麻煩，甚至惹上兇險。」

「是的，妳很聰明。」

其他小姐却仍追問：「妳後來怎樣？有沒有分到一些錢？」

小姐道：「我而今可以安全在這裏與你們談天說地，當然是沒有事。」

「錢呢？」那仍是大眾關心的問題。

「後來……後來，我的確是收到一些鈔票，可是，得物無所用。」

「爲甚麼？」眾人大爲奇怪。

「因爲有幾張鈔票，噴了一些墨！」

「墨？甚麼墨？」

亞漢與白家維都明白，那些墨可能是一些被劫的鈔票，而那些鈔票是放在一個有防盜的容器內，那容器被强行開了，便自動噴墨出來。

小姐道：「我知道，這些噴墨可能是因爲觸動了防盜系統而噴出來的！」

「那有甚麼關係？」

「如果用出去，一定惹來官非，眞是一場歡喜一場空！」小姐嘆了口氣。

亞漢道：「這故事題材好？」她故意問白家維。

白家維不知她有甚麼特別的用意，只好點點頭。

亞漢道：「既然白先生也認爲滿意的話，小姐，這獎金是你的。」

他拿了張金牛給那位小姐。

眾人當然羨慕，不過，並不是人人有這些驚險故事。

忽然，有一個一直不大出聲的小姐道：「我也有一個，比你這個驚險百倍！」

「甚麼？」眾人都望着她。

「有一次，我也有一個客人，他並不是拿着公事包，而是拿着一個『占士邦箱』！你們知道以前是很流行拿那種箱的！」

眾人都點頭表示明白。

「那個占士邦箱相當大，很厚的，本來，來這地方的人，沒有理由帶這東西，不過，正如剛才她說，大有可能是太忙了，爲了爭取時間消遣，沒有放下也要來！」

「那又怎樣？」

「他也是公事箱不離身，猜枚時也把公事箱放在膝上，有人叫他放下，他怒目而視，後來，當然沒有人理會他，也沒有人再注意。」

「你後來看到裏面的東西？」

那小姐點了點頭。

「甚麼東西？」

「爲了使你們覺得驚險，你們耐心的聽我說下去。」

「快說，快說。」

亞漢與白家維也感到十分有興趣。

「後來，他揀了我出手，這些事情你們都明白，不用我說了。」

眾人都哄笑起來，追問她發生了甚麼事。

「後來，我有機會要打開那個箱，不過，却被他從厠所裏出來大聲的喝止：你不要動！我因此沒有開到那個占士邦箱，他問我，是想知道裏面是甚麼？我當然表示是好奇，他對我說，你不能看！」

「那還有甚麼下文？」

「有甚麼驚險？」

那小姐道：「驚險的地方在後面，那人與我出別墅之前，給找了一大叠鈔票，比我要收的還要多，他說那是貼士，我當然十分高興。」

「你還是不知道裏面是甚麼？」

「沒有，有了鈔票，我也不管他那麼多了！」

眾人一哄，表示有甚麼稀奇。

小姐道：「還有，還有，我一定不會令你們失望，也不會令白先生沒有好題材！」

「快說！」眾人都怪她故弄玄虛。

小姐道：「後來，我們一起離開別墅，出了門口，本來想截一部的士，他也有一些男人風度，說陪我坐的士回去，不過我不喜歡站在別墅門外，你們也明白的。」

眾人當然明白。

「那時是早上七時多，截車並不太容易，而且那地方比較靜，一時之間，沒有的士來。我們一邊行，一邊等，忽然……」她停了下來。

這位小姐說故事倒有技巧，頓了一頓才道：「忽然，前面有兩個警察，看來他們是收更，那人突然對我輕聲的說，快替我拿這個箱，我不知爲甚麼，我並不知道怎樣拒絕他，當然替他拿了。」

「爲甚麼你這麼傻！」

「他先走我幾步，我在他後面一直跟着他，那兩個警察迎面而來，似乎是在那人面前放慢了脚步，其中一個警察道：你眞幸運，娶到一個肯爲你拿公事箱的女人！那警察不知爲甚麼有這樣好心情，跟他開玩笑，另一個警察也說，你眞忍心，要女人爲你拿東西！那人並沒有回答警察，只是陪着笑。

「那兩個警察到了我面前，其中一個道：這占士邦箱很重，爲甚麼不叫你丈夫自己拿，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但不回答又似乎不好，靈機一觸，我只說了兩個字！係！係！」

「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我知道那些日本婆，她們每說一句話之前，總是這樣係係連聲的！那兩個警察，以爲我是個日本女人！」

「那有甚麼驚險！」

「沒有，直到兩個警察走過我身邊，其中一個道：原來是個日本女人，怪不得她要替丈夫拿公事箱子。另一個道：你要娶老婆也要娶個日本女人才好，於是，那兩個警察離我們而去。」

「完了？」

「沒有，我趕上去，把那個占士邦箱交回那個男人，只見那個男人一額是汗。」

「爲甚麼？」

「我也覺得奇怪，問他爲甚麼？他並沒有回答，接過了我的占士邦箱，然後左右望了一下，看見沒有過路人，才把占士邦箱開了少許，我把頭伸近一看，我立時叫不出聲來……」

「你看到甚麼？」

「整個占士邦箱都載滿了手槍！」

眾人都噓了一口氣。

「驚險嗎？」

沒有人回答。

亞漢道：「驚險極了，如果不是你那麼聰明扮日本女人，警察要查箱子的話，你第一個被拉上警局。」

那女人道：「後來我才知道驚怕，如果警察先截停那人，定會發生槍戰，我手拿那個占士邦箱，裏

面有槍，也有可能有子彈或其他爆炸軍火。」

衆人也爲她抹一把汗。

亞漢道：「果然是個好題材，大作家，你認爲怎樣？」她問白家維。

白家維道：「有時眞實的人生與小說中的人生一樣是多姿多采！」

亞漢道：「小姐，其實你們這兩件事是……」

兩人同聲道：「貨眞價實！」

「咸豐年的時間發生？」

「不，是最近。」

「最近？什麼時間？」亞漢有點嚴肅起來。

其中那個拿過占士邦箱的女郎道：「不超過三個月。」

白家維聽了，也有些緊張起來，看來她們的經歷是確有其事，並非謊話。

亞漢突然似對這事不再感興趣，道：「我們再飲酒猜枚吧！」

衆人又拿起杯，互相碰杯。

其中一個女郎道：「她們說了故事，沒有獎金？」

亞漢道：「我幾乎忘了，這些……」她把鈔票分成兩疊，兩個說故事的女郎都有一疊，並且繼續道：「你們兩個不但有獎金，而且有獎品。」

「獎品？」

「我和他還帶妳兩個去宵夜，希望聽多些好故事。」

兩個女郎收了錢，十分高興。

亞漢道：「你們不用失望，如果聽到什麼好故事、好題材，有機會再見到我，講給我聽，一樣有獎金，有獎品的。」

其他的女郎都明白，今夜已到了曲終人散的階段，那兩個女郎，已出去換衣服，準備與亞漢及白家維離去，「媽媽生」亦進來爲他們結賬。

當所有人出了那個房間，白家維忍不住的問道：「喂，你帶小姐出街？」

「是的。」

「你難道忘記你是……」

「我是……我是什麼？」亞漢笑了起來。

白家維看看她，實在不知她還要多弄些什麼玄虛，他想追問，但結賬的人員已進來。

亞漢一看賬單，便遞了一疊鈔票過去。

白家維把賬單一看，皺着眉頭。

當那個結賬人員出去，白家維道：「那麼多錢，我實在……」

「不用擔心，一切由我付。」

「由你付？你來查……要使用這麼多錢。」

「沒有什麼，小數目，也不是天天來。」

白家維實在是大惑不解，亞漢只是個小警探，她有多少人工他是知得一清二楚的，但看他今天晚上的豪氣手法，那派錢的模樣，實在像個大爺一般。

這時，兩位女郎已進來，白家維無法再追問下去。

「好了，我們走吧！」

四人走出大門，那位「媽媽生」非常熱情的送客，到了門口，亞漢的汽車已在那裏。

一個泊車人員恭敬的遞上車匙，亞漢拿了一張百元鈔票給他。

白家維看在眼裏，實在覺得有點肉痛，一百大元打賞一個泊車的，消費太高囉。

亞漢開車，載着白家維與兩個女郎，道：「兩位小姐，你們想去那裏？」

兩個女郎笑着道：「隨便。」

亞漢道：「老白，怎樣？」

白家維也沒有什麼意見。

亞漢道：「好，讓我拿主意，今晚大家心情好，我們來個浪漫之夜。」

「浪漫之夜？」兩個女郎異口同聲道。

「是的，你們曾經講過讓我驚喜的故事，我們也要讓妳們驚喜一下，坐穩些！」

亞漢把車駛向新界。

白家維心中想：「亞漢你這個傢伙，不知弄些什麼花樣，你根本是女人，怎能帶一個女人出街，而且還要過什麼浪漫之夜？」

車子一路飛馳，那兩個女郎都十分開心，他們終於停在一間路邊的餐廳。

白家維平日也知道這海邊有間餐廳，但後來沒有來過，因爲並不順路。

亞漢似乎十分熟悉，泊好了車，領了衆人入內。

這間竟然是一間燭光餐廳，侍者慇懃招待。

兩個女郎吃着牛扒，喝着香檳，實在忍不住的談論亞漢，道：「漢哥，眞是個浪漫之人。」

亞漢道：「不，這一切都是拜大作家所賜的。」

白家維愕然。

其中一個女郎道：「原來大作家眞的這麼有詩意。」

另一個也道：「大作家，我們喝一杯。」

白家維無奈的舉杯，想爭辯一下，却又不知如何開口說下去。

在喝咖啡的時候，亞漢似乎有些失落的感覺。

「漢哥，你好像有些心事？」

亞漢並沒有出聲。

另一個女郎道：「漢哥有什麼心事，我們相信一定可以爲你解

洪豔漢被匪徒困在雜物房間……

決。」

「你們能？」亞漢故意如此道。

「如果可以，一定盡我所能。」兩人同道。

亞漢沉默了一段時間，才道：「妳們剛才告訴我們的故事，都是實在的？」

「是！」兩人毫不遲疑的道。

「如果屬實，那兩個人的面貌，可否記得？」

「記得！」其中一人道：「莎莉，你記得嗎？」

莎莉道：「記得一點……但沒有把握。」她頓了一頓，道：「好的，我眞的記得！」

「好極，如果那兩個人，再在夜總會出現，你們可要立刻通知我們！」

「怎樣通知？」

亞漢拿出了筆，寫了一個傳呼機的號碼，道：「你們只要說下『出現』兩字，我們便會到。」

瑪麗道：「咦，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亞漢道：「你們所描繪的兩個人，大有可能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我們都很想見他們……」

「他們大有可能早已不在本市，又或者……」

亞漢道：「沒有問題，假如出現，你們便傳呼我們，那便是了。」

瑪麗還想再問，但莎莉却非常機靈醒目，示意她不要再問下去。

亞漢道：「兩位小姐，我們已經渡過了一個浪漫的夜晚，我送你們回去！」

莎莉道：「我們不是要……」

亞漢道：「不用了，我們是朋友！」

瑪麗也向白家維瞟了一眼，白家維道：「我與漢哥還有些事情要商量一下，我們是朋友，有機會再見！」他顯得有點靦覥。

亞漢向白家維笑了一下。

莎莉與瑪麗在離開之前，入了洗手間。

洗手間內，瑪麗道：「這兩個人眞古怪。」

「有什麼古怪？」莎莉問。

「他們是什麼人？是作家？不會的。」

「我想還是不要猜，也不要問，大有可能，他們都是江湖人物，你看他們花錢，似水一般……當然不會是普通人了！」

「那我們怎樣？」

「沒有什麼，如果再發現那兩個人出現，通知他們一聲好了。」

「沒有見到呢？」

「當然是不用理會，我還要忠告你一句，千萬不要告訴其他姊妹，否則，大有可能惹禍上身！」

瑪麗伸伸了舌頭，表示害怕。

亞漢打算送二人回家，不過，兩位小姐都是住在新界的，她們只要亞漢送她們到小巴站。

當兩位小姐都離去後，白家維才舒了一口氣，道：「亞漢，你怎麼搞的？」

「什麼？今天晚上不是有好的收穫？」

「收穫？什麼收穫？那兩個女人，可能爲賺你的錢，信口開河！」

「不會的，這種事，如果由你去想，你會想到嗎？」

白家維搖搖了頭。

亞漢道：「這種故事，我相信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而且我相信，這兩個人，一個手持一大箱鈔票，一個手持一大箱軍火，大有可能是那個集團的人！」

「與勞小安有關的那個集團？」

亞漢點點了頭。

「希望如此。」

亞漢道：「你不用希望，只要風聲較爲沒有這麼緊，這些人有錢，自然找個地方輕鬆一下，一定出現！」

「那兩個女人會通知我們嗎？」

「天曉得，那要看我們的運氣！」

白家維不再說話。

亞漢道：「我送你回去，白兄，我知你心中有很多問題，想問我？」

白家維仍不作聲。

「如果要問，請隨便好了！」

白家維道：「你我只是個小警探，而你查案的手法，我實在……」

「別看我是個大豪客的模樣……查案一定要這樣，才可以事半功倍。」

「你拿錢出來打工？」白家維忍不住。

「錢對我來說不成問題，而且我又不是天天如此。」

「你是千萬富翁的女兒？」

亞漢並沒有回答。

「還有一點，我的確要讚你一下，你化起粧來，比起我這個男人更男人！」

亞漢笑了起來，道：「我自小便開始作男裝打扮，早已習慣。」

「你家裏的人，把你當作男孩子？」

亞漢並沒有再解釋下去。

白家維也不敢再追問，因爲這涉及人家的家事，如果對方不願意講，多問也是無益。

亞漢究竟有一個什麼的家庭背景，白家維實在好奇，不過，來日方長，日後也可能知道。

* * *

這件案件又拖了一個月，沒有什麼新消息，也沒有什麼新線索。

警方都是外弛內張，他們仍然在各方面找尋線索，從外面看來，卻是不再緊張。

其實這也是亞漢向上面提出的建議，讓風聲舒緩一下，那些匪徒才有機會出來。

那天半夜，亞漢突然打了一個電話給白家維，白家維剛入了夢鄉，他拿起了電話。

「喂？」

「白家維，我的傳呼機出現了『發現』兩字……」

「發現？發現什麼？」

「你忘了？」

白家維這時已醒了，道：「你那兩個女人？」

「對，大有可能，其中一個匪徒又再出現夜總會。」

這時白家維眞的全醒了，道：「我們怎樣做？」

「我們立即去！」

亞漢已放下了電話。

白家維心裏有氣，又不說出怎樣去，又沒有約時間，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他撥了亞漢的電話，卻又沒有人聽。

白家維只好立時穿上衣服，當他剛穿好，樓下已傳來汽車的喇叭聲。

原來亞漢已駕車在下面等待。

白家維迅速走到下面，道：「果眞發現那個歹徒？」

「相信是，快上車！」

白家維上了車，又道：「只是我們兩個去？」

「是的！」

亞漢迅速的開車。

「對付這些匪徒，我們兩個人豈能……」

「不用擔心，我們到了夜總會，見機而動，假若需要人手，我們再打電話回警署。」

白家維其實還有很多顧慮，但亞漢一臉嚴肅，而且汽車開得相當快，白家維也不再多言。

汽車停了在夜總會前面，照例是有人上前爲他們泊車。

亞漢道：「你懂駕車嗎？」

白家維道：「懂。」

「我這輛車，非常簡單，是有自動波的，可能的話，你也有機會爲我駕駛一下。」

白家維知亞漢是什麼意思。

他們入了夜總會，並且立即召了莎莉與瑪麗兩位小姐前來。

莎莉一見了亞漢，便歡喜地道：「你們果然來了。」

亞漢問道：「你向傳呼台傳呼『發現』兩個字？」

莎莉道：「是的，上次那個滿箱錢的人出現了。」

「在什麼地方？」

「在那邊的貴賓房！」

「他一個人？」

「是的，一個人，不過，他卻叫了幾個小姐。」

亞漢道：「我去看看。」

白家維道：「你單獨？不……我們一起去？」

「不，他在尋歡作樂，我們一起進入，只會引起他的懷疑心！」

「可是，你一個人去……」

「不用擔心，我只是去看一下形勢，才會作任何行動，我向你保證，如果我要採取任何行動，我一定會回來叫你一起去！」

白家維仍想說話，但亞漢已吩咐人拿酒來，並且叫莎莉與瑪麗一起招呼白家維。

「我一會回來，兩位小姐，有什麼好題材，你告訴我們這位大作家。」

莎莉與瑪麗纏着了白家維。

亞漢出了貴賓房，再往莎莉所指那個匪徒的所在。

夜總會生意相當不錯，到處都是鶯聲笑語，間中還更有一些男人豪邁的笑聲。

那些貴賓房，全是用磨沙玻璃所做成，有一部份地方並雕刻了一塊非常美麗的圖案，因此，一般人都只能看見房間內的人的身形，但看不到究竟是什麼人。

不過，有些雕刻的地方，却是透明的，只要從這些地方望入，却又可以清楚的看到裏面。

本來，亞漢打算往那個匪徒的隔壁偷看裏面的情形，可是，左右兩間房間都有人，無法進入。

他只好在這貴賓房前巡邏了一會，趁行人較少之際，往透明的地方看一下。

裏面果然有一個大漢，看他衣着普通，但身旁却有五六個小姐。

几上的XO烈酒，已喝得七七八八，可是那大漢並沒有醉意，他一邊跟一個小姐猜枚，另一邊又與一個小姐唱歌，看他模樣，大有南天王稱霸之勢，好不快活！

亞漢正在聚精會神的看，竟然不知道身邊站了一個人，這人拍了亞漢的肩膊一下，道：「看什麼？」

亞漢轉過頭來，看見一個陌生的男子，他只好道：「我……我看看是不是我的朋友……」他作狀打了一個「呃」，看來好像喝醉了。

那人道：「爲什麼不推門進去看看？」

亞漢道：「我……我有些醉，剛才入厠所吐了一些出來，一身舒服，可是，出到來，却又不分東西南北，不知道我的朋友在那一間房！」

那人聽了，笑了起來，道：「原來是一隻醉貓。」

他不再理會亞漢，不過，亞漢仍站在那裏，那個人索性推開了門，道：「你來看，是不是你的朋友！」

亞漢只好上前，一看裏面，只見全部人都停了下來，反看着她。

亞漢作出一個醉酒樣，却又盡量保持清醒的表情，道：「對不起，對不起……」

那人進入了貴賓房，回頭道：「既然看清楚不是，還不走？」

亞漢立刻離開。

不過，她心中實在好奇，這個匪徒定是約另一個人來，看來這人也非善類，難道有些什麼大計商量？

如果可以及時聽到他們所說，說不定對於眼前這件案件大有幫助。

可是，怎樣偷聽偷窺他們？

正在她無法可想之際，後面一間貴賓房的經理走出來，亞漢立時想到了辦法。

一個中年男子走近，亞漢一手拉着他，問道：「你是這裏的經理？」

那男人點點了頭。

其實在這些日式夜總會之中，很多男人都是經理，其實他們所做的工作，跟「媽媽生」也差不多。

亞漢一手拉了他入那間暫時沒有人的貴賓房，道：「我是CID！」她拿出了證件。

那經理道：「什麼事？」

亞漢把證件拿回，道：「我想借用這間房間，監視隔壁的人！」

那經理無奈，道：「請你快一些，因爲我們這裏是做生意的，每一分鐘都是錢。」

亞漢道：「我會盡快，不過，如果你們不合作，我叫多幾個伙計上來，你們更沒有生意可做！」

「是的，是的！」

「你可以出去，並且吩咐其他人不能進來。」

經理退了出去。

這一間房間也是一面玻璃，另外兩面都是牆壁，也無從窺看到隔壁，聲音也傳不到這一邊。

但亞漢早有準備，她在內袋拿出了一個小盒子，盒子內有一雙小耳筒，然後把一個小黑盒吸在牆上。

她帶起了耳筒，可以清晰地聽到隔壁的說話，原來這是一個小型的偷聽器。

隔壁傳來了音樂聲，猜枚聲，還有唱歌聲。

「喂，好久也沒有見你這麼開心了！」亞漢雖然看不見，但也知道這是剛來的那個男人的聲音。

「開心？這段日子，他們看得這麼緊，有甚麼好開心？而且，上面環境也不大好！」

「上面我們不擔心，他們只是裝模作樣，做一些成績給上頭看，

轉身又再是……天地任我闖！」

「不過，近日這裏風聲緊，可能醞釀甚麼大行動！」

「不，看來他們找不到我們把柄，而我們也這麼久沒有行動，他們以爲我們早已回去。」

「有新計劃？」

「有，當然有，就算我與你不吃，那班手足也要吃。」

「那有甚麼計劃？」

「我會……」那人聲音突然轉弱，看來他把聲音降低了，一時之間，無法聽到，這令亞漢恨得牙癢癢的。

忽然，他再不聽到任何說話，不過，仍有音樂聲。

他正在懷疑，門外有些人影，似乎是有人入了那兩個匪徒的房間，並低聲說了幾句。

亞漢無法聽到甚麼。

於是，她只好回到裏面，繼續偷聽。

可是，當她再戴上耳筒，已經有人推門而進，那人正是房間中的嫌疑匪徒。

那人十分鎭定，道：「你聽甚麼。」

亞漢站了起來，道：「我……沒有甚麼？」

「這是甚麼東西？」

「收音機！」

「在貴賓房聽收音機，你還有甚麼搞笑的藉口！」那人上前，一手搶了亞漢的耳筒，因而拉起那個吸在牆上的偷聽器。

一切都無所遁形。

亞漢想走，可是，那人身材高大，肩膊寬厚，她那有辦法逃出。

那人一手拉着亞漢，道：「你是甚麼人？」

亞漢掙扎，並且想呼叫。

那個大漢，一拳向她的太陽穴打來，那人出手極快，亞漢避無可避，昏了過去。

那人一手抱起亞漢，很快的抱了她過去他們那間貴賓客房。

「怎麼，大難，有甚麼發現？」

大難道：「有一個『死靚仔』偷聽我們說話。」

「甚麼人這麼大膽？讓我搜搜他的身！」

他從亞漢的上衣，拿了那個錢包出來，便看到那張警察的身份證。

兩人看了，有些錯愕。

大難道：「怎麼會是個警察！」

「你以爲是甚麼？」

「我以爲只是一些『二五仔』，線人之類，怎會是一個警察自己親身出動！是警察，放了他，免麻煩！」

亞佳道：「放了他，我們豈不是更麻煩？襲警，禁錮，他們要怎樣說也可以！」

「那怎麼辦？」

「亞難，不用怕，對付這位小差佬，我有辦法！」

佳哥道：「殺差人在這裏行不通！殺他也無用，倒不如好好利用他一下！」

「怎樣利用？」

「我們押他回去！問問他甚麼人派他來！」

「好極！」

二人叫人結賬，那個「媽媽生」進來，因爲他們還沒有玩多久，便要結賬，還以爲她旗下的小姐，得罪了他們。

她看到昏了的亞漢，便問道：「咦，怎麼多了一個小兄弟？」

亞漢仍然是昏迷，倒臥在沙發上。

大難道：「啊，是個剛巧遇見的，他不懂喝酒，但又拚命的灌，所以才醉了！」

佳哥道：「我們要送他回去，所以才這麼早便走！」

他們結了賬，扶起亞漢。

亞漢這時突然醒了過來，但給佳哥一手挾着，亞漢的體型與佳哥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亞漢被他一挾，動彈不得。

亞漢依然掙扎，道：「你們想……」

「如果你不想再暈一次，那你乖乖的聽話，千萬不要再動。」

亞漢看形勢，知道他並不是亂說的，因爲她的太陽穴處，仍隱隱作痛，不過，她也不十分害怕．因爲而今是光天化日之下，看來他們也不會太過份。

佳哥一直用右手挾着亞漢，他的手臂強而有力，亞漢實在無法掙扎。

雖然，他們都經過白家維那間房間，可是，亞漢却沒有機會向白家維通知一聲。

白家維一直坐在那房間之內，他心中雖然有些緊張，但一時之間，他却不知如何是好。

他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他找了一個經理來。

「先生，有甚麼問題？」

「我有一個朋友……他去了……去了廁所……爲甚麼這麼久也沒回來？」

「你可以隨便找找！」經理覺得白家維有點大鄉里出城的模樣。

白家維道：「你有沒有看見過我的朋友？」

「這裏這麼多人，我怎會……」

忽然，這經理似有所悟道：「你的朋友很『細粒』？」

「是！」亞漢扮了男人，比一般男人來說，是比較身材細小一點。

「呀，我好像剛才看見過，對，我想他是遇見了朋友，與朋友

一起離開了！」

「遇見朋友？他在這裏有甚麼朋友！」

經理聽了，越覺得白家維奇怪，道：「怎會沒有朋友，我剛才看見他與兩個又高大的朋友離開了！」

白家維聽了，心中暗叫不妙，却又不能說出來，只好問道：「他……他剛才在那一個房間……」

「他們已離開，你想知那一個房間也沒用！」

白家維心下十分焦急，亞漢就算是遇到朋友，也沒有理由這樣無聲無息地離去。

忽然，他覺得內袋那個無線對講器響了起來，他立即拿了出來，道：「是亞漢？」

對方並沒有出聲。

「亞漢？你在那裏？」

對講機只傳來沙沙的聲音。

經理見白家維拿出對講機，知道他並不是普通顧客，便道：「我可以幫你……」

白家維道：「快幫我結賬！」

「好，好！」經理迅速的離開。

白家維心中奇怪，再向對講機問了幾句，仍然沒有反應，他把對講機放在耳邊，只覺得有些輕微聲音，好像是呼吸，或是心跳的聲音。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白家維心中想。

他出了夜總會，亞漢的汽車已泊在門口，他接過了泊車那人的車匙，想起亞漢打賞那個泊車人，也忍着肉痛付了他三十塊錢。

他不理會那人臉上的顏色，逕自開車。

出了街口，却是茫無頭緒，應該往那裏去找亞漢？突然，他聽到後面有汽車的喇叭聲。

回頭一看，有幾部車被他阻着，他急忙把車子駛在一旁。

而今唯一可以找到亞漢的，只有對講機。

他拿出了對講機，聽了一會，仍然只聽到沙沙的聲音，這表示對講機仍然開着。

他忽然想到，亞漢可能無法出聲，她有可能是在歹徒威脅之下。

於是，他向對講機道：「亞漢，亞漢，如果你在，請拍兩下！」

「啪啪」，果然是兩下聲音。

白家維知道，自己的猜想完全對了。

「快回答我，對的拍一下，錯的拍兩下！」

接着傳來「啪」的一聲。

白家維道：「有人威脅你？」

「啪」的一下。

「甚麼人？」

沒有聲音傳來。

白家維想了一下，才明白亞漢無法作答，但情急之下，他又再問：「你在那裏？」

這也是一個無法用一下或兩下聲音來作答的問題，不過，對講機却傳來另一些聲音：「督督，督督督督！」

白家維聽到，並不以爲意。

可是，對講機却又再傳來這個節奏的聲音：「督督，督督督督！」

這表示甚麼？

忽然，白家維想起——那會不會是甚麼密碼？

對講機又傳來另一些聲音：「督——督——督，督督！」

這一次，聲音似有改變。

是三下，每一下之間，有明顯的距離，然後，再來的兩下，之間似沒有甚麼距離。

是三長兩短——豈不是「摩氏密碼」中的求救訊號？對，是「摩氏密碼」！

白家維曾在警察營中學過，不過，這麼久沒有用，摩氏密碼的印象已模糊，不過，人人也記得三長兩短是求救訊號。

過了一會，對講機又再傳來最初的節奏，督督，督督督督。

白家維突然心中一亮，道：「西北？」

立時，對講機傳來了「啪」的一下，這表示「對」的意思。

換句話說，亞漢應該正在向西北方向去。

白家維立即開動車子朝西北方而去。

* * *

亞漢被大難與佳哥兩人挾持着上了一部的士，她在二人中間，無法動彈。

她想到她懷中仍有一部對講機，不過，在兩人身邊，當然沒有機會使用，假如他們發覺的話，對講機也遭沒收的，因此，她利用「摩氏密碼」。

亞漢也是在警察學堂學過，幸好記起求救的訊號，也認得方向。

她唯有手指敲出了「摩氏密碼」，希望白家維可以領略得到。

她實在是費了一番勁，才使白家維領略。

亞漢知道，的士正向西貢方向而去，而西貢是在那間夜總會的西北，因此，她用指甲敲出了西北的密碼。

爲了掩飾她利用手指敲擊對講機，她佯作昏迷，兩人也沒有理會她。

白家維駕着亞漢的車子，直向西北駛來，這時，夜已深，路上車輛並不太多。

他看見前面，有幾輛車疾馳着，其中一部是的士．後面似是坐着三人。

當中的一人，似是特別矮小，因爲他是凹了下去。

白家維立即緊緊的跟着那的士，而他也同時發覺，他的對講機似乎比較更加响，雖然是沙沙作响，很明顯另一部對講機應在附近，說不定亞漢便在的士之上。

忽然，對講機傳來聲音。

「老友……」是個男人的聲音，聲音却斷斷續續。

「前面停！」

「你先帶他上去！」可惜下半截說了些甚麼却無法聽到。

白家維心急，但是前面那部的士已駛入了一條支路，他不敢直接跟入。

原來這支路引入了一個小山谷，谷內有兩座西班牙式的別墅。

警匪槍戰　逃之夭夭

白家維在附近停了車，索性步行入內，這樣可以避免被人發現。

兩座西班牙別墅，只有東邊一座的三樓仍有亮燈，看來那兩個人是押了亞漢上去。

難道他們發現了亞漢是女兒身？

他立時想找路上去，當他正潛往那邊的別墅，本來是亮燈的那一層，燈也熄了。

白家維心裏非常焦急，他決定走上去，就在這時，他的對講機响起來。

「白SIR，你仍在嗎？」是亞漢的聲音。

白家維連忙找了一個暗角，拿出了無線電對講機，道：「我在，我在，亞漢，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事！」

「怎會沒有甚麼事，他們把你禁錮了？」

「是的，他們似發現了我的身份！」

「那可麻煩，他們想怎樣？」

「他們反而有點害怕，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我聽他們打電話，似乎是問他們的大哥，因此暫時把我推進了這個小房間內。」

「他們呢？」

「不知道，我聽他們的對話，他們的大哥似乎是罵了他們一頓，他兩人也發起脾氣來！」

「不要說其他了，我上來先救你出去。」

「你上來？不，你還是知會了兩位探長！」

「不，我怕時間來不及。」

「不會，他們暫時也沒有甚麼行動。」

「不，這些人沒有甚麼人性，隨時會發難。」

亞漢道：「你還是先通知探長！」她的堅持其實非常有道理。

白家維想了一想，道：「好，我往車上打無線電話，我們仍然保持聯絡。」

「好極！」

白家維轉身，回到他泊車的地方，那地方離這兩座村屋不算太遠，但走路却要費些時間，他一邊走仍然跟亞漢通話。

當他走回車處，立即用無線電話，打回警署。

那時已是深夜，兩位探長都不在警署之內，白家維告訴當值警官道：「我是白家維，請代我立即通知蔡探長與莫探長的專案小組，我的拍檔亞漢被賊匪禁錮，請他們立刻派人來……」

他說出了村屋的地址。

那值日警官道：「白SIR，我一邊派人來，一邊找兩位探長。」

「還有，我相信那兩個匪徒屋內有厲害的武器，派人來時請盡量勿發出聲响。」

「我已經向巡邏台發出了消息，相信很快有電單車巡警到，我想他會對你有些幫助！」

「好極，請你盡快通知專案小組。」

白家維按了電話，他向對講機道：「亞漢，你怎樣了？」

「沒有甚麼，我看他們睡了。」

這時，遠處傳來電單車的聲音，一個騎電單車的巡警已來。

「白SIR，發生了甚麼事？」

「我的拍檔被兩個匪徒禁錮了，這兩個匪徒都是十分危險的人物，可能有厲害的武器……」

「快上車，你的拍檔在那裏？」

白家維跨上電單車，指示着巡警往村口，他們在村口停了電單車。

白家維道：「你在這裏守候，我看有沒有辦法入屋內，救我的拍檔出來。」

那巡警道：「白SIR，我看你的拍檔暫時沒有危險，而且匪徒也睡了，倒不如等其他支援人員來到，我們才一齊行動。」

「我……我怕……」

對講機傳來亞漢的聲音：「對，白SIR，我聽到那位是……」

「我是八三一四號巡警！」

亞漢道：「我暫時很安全，如果你單獨一個人上來救我，反而會打草驚蛇！」

白家維一想，却也是道理。

不一會，又有另外兩個巡警騎着電單車來到，他們都駛到村口處。

一個巡警道：「白SIR，我已接到了消息，你們的專案小組快到。」

「兩位探長也會來？」

「是的，他們並且要求立刻派一隊衝鋒隊，在十五分鐘之內會

到。」

十五分鐘，對白家維此刻的心情來說，那也是一段十分長的時間。

不一會又有一隊負責巡邏該區的隊伍，坐着一輛中型的警車來到。

* * *

大難與佳哥兩人，發現了亞漢的身份之後，一時拿不定主意，於是，立即撥了一個電話給一個人，徵求他的意見。

大難拿着電話，只有聽的份兒，沒有插嘴的餘地，聽了一會，放下了電話。

佳哥道：「怎樣？他們怎樣說？」

「他說我們闖了大禍！」

「甚麼大禍？」

「拿了個『黃氣』回來，而且這麼危才打給他！」

「他不理會？」

「他正在風流快活，怎理會？」

「我們怎麼辦？」

「我也不知。」

「我認爲有這一個『黃氣』在手，會有麻煩，倒不如立刻殺了他，棄屍荒野，一了百了！」

「殺了他？那麼簡單？你知道打劫殺人在本地，也並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殺一個警察，却是……」

「你怕？」

「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假若將來有甚麼三長兩短，入到警署，他們知道我們殺了一個警察，你以爲們會怎樣？」

佳哥沒有作聲。

大難又道：「沒有問完口供，我們可能已被打得半死，所謂同仇敵愾……」

「那麼，放了他？」

「那也不是辦法，就算是放他走，也不是這個時候，也要等離開這地方。」

「那麼，明天再說吧！」佳哥打了個呵欠。

「明天我們帶走所有東西，讓他留在這裏，餓他一兩天不會死的，當有人發現他之時，我們早已離開，看他們奈我們甚麼何！」

佳哥道：「也只有這個辦法！」

他們有些酒意，各自去睡了，這兩個粗人，沒有甚麼思想，可算是亞漢的福氣，如果他們稍爲古惑一點，亞漢一定會受害。

兩人很快便睡着了，不過，他們也很快被外面傳來的聲音所弄醒。

兩人走出了大廳。

大難道：「你聽到了甚麼？」

「好像是電單車的聲音。」

兩人走出大廳，他們掀開了落地的窗簾，外面是漆黑的一片。

「村口的地方似乎有些人影！」大難道。

「甚麼人會在這個時刻騎電單車？」

「那些飛車黨？」

「飛車黨沒有理由在村口……」

兩人互望了一眼，開始有些緊張，同聲道：「難道是……」

很容易而直接的想到，那是警察。

兩人不再多言，立時披上衣服，並且往廚房，原來廚房是他們的軍火庫。

他們各人拿了兩支短槍，另外是一挺機關槍。

當他們一切齊備，外面已响起了聲音，是揚聲器傳來的聲音：「你們已被包圍，快放下武器投降！」

兩人有點愕然。

因爲事情實在發展得太快，他們剛發現村口人影幢幢，却原來警察已包圍了這個地方。

聲音一响，其他屋宇內的人都被吵醒，亮起了燈，有人似想打開窗門細看。

揚聲器又傳出聲音：「各位街坊立即熄燈，並且不要出來，我們在圍捕匪徒。」

所有燈光都立時熄滅，幸好這兩座村屋，並不是全部都住滿了人。

大難道：「怎麼辦？」

「當然是衝出去。」

「你看他們有多少人？」

「他們敢用揚聲器，看來一切都部署妥當！」

「難道我們逃不了？」

「不會的，我們先看形勢。」

兩人先到前面客廳，從大窗往下望，警察已佈滿了整個村口。

他們再往旁邊看。

左邊山坡也有人聲，左邊看來也有埋伏。

然後，他們再到廚房去看，只見後邊也佈滿了一些看來像神槍手的人物。

兩人看完，心裏十分焦急，道：「以我們兩人的火力，可以衝出去？」

「可以，但難免有損傷！」

「那麼……」

「不用怕，我們有皇牌！」

他指的當然是亞漢。

突然，他們聽到了大門有些聲音，門縫處映入了一些火光。

大難道：「他們用燒焊機開閘！」

佳哥怒道：「讓他們吃些苦頭，才不敢那麼放肆！」他拿起了機關槍，向大門掃去。

「轟轟……」

大門外面的閃光立時停止。

外面的揚聲器又响，道：「你

們已被包圍，快快棄械投降！」

大難撲出了前面，利用上面一個氣窗，把機關槍胡亂的向外掃射。

一時之間，子彈橫飛。

外面的機動部隊，也不敢再露身。

莫探長與蔡探長已來到現場。

莫探長道：「快用揚聲器繼續騷擾他們！」

持揚聲器的警員又再向上面喊話：「你們已被包圍，快快棄械投降！」

負責用燒焊開鐵閘的工作人員，從對講機中道：「他們用機槍掃射！」

蔡探長道：「繼續用燒焊器火光騷擾他們！」

雙管齊下，他們是目的在混淆視聽，在這些包圍的警察中，獨是不見了一人——白家維。

白家維早已潛往了那座村屋的後面，他希望利用這短短的時間，當兩個匪徒全神貫注對付警方的圍攻的時候，他可以有機會上去救亞漢。

雖然這樣做法是非常危險，但是，這是唯一的機會，如果不把握這個機會，亞漢生命不但有危險，而且會成爲匪徒用來威脅警方的人質。

白家維趁着警方向匪徒開火的時候，他撲向那座村屋的後面。

前面傳來一陣機關槍掃射的聲音，他並不害怕，迅速地沿着水渠向上面爬去。

幸好只是三樓，他一口氣到了上面，只見窗內的一個小小的空置房間，亞漢瑟縮其中。

他在窗門處敲了一下。

亞漢也是集中精神在聽外面的槍戰，雖然她看不到，但也聽到槍聲不絕於耳，因此，這一敲並沒有引起她的注意力，白家維又再敲了一下。

亞漢望了過來。

她看見白家維，臉上露出了喜色。

白家維示意她來打開窗門，可是亞漢搖了搖頭，並且舉高了右手。

原來她的右手是被手扣扣着，動彈不得。

這兩個匪徒也非善男信女，原來他們避免亞漢偷走，不知那裡弄來了一個手扣，把亞漢扣上了，並且把手扣的另一邊，扣在一個大雜物櫃的櫃脚下面，所以亞漢在房內也要蹲在雜物櫃之下。

看來她是無法上前開窗。

外面又有一陣槍聲，白家維趁這一刹，用脚一踢，把玻璃踢裂了。

本來這聲音也頗大，但比起外面的槍聲來說，並沒有引起兩個匪徒的注意。

白家維弄脫了一些玻璃，伸手入內，開了那個窗門，然後躡身入內。

「亞漢，你怎麼了？」

亞漢把手扣揚了起來，苦笑道：「我也要嚐嚐被扣的滋味。」

白家維試用自己身上那個手扣的鎖匙，爲亞漢開手扣，可是鎖匙並不適合。

「沒有辦法，我托起這個櫃，你盡快把手扣拉出來，看看行不行。」

亞漢點頭。

白家維用力一托，亞漢立時把手扣拉了出來，雖然她雙手仍然被扣，但至少她可以自由活動。

「我們立刻走！」白家維道。

「咦！外面爲什麼靜了下來？」亞漢道。

「不要再理會，走！」

他索性推着阿漢爬上窗門處，並且道：「沿着水渠下去，沒有問題。」

亞漢往下望，道：「只有三層，希望沒有問題。」

「快！」

亞漢雙手被扣，但仍可以活動，她爬出了窗門，小心的往下爬，白家維跟着。

他的心在默禱着：「匪徒千萬別在這個時間出現。」

亞漢比他先到了地上，她却回頭望着白家維，忽然，她看見窗口有個黑影。

她大叫了一聲：「小心！」

話未說完，已是「轟」的一聲。

白家維知道有問題，本來還有三四步才到地面，當他一聽到亞漢的聲音，他立時一躍而下。

他只覺得背部有些涼意，但他却不再理會，落在地上，橫身一滾，躲在牆脚處。

然後是一輪槍聲，只見地面塵土飛揚，子彈四飛。

原來大難與亞佳，和警方對峙了一會之後，僵持不下，亞佳立時想起了亞漢。

亞佳道：「爲什麼我們不好好利用那個CID呢？」

大難如夢初醒，道：「對，利用他作人質，至低限度我們可以安全脫身。」

於是，他們來到後面那個鎖了亞漢的房間。

當門一打開，他們看不到亞漢，心下已涼了半截。

「窗！」亞佳道。

兩人撲出窗口處，只見白家維正往下爬。

他倆也不再多加考慮，一連轟了幾槍。

「痲煩，竟讓他們逃脫。」大難道。

「怪不得他們竟在這個時刻在前面猛攻，看來他是讓人來救這CID。」

「是的，我們上當了。」

「有什麼好怕，我們再與他們駁火。」

兩人又再來到前面。

這時，警方似乎不再開火，而大門處也再沒有燒焊的閃光。

「我們眞的上當了！」亞佳道。

大難道：「眞是的，我早就說過不要再帶這傢伙回來，惹了一身痲煩。」

「我怎知CID會這麼快跟踪來。」

「不知？無論如何，帶一個陌生人來我們這個『竇口』，有什麼好處。」

所謂「竇口」，是指他們下榻的地方。

「我徵求過你的意見。」亞佳道。

「我當時並沒有贊成。」

「你也沒有反對。」

「那並不是代表我同意。」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竟然在這個時候吵了起來。

忽然，外面又傳來揚聲器的聲音：「裏面的人聽着，快快棄械投降。」

兩人靜了下來。

大難道：「多說也無益，快想辦法走才是。」

「是的，快要天亮了，如果再亮一點，想走也沒有這麼容易。」

可是，在這時候，這面警方的部署更爲嚴密，除了專案小組的人員到齊之外，另外還有其他支援部隊，飛虎隊亦已奉命到場。

看來，這兩個匪徒已是插翼難飛。

亞漢回到大夥兒當中。

兩個探長的面色並不十分好看，亞漢知道自己闖了禍，不過，在這時刻，多說也沒有用處。

探長又再吩咐負責揚聲器的警探，再向屋內警告。

「你們已被重重包圍，快快棄械投降，雙手舉起，慢慢行出來。」

裏面仍然沒有反應，白家維道：「探長，我們還是採取行動。」

莫探長道：「行動，什麼行動？」

「攻進去！」

「你說得容易，你知道這兩個傢伙有什麼武器？」

「不知道。」

「依我估計，裏面可能有手榴彈，如果我們這樣攻入，我們這一邊，會死傷無數。」

莫探長道：「我們不能像你兩個這麼冒險。」

「那麼我們與他們對峙下去？」

「是的，看他們有什麼能耐。」

「他們大有可能攻出來。」

莫探長道：「我們是希望他們攻出來，只是他們出來，一有所行動，他們的身上，立時變了馬蜂窩。」

「如果他們不出來？」

「他們沒有什麼本領捱下去。」

「爲什麼你這麼肯定？」

「因爲他們沒有支援，我相信他們的同黨也不敢在這情形之下出現。」

「如果他們眞的來了？」

「那最好，這班狂徒，沒有人性，我們已被默許，殺無赦！」

正當他們討論之際，滿以爲警方佔了絕對的優勢，但上面兩個匪徒又再開火。

機關槍的子彈在他們前面橫飛，所有警探立時伏了下來，他們只聽到槍聲卜卜，尤如幾十年前，過年放鞭炮的聲音一模一樣。

過了一會，槍聲停了下來。

衆人往上望，只看見有人影晃動，似要衝出來。

莫探長立刻下令道：「開火！」

這一次，槍聲與子彈，比剛才更爲厲害。

大難與亞佳本來已衝了下來，但遇到如此的槍聲與子彈，他們立時又退了回去。

他們回到樓上。

大難道：「沒有辦法突圍，他們已決定釘死我們。」

「我看並不是拘捕我們，而是要殺我們。」

「如果是，我們死定了！」

兩人似乎再沒話可說。

過了一會，大難道：「難道我們在這裏坐以待斃？」

亞佳道：「當然不可以，我們這樣辛苦來到此，又做了這麼多世界，現金還沒有到手，我們豈可死。」

「不想死，你有辦法？」

亞佳沉默了一會，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道：「跟他們硬碰不成。」

「你想到了什麼？」

「有沒有魚絲？」

「魚絲？有什麼用？」

「我問有沒有？」

「有又如何？」

「快找來！」

大難從廚房處，找出了一個魚簍，簍內有幾排魚絲，並有一些魚鈎。

亞佳道：「快拆下那些魚絲，然後把魚絲縛在機關槍的機掣上。」

他示範把魚絲縛在他的機關槍上，然後一直把魚絲拉往那個雜物內。

大難開始明白他的用意。

他們把兩支機關槍分別擱在騎樓(涼台)窗處，利用兩張椅的椅背把槍夾住，然後，兩人來到雜物房。

亞佳道：「我們試試開槍。」

兩人一起拉動魚絲。

一時之間，槍聲响個不停。

亞佳道：「成了。」

他們索性把魚絲縛緊，於是，兩挺機關槍變成了自動的連續發射。

外面的警察，立時緊張起來。

槍聲不絕。

莫探長道：「看他們有多少子彈！」

蔡探長也同意，道：「他們再不能支持多久。」

子彈一直在掃射，把這個小小的山谷，變成了一個戰場似的。

終於，槍聲停了下來。

山谷也開始沉寂下來，很奇怪，這一次沉寂，足有十分鐘。

警方這邊按捺着，因爲他們害怕這兩個匪徒會弄些什麼玄虛。

十分鐘過後，他們終於按捺不住。

莫探長吩咐負責廣播的警員再向匪徒廣播。

警員重覆的道：「你們已被包圍，快棄械投降。」

屋內全無反應。

警員又再多廣播一次，可是，那邊却完全沒有反應，但他們仍見到那兩挺機關槍的槍口，擱在窗前。

莫探長道：「不對路。」

蔡探長也道：「難道他們跑了？」

「跑了，那會這麼容易？」

白家維插口道：「我們可以從後窗爬下來，他們也可以。」

「不過，就算他爬了下來，他也逃不過我們的機關槍掃射，他們可能不在上面。」

「可能……可能他們有什麼秘密通道。」

「秘密通道？」

衆人雖然覺得這個假設十分荒謬，可是，眼前的情形是如此。

莫探長道：「我們試試推進行動。」

蔡探長道：「好極！」

於是，號令發下，開始推進行動。

警員從四面包圍村屋而去，飛虎隊已開始他們入屋的行動。

幾個負責燒焊的工作人員，本已在樓下，接到命令之後，又再繼續。

白家維吩咐了他的同事掩護他，他一鼓作氣的衝了過去，上面那兩支機關槍毫無反應。

他來到了樓下，與燒焊隊一同上樓。

那道門本已用燒焊器燒了一部份，但經過匪徒用機關槍掃射，才停止下來，而今再燒，雖是火光閃閃，裏面依然沒有反應。

當鐵閘快要被弄開的時候，各人都十分緊張。

兩個飛虎隊隊員亦已上來，他們挽着兩挺機關槍，只要裏面有動靜就開槍。

鐵閘終於掉了下來，「砰」的一聲，就算裏面的人聾了，也應該聽得非常清楚。

可是，裏面依然沒有反應！

白家維道：「小心，掩護我，他們可能故弄玄虛。」

兩個飛虎隊員也道：「小心！」

白家維衝了出去，一脚踢開那木門，木門因受了子彈及燒焊器的破壞，一踢而開。

各人及時閃開。

門半敞關，沒有人衝出來，也沒有槍聲子彈。

白家維衝了進去。

兩個飛虎隊員也衝了入內。

屋內是一片凌亂。

他們看到了兩條魚絲一直入了什物房，白家維記得那地方是禁錮亞漢的地方。

他踢開門，等了一會，才走進去。

裏面也沒有人，但窗門已開，另外有兩支機關槍是擱在窗口處。

他入內一看，已經明白。

其他警員已衝了入內，並通知了兩位探長上來，因爲屋裏已完全沒有兩個匪徒的踪影。

莫探長視察了一會，大惑不解地道：「他們可以逃到那裏？」

蔡探長也道：「難道他們是有飛天遁地的本領？」

白家維道：「我看他們利用機關槍掃射那段時間，利用什物房那個窗口爬下去。」

莫探長道：「就算他們爬了下去，也不能逃到那裏，這地方是個山谷，我們守住谷口，看來沒逃多遠。」

蔡探長往後面看了一會，道：「可能他們跑入了後面的叢林。」

後面是一個相當陡峭的山坡，佈滿了矮樹叢。

莫探長道：「搜山！」

於是，他們臨時組織了一隊人員，往斜坡上搜索。

莫探長、蔡探長與白家維依然在屋內搜索，匪徒除了留下那兩挺機關槍之外，只有一些日常雜物，並沒有什麼臟物留下。

蔡探長道：「他們懂得利用兩條魚絲纏着槍掣，製造一個假象，讓我們在閃避之中，趁機逃走，看來他們不單靠槍械，也懂得用腦！」

莫探長道：「想不到他們有這樣大的本領……」

白家維覺得莫探長言之有物，他接口道：「他們沒有理由這麼……」忽然他停了下來，向四周環視。

這一刻似乎是特別的靜下來。

白家維好像聽到了一些聲音，這聲音非常微小，但十分怪異，一時可以聽到，一時却又似是聽不見。

「怎麼？家維？」莫探長見他神情奇怪。

白家維一時之間，也十分茫然。

不過，他有一種預感，一種非常不祥的預感，他急忙地對所有人道：「我們還是快離開這地方！」

就在這時，一個房間的警員叫道：「有計時炸彈！」他已從房間衝了出來。

白家維道：「鎮定一些！」

他入了那間房間，只見一個抽屜打開，裏面有些閃光，並且有「滴答」的聲音傳出。

這莫名其妙的聲音，原來是這計時儀器所發出的，他上前細看，上面的一個液晶體顯示器快速顯示着：30，顯示器轉眼變了29。

秒，是廿九秒，便有可能爆炸。

白家維叫道：「快，全部撤離！」

他一邊說，一邊推開抽屜看，裏面不單有一個計時炸彈，旁邊還有幾個串連着的手榴彈。

這一爆炸，實在難以想像。

所有的人都退出了，顯示器已出現了10。

白家維知道時間無多，他也退出了這房間，然後衝出了門口，此時所有工作人員都已撤離。

他半跳半跑的落了樓梯，一走出門，爆炸便立時發生！那單位在三樓，爆炸一響，整個天台部份也被炸了起來，然後，兩座村屋的所有玻璃窗門，全都震碎了。

這些屋是有人住的，他們知道警方圍捕匪徒，所以全部閉門閉窗，不敢出來。

可是，這一爆炸，所有人都驚慌起來，紛紛跑了出來，一時之間，情況大亂。

接着是一連串的爆炸聲，所有人找地方掩護，並且伏了在地上。

當爆炸聲停了，他們伸出了頭來，只見匪徒居住的那個單位，早已塌了下來。

幸好撤退得快，否則這一次爆炸，不知又送上多少條人命。

旁邊的單位，當然受了重大的影響。

有十來個街坊受了輕傷，他們都是被一些碎片所傷，或者是受震盪。

白家維看着爆炸的現場，呆了一會，汗水從他頭上滾滾而下。

若是他走遲半步，他已可能血肉橫飛。

這兩個匪徒不知用什麼方法離開，而離開時還佈下這個爆炸毒計，實在可惡！

* * *

這件出動了飛虎隊，又出動了支援隊，以及本身由兩個探長率領的專案小組，也對付不了兩個匪徒，震動了整個社會，也震動了整個警方。

最令警方沒有面子的是，那兩個本已是走投無路的匪徒，却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失踪了。

警方雖然在爆炸事後，大事搜山，出動了警犬，終於還是無功而退。

有些輿論把兩個匪徒形容成神仙似的，可以飛天遁地，甚至隱形。

白家維與亞漢，被認爲是這件事件的起因，亞漢入了醫院，避過了責罰，而白家維却吃了上頭一頓臭罵，並且被上頭規定放假。

他拿了一束花往醫院。

亞漢其實受傷不重，但上頭也命令她多休息幾天。

白家維遞上了鮮花。

亞漢似有些愕然，道：「送花給我？」

「探病不是送花，應該送些什麼？」白家維沒有好氣地道。

「我是個實際的人，送一些水果至低限度也有得吃，這些花，有什麼用處，插一兩天便謝了！」她把花拿近鼻孔，一嗅之下，打了兩個噴嚏！

「我有鼻敏感，快拿開！」

白家維臉無表情。

「你嬲我？」亞漢問道。

白家維仍然是一臉沒有表情。

他遞上了一大包蘋果。

亞漢有點喜出望外，道：「你怎知我喜歡吃蘋果？」

「我不知，只是隨便買來！」

亞漢與白家維合作了一段日子，深知他的個性，道：「有什麼事？」

「無端吃了一大頓貓麵！」

「什麼？」

「他們指我在警員中搞個人主義！」

「怎會？」

「因爲我們這一次調查，並沒有好好與大伙先計劃、部署，才進一步行動！」

「我們開始的時候，跟踪兩個匪徒，怎知會弄到如此田地？」

「我也是這樣說！」

看白家維的表情，亞漢知道他受責不輕，只好道：「對不起，我

累了你。」

「不，不關你的事！」

「一切都由我而起！」

「我們有什麼辦法？他們要我們查，查不到又怪我們沒有能力，查得線索又怪責我們搞個人英雄主義！」

「是我，我有時太衝動！對不起！」

白家維看着亞漢滿臉歉意，突然笑了起來。

兩人相視而笑。

亞漢道：「實在是我不好。」

白家維道：「不，」他頓了一頓，道：「不要再說這事了，身體好嗎？」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了，不過，上頭要我多休息幾天，說是觀察！」

「觀察？有什麼好觀察？他們……」

亞漢道：「其實他們找不到匪徒，遷怒於我們身上，不過的確有些奇怪，難道他們有飛天本領？」

「他們當然並不是有飛天本領！」

「那麼爲什麼出動了那麼多人也找不到他們？」

白家維道：「其中當然會有些秘密，但我們始終會找到的！」

亞漢突發奇想，道：「他們是否有特異功能，可以隱身？」

白家維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亞漢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好天眞！」

「爲什麼？」

「如果這兩個匪徒，眞有特異功能的話，他們早已走入滙豐銀行的保險庫，把所有黃金、鈔票、債券、股票……都拿了出來！」

亞漢聽了，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白家維却沉默下來。

亞漢道：「怎麼了？」

白家維道：「這事我一定要追查下去。」

「當然，一定要找個水落石出，而且要爲我們受傷的同僚弟兄報仇。」

「那麼，你要快出院。」

「我也想，不過，他們似乎不想我們查。」

「並不是不想，而是害怕我們再單獨偵查，被歹徒反而利用我們。」

「可是，不單獨偵查又怎會有結果？其實，我們這次也幾乎可以使兩被人捉捕，只是……」

「是的，你出院之後，無論他們有什麼指示，我們也要繼續偵查！」

「好的。」

白家維與亞漢談了一些日常普通事，然後離開醫院，離開的時候，他竟有點依依不捨的感覺。

三天之後，亞漢出院。

她立即又回到警署報到。

蔡探長見了她，問候了她之後，忍不住的道：「爲什麼你不回家休息一下，又立刻上班？」

亞漢道：「我在醫院已休息夠了。」

蔡探長道：「也不用這麼快便……」

亞漢不耐煩地截斷了他的話，道：「案件有什麼進展？」

「暫時沒有，不過，我不想你再去查！」

「爲什麼？」

「上次弄的禍其實不小。」

「我們有成績，幾乎已可以把他兩人抓了！」

「不過……」

亞漢搶着道：「探長，這件事由我而起，也因我而使警方失去了面子，請你給我一個機會。」

蔡探長有些猶豫，沉思一會。

亞漢見他阻止她查案的決定並不十分堅決，於是，立即打鐵趁熱，道：「我一定要繼續查下去，探長，你等我的好消息。」

她離開了探長的辦公室，立即往找白家維。

白家維並不在辦公室之內，他的同事見到了亞漢，都紛紛來問候。

亞漢道：「我完全康復了，白Sir呢？」

其中一個同僚道：「出去了，妳可以傳呼他。」

另一個道：「這陣子他十分忙碌。」

亞漢問道：「忙什麼？」

「好像是忙那案子。」

「有人却見他『拍拖』。」

「『拍拖』？」「拍拖」的意思是與女朋友逛街，培養感情。

「是的，他沒有告訴妳嗎？」有人插口道。

「他怎會告訴我！」

「先前一陣子，他不是天天往醫院探望妳嗎？」

亞漢聽得出他們弦外之音，她不想再與他們說下去，她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她竟然有陣落寞的感覺。

她的同事見到她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只好讓她安靜下來。

亞漢不知自己爲什麼會這樣，暗裏對自己說道：「他不去查案，我自己去查，難道沒有你，我做不了。」

雖然如此說，但一個人去查，千頭萬緒，實在不知如何着手。

她決定先傳呼白家維。

白家維很快便覆機，在電話中道：「亞漢，妳回來上班？爲什麼

不早些通知我，讓我接妳出院？」

「我知你很忙，所以沒有麻煩你。」

「爲什麼這麼說？對，我實在很忙。」

亞漢有些憤怒的感覺。

白家維接口道：「我找到了新線索。」

「什麼新線索？」

「我正是爲此而忙。」白家維道，他頓了一頓，續道：「妳快來……」

白家維說了一間鬧市大餐廳的地址。

亞漢放下了電話，立即匆忙的趕去。

那間大餐廳其實是一間大酒店的附屬餐廳，大多是旅遊的人才會光顧。

當亞漢推門而進，便看到白家維的背影，他正與一個十分漂亮的女人在一起。

亞漢立時有些不愉快的感覺，她本想離去，不過，她想了一下，仍然上前。

那時，白家維正回頭，看到亞漢，連忙站了起來，道：「亞漢，快來！」

亞漢走了過去。

白家維道：「這位是白小姐，這位是我的同事亞漢。」

「漢哥。」白小姐道。

白家維糾正道：「是洪小姐。」

白小姐道：「對不起，洪小姐。」

亞漢道：「沒關係，人人都叫我亞漢。」不過，她內心的確有些不安，原來自己在人們心目中根本不是個女性，而是個男人。

白小姐又道：「洪小姐雖然剪了那麼短的髮，仍然是個十分美麗的女孩子。」

亞漢明知她是在補救剛才的說話，聽了之後，內心才較爲舒服。

白家維道：「不要再談這些，白小姐，繼續說妳那個客人。」

「那人用錢如倒水，一疊一疊的，好像他家有個印錢機似的。」

白家維道：「那麼妳可賺了不少呀！」

「因爲那人花錢太手鬆，我反而不敢……」

「爲什麼？」

「那些錢一定有問題，一是打劫回來的，二是肯定是僞鈔。」

「結果呢？」

「結果我不敢肯定，不過，我也用過一兩張，並沒有給人拉了，我才有個結論，可能是打劫回來的。」

「打劫？」亞漢忍不住問。

「是的，那人並不多言，說話只是一句兩句，用字十分生硬，開始我還以爲他好×串，後來才知他識得的廣東話好×少……」

白小姐越說越多，而話中的粗言穢語越來越多，雖然亞漢也聽慣了這些粗話，但出自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口中，實在有點那個。

「他是什麼人？」

「他想他是廣東人，但可能是來自廣東省一些偏僻或者極北的縣份，因此，他明白我們說什麼，却不能說出清楚的廣東話。」

「他來了香港多久？」

「我與他說話中，約略知道他是來了幾次，但每次都只是一段時間。」

「他熟悉本地的情形？」

「不大熟悉，不過，有些地方却十分熟悉。」

「例如呢？」

「有些大檔。」

「大檔？妳是指那些地下賭檔？」

「是的，尤其是元朗一帶的，但我根本完全不知。」

「他帶妳去過？」

「是的。」

「他賭得很大？」

「是，大且狠！」

「什麼意思？」

「他下的注碼很大，而且贏了，便連本帶利賭下去。」

「其實，他有這麼多錢，還去賭什麼？」亞漢道。

「你正一懵人。」白小姐道。

亞漢對她的粗話實在反感，臉色一變，那白小姐也非常機靈，轉口道：「對不起，我說慣了這些粗話，這些人賭錢並非志在贏，贏當然最好。」

「那麼他們目的在什麼？」

「刺激與英雄感。」

「刺激？這我們當然明白。」白家維道：「但英雄感何來？」

「他贏了的時候，非常豪爽的給那些荷官的賞錢，人人都尊敬的叫他一聲亞哥、大爺，他似乎十分欣賞人們對他的尊敬。」

亞漢道：「你剛才說過他可能來港行劫，有些什麼跡象？」

「有，有一次，就是在上個月，馬季剛剛開始，他有一次來找我，嘆氣的說，輸了不少錢給馬會。」

「是什麼意思？」

「我想他是眞的下注，結果輸了。後來，他突然問我，有沒有一個辦法，一定贏馬會的。」

「妳怎樣回答？」

白小姐笑了起來，又爆了幾句粗口，才道：「當然是沒有人可以贏得馬會，否則，那麼大的馬場，那麼多的慈善事業，那裏來錢。」

「其實他也應該知道。」

「是的，不過，他說他有辦法一定贏。」

「結果呢？」

「那是上個月尾，他又來找我，對我說，他眞的贏了馬會，而且贏了一大筆。」

「他有什麼辦法？」

「我也追問過他，但他只笑而不答。」白小姐頓一頓，道：「後來，我知道了。」

兩人有點心急，問道：「怎樣？」

白小姐道：「當他告訴我他贏了馬會的第二天，我早上開了電視，聽到了一則新聞，有人劫馬會投注站，馬會損失了百多萬。」

「他，他打劫馬會？」

「我不敢肯定，後來，我再見他時，旁敲側擊，他承認了。」

亞漢道：「你說是上個月，月尾的時候？」

「是的。」

「對，那次的確是有一宗案打劫馬會的。」

白家維道：「他還有什麼話說？」

「他說這一次是小試牛刀，下一次，他會大勝而回，他可以回老家，不用再來了。」

「他會再來一次？」亞漢問。

「我相信是。」

「還有其他蛛絲馬跡？」

「沒有了。」白小姐打了一個呵欠，道：「你們好好的坐一會，我要走了。」

白家維道：「再坐一會，快告訴我，你這位朋友還有什麼表示？」

白小姐站了起來，道：「沒有了，對，他曾經誇下海口，這一次要贏幾千萬。」

「什麼時候行事？」

「他沒有肯定說，只是說快了。」

白小姐不再理會他們，自己離開了餐室。

白家維坐回原位，打開了身上的報紙，看了一會，道：「馬會明日有一次重要的賽事。」

「你以爲他會下手？」

「說不定。」

亞漢似乎對這事沒有什麼興趣，反而問道：「你怎樣找到這一個線人？」

「她是個摩登道姑。」

「吸白粉的。」

「不，是狂吃丸仔，吸可卡因那種。」

「你怎找到她？」

「她被我截停，我搜到她身上有很多丸仔，不過，她却說是自用的，我不相信，她懇求我，並且說她可以爆一些料給我作不拘捕她的交換。」

「爆料？她可能順口開河。」

「我也這樣想過，不過，我截查她的地方，是上次我們搜索過那間村屋的木頭邨附近一間酒巴，她對附近非常熟悉，因此，我決定試一下。」

「她口中提那個男人，也在木頭邨出現？」

「她是這麼說。」

白家維道：「現在在茫無頭緒之中，我們也要暫時相信她，偵查一下。」

「從什麼開始？」

「先回警署看看資料，上一個月月尾，是否有一宗打劫馬會的案件。」

亞漢同意，兩人立時回到警署。

他們在警署的資料室找了一會，便找到了那宗案件的檔案。

其實，一百幾十萬元的打劫，發生過了好幾次，不過，這一宗最容易找，因爲是關乎馬會的。

劫案的過程是這樣，一輛解款車，從馬會收集現款之後，兩個解款員提着一個鐵箱，步出馬會，突然有人竄上，用槍威嚇二人，二人無奈，眼白白讓那個匪徒搶去了那些款項，其中並沒有傷人，馬會損失是一百五十多萬。

亞漢道：「爲什麼這麼少錢？」

「因爲這是一個小投注站，而且是在星期五，並沒有到達投注的高潮。」

「解款員似乎太過馴服。」

「這一點，經過警務人員查過，這兩人一向服務良好，其中一個快要退休，看來，他們沒有理由被匪徒收買，而且，款項那麼少，三個人分的話，做這一次案並不十分化算。」

「還有其他疑點？」

「有，負責的解款保安公司，似乎疏忽了一些。」

「是的，因爲在他們眼中，這也只是一次小型的解款，只是出了兩個解款員，一個司機而已。」

白家維道：「你認爲怎樣？」

亞漢道：「假如這一宗劫案，眞是那位白小姐口中所說的那一位，那麼，他大有可能再來一次。」

「爲什麼？」

「因爲這一宗得手太容易了，怪不得他說贏了馬會一大筆！」

「如果你是他，你會怎樣？」

「這一次一定要好好贏一大筆。」

白家維道：「這個星期日是一個好時機！」

「爲什麼？」

「第一，是一次重要賽事，第二是糧頭(剛好發工資)！」

「糧頭？」

「出糧的日子，投注站特別好生意，馬會以前也發表過這樣的統計。」

「不過，就算如何大賽事，那間投注站仍屬小型的，不會有太多玩家。」

「對，我也有這個想法，附近還有其他投注站？」

亞漢道：「我去找找馬會投注站的位置。」她在資料室內找了一會，果然找到一幅馬會投注站的分佈圖。

「木頭村附近應該沒有！」

「是的。」他們看了一會，仍然沒有什麼頭緒。

白家維道：「在新界，據說有個最現代化的投注站，我看報紙報導過的，那裏有座位，有大型銀幕，是非常舒適的環境。」

「有，在屯門，那是馬會一個試驗點，如果成功的話，會再多開幾個這類的投注站。」

「屯門？」白家維看着地圖，他又道：「我們會因這一宗劫案，而留意其他投注站，這個匪徒，也同樣會這樣做，對嗎？」

「一切都是猜想，沒用。」

「那要怎樣？」

「今天是星期四，星期日跑馬，還有三天，我們可以派人監視屯門投注站，這一次他不下手，下一次也會，不會浪費人力物力！」

「好極，先監視這個投注站！」

白家維派了一個人監視這個屯門投注站，其實這項工作，有點冒險，因爲他們並非憑什麼線索，而是靠他們的直覺、猜想，來開始這個行動。

搶劫馬會　人亡錢毀

星期四，投注站在十二時才開始營業。

這一天，並非賽馬的投注日子，不過，却是六合彩開彩的日子。

上午，投注的人並不多，下午開始，人潮開始湧現，據說過去兩期，六合彩的頭獎都沒有人中，因此，累積的獎金也不少，如果一個人獨得這一次的頭獎獎金，也會有一千萬以上。

六合彩是在下午六時四十五分開的。

直至開彩前一分鐘，也有人來投注。

那天晚上，白家維查詢那組監視屯門投注站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回答是：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人物。

星期五，投注站比較早一點營業。

這星期的賽馬，是一項大賽，因爲其中有一項錦旗賽，是馬會中人認爲相當高的榮耀，也可算是「打比賽」的前哨戰，因此，馬迷對於這日的賽馬，十分重視。

其實，馬迷對什麼錦旗賽也沒有興趣，他們有興趣的是那一場會爆大冷，有機會贏冷門的錢。

下午，開始比較多一些人來投注。

白家維與亞漢親自來到這個投注站。

負責監視這一組人員，找到了一個在投注站對面的空置單位，他們可以居高臨下的監視投注站的大門。

這組負責人是個新升上的CID的郭明，他工作非常落力，當白家維與亞漢來到，他親身解釋一切。

白家維對他的工作十分讚賞。

這時，已近黃昏。

很多人在這個時候放工，回家之前，順道來這一個投注站下注，但因爲在星期日才開跑，這天投注的人也並不太多。

投注站外面，只見疏疏落落的幾個人。

忽然，有一個拿着一個旅行袋的人走近投注站，他的裝束像個裝修工人，看來那一個袋，應該是一個工具袋。

本來這人並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爲來往這投注站什麼人都有，裝修工人模樣的人也不少。

郭明首先有些發現。

「白Sir，你看到那人沒有？」

白家維道：「你說那個拿着旅行袋的人？」

「是的，他進出投注站已經三次了。」

「我也注意到！」

「咦，他在投注站外面已走了兩次，他似乎特別注意一些出口通道。」

「你的觀察能力也不錯。」

亞漢聽了他們說話，問道：「是那一個？」

郭明指着那人道：「他又再入投注站！」

「爲什麼他要進進出出？」

白家維道：「很明顯，他在看形勢。」

亞漢道：「也許，他便是我們的目標。」

「說不定是！」

亞漢道：「那麼，我們還在這裏看什麼？」

「採取行動？」

「當然不是那麼快，我們立即跟踪下去，看看他是否一個人，還是有其他拍檔。」

白家維道：「對，郭明，你仍然在這裏監視，我與亞漢跟下去。」

「好極，快下去，他又入了投注站。」

投注站內並沒有太多的人，一入內便看見那個裝修工人，他站在那塊貼了馬匹名單的報告板下。

人們都是轉身望着那報告板上的名單，獨他一人，却是向外面望去。

他似乎是觀察着投注站窗內工作人員的動態。

這裏的投注窗口很多，但現在並非太多人，因此，只開了十多個，如果所有投注窗開了，這裏差不多有五十個窗口那麼多。

裏面除了接受投注的工作人員外，還有很多其他工作人員，看來那些是比較高級一些的。

裏面還有很多房間。

要進入裏面，這裏有一個通道，這個通道的設備，有些像銀行。

要進入這個通道，一定要經裏面的人開門才可以，而這道門是用電鎖的，沒有門匙，只有裏面的人按掣，才可以開門。

突然，那人看到白家維與亞漢兩人走來。

白家維立即一把拖了亞漢，走往投注站的窗口。

白家維道：「不要讓他有所懷疑。」

這時，那人似乎看夠了，轉身出門。

亞漢道：「跟他出去。」

兩人走到門口，只見那人轉入了投注站右邊的一條橫街，白家維與亞漢一起跟着。

那人並沒有往後面望，只是轉入橫街之後，一直走到投注站的後面。

這橫街並不旺盛，只有三幾個行人，但路的一邊，却泊了幾部車子。

投注站後面，是一條後巷。

這座建築物十分新，因此，這條後巷也很清潔。

白家維與亞漢不敢入後巷，因爲害怕被那人發現，那人入了後巷差不多五分鐘，才再出來。

他出來之後，走往一輛私家車，他上車之後，車子立刻開動。

白家維本想追踪，但車子一開動，迅速的消失，他們一時之間，根本無法追踪。

亞漢道：「那人入了後巷那麼久，究竟他要看些什麼？」

白家維道：「既然無法追踪那車，那麼，我們入後巷看看。」

兩人入了後巷。

原來這後巷有一道門，是投注站工作人員出入的，因爲那時既不是上班時間，也不是下班時間，並沒有人出入。

亞漢道：「這地方沒有守衞。」

「看來沒有。」

「如果從投注站劫了錢走出來，一出這後巷，便可以上車，離開現場。」

「是，是個逃離現場的好地方。」

他們看了一會，回到郭明監視的地方。

郭明見了他們，十分心急地問道：「有沒有什麼發現，那人是否有可疑？」

白家維道：「可疑，如果他有辦法劫了投注站中心內的錢，經後巷出來的話，可以立刻上車逃走。」

亞漢道：「郭Ｓｉｒ，你仍然監視着，看看這個人明天會否出現，如果他再出現，打劫的可能性會大大的提高！」

郭明道：「你們以爲這個投注站，在星期日可以收到多少錢？」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款額太小，這班吃慣大茶飯的匪徒，一定沒有興趣。

可是，兩人對這投注站並沒有什麼資料。

郭明又道：「我查過……正當來說，有一千至二千萬之間。」

「你往那裏查？」

「馬會。」

「馬會會提供這種資料？」

「對普通人當然不會，但我以警方查詢，才有這個約略性的數字。」

「星期日是非常重要的賽事，投注可能掀起新的熱潮，那麼，款項可能有所突破，超過二千萬！」

白家維道：「這個數字應該有很大吸引力！」

亞漢道：「最吸引的地方是，這裏所有都是舊鈔票，完全沒有記號可認的。」

白家維道：「星期日跑完最後一場，應該是六時了，他們的錢怎樣處理？」

郭明道：「根據馬會有關方面的資料提供，立即有護衞公司派人來收。」

「什麼時間？」

「跑最後一場是六時，派彩完畢應該在六時半，那時，投注站亦已關門。」

「立即解款？」

「不，還要點數，其實點數的工作，一直都在做，但最後一場，派彩完畢，仍要再點，並點大數。」

「應該七時可以押款離開。」

「匪徒下手？」

「那是個好時刻。」

亞漢聽着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笑了起來。

二人同問，道：「笑什麼？」

「好像你們兩個人便是匪徒！」

亞漢繼續的笑。

白家維道：「是的，我們只是

一廂情願的猜想，不過，明天是星期六，如果那人，再來看這個投注站，那麼，我們的猜想，不中亦不遠矣！」

郭明道：「我也有如此的想法！」

亞漢道：「那麼，我們靠你們了！」

郭明道：「我打算不離去，繼續監視。」

亞漢道：「白Ｓｉｒ，假如你的推想正確，那麼，我們怎樣行動？」

「在巷口兩邊埋伏，他們一出來，無路可走。」

「他們有强力武器。」

這一點其實一直令警方頭痛，警方的武器，與賊人的武器威力根本不成比例。

白家維道：「如果明天那人再出現，我會立刻向兩位探長申請，要最强力的武器。」

「上頭並不一定批。」

「我會盡力游說兩位探長。」

郭明道：「我以前也曾在附近出入過，有了强力武器，並不一定有用！」

「爲什麼？」

「因爲，在星期日，這地方比平時熱鬧很多，而且投注站附近，都滿是熟食檔，警方很難在人潮湧現的地方隨意開槍，反而匪徒一開槍，立時鷄飛狗走，沒有人敢往阻撓！」

「那是匪徒看中這地方的另一個原因！」

「看來就算發現他們有所行動，我們都是處於下風，那眞令人洩氣。」

白家維道：「不會的，我總相信，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我們一定會勝。」

亞漢道：「甚麼也不用多說，還有明天！」

＊　＊　＊

星期六，投注站在上午十時便開始營業。

白家維與亞漢，一早已來，監視着投注站附近的一切活動。

開始的時候，投注站的人並不多，附近的一切活動也十分正常。

一直到了下午，開始比較多人。尤其是在下午三時之後，很多附近的工廠都已放工，孩子在下午不用上學，很多也跟着母親到處逛逛，或者在街頭購物。

投注站也開始多人。

突然，郭明叫道：「昨天那個人出現了！」

衆人都緊張起來。

白家維與亞漢立即用望遠鏡監視他，他來到投注站，首先在外面站了一會。

投注站旁邊有個亞伯，他擺了一個小攤檔，上面只擺了一些投注用的票子，又有一大紮原子筆，在替人塡寫表格下注，順便也售賣原子筆。

那人看了一會之後，走近這個攤檔的亞伯，似乎是閒聊幾句。

白家維道：「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

亞漢道：「看來也是打探一下附近的形勢。」

白家維道：「我還是下去看看！」

郭明道：「小心一點，避免嚇走這一條大蛇！」

亞漢也隨着白家維下去。

當他們到了投注站，却已看不到那人，兩人入了投注站內，那時，投注站內的人相當多，幾條長龍，還有很多人在報告板前面看那些馬會公佈的最新資料。

亞漢推了白家維一下，輕聲道：「那人在人叢之中，我過去看看！」

白家維點點頭，他看着亞漢走過去，自己仍在這邊監視着那人的行動。

亞漢走近那人，只見那人面貌有些相熟，却又說不起在那裏見過。

他在人叢之中，並沒有與人搭訕，只是看着報告板上的資料。

亞漢看着他，突然，發覺那人也回望着她，她一時之間，本能的反應，趕快低下頭來。

當她再抬起頭來，已不再見那人。

她急忙回身看白家維，白家維也不在投注站之內，她立即出了門口。

白家維正跟着那人。

亞漢爲了不令那人起任何疑心，不敢走近，她索性走過對面，看着二人的行動。

那人先在投注站大門附近走了一遭，似乎在看看附近的環境與情形。

然後，他轉入那橫街。

街道的兩旁，仍是泊滿了車，不過，這街道相當寬闊，泊車對整條街的交通，阻礙不大。

那人一直往投注站的後門去，那條後巷，並沒有甚麼人，白家維不敢走近。

那人並沒有入那後巷，看了一會，他站在一條電燈柱下面，拿下香烟，猛地吸了幾口。

他東張西望，似是等人，他不時看看手錶，當那烟抽完，他把煙蒂拋在地上。

突然，有一個人走向那人。

這個人手上拿着一個記事簿似的，對那人道：「老友，你拋煙蒂在地上！」

「那又怎樣？」那人晦氣地回

答。

「我是市政局的行動組人員……」

他出示了證件，那人竟看也不看。

原來這是個市政局派出來專門捉人拋垃圾的人員，「我要控告你。」

那人瞪大了眼睛，望着這個市政局人員。

市政局的工作人員道：「請問你貴姓！」

那人並沒有回答，也沒有離開。

「請拿你的身份證給我看看！」

那人依然不理不睬。

那位市政局人員似乎有些動氣，不過，他也見慣了這種人，又再禮貌地問道：「請你把身份證給我看看。」

就在這時，一輛汽車駛近。

三個大漢從車上出來，那市政局人員看到那三個人兇神惡煞的模樣，似乎有些害怕，然後，他又低頭看看車內，白家維與亞漢在監視着，不過，看不到他看些甚麼，那市政局人員一聲不响，掉頭便走。

三個大漢笑了起來。

白家維心裏想：「奇怪，他看到甚麼，這麼快便離開？難道是……」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執法人員，不會遭受那些人恐嚇吧！他一定是看到甚麼可怕的東西。

那拋煙蒂的人入了車內。

而那三個下車的人，聽了那人幾句話之後，便轉身先去看後巷，看那投注站的後門。

然後，他們又轉出了大街。

這時，白家維已看到亞漢在對面，於是，他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亞漢監視着這部車，他自己則跟踪着這三個大漢。

他們到投注站附近看了一會，然後，走入投注站，這時，投注站的人更多，雖然這個投注站面積很大，但仍然使人覺得很擠迫。

那三個人看了一會，三個人又散開，各自走到一邊，看着投注站內的情形。

一般人當然沒有注意這三個大漢在做甚麼，但白家維看在眼裏，當然知道他們是看形勢。

原來他們想向這個投注站下手，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三個人看了一會，又走在門前，然後便回到那輛車處，進入了車之後，車已立刻開走。

白家維已記下那車輛的車牌號碼。

亞漢走近，問道：「你們怎樣？」

「這三個人也是來看形勢的，看來他們要下手！」白家維有點高興。

亞漢道：「本來，那個市政局人員，看到那人拋煙蒂，打算票控他，爲甚麼突然又走開！」

「他似乎看到一些東西，那些東西足以令他知道，這些人是惹不得的！」

「那究竟是甚麼？」

「我也想知道。」

亞漢道：「找那個市政局人員問一問便知！」

他們在附近，走了一會，不久便看到那個市政局人員，他正在票控另一個垃圾虫。

白家維等他工作完畢才走近，問道：「亞SIR，這次工作很順利！」

那人白了白家維一眼。

白家維道：「爲甚麼你剛才要票控那個大漢，忽然又急步離開？」

那人道：「你是誰？爲甚麼要理我的工作。」

「我是警察。」白家維出示了證件。

那人看了，似有些惶恐。

白家維道：「我只想知道，你看到車內有甚麼東西，才使你立即離去？」

那人支吾以對。

「我並不是來查你的工作，我在監視那幾個疑犯，我只想知道你看見甚麼，其他一切不管！」

那人道：「那幾個是疑犯？」

「是的，我們一直在監視。」

那人道：「我本來也不怕他，雖然他也是十分兇神惡煞，不過，當那車駛近，三個人下了車，我看到車裏面有幾柄刀！」

「甚麼刀？」

「是有一尺長的牛肉刀！」

「啊，原來如此。」

「這些人是不好惹的，你明白，我家裏有老婆兒女，我不想……」

白家維道：「我明白，我也多謝你的合作。」

歹徒車內有長牛肉刀，他們的猜想更可以再進一步的證實。

亞漢道：「快回去，查那車牌！」

「你也記下了車牌？」

「當然，這是常識！」

他們立即回到郭明的監視處，亞漢撥了一個電話回警署，並告訴了那車牌號碼。

十五分鐘之後，電話响了。

亞漢拿起了電話，聽了一會，便放下電話，神情似乎十分失望。

「怎樣？」白家維問。

「看來那是一個假車牌，資料內根本沒有這個車牌。」

白家維道：「那並不出乎我意料之外。」

「爲甚麼？」

「你以爲那幫匪徒是蠢人？駕着一輛可以查得資料的汽車，那豈不是自投羅網？」

「對，他們沒有那麼蠢！」

白家維道：「看來一切都已證實了，我們要報告兩位探長，看看他們認爲怎樣行動！」

他們離開郭明處時，仍然吩咐他緊守這個崗位，監視着這個投注站。

* * *

莫、蔡兩位探長同被請到白家維、亞漢辦公地方。

白家維把他們所得到的資料線索向兩人報告了，然後道：「兩位探長，我請你們來我這裏，並不是我扮大牌，而是我一直懷疑我們警署之內有內鬼，爲了使這件事保持高度秘密，因此，我才請你們來，直到目前爲止，這件事只有我們四個人知道，投注站對面監視的郭明，他只知道有人向投注站打主意，但詳情一直不知！

莫探長道：「蔡兄，你的意思怎樣？」

「看來他們蟄伏了這麼一段時間，也應該有所行動，行劫投注站，應該也是大生意。」

亞漢道：「尤其是明天那次賽馬！」

「爲甚麼？」

「因爲這是一場黃昏馬，由下午一直到晚上，足有十場，正常的投注站已比平日多了兩場，還有，那些比賽場合是均勢，投注會更多！」

白家維道：「還有一點，今天是糧頭，根據馬會統計數字，一般來說，這些日子，投注一定更多。」

「多數行業同在這一天出糧，這一筆投注金額實屬不小。」

「還有，明天是星期日，運送款項也是一個問題。」

「他們會不會把錢運出？」

「會，由保安公司負責，因爲是一項特別服務，而且在假期，人手因此並不會增多。」

「換句話說，下手成功機會也大了！」

蔡探長道：「既然如此，我們一定要採取行動。」

亞漢道：「我們召集人，但一定要保持高度秘密，甚至在出發前，也不要告訴隊長任何資料。」

「這樣做，能否……」

「當然有些困難，不過，爲了不再使我們功敗垂成，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兩位探長考慮了一下，也覺得不容再有錯失。

亞漢道：「我還有一個提議！」

「甚麼？快說。」

「我以前入過木頭村那間屋，發現裏面有一個收音機，可以收聽到警車的對話。」

「那又如何？」

「我們可以好好的利用這收音機。」

「怎樣利用？」

亞漢道：「這一方面交給我去做，我會令他們對警方戒心減少了，更放手去做。」

「那更加好。」

他們四人又再商議了一些部署計劃，白家維與亞漢才各回家休息。

翌日早上，本來是休假的幾個警務人員也召了回來，他們有些不開心。

其中一個道：「回來工作也沒有什麼問題，最麻煩的是，到現在我們還不知做什麼。」

另一個也道：「不知工作詳情，我們如何配合？」

正當他們發嚕囌之際，兩位探長來了。

他們分發了槍械，不是普通的槍械，而是一些非常新款而又火力猛的槍械。

衆人看了，都知道事態嚴重。

因爲莫探長與蔡探長同時出現。

莫探長道：「各位，我們都明白這樣召集你們，使你們亂了自己的計劃，不過，爲了完成我們的工作，各位能犧牲一切，我感到非常的欣賞。」

蔡探長接口道：「我們這些部署有兩個特別的原因，第一，我們已洞悉匪徒將會下手打劫一個投注站，因此，要召各位來好好對付他們，並且希望這一次行動中，不但粉碎他們的美夢，甚至要拔起他們的根。」

「第二個原因，我們沒有把細節告訴各位，是因爲……我們之間可能有內鬼。」

這話一出，立刻引起了他們之間的議論。

有人甚至抗議道：「快指出是誰？」

蔡探長道：「我知道我們這樣講，一定會引起各位的不滿與不安，不過，事實終歸是事實，我們一定要面對，最好的是，我們中間並沒有內鬼，但爲了安全起見，我們還是採取了最嚴密的措施。」

「由現在開始，任何人不可以打電話，或者用其他方法與外間聯絡，而我們的部署，由白家維向各位報告。」

白家維道：「我們有足夠的資料，支持我們這一次的想法——匪徒將於今日黃昏賽馬結束之時，打劫屯門的一間大型投注站。」

衆人聽了，都有些哄動起來。

「估計這間投注站，在最後一場馬之時，應該可以收到三千萬元的現金，因為今日是星期日，保安公司雖會來解款，不過，人手會比較少，匪徒便是看到這筆大錢與這個大弱點，所以才下手。」

有人問道：「你們怎知道匪徒下手，單憑線人？」

「不。」白家維斬釘截鐵的道：「我們並不是單靠線人，而是在屯門投注站監視所得，過去三天，我們一直監視，看到匪徒們在『踩盤』——視察整個投注站的形勢，包括下手的地方，與逃離現場的方法。」

眾人又再議論紛紛。

亞漢道：「各位，我們監視投注站的同事仍在工作，直到目前為止，投注站方面，仍然是正常的工作，我們會在半小時後出發，到達屯門之時，大約是四十五分鐘之後，然後我們便部署。」

有人道：「現在是上午十時多，到了屯門，也只是十一時左右，但跑馬最後一場，是晚上九時，中間這一段時間，我們做什麼？」

亞漢道：「這中間雖說是有一大段時間，但我們不知道歹徒會在什麼時候下手，當然，最大的機會是當馬會收了最後一場投注，這個時候，投注站擁有最多現金，也是匪徒下手最佳時刻，不過，有誰敢肯定他們什麼時候下手，他們會隨時下手的，因此我們要等。」

白家維也接口道：「我們這個守株待兔的方法無疑是費時，但肯定是穩當。」

蔡探長道：「白家維，你解釋一下你的部署。」

白家維拿了一張簡單的屯門投注站地圖出來，道：「這是我們監視投注站的地方，也將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指揮總部，我們將要包圍整個投注站，投注站後門是在後巷，後巷只有一個出口，出口處可以泊車，換句說話，只要他們一得手，走了出來，一上車便可以揚長而去。

「我們主力會守在後巷，但是，投注站前面也是一個好地方，因為最後一場馬，人們都覺得輸贏只在這一場，所以一定留連不去，人數會最多，也是匪徒利用人羣掩護的好時機，所以，第二部份重點在大堂，我們採用個別滲入人羣之中的辦法。

「為了不讓匪徒有機會逃去，整個投注站的四週，也會派人把守，但由於人手有限，外圍情況，會比較少人，被派的同事，好好監視。」

經過一番解釋，眾人終於有了一個簡單的概念。

莫探長道：「我們在十分鐘之後出發，我們將乘四輛車，分別由我、蔡探長、白Sir及亞漢駕駛，在這一段時間內，所有隊員不得與外間通消息。」

十一時十五分，四輛車一共二十個人，到達了屯門，為了掩人耳目，他們分別上了郭明那個監視處。

這地方不大，郭明本身有幾個組員，加上這一大班人，地方實在擠迫。

亞漢首先分派了各人要守的地點，然麼，又分派一個午餐盒，眾人都感到有點奇怪。

亞漢道：「我們不知匪徒什麼時候下手，而你們也不能離開崗位，肚餓的時候，就要委屈各位吃這一個午餐盒。」

一切就緒，他們分別的往各個據守要點。

莫探長與蔡探長仍然把守在郭明那個監視處。

白家維與亞漢，一同下去看看各人把守的崗位。

被派入場內的兩名探員，算是優差，因為投注站內有冷氣，也有座位，這兩個人，一個叫亞明，一個叫亞恒，兩人合作已久。

白家維與亞漢並不是特別注意兩人，只是覺得他們兩人在內，恐怕人手有點不足。

於是，她一時心血來潮，便入內看看。

那時，投注站已有很多人，因為第一場快要開跑，整個大堂，塞滿了人，有人在看電視，有人仍在刨馬經，有人聽收音機的馬評，還有更多人排隊投注。

白家維與亞漢走到大堂，只見亞明一個人。

亞漢上前，輕聲問道：「亞恒呢？」

「他入了廁所。」

白家維聽了，道：「他去了多久？」

亞明道：「我想……」

亞漢道：「沒關係，留下一個人也好。」她示意白家維，白家維立時也明白。

他逕往洗手間。

洗手間也滿是人，幸好這地方大，也有空氣調節，廁所格數也多。

第一場快要開始，因來的人匆匆，離開的也匆匆。白家維看見一個人，站在其中一格廁所之外。

他覺得奇怪，因為很多格廁所都空了，他站在外面等，他在等什麼？

白家維不動聲色，他看着那人，也一邊搜索亞恒是否在這廁所之內。

並沒有亞恒的踪影。

他等了一會，那格廁所終於有人出來，正是亞恒。

亞恒把一個手提電話交給了那個在外邊等待的人，並且把十元遞與那人。

那人道：「不用了。」

亞恒道：「不好意思，借用了你的電話這麼久。」

看來他們並不相識，亞恒硬要那人收十元，那人也無可奈何的收了，亞恒迅速地離去。

白家維趁他離去之後，上前截着那個有手提電話的人，問道：「你認識那人？」

那人有點愕然，道：「你是誰？」

「我是警察……我是想你合作，答我一個問題，你認識他嗎？」

那人搖了搖頭。

「那你為什麼借電話給他？」

「因為他說有急事，借無線電話給人應急，也不是什麼罪吧！」

那人有點晦氣。

「當然不是，謝謝你！」

白家維出了廁所，來到投注大堂，只見亞明與亞恒緊守崗位，但不見了亞漢。

他正要找亞漢，亞漢便出現，道：「有發現？」

「他在廁所內借用他人的手提電話。」

亞漢道：「聽到他說什麼？」

「沒有。」

「但很明顯，他可能是內鬼了。」

「希望他不是。」

不過，他們仍然回到總部，把事情告訴了兩位探長，兩位探長也認為這位亞恒，嫌疑極大。

蔡探長道：「不知道他通知了匪徒什麼？」

「無論什麼也好，我們不能讓他繼續參予工作。」

白家維道：「我們不能用太明顯的辦法，否則他有所懷疑，我們的工作，會受破壞。」

亞漢道：「探長，你可以調他們回來。」

「用什麼藉口？」

眾人想了一會，亞漢道：「說這裏不夠人手。」

「那麼，投注站內改派什麼人？」

郭明道：「如果你信得過我，我在這裏也有一大段時間，我也想出去伸展一下筋骨。」

「好極！」

於是，蔡探長用對講機，向亞明、亞恒說明了人手問題，遣派郭明與另一個同事小李一同往頂替。

亞明與亞恒立刻回來這個臨時總部。

亞明似乎沒有什麼表示，但亞恒却顯然有點不安。

蔡探長故意刺探他，道：「你不喜歡這裏？」

亞明道：「不，我認為這裏更好，有得坐下來，而且沒有什麼危險。」

亞恒並沒有作聲。

莫探長道：「你不喜歡？」

亞恒搖了搖頭，但沒有出聲。

亞明道：「亞恒喜歡賭馬，在這裏沒有馬看，有點心緒不寧吧！」

莫探長道：「你們在那裏也不能賭馬。」

亞恒道：「不，我們只看看。」

亞明笑道：「有得看也好。」

亞恒也尷尬地笑道：「是的。」

莫探長道：「你們忍耐一下，破了這宗案，我請你們去一次，坐包廂，包保滿意。」

兩人再沒有說下去。

轉眼到了下午五時，街上行人非常多，投注站內的人，也沒有減少。

白家維與亞漢兩人一直負責巡邏，原來匪徒並沒有什麼動靜。

這一天，賽馬的結果是場場爆冷，在場的人贏的少，輸的多，不過，誰也沒有離開的意思，因為有賭未為輸，他們都寄望在下一場。

下午六時，還有兩場馬，整個賽事便完成。

仍然沒有什麼動靜。

蔡探長與莫探長一直非常忙碌，他們一邊監視投注站，一面監聽着附近警方發出無線電的情形，這樣，他們可以了解整個環頭的情況。

經過了差不多五六小時的工作，他們都有點疲倦。

白家維與亞漢一直沒有停下來，他們一時出了外面，一時又回到這臨時總部。

大家都似乎有些洩氣。

雖然沒有人說出來，但大家心裏都有這一個疑問：「難道匪徒不會出動？」

白家維有點不安，亞漢與他工作了這一段日子，知道他們心意，便安慰他道：「我有信心他們一定會來的。」

「我希望你的信心實現。」

六時三十分，街道上的人更加熙來攘往。

有些人趕回去吃晚飯，有更多人携男帶女出外吃晚飯，投注站附近更擠滿了人。

突然，街尾那一邊，起了一陣哄叫。

一輛白色的房車，自那邊一直向投注站這一邊衝來。汽車像脫繮的野馬，完全不受控制似的，撞向路旁。

路旁有一個巴士站，上面站滿

了行人，一時之間，所有行人各自走避，那些走避不及的，倒在地上。

那汽車雖然撞倒了一些人，但並沒有停下來，反而彈向另一邊，看來好像司機突然扭軚，汽車又再撞向離巴士站不遠之處的一個安全島地方。

那安全島上也有不少人站着，等待着過馬路，有些人爲了走避，不顧一切，那知道另外一面的汽車已到，那輛小巴，控制不及，撞倒了一些橫過馬路的路人，但司機仍在危險十分緊張之中煞掣。

這一急煞掣，使後面幾輛車估計不及的汽車又要急煞，一時之間，幾輛車撞在一起。

而那輛最先衝過來的白色房車，撞過了安全島之後，再撞向另一邊相反方向的車叢之中，才停了下來。

一時之間，這條大路亂成一片。

從白色房車開始橫衝直撞，被撞倒或者擦過的汽車足有十輛以上，當它撞向巴士站，已經傷了十多個路人，再彈向安全島之時，又傷了十多人，然後再撞向相反方向的汽車叢中，受波及的汽車有十多輛。

一直在監視投注站的兩位探長、白家維與亞漢被這突如其來的車輛災禍，也嚇得口呆目瞪。

「究竟發生了甚麼？」亞漢叫道。

白家維也道：「我們出去看看！」

所有的警探都奔了出去救人。

街道上非常混亂，很多人躺在地上，血流披面，更有一些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被撞倒或波及的汽車，都已停了下來。

其中有些司機，並沒有受傷，紛紛走了下來，協助一些被困在車內的人。

那輛白色的房車，夾在其他汽車之間，司機似乎已昏了過去。

一時之間，人聲鼎佛，有人大叫，有人找人，有人救傷，有人被嚇至呆得不知所措。

警察很快便出現，不過，那個警察也被當時的情形，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很快便有其他巡邏電單車到，四邊都响起了警車的警號。

白家維與亞漢走向人羣之中，看見一些流血的人，實在忍不了，也停下來幫忙。

突然，他們看見投注站那旁邊的街道，駛出了一輛汽車，那輛汽車不除不疾，在這混亂的當兒，並不怎樣起眼，不過，那輛車的車牌有點面善，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

兩人突然相對的叫了起，道：「假車牌！」

原來當日他們在投注站查察形勢的時候，便看過這假車牌，並且把這個車牌在運輸署及警方資料室核對過，這個車牌是一個沒有登記的車牌。

兩人也同時叫道：「上當！」

白家維道：「他們可能還不知道！」

亞漢道：「我們先入投注站看看！」

兩人奔過了喧鬧的人叢，入了投注站。

這時，最後一場馬已跑了，人們都聚集在電視機旁看賽馬等候派彩，他們都在議論紛紛，議論着剛才的賽事。

他們似乎都不知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不知道投注站內部發生甚麼事。

因爲人人都看着電視機，因此，沒有人注意到投注站內部的情形。

「爲甚麼一個人也沒有？」白家維自言自語地道。

「奇怪，實在奇怪，投注站內部，眞的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去了那裏？」

亞漢走近，叫了一聲。

她先看見有一隻手自櫃位底下伸了起來。

亞漢走近，看見那櫃位下面伏了一人，她叫道：「發生了甚麼事？」

「打……打……劫！」那人聲音戰抖。

接着很多人都從櫃位下面慢慢伸頭出來，然後有更多的人站了起來。

原來，他們是被喝令伏下。

「被打劫——被打劫——」

一時之間，被打劫之聲彼起此落。

白家維與亞漢拿出了證件，道：「我們是警察！」

有人叫道：「他們從後門處逃走了！」

白家維道：「快開門，讓我來看看！」

那些人猶豫，不敢稍動。

突然傳來嘩然的聲音，原來最後一場已有了結果，派彩亦已公佈。

中了的幸運兒，都一窩蜂的擁到櫃位面前，等候派彩，不過，他們都發覺，投注站內的職員，全不對徑。

白家維與亞漢兩人，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實在太忙亂，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想過，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他們竟然連通知兩位探長也沒想到。

這時，他才猛然醒覺似地，亞漢拿出了對講機，道：「探長，出事了！」

「甚麼？」

「看來賊人已經下手劫了投注站，並且可能已逃之夭夭。」

「你們在那裏？」

「投注站內部，快來！」

兩位探長聽了，互望一眼，一時之間，他們也實在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因爲他們眼前這一宗大車禍，還沒有了結，竟然接到了投注站已被打劫的消息！

不過，他們仍以第一時間，來到投注站。

那時，有些人開始鼓噪，因爲他們已排隊十分鐘，仍然沒有派彩。

白家維已找到了投注站的最高負責人高經理，他被匪徒打了兩拳，受了輕傷。

高經理道：「我們已被劫去所有現款，我們怎樣派彩？難道……」

亞漢道：「完全被劫，一些也沒有剩？」

有人拉開了抽屜，道：「一毫子也沒剩！」

裏面一個大夾萬也被打開了，很多文件被撒開，佈滿了地上，而夾萬之內，眞是一張鈔票也沒有。

這時，兩位探長已到。

他們入了投注站櫃位內，高經理更與白家維、亞漢兩人討論怎樣對付這目前的情形。

蔡探長道：「情形怎樣？」

「有三個匪徒，跟着送外賣的進來，先打傷了一個人，然後低聲喝了一聲打劫，先劫走那些投注窗口的錢，然後又再用槍指嚇我，要我開夾萬，我稍有猶豫，已吃了兩拳，我只好開夾萬，他們把錢全拿走了。」

外面傳來情勢洶湧的聲音，他們要求派彩。

高經理道：「我還是請示上面！」

蔡探長道：「我看不用了，請示上面，就算他們要運錢來，也要一段時間，而這裏已發生劫案，我們一定要小心勘查，這些人在，我們做得了甚麼工夫？」

他想了一想，對高經理道：「這裏可有播音系統？」

高經理道：「有！」

「快向外面廣播，說這投注站內，發現了可疑物體會爆炸，叫他們立即疏散，明天才來派彩！」

高經理點點了頭，吩咐了一個職員，向外宣佈。

那職員道：「各位，因爲本投注站內突然發現了可疑物體，可能發生爆炸，請各位盡快離開，避免發生危險，派彩日後才補派！」

一時之間，人們鷄飛狗走，幸好這個投注站設計極佳，有很多個出口，人們迅速疏散，也沒有發生甚麼意外，不過，外面的車禍，早已引起了混亂，再加上這一批流散的人，眞是亂上加亂。

經過一番盤問後，他們所得出來的結果，與剛才高經理簡單的叙述也沒有甚麼大分別。

一共是三個匪徒，他們沒有幪面，進入投注站櫃位內靠一位送外賣的人。

那個送外賣的人，與投注站之人十分相熟，他經常也在這個時候送外賣來。

蔡探長問道：「爲甚麼快要完場，才叫東西吃？」

高經理道：「其實派完了最後一場，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計數，數錢，埋數……與銀行一樣，我們並不是投注站關門了便可以走，一直工作至——以今夜來說，一定要到八時，然後，我們等解款車來到，我們才算完成這一天工作。」

「損失多少？」蔡探長問。

「應該有三千萬元！」

「三千萬？」

「是的，今天情形較爲特殊，因爲是黃昏馬，其實應該說是由下午跑到夜晚，一共是十場。」

「比平時多了兩場？」

「因爲場數多了，而且是糧頭！」果然，人們出了糧之後，勇敢博殺！

他們點算了一下，只有一兩個要入院敷藥。

莫探長、蔡探長、亞漢與白家維檢討了整件劫案，匪徒可以在警察監視之下，可以順利打劫這間投注站，可算是剃盡這一組警探的眉毛。

「這一次的劫案組織嚴密，不消幾分鐘，便可以拿走三千萬元，這種手法，當然是職業手法。」

「還有——車禍！」白家維道。

「是的，我想這車禍其實是一場掩眼法。」亞漢道。

蔡探長道：「我已下令拘捕那個司機，引起車禍的司機！」

「他也受了傷，入了醫院。」

「傷勢可嚴重？」

「醫生還不敢肯定，因爲他腦部受了震盪，要留院觀察，外表似乎沒有甚麼傷！」

「這一大場車禍，他竟然沒有甚麼傷？」

「那有可能，也許這個司機也是打劫匪徒的一份子！」亞漢這話，其實早已在各人心中，當她說了出來，每個人更相信這是事實。

這時，兩件大案同時發生，聞風而至的記者，不斷在探訪拍照，

連電視台也架起了射燈，一方面方便他們自己拍攝，另外一方面也方便拯救外面車禍受傷的人。

當兩位探長與亞漢白家維四人從後門出去，他們仍被記者包圍，使他們無法多走一步。

記者搶着發問：「匪徒打劫了多少錢？」

蔡探長道：「暫時無可奉告。」

記者依然不斷地追問：「有人受傷嗎？」

「無可奉告。」

有一個記者道：「有人揣測，外面的車禍，與投注站裏面的劫案，時間配合極好，是否兩件案是有關連的？」

「無可奉告。」

他們千辛萬苦才可以上到車上。

亞漢開動了車，幾經辛苦，在攝光燈猛閃之下，才衝出了人羣。

因爲車禍現場仍有很多新聞價值，記者並沒有再追上來，他們才舒了口氣。

蔡探長道：「那些記者的新聞觸角也厲害！」

「他們不是我們局中人，也有這個聯想，實在厲害！」

白家維道：「也因爲我們在局中，只記掛有人要打劫投注站，所以才忽略了這一點！」

亞漢道：「找到這個司機，便可清楚一切。」

他們一直往醫院的拘留病房。

那個司機是個年輕人，當他們進來，他立刻閉上眼睛，佯作睡了。

亞漢上前道：「老友，不用詐睡了。」

那人並沒任何反應。

白家維道：「你故意製造車禍，傷及這麼多人，你可能被控謀殺！」

白家維是誇大其詞，不過，那司機立時有了反應，睜大了眼，叫道：「我不是故意製造車禍，是他們叫我這麼做，那些人都是演員！」

「甚麼？這一大條馬路，車這麼多，人這麼多，怎會是演戲？」

「他們是這樣說。」

「他們？他們是誰？」

「他……他是一個導演。」

「誰？姓什名誰？」

「我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一定有人與你接觸！」

「有，一個叫亞安的人。」

「亞安，他是導演？」

「不，他說他是製片。」

「你本身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特技人。」

「什麼名字？」

「我叫李運明。」

「怎麼我沒有聽過你的名字，」亞漢道：「我也認識很多特技人。」

「如果我是個出名的特技人，也輪不到我接這個戲來做！」

「爲什麼？」

「太高難度，要一個人開車，撞向巴士站，然後再上安全島，又再撞入車叢之中。」

「你竟相信這是一齣戲？」

「是的，我一直相信，直到我從車上下來，沒有見到其他工作人員，我才知道，這不是一場戲。」

「那個亞安怎樣對你說的？」

「他說這一場戲，爲求迫眞，鏡頭將是隱蔽的，而這一條街，他說早已申請，作爲拍這一場實景之用。」

「沒有試過彩排？」

「沒有。」

「這麼危險你也敢做？」

「就是沒有人敢做，才輪到我！」

亞漢道：「經過這一次，你成名了！」

「是嗎？」

「因爲你將會被控謀殺，每張報紙都會有你的名字，那麼你不是一夜成名？」

「不，不不不……我不是謀殺！」

「你怎麼說也沒有用，事實你傷了多人。」

「我眞的以爲是拍戲！」

「那要看那個法官怎樣看，你以爲他會相信……除非有人證！」

「有，那個製片亞安！」

「他在那裏？」

李運明茫然一會，才道：「我不知道，我只有他的傳呼機號碼……」

白家維示意亞漢去打電話，又道：「李運明，其實你還有其他控罪！」

「什麼？」

「打劫！」

「打劫？」他幾乎整個人也彈了起來。

「你的車禍，引開了警探的注意力，而那些匪徒已在投注站劫去了三千萬元！」

「什麼？你在開玩笑！」

「你不相信？你才在開玩笑。」

「怪不得他們指定我要在那個時間，據說要配合劇情需要……我上了匪徒的大當。」

「不要再做戲，你們根本是同一黨！」

「不，不，我眞的是一個特技人。」

四人盤問了半個鐘頭，也沒有結果。

「那個亞安，你形容給我們聽一下！」

「廿歲左右的年輕人，身體很

健碩。」

亞漢回來，搖搖了頭，表示那個傳呼機號碼並沒有用。

李運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道：「我記得一個無線電話號碼，那是亞安給過我的！」他拿出了一個記事簿，左翻右翻，幾經辛苦才找到。

「咦，這個電話很熟！」亞漢道，她想了一下，從衣袋中拿了一張照片出來。

「你見過這個人嗎？」

「亞安，眞是亞安。」李運明叫了起來。

亞漢道：「是勞小安。」

白家維道：「換句話說，眞是他們那幫人做的！」

蔡探長道：「我們走！」

四人迅速離開了病房。

蔡探長道：「我想他們走不得多遠，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他們可能回了木頭村。」

莫探長道：「是的，大有可能，因爲他們是慣匪，他們明白，最危險的地方，可能最安全！」

「我們四人去？」

蔡探長道：「我們先去看形勢，也許他們並沒有回去也說不定！」

莫探長也同意。

於是，他們四人朝着木頭村而去。

＊ ＊ ＊

木頭村內，那間三樓，雖下了厚厚的窗簾，但在外面仍可察覺在內有燈光。

單位之內，撒滿了鈔票。

那四個人似乎有點瘋狂，不斷把鈔票從一個旅行袋拿出來，然後撒向天花板，讓鈔票慢慢飄下來。

「痛快，痛快！」其中一人叫道。

勞小安道：「爲我們這一次成功乾杯。」

四人舉起了啤酒罐，大口大口喝下。

「安哥，這次安排，眞是天衣無縫！」

「老九，其實我這次只是略施小計，便劫了這一大筆錢，最重要的不是錢……」

「安哥，最重要是什麼？」

「是剃那個什麼重案組的眉毛，他們一直監視那個投注站，以爲會把我們一起成擒，那知……」

眾人都笑了起來。

他們又再開啤酒，又再把鈔票撒了開來。

「那特技人最本事，配合得我們天衣無縫。」

「是的，那李運明，眞有潛質，安哥，你是那裏找到他的？」

「老鄧，這可算我眼光獨到，他是個特技人，卻未成名，肯捱肯搏，最好利用！」

老鄧道：「他沒有懷疑？」

勞小安道：「我想他而今躺在醫院，應該知道了事實的眞相了！」

老九道：「你與他接頭，有沒有什麼把柄在他手中？」

「沒有，我那個傳呼機已沒用……他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底細，拿了一萬元，早已歡天喜地！」

他們又再乾杯！

盲香道：「這裏究竟有多少錢？」

勞小安道：「你想知道？」

「當然想……」

老九道：「最簡單的方法，是自己去數一數！」他拿起了一大把鈔票，向天花板撒去，又讓鈔票慢慢飄下來。

老鄧道：「不用……我有個好方法！」

「什麼好方法？」

「有沒有收音機？」

「聽報告新聞？」

「對，他們自然會報出來，不用我們傷腦筋。」

勞小安在牆角處拿了一個收音機出來，開了電掣，不一會，果然有新聞報告。

「今天晚上，屯門發生了兩件非常嚴重的案件，其中一件是一宗罕見的車禍，一個司機，在接近屯門投注站之時，突然失控，撞上了行人道，然後再撞向一處安全島，當時街道的人極多，幸好沒有人死亡，受傷達七十人之多！」

眾人聽了，都嘩然起來。

勞小安道：「也算這個傢伙技術好，依我估計，沒有十人死，也會有八人亡！」

「不要吵，不要吵，聽下去！」

「另一宗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奇案，當車禍發生之時，投注站正在播放尾場賽馬的過程，三個賊人，乘着一個送外賣的工人，入了投注站櫃位之內，用閃電的手法，劫去了投注站所有投注金錢，投注站連最後一場派彩也無法支付，據馬會發言人稱，這次損失了三千一百萬元。」

「三千一百萬！」眾人同聲叫道。

勞小安道：「實在比我們預期的好！」

老九道：「好，好，好……」

老鄧道：「好什麼？說了這麼多好字，也不知你想說什麼？」

老九道：「最好的地方，是全都是舊現鈔，我們用這些鈔票時，不用擔驚受怕！」

盲香道：「你也會驚怕？老九，你分了錢，會怎樣？」

老九道：「去賭多幾舖！」

「又去大城市大京城那些地方

找些漂亮的女孩子？」

老九道：「不，不去了，我要回鄉下，有了這麼多錢，我在鄉下，可以稱王稱帝了。」

「咦，你有些轉性了！」勞小安道。

老九道：「不要再說這些了，我們好好睡一覺，明天醒來，分了錢，各自歸家。」

盲香忽然有些心虛的道：「安哥，這裏會否安全？」

「當然安全，警方曾經搜過我們這裏，都沒有再進一步的行動，就算他們知道這一宗大劫案是由我們做的，也沒有理由以爲我們會再在這裏！何況，他們對誰做這大案，仍在夢中！」

衆人一向十分佩服勞小安，既然他如此說，而且他自己也表現得非常安心，他們當然不再理會。

勞小安道：「快快好好睡一覺，明天起來，我們可以親身享受一下八百萬富翁的滋味！」

衆人撥開了地上的鈔票，找個角落，各自尋夢去，他們經過一天勞累，也喝了不少啤酒，很快便入睡。

＊ ＊ ＊

當燈一滅，白家維與亞漢，莫探長與蔡探長却開始緊張起來。

他們只有四個人，對付裏面也是四個賊人，他們不是普通賊人，全是悍匪，他們却沒有什麼把握。

最難估計的是，不知他們裏面究竟有多少軍火武器，及不知他們的武器厲害到什麼程度。

莫探長道：「我們還是請飛虎隊來，才採取行動。」

蔡探長也同意這個說法。

亞漢道：「我們怎樣通知總部？」

他們身上並沒有無線電話。

白家維道：「你們守在這裏，我去汽車裡打電話。」

「好，速去速回！」

白家維從黑暗之處走了出來，往村口的汽車去，他這突然的一動，却引起了幾聲狗吠。

這一吠却觸發了其他村內狗隻的吠叫！一時之間，似乎到處都有狗吠聲。

盲香被狗吠聲吵醒了，他當時也覺得有點內急，於是他起來往厠所。

他突然心血來潮，往前面大窗處一看，只見一個人影自村內走向村外。

盲香自言自語道：「這麼夜了還有人走來走去！」

他有些醉眼昏花，看見似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像幾個人，那時，突然又起了一陣風，附近樹木搖動，加上狗吠聲不絕於耳，一時之間，他作賊心虛，好像看到了很多人在外埋伏似的。

他心中一驚，醉意已去了一半。

他推醒了勞小安，道：「安哥，外面好像有很多人埋伏！」

勞小安被他這一說，也是吃驚，坐了起來。

盲香道：「你來，往窗前看看！」

勞小安往窗前去，正巧，他也看見了白家維從村外回到村內。

雖然他看不清楚那是什麼人，不過，僅憑這人移動迅速，身手敏捷，照理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夜歸人。

盲香道：「你看看，周圍也有人埋伏。」

其實，他只見樹叢搖晃，並沒有看到什麼人影，不過，在盲香指指點點之下，似乎眞是人影幢幢。

「叫醒他們！」勞小安道。

盲香往推醒老鄧及老九。

兩人惺忪的道：「這麼快便天光了。」

「可能是警察來了。」

「什麼？」二人立即完全醒了。

老九道：「爲什麼他們會來？你不是說過，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勞小安有些發怒道：「還說些什麼？他們要來，我也阻止不了他們，不過……」

衆人都看看他有什麼對策。

「快看我們有些什麼傢伙。」

盲香道：「我們的傢伙可多，有炸彈，有手榴彈，AK四十七也有三挺，其他長短火，有很多。」

「快去預備，我們好好的給他們看點顏色。」

四人迅速的拿了機關槍，手榴彈。

這時，白家維已回到亞漢與蔡、莫兩位探長處。

「怎樣？」

「他們答應立即派人入來，飛虎隊需要一段時間召集，但機動部隊已立即出動。」

「好極，我們還是忍耐一下。」蔡探長道。

有時想忍耐也不是易事。

勞小安伏在窗前觀看了一會，他看不見什麼，只見樹影搖動，看似多人，却又沒有什麼動靜。

勞小安道：「我們不能等下去，因爲他們在這個期間，人一定不會太多。」

「但看去却是到處都是人。」

「你還未醉醒。」

「如果他們有足夠的人手，他們還不先下手爲强？還在等什麼？這證明他們並不是有太多人。」

衆人也信服。

「不過，我們這樣衝出去，也不是辦法。」

「爲什麼？」

老九道：「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老九道：「我們有照明彈，我拋一個出去，一來可以立即看清楚附近是否有很多埋伏，二來也可以嚇他們一跳，我們再趁機突圍而出。」

「好主意。」

老九在那個小型軍火庫中，找出了一顆照明彈，他開了一個窗口。

白家維見那窗口有人動，便叫道：「小心，他們似有所行動了。」

話未說完，已是「砰」的一聲。

四人非常緊張，以爲他們拋下了什麼炸彈，那知滿天突然大亮，四人所伏之處，被對方看個一清二楚。

勞小安道：「沒有什麼，只有四個。」

「四個？他們四個，我們四個，怕什麼？」老九有點高興地道。

勞小安道：「是，不過，我們不用與他們硬碰，我們有足夠的炸彈。」

老鄧已開始預備手榴彈。

勞小安道：「我們在下手之前，收拾好地上鈔票，如果形勢緊張，各走各路。」

衆人盡快的收拾鈔票，因爲勞小安說過，有可能要各走各路，因此他們盡力收拾鈔票。可能再沒有均分的機會，於是，各人都忙着抓錢。

勞小安有點光火道：「將來我們還是要分的。」

不過，其他三人沒有理會。

終於，地上鈔票收拾得七七八八。

勞小安道：「老鄧，先給他們吃一個手榴彈。」

老鄧抓一大把鈔票塞在懷內，應道：「來了！來了！」

他拿起了一個手榴彈，一口咬掉了爆炸掣，便往前拋去，他膂力驚人，手榴彈直達剛才他們在照明彈下所看到四人所在的位置。

「轟隆」一聲，烟灰四起。

探長與其他人早已離開了那原來的位置，不過，這一下爆炸，足使他們心旋搖動。

勞小安見這一個手榴彈有效，雖然看不到是否有人炸傷，便道：「再來一個。」

老鄧應命。

那時，白家維道：「我們迫近那屋。」

亞漢明白他的用意，因爲他們在拋手榴彈，目標是遠處，近屋之後反而安全。

四人趁這塵埃還未落定之際，奔近屋前，各自找了一個可以掩護自己的有利位置。

第二顆手榴彈又爆炸了，幾棵大樹也倒了下來。

白家維眼利，一見有人衝出，便開了一槍。

老鄧只覺腿部有些痛楚，低下頭一看，只見血從腿部標出，他心內一震，又再拋出了一個手榴彈，然後，用機關槍盲目向外盲掃。

一時之間，子彈橫飛。

老鄧拋出第三個手榴彈，並不太遠，跌在地上，一直向前滾。

亞漢心中一凜，因爲手榴彈正朝他這邊來。

手榴彈還沒有爆炸，不過，正冒着煙，而手榴彈竟在她咫尺之處，停了下來。

手榴彈仍然大量冒煙。

亞漢非常害怕，可是，看着這手榴彈冒煙也不是辦法，如果要逃離，看來也沒有足夠的時間。

她不知道那來的勇氣，一衝上前，把手榴彈拾了起來，然後用力向老鄧處拋去。

老鄧見有人影移動，又再掃了一輪，那手榴彈却在子彈之間，來到老鄧面前。

當他還不知那是什麼東西，手榴彈已立時爆炸了。

又是「轟隆」一聲。

老鄧只覺腿部一痲，當他再看清楚之時，他發覺自己已沒有了一腿。

他登時昏了過去。

亞漢正在抹汗，不過，那時樓梯又有人影，她再開了一槍，却換回來了好多槍。

下來的是老九，他一閃身，一手把躺在地上的老鄧拉上了樓梯。

上面的勞小安道：「拉他上來做什麼？」

「不，他與我出生入死，我一定要救他。」

「救他？小心連你自己的命也沒有了。」

不過，老九依然把老鄧拉了上去，老鄧已是昏迷，左腿已全不見了，傷口大量出血。

老九把他懷裏的鈔票拿了過來。

上面的盲香道：「你一個人也拿不走所有鈔票，上來一人分一些。」

「不，我要替他暫時保管。」

「你其實想獨吞！」盲香怒道。

「不，不，我們千辛萬苦從上面來，就算他人不能回鄉，他的錢也要替他帶回。」

勞小安道：「不要再吵，逃命最要緊。」

這時，樓梯處又有人影閃動。

那是白家維，他看見老鄧留下了一挺機關槍，他冒險撲前，把那挺機關槍奪了過去。

上面子彈在白家維身邊擦過，他拿到了機關槍，趕快找有利位置。

勞小安叫道：「老九，快入屋內。」

他本來想拉老鄧入內，但看情形，他已奄奄一息，再沒有其他辦法。

勞小安道：「他們已攻近，亞香，在窗口向下掃去，爲老鄧報仇。」

盲香應命，拿起機關槍，往下掃射，老九也在旁，找了另一個手榴彈，向下拋去。

這一個手榴彈，立即生效，爆炸起來，連屋也動搖起來，老九道：「看看還炸你們不死？」

他們話未說完，一顆子彈從下面來，穿窗而入。

這子彈是蔡探長所射，他幾乎把窗前的老九射死，不過，他仍然有點幸運，只傷及他的額角。

老九痛了一下，發怒的往子彈來處掃射過去，蔡探長縮在一個牆角，只見四面火花四射，好像在燒焊的場所，火星四濺，槍聲更是震耳欲聾。

勞小安突然開了牆角一個收音器。

「各單位注意，立即趕往木頭邨。」

勞小安聽到這裏，向盲香及老九道：「我們一定要趁這個機會衝出去，因爲附近警車在通訊，看來他們眞是只有四人，這時不衝，待他們大軍一到，我們將死無……」

他不敢再說下去。

「我們從後門走？」

「再用以前的法子？」

「不能了，我們再拋幾個炸彈，然後趁這混亂的時間，往後而去，到了地面，才開機關槍互相掩護，只要我們到達那輛汽車，我們還有機會。」

在這時候，上面安靜了下來。

莫探長知道，這安靜的一刹，正是他們所圖謀，他一個滾身，往屋後去。

白家維也有相同的想法。

他也從一個屋角奔到另一個屋角，直到後面，他們兩人各據了有利位置。

突然，又有手榴彈扔了下來，而且不止一個。一連串的爆炸聲，使人有點天搖地動的感覺。

爲了避開這些爆炸，蔡探長與亞漢亦閃身向橫邊而去，他們都看見了白家維。

白家維示意他們蟄伏下，並示意莫探長也在另外一邊，他們都相信歹徒正想從後面衝出。

果然，盲香第一個衝了出來。

蔡探長一槍射出，可惜，只擦傷了他的肩膊之處，盲香轉身過來，一輪機關槍掃過來。

白家維見情勢不對，也開機關槍向盲香射去，他在子彈橫飛當中，整個人搖搖擺擺的倒了下去。

老九也撲身出來，後面有機關槍掩護。

莫探長在另一邊，他向來冷靜，槍法如神，他一扳按掣，已射中老九。

老九中了子彈，身不由己的撲向前面，與盲香兩人倒作一團，看來再沒有什麼反抗能力。

而今又到了勞小安。

突然，有人叫道：「我投降！」

衆人緊握手槍。

只見勞小安雙手高舉，身上掛了兩個旅行袋，看來是沉甸甸的。

他高舉雙手，叫道：「你們不要開槍，因爲我身上有八個手榴彈，一旦爆炸，附近所有人無一倖免。」

他說話非常鎭定，而且腰間的確是掛有幾個手榴彈。

他高舉雙手，雙手內其實也有兩枚手榴彈。

在這情形之下，當然沒有人敢動。

勞小安道：「我一個，你們四個，我死了還有賺。」他一步一步往外面走。

當他路經盲香及老九之處，還有一袋鈔票，他竟然從容的俯身拾起。

他似乎向兩個死屍說了一句話。

突然，老九醒了過來，他一手拉着勞小安，勞小安以爲他們已死，怎麼也預料不到有此一着，一時之間，被這死力一扯，整個人倒了下去。

這一倒，不知是否壓着了一些訊管。

「轟隆轟隆……」

莫探長、蔡探長、亞漢與白家維趕快伏下在地上。

碎石如雨下，他們耳邊只有轟轟隆隆的聲音，什麼也聽不到。

當衝鋒隊來到之時，那座樓已塌了一部份。

飛虎隊亦趕到，但他們已無用武之地。

現場地上撒滿了一地鈔票，有很多因被火燒了，變成一半是灰燼。

四個亡命匪徒都失去了性命，而且屍體不全。

亞漢與白家維成了英雄，不過，他們都低調處理，而今，他們已是獨當一面的探長。

(全文完)

俠血英魂

新派湖海恩仇錄／凌　魂・文　可　飛・圖

湔雪沉冤　血灑沙場

上文提要：皇甫華得父親傳授，不但武藝高强且才華超人。一日皇甫仁命皇甫華穿上胸前綉有寒梅的長袍，再交給他一柄鐵骨摺扇，要他尋找生母凌氏與孿生兄弟。皇甫華來到杭州，他所到之地均發生命案，每個死者胸前必有一朵銀製小桃花，這使皇甫華疑惑不已，便對新結識的丐幫朋友楚靈叙說，兩人探究其因……

在驛道附近，爲恐驚世駭俗，皇甫華不敢過份顯露輕功，僅將步子加快，這是已非常人所及了，刹那間，便剩得個小黑點。

他估計着這一陣飛馳約莫已有五六十里，這才緩下脚程，抬頭一望，見前面不遠山環水繞中，疏疏落落有十餘戶人家，竹籬茅舍，小橋流水，那份寧靜、和諧，眞不啻是世外桃源。

他正看得入神，不知什麼時候一個身穿淺藍色長衫，手搖洒白金摺扇的年輕人已含笑站在他面前，很禮貌的彎彎腰道：「承兄台賞面應邀，使凌飛感到萬分榮幸。」

皇甫華着實的吃了一驚，暗責自己怎的如此疏忽忘神，待他眼光落到凌飛的臉上，心裡更是猛然一震，暗忖：「眼前這個年輕人，除了衣服顏色不同，簡直就是自己的化身嘛，難道……」

他心裡風車一般的疾轉，定了定神，才抱拳道：「承凌兄折柬相邀，不知有何見教？」

凌飛用手指一座茅舍道：「那是寒舍，站着說話，也非待客之道，如蒙不棄，請至寒舍待茶。」

皇甫華仍然目不轉睛地盯在凌飛臉上，口裡却漫聲應道：「哪裡，只是無故打擾，心感不安。」

「如此，凌某爲皇甫兄帶路了。」

走進茅屋，客堂中的方桌上已經泡好了一壺茶，擺着兩隻空杯子，兩人在方桌兩旁落座後，凌飛爲皇甫華斟了一杯熱茶，皇甫華輕輕地啜了一口，只覺清芬撲鼻，不禁連聲讚道：「嗯，好茶，眞是好茶！」

凌飛道：「這是家母親自烘焙的武夷毛尖……」

皇甫華放下杯子，抱拳說道：「眞失禮得很，在下理應先行拜見令堂大人才是！」

凌飛也抱拳道：「家母久患脚疾，行動不便，常年都躺在床上，怎敢勞動皇甫兄……」

「腿疾？」皇甫華突然想到「武學搜奇」中的療傷篇，不禁問道：「是與生俱來還是……」

凌飛雙眉皺道：「不瞞皇甫兄說，家母也是練武的人，只因爲苦練一種『無極玄功』，不愼走火入魔，致兩腿完全僵硬，痛苦萬分……」

「飛兒！」是從裡面房間發出的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她的聲音雖然顯得蒼老，但是中氣却異常充沛，「外面是誰來了？」

「娘，是孩兒請來的一位朋友。」

「哦。」

「凌兄，」皇甫華正色道：「既承你將在下當作朋友看待，就請引

見在下拜見令堂，而且在下略知醫理，也許對令堂有所幫助。」

凌飛道：「既然如此，凌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房間之內開了一扇很大的窗戶，光綫倒很充足，皇甫華隨着凌飛走進房內，見木榻上斜倚着一個中年婦人，她臉色紅潤，兩目中神光奕奕，正凝視着自己，這時候，他不禁心中一動，油然而生出一種孺慕之情。

「請……坐！」中年婦人內心似是異常的激動，雙目也泛出淚光，但她很快的轉過臉去稍稍拭乾了。

「小侄皇甫華拜見伯母。」皇甫華內心也有種激動的感覺，而且情不自禁的雙膝一跪，拜了下去。

慌得凌飛一手抓住皇甫華的胳臂，急道：「皇甫兄，你我萍水相逢，家母豈能當你如此大禮？」

皇甫華拜罷站了起來，就在木榻旁邊一張椅子坐下來，凌飛却坐在他娘的榻邊上。

「皇甫公子府上在哪裡？」中年婦人抑制住激動的情緒後，才目注皇甫華輕聲地問。

「小侄祖籍涿鹿，現隨家父，寄居舒城。」

「府上有些什麼人？」

「就只小侄和家父相依爲命。」

「令堂呢？」中年婦人問這句話時，聲音已有點顫抖，兩眼淚光隱隱的凝視着皇甫華，充滿了冀望的神情。

皇甫華也黯然道：「小侄此次離開舒城，正是奉了父命，出來尋找家母的。」

「哦，皇甫公子，老身有句很冒昧的話，不知該不該問？」

皇甫華道：「伯母請不要客氣，有話儘管問吧！」

「皇甫公子，你當眞是姓『皇甫』的嗎？」

皇甫華聽得一愕，張着迷惑的雙眼望着中年婦人道：「伯母，您老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姓氏還有假的嗎？」

「嗯！『皇甫』二字只是『黃虎』二字的諧音，如果老身猜得不錯，令尊之名一定是黃虎仁了。」

凌飛冷眼旁觀，對他娘的反常舉動，感到異常納悶，這時不禁插口問道：「娘，黃虎仁是誰？」

「伯母……您……」皇甫華也不禁感到萬分驚詫。

中年婦人瞪了凌飛一眼，又轉臉指着皇甫華身上所穿胸前綉着一支淡紅色的寒梅的白綢長衫道：「這件長衫可是你娘留下，由你爹轉交給你的？」

「是的。」皇甫華更加驚詫了，兩眼緊緊盯在中年婦人的臉上：「爹還特別叮囑，要小侄時常穿在身上，對尋找家母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那令堂一定是『慈航女史』凌素心了！」中年婦人說到這裡，早已飽含着的兩眶熱淚再也無法抑制，登時汩汩的流了個不停，語聲哽咽，身體也因過份激動而顫抖了起來。

「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凌飛因對自己的身世並不明瞭，才會被這「母子會面」的感人場面，鬧得滿腹疑雲，一頭霧水。

皇甫華這時候已經心中有數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悲的撲了過去，跪在中年婦人榻前，悲聲道：「您……您一定是華兒的娘了！」

中年婦人——凌素心也俯身一把摟住皇甫華雙肩，泣道：「華兒，可憐的孩子，娘想你，想得好苦啊！」

「娘……」皇甫華在他娘的懷中，低聲飲泣，雙肩不停地抽搐，這是他自懂事以來，初次嚐到了溫馨的母愛，內心無比激動，此時無言以對，只是一味低聲飲泣呼喚着：「娘！」

凌飛在一旁目定口呆，這突然的變化使他一時手足無措，不過，他雖不明就裡，但場面的感人，使他也不自覺的流下兩行熱淚。

過了很久，很久……

凌素心終於坐直了身子，一手擦拭滿臉淚痕，一手慈愛地輕撫着皇甫華的頭頂，聲音哽咽的道：「華兒，快起來，你們兄弟倆也該談談。」

皇甫華依言站了起來，用衣袖拭去臉上淚漬，然後伸出雙手，目注凌飛低呼了一聲「飛弟！」

凌飛遲疑一會，終於伸出雙手和皇甫華的雙手緊緊握着，他也以充滿迷惑的眼光望着皇甫華，既不招呼，也不說話。

凌素心望着這一雙孿生愛子，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欣慰，但想到前塵往事，又不禁自心頭湧起無限惆悵和凄涼。

「華兒、飛兒，你們都坐下來，」凌素心拍拍榻沿道：「娘給你們兄弟說個故事。」

皇甫華、凌飛，心裡明白，這故事一定對他們有着切身關係，於是依言在榻邊坐了下來。

* * *

「這已是二十年以前的一段掌故了。」凌素心兩道眼光穿過窗戶，望向那偶然有幾片白雲飛馳的晴空，回憶着道：「那時候，武林中剛經過一場血腥浩劫，各門各派的精英幾乎全在這場劫難中損失，所以浩劫數年後，便相繼關閉門戶，休養生息，藉以恢復斲喪殆盡的元氣。

「這樣一來，頓使莽莽江湖失去了領導的重心，所謂『山中無老

虎，猴子稱霸王』，一班平日不爲人注意的武林朋友，這時候却都出人頭地，一個個顧盼自雄，唯我獨尊，頓時將武林攪得一片烏烟瘴氣。

「桐柏八雄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乘機崛起，想不到竟然主宰了江南武林十餘年，儼然成了一方霸主。

「諸暨五池山，俗名小雁蕩，那裡隱居一位精通百草的老人，與老妻弱女，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

「老人姓凌，名維鋼，那時年已望六，他不但精通百草，對於醫理亦有極深研究，武林朋友聞名求訪者的頗不乏人，後來送了他一個『百草先生』的雅號。

「百草先生夫婦有一身極高的武功，他們那唯一獨生愛女凌素心，在父母的悉心培植之下，更兼兩家之長，自然青出於藍勝於藍，冰寒於水了……」

皇甫華和凌飛聽得極爲入神，凌素心嘆了口氣，目光在一雙孿生愛兒臉上掃了一眼，心中頓生無窮感慨，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凌素心自幼即許配給涿鹿『神扇大俠』黃鳳翔之子黃虎仁爲妻，雖然都已屆完婚年紀，只因關山遙阻，所以將這件事拖延了下來。

「凌素心雖然從未身入江湖，但江湖上却盛傳她的美艷，甚至渲染得足可比美王嬙、西子。

「那時桐柏八雄中老二——『毒劍』歐陽丕正好喪偶，聽到這個傳聞，便託他們八雄中之老大『笑面無常』何曉春到小雁蕩求親，却被『百草先生』婉言拒絕了，因之歐陽丕懷恨在心，時思報復。

「正在這時候，盤踞天目山天目五虎大張旗鼓，欲和桐柏八雄一決勝負，以決定江南武林領導權誰屬，結果天目五虎雖然勢遜一籌，但也糾纏了兩三年，才被桐柏八雄徹底解決，而歐陽丕對『百草先生』的報復，也因之而遲了兩三年。

「也就在桐柏八雄和天目五虎火拚之初，黃虎仁却悄然單人獨騎到小雁蕩，和凌素心擇吉成婚，而且暫住在岳家。

「第二年，凌素心一舉雙男，長名華，次名飛，因『百草老人』凌維鋼沒有兒子，便將次子過繼凌家承繼香燈。

「一家熙熙和和，閒來逗逗孩子，本是天倫樂事，但黃虎仁靜極思動，想到江湖上去走走，做點有意義的事情。

「行俠仗義，本來是武林人的本色，凌素心也是武林兒女，雖然夫妻情重，却也不便阻攔，『百草老人』夫婦見愛女業已首肯，自亦無話可說。

「黃虎仁出道不到一年，已是聲譽雀起，使得雄霸江南的桐柏八雄也爲之黯然失色。

「而這時也正是桐柏八雄和天目五虎作殊死戰的時候，雙方都極力籠絡黃虎仁，希望收歸己用。

「但黃虎仁爲了造福江湖才身入江湖，對他們那種圖霸江湖的野心，自然深惡痛絕，不過他自知本身力量太過單薄，不能和他們雙方正面爲敵，只是一味虛與委蛇。

「結果天目五虎被桐柏八雄瓦解了，從此江南武林也就成了桐柏八雄的天下，以一方霸主自詡。

「不久，歐陽丕也得到了凌素心于歸的消息，其夫婿也正是他們過去想籠絡的黃虎仁，歐陽丕是又恨又妒，處心積慮的想加以報復，終於讓他想出了一個『一石二鳥』的毒計，將凌家害得家破人亡。」

這雖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凌素心創痕太深，時間並未沖淡她的記憶，至今猶歷歷如在眼前，她內心已無法保持平靜，本來紅潤的臉色突然變得慘白，眼睛佈上一層紅絲，淚光在眼眶中閃動，臉上的肌肉抽搐，說話的聲音也在顫抖。由此可見，她此際的心情如何的悲慟，如何之激動。

「娘！」皇甫華低聲呼喚，臉上神色雖有剎那的劇變，但很快又回復了孺慕依依的神情：「您先歇一會兒吧……哦，聽飛弟說，娘的雙腿……」

「嗯！僵了！」凌素心體會到愛子的一片孝心，深深嘆了口氣，使情緒平靜下來，緩緩道：「是練功不愼，走火入魔，已經十幾年了。」

「娘既精通醫理，怎未醫治？」

「藥方娘是知道，但藥引難求也是枉然！」

皇甫華沉吟片刻，搖搖頭道：「孩兒也知道一個藥方，只是……」

「是不是也是藥引難求？」凌飛接口問道。

皇甫華點點頭，凌飛又道：「我想華哥的藥引子，可能和娘的藥方一樣，要用千年雪蓮爲引。」

「對，正是要用千年雪蓮爲引，可是……」皇甫華神情沮喪的噓了一口氣，又說道：「千年雪蓮可遇難求，咱們只有另想辦法了，啊！娘，您可知道還有其他什麼方法嗎？」

「有！」凌飛道：「只恐怕比千年雪蓮還難求。」

「有方法總是好的，多一個方法，就多一分希望，飛弟不妨說說看。」

「是一種失傳幾十年的武功，你想這不是比千年雪蓮還要難求嗎？」

「哦！」皇甫華心中一動，暗忖

：自己從「武學搜奇」所學得的幾種武功絕學，爹曾說過這已是失傳數十年的武學，莫非……

他想到這裡，目光一亮，問道：「飛弟，那到底是什麼武林絕學，竟如此難求！」

凌飛神色莊重的沉聲道：「是一種至剛至大，渾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氣神功』！」

「啊！」皇甫華喜極而呼道：「飛弟，娘的雙腿有救了！」

凌飛不禁展顏笑道：「華哥哥是知道誰練過這種神功呢？」

「愚兄就曾練過，只是……」皇甫華說到這裡，又忽然雙眉一皺，道：「愚兄對療治傷毫無經驗，心裡着實害怕得很。」

凌素心又喜又驚的問道：「華兒，你怎會有此機緣，竟學到這種至高無上的武學，恩師是誰？」

皇甫華道：「孩兒沒拜什麼師父，是從一本『武學搜奇』上學得，上面除了記載『浩氣神功』修練方法之外，還有兵刃、指掌和驅毒療傷名篇。」

凌飛忽然大聲道：「華哥，書呢？」

皇甫華聞言一愣道：「書？你說什麼書？」

凌飛道：「那本『武學搜奇』呀！」

皇甫華「哦」了聲笑道：「那本書藏在三角山，沒有帶在身邊，飛弟，你可是有意……」

「不，」凌飛急道：「小弟並無意書上武功，只是想請華哥快看看療傷篇的記載，趕緊給娘醫治雙腿！」

「哦，這個愚兄倒是背得滾瓜爛熟了。」皇甫華道：「愚兄所擔心的，唯恐經驗不夠，反使娘受痛苦！」

凌素心慈祥的笑道：「書本上的記載，即是前人經驗的累積，華兒倒不必為這個擔憂。」

「娘既然這樣說，孩兒就勉力一試吧！」皇甫華神色凝重，又向凌飛道：「飛弟，就賴你給愚兄護法了。」

說完，輕輕揭去蓋在娘腿上的薄被，然後按照「武學搜奇」療傷所記載方法，凝聚功力，運指如飛地先點了「環跳」、「風市」、「中瀆」、「陽交」、「懸鐘」、「地五會」等十餘處足少陽膽經上的穴道。

凌素心這雙腿因走火入魔，已僵硬了十餘年，神經線早已失去了知覺，但皇甫華每一指點下，居然奇蹟似的，雙腿竟然有了輕微的顫動反應！

片刻過後，皇甫華又將他娘扶着坐正，然後自己盤膝坐在他娘背後，雙手撫膝閉目垂簾，默運「浩氣神功」。

約莫盞茶光景，膚色愈見紅潤，而且週身散發出一片氤氳白氣，且漸聚漸濃，這時，他突然提起雙掌，輕輕地緊貼在他娘的「脊中」與「精宮」兩穴道上。

凌素心祇覺得有兩股陽和氣流，源源不斷地自「脊中」和「精宮」二穴注入體內，通奇經，透百骸，交滙於十二重樓，然後沿着足少陽膽經直瀉而下，直達「湧泉穴」再回聚十二重樓。

凌素心因雙腿經脈閉塞時間過久，雖經皇甫華以「純陽無風指」以開穴震脈之法，將閉塞的脈穴略於震開，但瘀血仍然塞阻在脈穴之中，阻滯了氣機的流暢，直至皇甫華源源注入她體內的陽和之氣，自十二重樓至「湧泉穴」往返十數次後，阻塞的脈穴才稍許暢通，但已耗去了七八個時辰，皇甫華更是臉色慘白，精神也是疲憊不堪。

皇甫華收功時，順手在他娘的「黑甜穴」點了一指，並扶着她躺下來，才低聲招呼道：「飛弟，飛弟。」

凌飛雖在外面護法，其實他已悄悄進來看過幾次，而且點上了燈，因見皇甫華行功正在緊要關頭，沒有敢驚動。這時聽到呼聲，知已在收功，入內見娘安然入睡，因急於知道結果，低聲問道：「華哥，情形怎麼樣？」

此刻，皇甫華有氣無力的淡淡一笑，說道：「總算僥倖一切都順利，不過……」

「華哥有什麼吩咐，要小弟代勞？」

皇甫華沉吟了一會兒，問道：「現在什麼時刻？」

「大概是戌末亥初。」

「啊，愚兄得調息調息，請在卯初招呼一聲，還得給娘推宮過穴呢。」

「小弟記下了，華哥放心調息吧。」

* * *

凌素心僵硬了十餘年的一雙腿，終於在愛子的悉心治療之下，不到半個月的工夫，已完全康復。

這天近午，皇甫華買回來很多酒菜，母子三人圍桌而坐，誰都不善飲，但一杯在手，確實能有助談興。

皇甫華先說了他父子倆隱居三角山的生活情況，以及這次離山尋母的經過，然後目注凌飛道：「飛弟，愚兄心中有個疑團，一直悶着無法解釋。」

「哦？小弟能幫得上忙嗎？」

「能！一言就可以解惑了！」皇甫華道：「愚兄初到寧國縣那天，即遇上了『子母劍』諸述光被刺，因為江湖上常有仇殺事件發生，所以當時愚兄未有注意，想不到以後愚

兄每至一地歇息，必有一位極負盛名的武林人物被殺，這就不能認為是巧合了，飛弟能告訴我這個原因嗎？」

凌飛笑道：「華哥，你不相信也不行，其實那純粹是巧合，所以說天底下的事，有很多事是不易理解的。」

凌素心望着這一雙愛子笑道：「這也許是上天的安排，使我們母子能順利的團聚。啊！孩子，娘上次未說完的故事，你們是否願意聽下去？」

「當然願意！」皇甫華與凌飛同聲道：「娘，您請快說罷。」

凌素心仰臉想了一會兒，問道：「孩子，娘上次說到哪兒了？」

凌飛很快的接道：「您說『毒劍』歐陽丕想出個『一石二鳥』的毒計，終將凌家害得家破人亡。」

凌素心輕輕「哦」了一聲，一幕幕曾使她肝腸寸斷的往事，又如走馬燈般在她眼簾出現：

黃虎仁的俠事，在江南一帶確是有口皆碑，而且有很多受過他的大恩大德的人，還在家裡供着他的長生祿位呢。

而這時在江南一帶，又突然出現了一位行踪很詭異神秘，武功頗高的黑衣女郎，單身一劍，幹了幾件大快人心的俠義勾當！

「黑衣女俠」之名，登時不脛而走，很快的便傳遍了整個江南武林。

當然這消息也傳進了黃虎仁的耳中，同時也引起了他好奇心，希望能有機會見識一下這位巾幗英雄中的奇女子。

* * *

建德是浙江嚴州府轄下一個縣份，前臨富春江，後倚烏籠山，面積雖然不大，倒也是山明水秀。

黃虎仁這天遊俠到了建德，一到地頭，便聞到街頭巷尾，到處都繪影繪聲的議論着黑衣女俠痛懲「惡太歲」刁文炳的事蹟。

刁文炳是建德縣的惡霸，平日裡魚肉鄉民，欺壓善良，地方上早已對他恨之入骨。也是刁文炳惡貫滿盈，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調戲良家婦女，而且偏偏遇上了路過的黑衣女俠，當場被削去雙耳，還點了他的殘穴，雖然留得一條性命，但以後的歲月，恐怕比死還難受呢。

旅邸月色，常會使異鄉作客的人油然興起思家的念頭，黃虎仁遊俠江湖，一年多的時間，確曾做了不少行俠仗義的事情，也贏得了一片由衷的讚賞，每當他午夜夢迴空自對月的時候，便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了空幃獨守的愛妻和一雙牙牙學語的孿生愛子。

有一夜，繁星高照，月色清明，雖然時已子正，客棧中已由鬧轉靜，但他仍然獨自在空寂的院落中負手徘徊。

突地，他聽一絲衣袂飄忽的聲音，自客棧上空一掠而過，而且，顯示出了很深厚的輕功火候。

他微一怔神之下，楊身擰腰，一式「孤鶴衝天」飛上了屋頂，凝神望去，見數十丈外有條身材纖細的黑影，正向西南方飛奔而去。

「咦！是個女的！」他心裡暗忖：「莫非是近日江湖上盛傳的黑衣女俠？不知今晚又有什麼俠行？」他心裡想着，那腳已不由自主的展開了行動。

前面那條纖細黑影的輕功身法，似較他略遜一籌，所以片刻後，已將距離縮短得祇有十幾丈遠！

不過，他不敢太接近對方，而且還得時時掩藏行踪，以防對方發覺，因為他已看清對方確是個女的，一則半夜三更追踪一個女人易致誤會，再者他也希望看看對方到底在幹什麼。

最後，纖細黑影飛越城牆，到了一處荒涼的江邊。

「嘿嘿，妳這女娃子膽子可眞不小，居然敢單身隻影前來赴老夫的約會？」聲音雖然很蒼老，但中氣異常充足，顯然有極精深的內功修為。

原來江邊早已有個身材魁梧的老者在等候她。

「別盡在老臉上貼金啦，『惡太歲』刁文炳作惡多端，神人共憤，你這位做師父的不但不加約束，姑娘代你管教了，還有臉出來代劣徒弟報仇，可見你這老混蛋，也不是什麼善良之輩。」銀鈴般的聲音，雖是生氣在罵人，聽來仍然是十分悅耳。

「好狂妄的丫頭，妳大概便是什麼『黑衣女俠』了？嘿嘿，老夫若不卸下妳一條胳膀一條腿，妳也不知道我『老毒龍』許森的厲害。」

「哼！」嗆啷一聲，黑衣女俠已長劍出鞘：「老匹夫，趕快亮你的兵刃吧！」

許森雙掌一拍道：「老夫的兵刃，就是這雙鐵掌……」

「接招！」突然一劍點出。

黃虎仁已隱身在離他們不遠的一座土丘後，自然聽清楚了他們的每一句話。

這時戰端已啟，他冷眼旁觀，發覺那自稱「老毒龍」許森的魁梧老者，功力顯然較那個黑衣女俠為高，不過黑衣女俠身法怪異，劍式詭譎，截長補短，倒打得旗鼓相當，一時難分高下。

十合，二十合……三十合……五十合……百合……

黑衣女俠顯然是吃虧在先天弱

質，纏鬥百招後，已漸感體力不支，詭譎輕靈的劍法，亦因之遲滯散亂。

黃虎仁剛在心裡暗叫了一聲：「要糟！」只見「老毒龍」許森已以兩指揑住了黑衣女俠的劍尖，右手立掌高舉，正欲斜劈下去。

如果眞讓他這一掌劈下去，黑衣女俠就得當堂香消玉殞了，黃虎仁自然不願看到這種結果。

「照打！」黃虎仁就地取材，撿了一塊小石子揚手打去，人也跟着縱身而起，直撲許森。

小石子挾着一絲破空銳嘯，直取許森胸前的「七坎」重穴，腕勁足，認穴準，迫得許森放手鬆開劍尖，人也跟着往側一閃，突然嘿嘿冷笑道：「原來妳埋伏了幫手，那老夫失陪了！」說完這話，一個翻身倒縱出去，只聽得噗通一聲，人已潛入江中不見，只留下一個圓圓往外擴散的漣漪。

黃虎仁不料許森虎頭蛇尾會突然撒手借水遁逃，怔得一怔，黑衣女俠已納劍入鞘，抱拳說道：「援手之德，沒齒難忘，可否見示俠諱，讓賤妾相識？」

「不敢！」黃虎仁也抱拳道：「在下黃虎仁。」

「哦！原來是俠譽江南的黃大俠，眞失敬得很。」

「慚愧得很，黃某只是浪得虛名，怎及姑娘『黑衣女俠』雅號，在江南一帶已是盡人皆知，口碑載道……」

黑衣女俠嬌媚一笑：「黃大俠，咱們好像是在互相恭維，相互標榜的呢。」

黃虎仁只覺得黑衣女俠的嬌媚一笑，有如百花綻放，不僅是艷麗絕倫，而且有種使人無法抗拒的媚勁，登時不禁心裡一震，「姑娘芳名不知可否見告？」

「尤馨兒。」

「啊！人美名也美，確是相得益彰！」這話顯然有點輕浮，和黃虎仁的為人頗不相稱，但她似乎不以為意。

「眞的嗎？」尤馨兒又是嬌媚地一笑道：「你是第一個讚我美的年輕男人，希望不是違心之論。」

「在下由衷之言。」

「幹嗎這樣認眞，我是逗着你玩玩的。」尤馨兒飛了一個媚眼：「黃大俠可是偶經此處？」

「不！在下久慕姑娘之俠名……」接着便將在客棧中發現夜行人，追踪時才發覺是位姑娘，疑是黑衣女俠，才一路跟至此處的經過，簡略說了一遍。

「啊！原來如此。」尤馨兒作恍然狀：「其實賤妾早已仰慕黃大俠的俠名，正恨緣慳一面，想不到是在這種場面邂逅，而且還蒙賜予援手……」

「濟困扶危，鋤强扶弱……本是我們學武之人的本份，略效微勞，姑娘何必一提再提。」黃虎仁很認眞的說，他的兩道目光，却始終停在尤馨兒的嬌臉上。

「好，不提不提。」尤馨兒斜睨着黃虎仁媚笑着：「寒舍離此不遠，黃大俠是否願送賤妾回家？」

黃虎仁遲疑了一下道：「方便嗎？」

「方便得很。」尤馨兒神秘的一笑道：「舍下只有一個做粗活的老媽子，和一個不解事的小丫頭。」

「啊！這……」

「請呀！黃大俠，賤妾給你引路。」

尤馨兒的家緊靠西城角，是一幢很大的房子。

這時，又是四更將盡，遠處已有報曉的鷄叫聲。

尤馨兒領着黃虎仁經房頂翻進屋去，見香閨銀釭仍然亮着，一個丫頭裝扮的少女坐在靠椅打盹。

「黃大俠請坐呀！」尤馨兒安頓了黃虎仁，又走去將丫頭拍醒，吩咐道：「菁兒，快去招呼于大娘，叫她趕緊作幾樣下酒菜送來，越快越好。」

黃虎仁打量這所香閨，但見錦幃綉榻，金碧輝煌，佈置得華麗異常。

尤馨兒遣走了丫頭菁兒後，親手斟了一杯香茗，風情萬種的送到黃虎仁的手中，嬌媚一笑道：「你請先用，賤妾得換換裝，一會兒咱們好好喝幾盅兒。」

說話時一雙攝魂奪魄的眸子，緊緊盯在黃虎仁臉上，四目相接，黃虎仁木然地點點頭，尤馨兒却在他臉上輕輕揑了一把，然後帶着一陣媚笑，像蝴蝶般飛到綉榻後面去了。

一會兒，丫頭菁兒已將酒菜和杯筷送來，在一張小圓桌上擺好，然後向綉榻後面低聲道：「小姐，酒菜已經送來了。」

「知道了，妳去休息吧。」

菁兒剛剛離去，尤馨兒也換好了裝出來，這時的尤馨兒眞是像一位透明的水晶美人，身穿一襲薄如蟬翼的透明長褸，可以很清楚看到裡面的紅色兜肚，和綉在兜肚上的鴛鴦戲水圖，也許是已解除束胸的關係，兩顆飽滿的乳房，將肚兜挺得高高的。

下面一條短得不可再短的粉紅色短褲，將兩條修長圓潤的大腿全展露出來，頭上髮髻已然散開，滿頭烏黑柔順的秀髮，披在瘦削的雙肩上，這身裝扮已夠惹火了，再加上那絲媚眼，如花嬌美，足可以溶化一尊鐵鑄羅漢，何況黃虎仁此時心神已受禁刺，自然無法把持了！

「黃大俠。」尤馨兒原地轉了一圈，使得薄如蟬翼的長褸飄飛起來：「你看賤妾這身裝束還美嗎？」

「美，美，」黃虎仁雙目中突然迸射出獸性的光芒，緩緩站了起來，喃喃道：「眞是太美了……」

尤馨兒嬌臉突地一寒，目光冷冷地瞪着黃虎仁道：「不許亂來，先得陪我吃兩盅兒，給我培養培養情緒。」

黃虎仁果然聽話，如斯響應的斂去了雙目的獸性光芒，馴服得像一隻綿羊似的，連聲道：「是，是。」

兩人倂肩在圓桌旁邊坐了下來，尤馨兒斟滿了杯酒，往黃虎仁面前一送道：「黃大俠，賤妾敬你。」

黃虎仁伸手去接，尤馨兒笑着一縮手，將一杯酒傾入自己的櫻桃小口，然後湊過去抱住黃虎仁的脖子，嘴對嘴的渡進黃虎仁的嘴裡。

黃虎仁原本不善飲酒，對女色雖不苛刻的嚴守着舊禮教規範，但也不敢過份逾越，可是今晚，他却完全變了個人似的，尤馨兒哺給他十幾口酒，他都勇敢的咽下去，雖然酒性很烈，嗆得喉嚨生疼，而他好像樂此不疲。

酒是色的媒介，何況黃虎仁已中了尤馨兒的「素女鎖心迷魂術」，根本就迷失了自己，再加以酒精的刺激，自然將潛伏的獸性完全暴露出來。

當尤馨兒哺他第二杯酒時，他已輕舒猿臂攔腰一抱，將尤馨兒的嬌軀抱了過來，尤馨兒就趁勢偎在他懷中，這一來，更逗起了他的慾火，恨不得……

當然，尤馨兒的突然出現，祇不過是「毒劍」歐陽丕實施的「一石二鳥」計劃的一部份，尤馨兒雖是在執行歐陽丕的計劃中的一部份，但和歐陽丕並無主從關係，而是歐陽丕將她遠從巫山請來助陣的，所以她在能不違背歐陽丕的惡毒計劃下，保存部份自由意志。

黃虎仁的英俊瀟灑，和魁梧結實的體格，早已使她心花兒朵朵開，她的面首雖然多得無法計算，却沒有一個能和黃虎仁比擬，所以她雖以「素心鎖心迷魂術」擄獲了黃虎仁，並不希望囫圇吞棗般見面就上床肉搏，她欲慢慢的嘴嚼，慢慢的品嚐，盡情的享受一番。

黃虎仁此時慾火如焚，但因心靈受了控制，一切都是以尤馨兒的意志為主，而尤馨兒此刻正在全心全意享受着愛的撫摸和性的挑逗，對於眞槍眞刀反而並不顯得那麼燥急。

男女間的性關係是極自然不過的了，祇要是生理正常的人，便知道如何進行性行為，何況黃虎仁已是有家室的人，自然更不陌生，不過此刻比較狂野一點而已。

黃虎仁早已呼吸急促，雙目盡赤。尤馨兒這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褲，亦已被撕得裂成片片，他的手已毫無阻攔的侵入到女人的禁區。

說也奇怪，酒應該是助興和亂性的，但尤馨兒每當黃虎仁無法尅制時便哺他一口酒，就像是在烈火頭上燒盆水似的，居然能將他的慾火壓制片刻。

窗上已透進魚肚白色的曙光，而她的享受顯然已到了飽和點，需要宣洩了，於是就熟練的為黃虎仁除去了身上所有的束縛，於是……

* * *

一晃十餘天，黃虎仁雖然身體健壯，但究竟不是銅打金鋼，鐵鑄的羅漢，每天在尤馨兒和菁兒兩主婢貪得無厭的戕伐下，已把身體掏得虛虛的，完全失去了原有神采。

這天，尤馨兒接到了歐陽丕的指示，入晚時分，她們主婢便刻意打扮起來，當然衣服穿得越少越好，尤馨兒身上除了那襲透明長褸，裡面却不加半根紗，高聳的乳房一覽無遺，菁兒上身僅繫了一個大紅兜肚，下面却是一條貼肉的短緊內褲，也是形同半裸。

房間裡的紅燭高燒，小型圓桌上擺着幾碟精美的下酒菜，黃虎仁僅穿一套內衣褲，尤馨兒緊緊偎在他懷中，黃虎仁一手摟着她的纖腰，另一手却伸進透明長褸裡上下活動，有時搔着她癢處，便拚命的扭動蛇腰，發出淫蕩的笑聲。

突地，窗外傳來一聲嬌叱道：「無恥的東西，照打！」三點寒星，分襲三人的致命重穴。

尤馨兒與菁兒早有防備，聞聲抱着黃虎仁往地上一倒，菁兒且順手滅了桌上那支高燒紅燭。

過了一會兒，窗外聲息寂然，尤馨兒低聲道：「大概已將他老婆氣走了，菁兒，妳縱窗繞過去看看。」

很快窗外便傳了菁兒聲音道：「小姐，她果然已經氣走了，咱們這幕戲可演成功了！」

尤馨兒和黃虎仁也從地上站了起來，並重又點燃了桌上的紅燭，尤馨兒意興闌珊的道：「咱們這一段演完了，咱們也該走了。菁兒，快收拾吧。」

菁兒從窗口縱進房內，斜睨着黃虎仁，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小姐，天都這麼晚了，明天走不行嗎？」

「咱們任務已經完成了，今晚走，人不知，鬼不覺。」尤馨兒笑了笑道：「妳這丫頭是意猶未盡，還想來一頓臨去晚餐？」

菁兒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微笑點了點頭。

尤馨兒這時端出了主人的威嚴，沉着臉道：「不行，凡事要注意分寸，適可而止，像妳這樣貪，將來一定會葬送在這上面，還不趕快去收拾收拾！」

臨行時，尤馨兒在黃虎仁臉上捏了一把，媚笑道：「寶貝，如果你在後半段戲裡面沒有倒下去，希望咱們再有見面的機會。」

說完，順手爲黃虎仁解去了「素女鎖心迷魂術」大法，一擰腰，和菁兒雙雙自窗口竄了出去，消失在沉沉夜色裡。

黃虎仁精神仍然有點恍恍惚惚的感覺，像大夢初醒一樣，頭腦昏沉沉地，四肢軟綿綿，似乎渾身都不對勁。

二女臨走時，並未留下燈火，黑暗包圍着他，使他不知身在何處。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神智慢慢的清醒了，一些飄忽的記憶，慢慢的在腦海中浮現……突然大叫一聲：「不好！」

急忙摸索着點燃了桌上的紅燭，幸喜他的衣履和兵刄都在，匆匆結束停當，也顧不得調息，便勉强納一口丹田眞氣，飛身離開了這間使他沉淪十餘日的罪惡地方。

黃虎仁經過了這段十餘日的粉紅色的魔劫，凌素心祇是從投束人的書信中略知梗概，當然她去捉姦時，看到了一幕使她臉紅心跳的醜劇，而且還賞了姦夫淫婦三粒鐵蓮子，但這時在孩子面前，她祇能含蓄的簡單述說。

「娘，後來呢？」凌飛已覺出事態的嚴重，急不及待的問。

皇甫華雙手奉送上一杯香茗，凌素心接過飲了一口，又微微嘆了一口氣，道：「黃虎仁連夜趕回小雁蕩，想解釋這場誤會，可是凌素心是親眼目睹，芳心已碎，任何解釋都是多餘的。於是，這一對恩愛夫妻，終於勞燕分飛，黃虎仁很痛苦的帶着一雙孿生孩子中的老大黃小華，當時便離開了小雁蕩，不知所踪。」

皇甫華，不，現在應該稱他爲黃小華，緩緩的道：「娘，自孩子解事以來，爹除了採購日常用品，就未見他老人家離開這三角山一步，這些年來，整天不是長吁短嘆，便是借酒消愁，從未見他老人家有過一次笑臉……」

「孩子，娘體會得出來。」凌素心幽幽的嘆了一聲：「你爹是個俯仰無愧的好人，只是機心不夠，才着了人家的道兒，其實，唉，娘還不是一樣？而且還連累了你們的外祖父母，遭受到惡徒的偸襲，使娘抱憾終身。」

說到這裡，已是淚濕衣襟，哽咽不能成聲了。

黃小華道：「娘，妳去歇會兒罷。」

凌素心使激動的情緒略爲平靜，然後沉聲道：「如今大仇當前，娘一定要先將這筆血債的前因後果告訴你們兄弟二人，這才能理直氣壯，不怕少林和武當的干預了。」

黃小華和凌飛都只靜靜的聽着，誰也沒有插嘴。

凌素心默然片刻，臉上忽然籠上一層寒霜，恨聲的說道：「不料黃虎仁離開小雁蕩還不到一個月，惡賊歐陽丕便露出了狐狸尾巴，先請他們桐柏八雄中老大『笑面無常』何曉春來小雁蕩說媒，『百草先生』素惡桐柏八雄的行爲，何況女兒已經出嫁，已是黃家的人，小夫妻雖然發生了口角，暫時分開，但並非離異，並非無法彌補，何曉春竟然毫無人性厚顏求婚，那自然更激起『百草先生』的反感，當即聲色俱厲的將何曉春狠狠教訓了一頓。

「何曉春這『笑面無常』的綽號的確有些道理，他雖被『百草先生』狠狠的教訓一頓，居然毫不動聲息的容忍了下來，而且還陪着笑面謝罪不迭。

「這以後，『百草先生』爲防桐柏八雄的報復，曾採取一些嚴密的措施。但時間一晃半年，居然風平浪靜，於是戒備也漸漸鬆懈下來。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晚上，桐柏八雄竟然用了個惡毒辦法，在『百草老人』住的茅舍四週，堆滿了枯枝茅草等易燃之物，並在上面澆上桐油，外層還埋伏數十張强弓硬弩，這種惡毒的佈置，饒是『百草老人』夫婦和愛女凌素心武功超人，也絕無倖免之理。

「約莫是子末丑初光景，桐柏八雄便將四週的枯枝茅草點燃，而且還將數十支火把藉强弓弩射向茅屋，登時風助火勢，剎時間已是烈火衝天，數十丈方圓內，完全成了一片火海。

「『百草老人』夫婦和愛女凌素心會破窗往外衝，但是均被密如亂麻的箭矢逼了回去。

「這時候他們的房屋草堂也已『劈劈啪啪』的燃燒起來，『百草老人』反而冷靜下來，望着凌素心道：『孩子，咱們已陷身絕境，爹和娘都已是花甲之年，死不爲惜，凌家的香烟，要靠飛兒延續，現在爹和妳娘給妳開道，希望你們母子能僥倖逃過這場劫難！』

「說完，向他老伴一打手勢，又向門外衝去，兩支劍如猛虎出柙般，將密如連珠的箭矢紛紛被劍磕飛。

「凌素心緊緊跟在後面，長劍也舞起一幢光幕，不僅護住自己，而且也要護着背上的凌飛。

「漸漸地『百草老人』夫婦已逼近那團烈燄衝天的火牆，不但灼得他們肌膚生痛，尤其是那强烈刺眼的火光，使得他們雙目難睜，突地『百草老人』發出一聲悶哼，一支勁矢貫穿了他的右肩，他手中長劍略爲緩得一緩，如蝗的無情勁矢，登時蝟集一身，倒地死去，他老伴見他死得如此悽慘，心如刀絞，一個疏神，也被一支利矢射中左腿。

「凌素心見爹爹慘死，母親又已負重傷，心裡眞是又悲、又急、又怒，不過她知道自己的責任太重，凌家的香烟和這筆血海深仇，都壓在自己的兩肩上，所以她儘量使自己頭腦清醒冷靜。

「她一身武學雖得自爹的傳授，但招式更見洗鍊，火候亦愈形愈厚，這時見娘負傷，劍招一展，便將她娘一併籠罩在光幢裡面。

「敵人似乎有用不完的箭矢，凌素心先天體質所限，何況她背上還背了個凌飛。

「烈燄的烘烤，早已使她汗透重衫，不到一盞光景，已是體力不繼，嬌喘吁吁了。

「正在這千鈞一髮當兒，突然傳來幾聲悶哼，接着一條黑影衝天而起，越過三四丈闊和三四丈高的一道火牆，輕輕的飄落凌素心身側，手中長尾雲帚揮灑間，射來的連珠勁矢悉被捲飛回去，喝道：『小施主，還不趕快突圍！』

「凌素心見是個髮白如霜的緇衣老尼，當時也無暇多說，急道：『師太，請救救我娘！』

「『妳能不能飛越這道火牆？』

「『弟子當勉以赴！』

「『好，貧尼給妳開路！』說完，將凌素心的娘背起，一式『孤鶴衝天』越出了火牆。

「凌素心見娘已脫困，心情一寬，也猛提一口眞氣，凝身而起，她身在空中，幾十支勁矢追踪而至，尤其是由下而上，她手中長劍就有點感到鞭長莫及，無法應付了，幸緇衣老尼及時撤出一掌牟尼珠，將大部份勁矢擊飛，凌素心才在驚險萬分中逃過了一劫，安然縱落緇衣老尼身側。

「『前面敵人，均已被貧尼制服，小施主快走，貧尼給妳斷後。』

「『師太，裡面還有家父的遺體……』

「『先脫困要緊，令尊遺體祇有稍後再來料理了！』

「凌素心終於在緇衣老尼的護衞下，擺脫了桐柏八雄的追殺，而且也投入了緇衣老尼──心如師太的門牆……」

凌素心的胸前，已被淚水染濕了一大片，聲音雖然顫抖得厲害，但並沒有稍歇的意思，她吸了一口氣，又繼續說道：「心如師太將凌素心的娘與孩子安頓在一個極爲隱蔽的地方，過了三天，才帶着凌素心去安葬了『百草老人』的遺骸。

「從此以後，凌素心便追隨她恩師心如師太修習佛門上乘絕學，但不幸她娘因慟夫慘死，終日悶悶鬱鬱的，第二年便一病不起，也棄她母子而去……」

「娘，以後的孩兒都知道了。」凌飛插口道：「當年夜襲小雁蕩，當然可能是桐柏八雄的報復，但娘並未抓住證據，只是想當然而已，怎能確定是他們幹的呢？」

「孩子，你難道忘了在秋雪庵閉關苦修的悔心師太？」

「這與悔心師太有什麼關係？」

「悔心師太便是當年以『素女鎖心迷魂大法』迷惑你爹的那個女人呀！」凌素心道：「後來不知怎的突然看破紅塵，剪去三千煩惱絲，並輾轉找到爲娘，並告知一切前因後果，如有需要，她還願意出面指證呢！」

黃小華道：「娘，事實既已完全明朗，就不用再遲疑了，華兒和飛弟今夜就去將兩個惡賊刻心瀝血，以奠祭外祖父在天之靈。」

凌素心搖頭嘆道：「孩子，這報仇之事千萬魯莽不得，如今時移勢易了，對咱們很不利，咱們應該想出個萬全之對策，才能順利達到報仇的目的！」

凌飛接口道：「現在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娘說『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不利。』孩兒實在不解原因何在，還請娘教誨。」

凌素心慈愛的笑了一笑，以緩和母子之間爭執的氣氛，然後才道：「娘僵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了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眞的呀，孩子恭喜您老人家！」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的『浩氣神功』，那種博大神奇的氣機，不但舒暢了多年淤塞硬化的雙腿經脈，而且也將娘的生死玄機衝破了。」

頓了一頓，又轉向凌飛道：「飛兒，你可知道這十幾年來，娘爲什麼不讓你出去呢？」

凌飛道：「孩兒愚昧，請娘指示。」

凌素心嘆了口氣，道：「這十幾年來，桐柏八雄在地方上已紮下了根，雖然他們惡性未改，仍然魚肉鄉間，且暗中操着坐地分贓的生涯，但有時也做些慈善事業，因爲爲惡是極端的隱蔽進行，而爲善則大肆宣揚，所以地方人士只看到他們好的一面，由此在地方上建立了

極佳的聲譽。其實他們的僞善，並未瞞過無孔不入的丐幫，楚靈是極爲瞭解。這次少林寺和武當山的插手，也正是爲了他們的僞善所欺騙，故此咱們今後復仇的計劃，要改弦更張，先撕破他們的僞善面孔，讓世人看清他們的猙獰眞面目，然後堂堂正正向他們討還血債。」

片刻的沉默過後，凌飛道：「娘，悔心師太既願意爲咱們作證，爲甚麼不請悔心師太出面宣佈他們當年的一切惡跡？」

凌素心搖搖頭道：「這條路暫時還行不通，因爲悔心師太當年聲名狼藉，雖然後來勘破一切，猛省回頭，恐仍難獲少林和武當的相信，咱們祇能在情況轉趨有利的時候，才能奇兵突出地請她出面現身說法，比較妥當。」

黃小華沉思了一會，說道：「娘的意思是在於搜集他們現在爲惡證據。」

凌素心道：「不錯，不過僅憑咱們母子三人的有限力量，這件工作一定非常的難辦！」

黃小華道：「娘，這件事您不用擔心，就由孩兒來辦好了。」

「你有什麼好辦法，不妨先說給娘聽聽。」

「孩兒並沒有什麼好辦法，只是想請丐幫援手……」

「好主意！」凌素心欣然道：「丐幫勢力遍及每一個角落，如果他們肯幫助咱們，一定很快就可以抓到歐陽丕他們爲惡的證據了，只是……咱們和丐幫素無淵源，人家是否能義施援手呢？」

凌飛含笑接道：「這個娘請放心，華哥和他們丐幫中一位叫楚靈的總巡察，交情很好，而且孩兒也曾救過他一命，此人極富正義感，如果華哥告知原委，請他幫忙，孩兒相信他一定會滿口答應。」

「但願如此。」凌素心突然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鷄脯含笑道：「咱們娘兒祇顧說話，連桌上的酒菜都忘了動用，先吃吧！」

＊　＊　＊

月華皎潔，夜涼如水。

黃小華和楚靈席地對坐歲寒巖頂，這裡視野極爲遼闊，談話很是方便。

黃小華先簡略說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後將他們母子所擬計劃詳細告知，楚靈登時義形於色地拍胸道：「皇甫老弟，不，現在應該呼你爲黃老弟了，這件事你交給楚某辦，決不會讓你失望，多則半月，少則十天，楚某一定有以報命。」

「如此就先謝謝楚兄了。」

「令弟對楚某有救命之恩，楚某尚未言謝，何況這件事還關係到地方上的安危，楚某怎能置身事外！」

「那就偏勞楚兄了！」

＊　＊　＊

蹄聲得得，一騎棗紅色健馬停在泰興綢緞莊的門口。

黃小華從容飄身下馬，抱拳向一個店夥問道：「借光，請問貴東何掌櫃的在家麼？」

店夥見黃小華衣冠楚楚，一表人材，還以爲財神爺上門來了，忙陪笑臉道：「現正在內堂客室陪着朋友說話，公子可要見他？」

「不錯。」黃小華探懷取出一張白色拜帖，交給店夥道：「煩你送給貴東，說黃小華登門拜訪。」

店夥見到了白色拜帖，臉色登時大變，蓋因這種白色拜帖，除非生死大仇，決不輕易使用。區區一個布店夥計，居然懂得這些，可見也不是簡單人物。

「公子請稍候，小的這就給您送進去。」臨行，還狠狠瞧了黃小華一眼。

一會兒，店夥又匆匆出來向黃小華躬身道：「黃公子，敝東在內廳恭候大駕，小的給您引路。」

黃小華跟在店夥身後，經過外廳和一排廂房，以及兩座天井，才見到一所金碧輝煌的宏偉內廳，主人何曉春正抱拳站在廳門笑臉相迎，道：「一劍堡歐陽堡主料得不錯，皇甫少俠果然是『神扇秀士』黃虎仁黃大俠的子嗣，能見故人有後，而且是這樣有爲奮發的英挺青年，老朽只是萬分高興，黃少俠請入廳侍茶。」

黃小華也抱拳還禮，但只從鼻孔裡冷哼了一聲，昂首大步，一副無畏無懼的氣概，走進大廳。

大廳中已有少林寺的法雲大師、法雨大師和武當山的清虛、清玄兩位道長在座，黃小華和他們都是舊識的，自不便板着臉孔，當下含笑抱拳道：「在下見過四位前輩。」

兩僧合什，兩道長躬身，同聲道：「小施主請不要客氣。」

何曉春請黃小華入座後，他仍然坐在原來的主位上，向黃小華道：「老朽有一事不明，欲向黃少俠請教。」

黃小華冷然道：「尊駕請問吧，在下知道的，一定奉告。」

何曉春臉色一沉，道：「老朽和貴府祖孫三代並無深仇大恨，據老朽所知，歐陽堡主和府上似亦毫無過節，少俠今天以白帖見訪，是將老朽和歐陽堡主視同死仇，老實說，老朽並不在乎尋仇，而是不願無緣無故的替別人背黑鍋！」

「嘿嘿嘿！」黃小華發出一連串懾人心魄的冷笑道：「火燒小雁蕩凌家，你不會不承認這件事吧？」

何曉春狡猾的反問一句，道

：「你是强迫老朽承認？」

「本來就是你們桐柏八雄幹的嘛，還用强迫！」

「年紀輕輕的，也學會了含血噴人！」何曉春怒形於色的沉聲道：「好，你既然認定是咱們桐柏八雄所爲，大概是你親眼所見了，否則，請拿出證據來！」

「何曉春，你少張狂，小爺如果沒有證據，決不會找上你的門來！」黃小華聲色俱厲的說道，接着又向兩僧兩道抱拳說道：「兩位禪師和兩位道長俱都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素受同道敬仰，這件事還請主持公道。」

法雲禪師合什道：「事關重大，小施主要多加考慮，千萬魯莽不得。」

言下之意，是已經同意主持公道了。

黃小華徵得兩僧兩道同意之後，又轉向何曉春道：「證據現在不在小爺身邊，希望你指定時間地點。」

「很好。」何曉春怒聲道：「今天已是四月初九，咱們決定四月十五亥正，在界山萬松谷了斷！」

黃小華回到集賢客棧，「鐵面丐」楚靈已在房中坐候，見面便問：「黃老弟，情形怎麼樣？」

「何老賊矢口否認，」黃小華道：「他已和在下約定四月十五日亥正，在界山萬松谷了斷。」

「萬松谷？」楚靈想了一會，不解的道：「何老賊爲什麼會揀在那個地方？」

「楚兄是說『萬松谷』有問題？」

「嗯！」楚靈道：「萬松谷雖有『萬松』之名，其實松樹並不多，只是些疏疏落落的矮松，對咱們並不構成威脅，重要的是谷中形勢極爲險惡，何老賊選在這地方，其中一定有極大的陰謀。」

黃小華淡淡一笑道：「不管他們施什麼陰謀狡計，咱們給他以不變應萬變，死釘住他們……」

楚靈突然接口道：「老弟，你是否有興趣夜遊？」

「夜遊？」黃小華迷惘的道：「想不到楚兄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刻，居然還有這份雅興。」

楚靈微笑聲音壓得很低道：「在下的意思是趁着他們剛剛決定，尚未派人着手佈置，先去實地仔細勘察一番，非有必要，咱們不妨也佈置幾根暗樁，監視他們在谷中到底搞什麼花樣，能夠知己知彼，佔的勝面總要大些。」

黃小華點頭道好。

＊　＊　＊

夜涼如水，半邊月亮在雲裡載沉載浮，時隱時現。

黃小華和楚靈經過一番化裝，悄悄離開杭州，他們並非直接由城北的餘杭門出城，而是走的城南鳳山門，出城後才一直改奔向北。

時已深夜，城外已很少行人，他們一路儘量施展輕功身法，宛如兩隻飛躍的羚羊，七八十里路程，僅僅花了一個多更次時間，便已抵達。

萬松谷深入界山之中，三面都是壁立的插天高峯，只有一條盤曲在山腰間的羊腸小道作爲道路，谷中地形極爲險惡，數百丈方圓，竟找不出方寸平地，遍地都是嶙峋怪石，銳角如刃，疏疏落落的矮松，都是生長在那些石縫之中。

黃小華在谷中勘察一遍，皺眉道：「楚兄，這谷中的地形的確險惡得很。」

楚靈道：「是呀！所以我才約你先來看看，以便有個準備。」

「其實遭遇都是一樣。」黃小華道：「咱們覺得這裡形勢異常險惡，他們絕不會覺得舒服，楚兄你說是嗎？」

「假如他們暗中做下了手脚，那遭遇就完全兩樣了。」

「依楚兄之見？」

「先埋幾根暗樁，瞭解他們的佈置，才能妥謀對策。」

黃小華笑笑道：「小弟可是毫無經驗，一切就端賴楚兄你了。」

說到此處，突然目注五丈外一塊巨石，沉聲喝道：「什麼人？」

楚靈一怔，道：「你看到有人？」

「小弟看到一條黑影，躲在巨石後面去了。」

「咱們搜，非把他掏出來不可。」

兩人同時縱身而起，向巨石撲上去。

可是他倆撲到巨石後面，却甚麼也沒有見到，楚靈笑道：「黃老弟恐怕是你花眼了吧，這谷中的兔子多得很。」

黃小華急道：「小弟這對眼睛頗有自信，絕不會看錯的！」

「那麼人呢？」

「這……哦？楚兄，你看看這巨石上有字。」

楚靈轉頭一看，果見巨石上寫着：「是友非敵，看後滅蹟。」八個潦草字，楚靈皺眉道：「是友非敵……這會是誰？」

黃小華道：「既然是友非敵，又何必一定追究他是誰。」

楚靈知道黃小華的江湖經驗很嫩，此時又不便多作解釋，只有自己悶在心裡，慢慢推測，兩人在谷中躭擱了約莫一個多時辰，月亮都已偏西，楚靈噓了口氣，道：「咱們回去吧！」

歸途中，黃小華道：「楚兄，你要不要見見家母和舍弟？」

楚靈道：「伯母處理應前去請

安，只是明天有很多事情要辦，恐怕抽不出時間來，後天好嗎？」

「好的，定更時分，我到閻王廟去找你。」

* * *

茅草房子前面的地坪裡，擺着一張方桌，桌上有酒有餚，凌素心和一雙愛子陪着楚靈在淺酌低斟，仔細商議着四月十五日夜萬松谷之約。

黃小華道：「少林寺的兩位大師和武當山的兩位道長處，我已經將結仇的一切經過向他們詳細解釋，他們雖仍認為火燒小雁蕩的主兇就是歐陽丕和何曉春，也對飛弟刺殺他們桐柏兄弟其餘六人感到不滿，認為廣事株連，有傷天和，但經我詳細指出他們八雄坐地分贓，糜爛地方的一切惡蹟，也經過他們一連串暗中查訪證實，總算有了諒解，雖不指望他們到時能幫手協助我們，但他們不為敵方所利用，對我們已減少極大的威脅了。」

「嗯，孩子，出家人的話不錯，廣事株連，有傷天和！」凌素心慈祥的道：「萬松谷之約，除了對付歐陽丕和何曉春兩個老賊可痛下殺手，不必顧忌外，對於其餘附從的人，如非萬不得已，切不可傷人家的性命。」

凌飛雙眉挑了挑，沒有說話，黃小華恭謹受教道：「娘說的是，孩兒一定謹記在心。」

凌素心微微頷首，又轉向楚靈道：「楚大俠古道熱腸，一片俠心，愚母子受賜太多，將來眞不知如何報答。」

楚靈忙道：「伯母這樣說，就對小侄見外了，不說小侄和令郎小華老弟一見如故，凌飛老弟也有救命之恩，就以敝幫規律而言，也容不得這兩個老賊欺世盜名，其實小侄不過是借重兩位令郎的超人武功，除去這兩個武林敗類而已。」

黃小華笑着舉杯道：「楚兄，別只顧着說話，小弟知道你是酒量如海，可是我們母子不擅飲，無法奉陪，你可千萬不要客氣。」

楚靈不禁臉色黯然，端起面前海碗咕嘟將一碗酒一口氣喝乾。

黃小華看出神色有異，很關心的問，道：「楚兄，你怎麼了？」

楚靈嘆了口氣道：「在下幼失怙恃，看到您等母子這份天倫之樂，難免自悲……」

凌飛拍手笑道：「這還不簡單，你既羨慕咱們，就乾脆跪拜我娘作義母好了。」

凌素心笑着道：「你這孩子，怎麼亂出餿主意。」

黃小華暗中扯了楚靈一把，楚靈便趁勢拜了下去，道：「義母在上，孩兒楚靈給您叩頭！」

凌素心忙道：「老身怎麼敢當，老身怎麼敢當？」

楚靈拜起來，又親親熱熱的叫了聲：「義母。」凌素心也顯得很開心，笑道：「老身生受了。」

「對了，楚兄！」黃小華道：「你昨天一天，到底忙得怎麼樣啦？」

「暗樁已經埋下去了。」楚靈很得意的道：「只要歐陽老賊他們有所行動，決逃不過暗樁的眼睛。而且愚兄還在萬松谷四週佈置了一批人，以備援急。」

「大哥，你眞是想得週到了。」

他們又仔細的商量了一陣，遠處已傳來報曉的鷄啼聲，凌素心慈愛地道：「天已快亮了，你們也該歇會兒。」

四月十五亥正，晴空如洗，玉宇無塵，一輪銀盤的月亮高掛天空，萬松谷滿注清輝，儼如白天，谷中空地上，三方面成個凹字型站着十二個人，正好是每邊四人，凌素心甚感意外。

東邊四人是「笑面無常」何曉春、「毒劍」歐陽丕，劍掌雙叟之一的「霹靂掌」龍行雨和「劈掛掌」周飛虹的未亡人「散花仙子」華香蘭。

相對的四人是凌素心母子三人和一個面蒙黑巾的緇衣老尼。

中間四人是少林寺的法雲、法雨兩位大師及武當山的清虛、清玄二位道長。

這時「毒劍」歐陽丕聲色俱厲地指着對方的喝道：「惡婦凌素心聽着，老夫兄弟與妳何恨何仇，不但教唆妳那小雜種以卑鄙手段暗算了老夫六位盟兄弟，而且還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的誣陷老夫兄弟，嘿！今夜可有少林、武當的四位高人在場，妳如果不還老夫一個公道，就莫怪老夫心狠手辣，以大欺小，你們母子就休想離開這萬松谷。」

凌素心臉罩寒霜，嘿嘿冷笑道：「歐陽丕，你如果算得上是一號人物，就應該坦白承認火燒小雁蕩之事，只要你今後洗心革面，懺悔前非，姑奶奶仍然願上體天心，饒你一條狗命。」

「住口！」歐陽丕大聲喝道：「凌素心，妳口口聲聲硬誣老夫火燒小雁蕩，妳可有憑據？」

凌素心冷聲道：「你這禽獸不如的狗東西，當初你設計陷拙夫於不義，致使我們夫妻反目，你乘人之危，小雁蕩求婚不遂，竟惱羞成怒，使先父火窟喪生，這些卑汚手段，自有人給你歷歷指証。」

說到這裡，轉臉向身旁的蒙面緇衣老尼道：「悔心師太，歐陽丕老賊無恥至極，請妳和他說話。」

緇衣老尼低聲喧道：「阿彌陀佛！」，緩緩解去蒙面黑巾，露出一張異常清秀的臉孔。歐陽丕一眼

見到悔心師太的廬山眞面目，登時如被蛇噬，渾身一震，臉上神色也起了極大的變化。

悔心師太合什道：「歐陽施主，你可認識貧尼？」

歐陽丕冷哼一聲，沒有說話。

何曉春老奸巨猾，故裝不識，接口問道：「師太上下如何稱呼？」

「貧尼上悔下心。」

「悔心？」何曉春煞有其事地想了一想：「這法號陌生得很，老夫兄弟好像從未見過妳嘛？」

「悔心師太你們過去確是沒見過，你們見到的只是巫山神女峯的尤馨兒。」悔心師太於是將歐陽丕如何函邀尤馨兒下巫山，如何假扮黑衣女俠以引起「神扇秀士」黃虎仁注意，尤馨兒又如何以「素女鎖心迷魂大法」迷惑黃虎仁，又如何派人喬裝入小雁蕩傳送消息，誘騙凌素心捉姦，以致夫妻反目，黃虎仁因滿腹委屈，得不到愛妻諒解，乃負氣帶着黃小華離開小雁蕩，後來何曉春又如何代歐陽丕赴小雁蕩求婚被拒，致惱羞成怒……一直到何曉春設絕戶計，火焚小雁蕩，「百草老人」凌維鋼不幸遇難，而凌素心母子祖孫三人終被一位武林奇人所救為止。

何曉春嘿嘿一陣冷笑，尤圖狡辯，但歐陽丕已忍無可忍，一聲暴喝道：「原來是妳這淫婦吃裡扒外，洩了機密，老夫若不將妳斬成七八塊，也難洩心頭之恨。」

「毒劍」嗆郎一聲，毒劍出鞘，大有不惜一拚之勢。

何曉春急伸手按在歐陽丕肩上，低聲道：「老二，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忘了我們的計劃啦！」

歐陽丕狠狠的瞪了悔心師太一眼，氣虎虎的納劍入鞘。

何曉春這時却巧言令色地向少林雙僧、武當兩道抱拳道：「四位都是當今德高望重，極受武林同道尊敬的世外高人，務請替我們桐柏兄弟主持公道。」

法雲禪師道：「何施主，有話請說。」

何曉春嘆口道：「當年火燒小雁蕩之事，一則是我們的兄弟年輕氣盛，未計後果，同時也是受了妖女尤馨兒的蠱惑，想不到她對黃虎仁竟動了眞感情。」

悔心師太合什低唸道：「罪過，我佛慈悲！罪過，我佛慈悲！」

何曉春目光烱烱從凌素心等四人臉上一掠而過，嘴角綻出一絲狡獪笑意，繼續道：「事後咱們兄弟確是萬分懊悔，所以協議散夥，希望從此都能為地方做點有意義的事情，藉以稍贖過去罪愆，這些年來，咱們兄弟在地方上行善從不後人，事跡斑斑可考，本來這些用不着自我宣揚，不過藉此說明咱們兄弟的懺悔誠意。」

頓了一頓，又指着凌素心道：「凌女俠為父報仇，孝心可嘉，但心腸略嫌狠毒，手段也不夠光明，如果她一開始就正大光明的找老夫或歐陽堡主，相信她早已如願以償，絕不會生出許多枝節了！」

接着又長長嘆口氣道：「如今桐柏兄弟八去其六，他們雖參與火焚小雁蕩之事，祇不過是奉命行事罷了，罪不致死，但他們却一個個相繼被凌女俠的公子暗殺掉了，俗語說得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老夫和歐陽堡主都不願欠來世債，願以項上人頭，為凌女俠令尊抵命，不過老夫那六位被暗殺的兄弟死得未免太冤枉，還望四位世外高人替他們作主！」

少林法雲禪師低喧了一聲佛號，正欲說話，那位以火爆性子聞名的武當清玄道長已嘿嘿冷笑一聲道：「何施主說的這番話很是動人，貧道也希望確是事實，不過據貧道和三位師兄深入各地民間調查，何施主的話和事實頗有出入，不錯，貴桐柏兄弟確是在地方上有過很多善舉，但都微不足道，說得爽點，那都只是為了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其實暗地壞事做盡，盡幹些奸淫擄掠，坐地分贓的盜匪勾當，地方人士雖然恨你們入骨，但懾於你們的淫威，只有忍氣吞聲，受盡迫害還不敢聲張，老實說，你們桐柏兄弟不但惡性未改，而且還變本加厲，凌小施主是為民除害，你們是罪有應得……」

「住口！」歐陽丕獰聲喝道：「想不到你們兩個禿驢和兩個牛鼻子雜毛，都已被凌素心買通了來和老夫作對，很好，哈……」

笑聲悽厲刺耳，歷歷不絕。

突地，又自兩僧兩道的背後約數丈處，有人發出一聲裂石穿雲的清嘯，接着從亂石中冒出一個人來。

雖然相距數丈，但藉明亮的月色，仍可以看清那人臉容清癯，三綹長鬚，身穿一襲暗色長衫，脅下還挾着一個大活人哩。

黃小華很興奮的向凌素心道：「娘，是爹來了。」

凌素心臉上昇起了一片異樣神采，雙目斜睨悔心師太，見她已重將蒙面的黑巾繫上，那人幾個縱躍，便到了場中央，輕輕將脅下挾着的一個壯漢扔在地上，然後抱拳道：「黃虎仁見過諸位禪師道長。」

歐陽丕一眼見到黃虎仁和他脅下挾着的黑衣漢子，歷久不絕的悽厲笑聲，頓如被利劍斬斷般，戛然而止。

法雲大師合什道：「黃施主請不必客氣，不知施主挾來的是什麼

人?」

「是歐陽丕老賊的爪牙，」黃虎仁冷笑道：「是負責引爆埋在地下炸藥的。」

法雲大師驚道：「黃施主是說這地下埋有炸藥?」

黃虎仁道：「不錯，這地方至少埋有數百斤炸藥，一經引爆，只怕四位和拙荊他們都會被炸得屍首無存了!」

清虛道長低聲喧道：「無量壽佛!」

接着又道：「這孽障好惡毒的手段!」

忽聽一聲大聲喝道：「惡賊，你們還想逃走!」

黃虎仁轉頭望去，見何曉春、歐陽丕、龍行雨和華香蘭正如喪家犬般，拚命向谷口逃去。

黃小華兄弟雖大聲喝叱，只是虛張聲勢，並未用力追趕。

法雨大師眼見何曉春四人已快奔近谷口，不禁急道：「黃施主，令郎他們爲何不追，若任兩個惡魔逃出谷口，就不容易擒獲他們了。」

黃虎仁笑道：「禪師請儘管放心，丐幫兄弟已在谷口外築起銅牆鐵壁，他們逃不出去的。」

果然，黃虎仁的話剛說完，何曉春等人正好逃出谷口，但突然間「嗆嗆」之聲不絕，一陣密如驟雨的勁矢，又將他們逼了回來。

原來谷口佈置了數十匣諸葛硬弩，因爲這種硬弩，係藉彈簧之力發射，不止勁強力猛，且每一匣一次可射四支，有數十匣諸葛硬弩堆塞谷口，難怪他們難越雷池一步。

龍行雨大叫道：「堡主，咱們既已落入他們計算中，就乾脆跟他們拚了!」

歐陽丕恨聲道：「咱們佈置在谷外的人一個不見，大概是死光了!」

這時黃虎仁和兩僧兩道，以及凌素心母子三人都已圍了過來，只有那位悔心師太仍然站在原處不動。

黃虎仁接口道：「他們埋伏在谷外的那批人雖然沒有死光，但都已被一位前輩異人心如神尼制住了穴道，恐怕他們是無法來接應他們了。」

凌素心一聽恩師也到了這裡，不禁一陣欣喜，忙問道：「我恩師呢?」

黃虎仁道：「已經走了，給妳留下一句話。」

凌素心急問道：「是什麼話?」

黃虎仁一字一字的唸道：「上、體、天、心!」

凌素心默然了。

這時，黃小華領着凌飛拜見過爹。父子會晤本應有番感人場面，但黃虎仁僅在一雙孿生愛子的肩頭輕輕拍了拍道：「孩子，你們也要牢牢記住，上體天心!」

兄弟倆恭敬受教後，轉身走向歐陽丕等人，黃小華指着龍行雨和華香蘭道：「咱們和二位無冤無仇，希望二位能置身事外，不要爲虎作倀!」

龍行雨嘿嘿冷笑道：「你們雖和老夫及華女俠無冤無仇，可是老夫與華女俠却和你們有冤有仇呀!」

黃小華聞言一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行雨道：「老夫和華女俠並未殺你家的人，你們當然和老夫與華女俠無冤無仇，可是你們却殺了老夫的盟兄和華女俠的丈夫，難道這不是冤仇!」

黃小華道：「好，那你就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一扇向歐陽丕點去。

黃小華一扇揭開了雙方報仇的序幕。凌飛的點穴金筆攻向何曉春，凌素心接下了華香蘭，黃虎仁自然不能閑着，雙掌一錯，向龍行雨點點頭道：「在下是代子還債，龍大俠請賜招吧!」

龍行雨冷冷地道：「子債父還，也是一樣。」一掌向黃虎仁劈去。

四對八人，登時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斷殺，其實，眞稱得上驚心動魄的，只有黃小華和歐陽丕，凌飛和何曉春兩對，確是在捨死亡生的拚鬥。

華香蘭功力平平，根本不是凌素心的對手，凌素心手軟心慈，念在同是女人，對方新遭喪夫之痛，而火燒小雁蕩之事，又與對方毫無關連，所以着着忍讓，一味採取遊鬥方式，只守不攻。

黃虎仁和龍行雨四隻鐵掌翻飛，只見掌影幢幢，掌風虎虎，打得煞是精彩，其實是有驚無險。

「霹靂掌」龍行雨和「子母劍」諸述先訂交是在桐柏八雄散夥，諸述先定居寧國縣以後的事，龍行雨是個直來直往的人，胸無城府之士，在江南一帶也頗負俠名，諸述先初到寧國縣，鋤強扶弱，濟困扶危，處處表現一派俠義作風，對龍行雨更是傾心結納，兩人因而訂交，也贏得了「劍掌雙叟」的雅譽。

但諸述先賊性難改，在寧國縣剛剛有點基礎，便開始蓄死士，養爪牙，暗中盡幹些傷天害理之事，龍行雨亦偶有所聞，但他是一根篙子通到底的人，既相信了一個人，就很不容易動搖，今夜武當清玄道長揭發桐柏八雄的罪惡，他方知道以前所聽到的並非空穴來風，所以內心感到非常難過，也非常懊惱。

黃虎仁深知龍行雨的爲人，且

從龍行雨的神色之間，體會到其複雜的心情，兩人雖然動手過招，但始終保持着一副友善的態度，就像是兩位好朋友在切磋武功，一點也不刺激對方。

龍行雨雖然個性耿直，但並不愚昧，漸漸地已體會到黃虎仁的用心，心裡自然十分感激，所以兩人掌來掌往，雖然打得有聲有色，其實不帶絲毫火藥味。

歐陽丕在他的那柄毒劍上，確曾下過一番苦功，不但招式綿密嚴謹，而且常有極爲精奇怪異的招式出現，使人防不勝防。

黃小華得自「武學搜奇」兵刃篇中所載的「風起雲湧七十二式」，博大精深，已掩蓋天下所有神奇武學，和歐陽丕相較，應佔七成勝算，惜因對敵經驗太少，加以對歐陽丕那柄毒劍心存顧忌，所以感到處處受制，如非他不時以「純陽無風指」和「爍石銷金掌」兩門奇奧武學牽制對方，恐怕擋不過對方五十招，便落敗了。

凌飛的一對點穴金華，和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倒是勢均力敵，所以四對中以他們二對打得最爲激烈火爆。

西移的月亮，漸漸被山峯遮蔽了它的光輝，萬松谷中，也因之變得暗沉沉的。

凌素心雖對華香蘭未存敵意，只守不攻，但華香蘭養尊處優已久，百招之後體力漸感不支，已是嬌喘吁吁，香汗淋漓，凌素心一番好意地道：「華女俠，咱倆先談談好嗎?如果妳覺得這仇非報不可，咱們再打也不爲遲。」

華香蘭深知以自己的這點武功和人家相比，無殊螢光之與皓月，相差得太遠。凌素心的一意忍讓，已使她由衷地感激，也消除了不少敵意，只是一時騎虎難下，這時對方給了她一個不卑不亢的下虎背機會，她當然樂得接受，冷聲道：「好吧，談就談，難道還怕妳不成?」

這一對算是以談判代替了熱戰，但談的內容如何，却不得而知。

黃虎仁和龍行雨這一對雖然打得很熱鬧，但龍行雨心裡有了種被騙的感覺，所以越打越無味，這時見華香蘭連殺夫之仇都放棄了，坐下來和敵人談判，自己更覺不值，於是一掌迫開了黃虎仁，抱拳道：「龍某認輸了，有緣再見!」一縱身向谷外奔去。

百招後，黃小華是越來越老練，而且「風起雲湧七十二式」扇法越來越精純，加以不時奇兵突出的無風指，使得歐陽丕越打越覺應付艱難，也越打越心驚膽顫!

凌飛一身絕學，係傳自一代空門異人心如神尼，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雖然也有極深的火候，但因他貪杯好色，把身子掏虛，所以在百招過後，便已感內力不繼，週身直冒冷汗。

「着!」只聽得「噹」一聲，何曉春手中的厚背紫金刀，已被凌飛一筆硬架震飛出手，另一筆却迅速地送進了何曉春的心窩，半聲慘叫，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何曉春一死，歐陽丕更是心慌意亂，一個疏神，右肩胛挨了一指，登時血流如注，整條右臂頓時失去了知覺，手中毒劍也「噹郎」一聲掉落在地上。

黃小華摺扇一闔，向歐陽丕的「七坎」死穴點去，歐陽丕心知絕無倖免，雙目一閉，靜待死神召喚。

誰知黃小華扇至中途，突然想起他爹方才轉告他娘的一句話：「上體天心?」他本來就沒有殺過人，不禁一陣猶豫，最後嘆口氣，道：「歐陽丕，你還是自盡吧!」

歐陽丕詫異地睜開眼睛，見黃小華滿臉神光朗朗，一片莊嚴，不禁油然生起愧悔之心，低聲道：「謝謝少俠成全，老朽是否可以自己的毒劍自盡?」

黃小華向那柄掉在地上的毒劍望了一眼，點點頭，歐陽丕右臂已失知覺，他俯身用左手握住毒劍，他油然而生的「愧悔」之心，竟如浮光掠影般一閃而逝，無邊惡念在毒劍入握時沸起。

黃小華坦蕩胸襟，江湖經驗既少，又沒想到人心竟如此的險惡，他和歐陽丕相距原本不足七尺，歐陽丕俯身拾劍，眼角上瞄，見黃小華似在沉思，毫無戒備，不禁心中大喜，他抓到毒劍後，將全身力量移向雙腿，用力一彈，身隨劍走，宛如一支離弦勁矢，向黃小華射去，凌飛首先發覺，一聲驚呼，因黃小華和歐陽丕相距太近，而且猝然發難，搶救不及，迫得一揚手，將點穴金筆猛向歐陽丕頭部打去，人也跟着往前撲救。

這原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驟起變故。黃小華雖也臨時警覺，但爲時已晚，閃避攔架均已不及，硬被歐陽丕的毒劍刺入腹中，而他的鐵骨摺扇也自然反應往外一揮，劈去歐陽丕半個腦袋，凌飛打出的金筆，也同時到達，釘進歐陽丕的腦袋。黃虎仁和少林寺的兩位高僧及武當的兩位道長，均站在較遠的地方，更是搶救不及。

這時，凌素心也扔下了華香蘭猛奔過來，一見黃小華死狀，大叫一聲，登時昏去，原本一場很圓滿的殲敵之戰，不想到最後黃小華因一念之仁，竟落得個以身殉敵的悲慘結果。

——完——

上文提要：百相大師講述了蕭氏歷代榮譽之事，並說出蕭氏祖上遺傳一種怪病，因而代代都不長壽。如今蕭越亦有此病，百相大師帶蕭越在其先祖蕭宏遠墓中取出武學經典，叫蕭越加以習練。百相大師知自己已不久於人世，便將其體內百多年的功力與眞氣全部輸在蕭越體內，令蕭越突然增添了將近二百年的修爲……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奉天令引蛇出洞　爲搶奪三方混戰

蕭越走了一段路，終於還是無法放心，又返身趕回石洞。

他以絕高輕功，貼在洞口旁的崖壁上，恰好能瞧得清楚洞內楚香雲的情形。

楚香雲已然醒了。

她頗爲迷惘地四顧了一下，猛然她發現了那幾行字。

楚香雲一口氣讀完，不由地淚水汨汨落下。

她口中猶自道：「越哥，我……我早就不怪你了，這次我來這裡，就是因爲聽說你與『誅心令主』交手生死未卜，我不曾想到，你何苦又避開我呢？」

楚香雲拿起那柄劍，她知道這柄劍的來歷。

這柄劍是當初玉潔留贈給蕭越的，一年來，蕭越幾乎一直劍不離身，而今天却把這柄劍留給了楚香雲。

楚香雲幽幽一聲長嘆，提劍離開了石洞。

蕭越飄身落下，目光一直盯到看不見楚香雲離去的身影時才收回來，痛苦的表情已使他的面孔有些變形。

畢竟，情人的生離是最令人肝腸寸斷的。

執手相看眼淚，竟無語凝噎。

這是何等的淒涼哀惋，柔腸寸斷啊！

然而，英雄就是英雄。

蕭越始終能比常人更能下決心，尤其是揮劍斬情絲的決心，絕對不會作出兒女情長之態。

蕭越緩步向墓地走去。

站在這些蕭家的祖先安息之處，他彷彿聽到仗劍天下，爲武林正義拚命的話語。

那是無聲的話語。

是豪邁的話語。

是死者說給後人聽的激動人心的故事。

是一段能夠激勵千百萬有志之士前仆後繼的宣言。

蕭越完全能理解這話語的深刻含義。

他即將要爲武林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要將自己短暫一生的最後時光，貢獻到武林正義的祭壇上。

蕭越驀地掉頭大踏步而去。

黑夜是不能阻擋夜行人前進的。

然而，畢竟還是子夜。

夜眞長……

* * *

朔風凜冽，天氣乾冷得出奇。

彷彿要將人們的熱血也凍僵似的。

路上少有行人。

富人此時自然是在家裡擁紅抱翠，紙醉金迷，而窮人也不會在這天時裡出來幹活，也無活可幹。

然而對於在刀口上討生活的鏢師來說，就是天正下刀子，他們也得必須趕路。

鏢旗迎風招展，號子手的吆喝也總是那麼響亮，似乎沒有氣餒聲啞的時候。

這一行人只有十八人，老少皆有，其中十三人騎着高頭大馬。

鏢旗上龍飛鳳舞地寫着「鐵血鏢局」。

最近這幾年，武林形勢混亂，鏢局的生活越來越難做了，多數的大鏢局都仗着財雄勢大，歇業養息。

沒有老本吃的小鏢局，只得硬着頭皮接鏢，然而十、九要失鏢死人的。

「鐵血鏢局」十年前揚名武林，發展極快，數年間已發展到南北十六個鎮市。

總鏢頭是以「信義」著稱的「俠肝義膽」李南風，他與十二位義弟被江湖稱爲「鐵血十三騎」。

李南風是老江湖，一見江湖形勢不穩，便即發出指令給各分局兄弟，要他們全都歇業不做，且改行做其他生意。

是以，「幽靈敎」君臨天下時，並未來找他李南風的麻煩。

那麼，是什麼人能夠請動李老爺，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中走鏢呢？

而且，「鐵血十三騎」全體出動。

這幾年來，「鐵血十三騎」同時出馬，今天是第一次。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俠肝義膽」李南風老爺子。

中間是一輛馬車，「鐵血十三騎」圍在周圍。

顯然，「鐵血鏢局」今番保的鏢就在那輛馬車中了。

「俠肝義膽」李南風目光不時地回顧那輛馬車，他心中也不知道這輛馬車中有何人何物？

對方只要他保這輛馬車，將它安全送到洛陽城外五星坡即可。

「俠肝義膽」李南風不時地探手入懷，摸出塊圓形鐵片，這只是一塊毫不起眼的，色呈黝黑的鐵片。

然而，「俠肝義膽」李南風此次率領衆兄弟走這一趟鏢，却與這塊鐵片，有着莫大的關係。

「俠肝義膽」李南風昔年曾受過這鐵片主人的恩惠，可是數十年來，這黑鐵片的主人都未找過他。

十天前，却有一少女持這鐵片來到他家中，要他保一趟鏢到洛陽城外五星坡。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也沒交代。

李南風是老江湖，自然清楚這是對方不願告訴自己，所以他就不想自討沒趣，雖然這支鏢有些不合規矩，而且近來「誅心令主」出現江湖，而令人聞名喪膽，可是李南風是重義之人，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所以李南風沒有半點猶豫就接了這趟鏢。

並親自率領十二位義弟一起出馬保這趟鏢。

十天來，倒也相安無事。

而洛陽已近。

可是，李南風心中却絕不輕鬆。

因爲越是離目的地近時，就越容易出事情。

因爲人們在這時總是放鬆了警惕和戒備。

天色已漸近黃昏了。

李南風正要派人前去打探，客棧離這裡還有多遠才能到時，猛見前面樹林中閃出一羣人來。

李南風心頭不由一緊。

他再一仔細看時，不由有些詫異。

就這麼會兒工夫，這羣人已攔在了鏢車隊的前面。

李南風之所以感到詫異，是因爲來的全是少林寺的和尚，爲首之人正是李南風的故友達摩堂首座慧明大師。

李南風飄身下馬，上前見禮道：「大師別來無恙，怎麼會知道小弟從這兒經過呢？」

慧明大師道：「李施主，本盟在通往洛陽城外五星坡的道路上，都派了高手等候，貧僧能夠等到李施主也是有緣。」

李南風聞言不由一愣，他實在想不通，何以「武林盟」要花這麼多人力來對付他李南風。

當下他硬着頭皮道：「大師，不知貴盟對李某有何見敎呢？」

慧明大師道：「見敎是不敢的，本盟只是想追回自己的東西，只要李施主不插手，本盟自然不會和李施主爲敵的。」

李南風心中還是迷迷糊糊，於是他仍舊問道：「不知貴盟遺失了何物，要來這裡尋找？」

慧明大師一呆，不知該知何是好？

眞要回答的話違背盟規，若不回答又如何解釋呢？

雙方一剎時皆陷入了一片沉默。

「俠肝義膽」李南風畢竟是江湖中打滾過來的，不像慧明大師只知佛經，少於世故的少林高僧。

當下李南風哈哈笑道：「大師可否告訴李某，要找之物在我們這裡哪一人身上嗎？」

慧明大師道：「這物件倒不是在各位身上，而是在那馬車之

中。」

李南風打從慧明一行現身以來，就知他們是衝着馬車而來。

只是他並不點破，卻繞着彎子讓慧明大師自己說出來，這無疑是洗脫了自己的責任了。

李南風道：「李某原也不會阻攔各位搜查馬車，只是李某受人之託，當忠人之事。咱們吃鏢行這碗飯的，既然爲別人保了鏢，那是拚老命也得保住的，若沒有託鏢之人應允，李某實在不能讓各位搜查馬車。」

慧明大師聽罷，神情頗爲尷尬。

過半晌他才道：「貧僧原也不會做這半路劫鏢的事，只是這件東西事關重大，貧僧也是奉上命差遣，不得不爲。若是李施主不願意，那就只好見個高低，若李施主勝過貧僧，那自是無話可說，讓各位過去，否則，貧僧就要搜查馬車了。」

李南風回顧了一下馬車，心道：「這馬車中人不知是誰？不知爲何事得罪了『武林盟』。」

他一面想着，一面答道：「既然大師劃出道來了，那麼我李某自當奉陪。」

李南風言罷，即從馬上摘下一支銀槍，道：「大師，請。」

慧明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李施主，請。」

李南風知道他不願出手，當下也不謙讓，於是，他銀槍一抖，抖出一串槍花，直撞向慧明大師。

慧明大師倏地長袖一捲，向銀槍槍身纏來。

李南風自然知道他這一捲的厲害。

慧明大師這一捲中，已用上了佛門功夫「袖裡乾坤」。

這「袖裡乾坤」近似於傳說中的武學「流雲飛袖」，其威力奇大無比。

李南風身形微閃，槍已如游龍一般脫出慧明大師的長袖。

再度刺向慧明大師的咽喉。

李南風這一路「追魂鎖喉槍」使出，頓時使衆人眼花撩亂。

他的槍尖始終離慧明大師咽喉約七寸。

這險景只看得衆人的心提至嗓子眼。

就在兩人打得難分難解之際。

一條人影已如流星一般自樹林中直射向馬車。

李南風的二位義弟秦起雲、駱中豪立時出手阻攔。

李南風雖與慧明惡鬥，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此時見有人直衝馬車，也不再戀戰，數槍逼退慧明大師，退了開去。

李南風叫道：「大師且停！」

慧明大師罷手瞧着李南風，道：「施主有什麼話說？」

李南風道：「咱們說好的，這一戰定輸贏，怎麼貴盟竟然另派人來搶呢？」

慧明大師已經看清了出手之人的面目，於是他便叫道：「雲師侄且慢動手！」

李南風也叫道：「起雲、中豪，先停手！」

剛才那人正是武當派的「流星劍客」雲强。

雲强收手道：「慧明師伯有何吩咐？」

慧明大師道：「我已和李施主有約在先，單打獨鬥，若他輸了，就讓咱們搜馬車。」

雲强聞言，道：「慧明師伯，你上了姓李的當了。咱們人多，高手也多，他們勢單力薄，當然不是咱們的敵手。若咱們羣起攻之，只怕我們早就已搜完馬車了。」

他說到這兒，語氣微頓，道：「慧明師伯，咱們此番是志在必得，若師伯有所閃失，豈不是讓姓李的乘機溜掉了嗎？那時，咱們如何向盟主交代？」

慧明大師不由一怔，繼而又道：「這事是貧僧答應的，自然由貧僧負責，雲師侄但請放心。」

李南風道：「大師，可要再比下去嗎？」

慧明大師點點頭道：「不錯，自然要到決勝負爲止。」

「二位的功力相伯仲，若是這一比竟然難分高下時，豈不是要耽誤了時間嗎？」一個陰冷的聲音起自林中。

衆人望去，卻看不到一個人影。

雲强斷喝道：「什麼人？」

一個粗豪的聲音冷笑道：「嘿，嘿，嘿，乳毛未退的小娃娃也敢叱三喝四，當今中原武林看來眞是無人了。」

雲强在這人話音未落之際，人已如流星一般射向樹林中。

然而，他卻並未衝進林子裡去，手中長劍只是向林中輕輕一揮，人已退了回來。

那個陰冷尖細的聲音說道：「咦，這小子還眞有兩下子。」

話未落，兩條人影已閃出了樹林，而此時一陣勁風吹過，頓時便有數棵大樹發出轟然巨響，倒了下去。

路上衆人臉色大變。

他們都未想到雲强居然練成了馭劍之術。

這時衆人才看清適才在林中冷言冷語之人。

這是兩個身材極高的中年人，臉形修長，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那

高挺的鷹鉤鼻，眼睛也是藍的。

李南風知道來者不善，仍然不亢不卑地道：「兩位朋友淌這渾水，不知是爲何而來？」

右邊一人傲然斜睨了李南風一眼道：「自然是爲了你保的鏢而來的，難道李總鏢頭不知有保鏢就有劫道的嗎？」

這人說到「李總鏢頭」時，聲音故意提高，使那本已尖細的聲音更刺人耳朵。

李南風心頭不悅，臉上卻未流露絲毫。

李南風道：「既然如此，李某只有奉陪到底囉！不過，李某總該知道二位的名號吧！」

右邊那人道：「中原武林那些所謂名號，不過是唬人的罷了，我們兄弟可不喜這虛名，我是慕容青，他是我兄弟慕容赤。」

雲强聽到慕容青蔑視中原武林，不由冷哼了一聲。

慕容赤一翻藍眼，道：「姓雲的小子，你窮哼些什麼？」

雲强本來就看不慣這兩人，這番又聽他這麼的叱喝，不由心頭火起，但他畢竟是武當派的高手。

武當派武功講究後發制人，故而他將火氣壓了壓，道：「閣下若想伸量我雲强，大可不必只說不做。」

慕容赤聞言大怒，便要衝上去與雲强一戰。

慕容青一把拉住他，在他耳邊低語了一陣。

但見慕容赤將目光一瞪，道：「姓雲的小子，這筆賬咱們以後再算。」

慕容青道：「李總鏢頭，咱們兄弟只想瞧瞧這馬車中到底是何物，竟值得『武林盟』傾巢而動。」

李南風仰頭一笑，道：「既然慕容先生有興趣，不妨咱們走着瞧好了。」

話音未落，銀槍刺出如蛇出洞，閃電般擊向慕容青。

他知道少林寺和武當派雲强都不會乘人之危去搶馬車的。

故而先行向慕容青出手。

慕容青似乎並未將李南風放在眼中，他身形不退反進，長臂倏地抓出！

李南風大驚，饒是他久經大敵，像慕容青這般打法也還是頭一次見到。

李南風急忙橫掠而出，一條銀槍使得滴水難進。

然而，慕容青的長臂卻在這一片槍影中伸了進去。

一聲悶哼傳出，人影霍然一分。

李南風手撫胸口踉蹌退後數步，勉强以槍拄地站立住。

「大哥……」兩條人影撲向李南風。

「大哥，傷勢如何？」

慕容青緩緩說道：「一時半刻還死不了吧！不過時間長了，可就不敢擔保了。」

語聲仍是那麼尖細。

這兩人正是李南風的兩位義弟高凌雲、馬尚義。

這兩人聽了慕容青的譏笑諷刺，不由得目中噴火，身形立時撲了上去。

慕容赤忽地身形一長，直向馬車撲去。

「鐵血十三騎」中的其餘幾人，眼見大哥十招不到便傷在對方的手中，知道今天是絕難善了。

排名「鐵血十三騎」第三位的駱中豪振臂一呼道：「各位好兄弟，今日是咱們『鐵血十三騎』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了，大家要齊心協力併肩齊上啊！」

說完，他已率三位義弟攔住了撲來的慕容青。

又有兩個人加入了高凌雲和馬尚義的一邊，會戰慕容青一人。

剩下四人守住了馬車。

慕容兄弟武功雖高，怎奈何「鐵血十三騎」人多。

四人聯手之力，攻擊既兇，防守也相當嚴密。

驀地，高凌雲等四人齊聲慘叫，一起倒地而死。

只見這四人每個人的額上都露出三根針尾，閃着幽幽藍光，顯然塗有劇毒。

李南風只瞧得肝膽俱裂，心痛如刀絞，「鐵血十三騎」叱咤江湖十年，何曾有過如此慘重的傷亡呢？

他雖未看見慕容青是如何發出暗器的，但他知道一定十分隱秘，否則，憑着他四位義弟的身手、經驗，怎麼會同時被他射中呢？

李南風高叫道：「中豪，你們小心他們的暗器。」

慕容青臉上帶着冷冷的陰笑，道：「李總鏢頭，你若是再不自量力，我們兄弟說不定可要將你們『鐵血十三騎』全毀了。」

「『鐵血十三騎』豪氣干雲，李南風俠肝義膽，又豈是任何人毀棄得了的。」一聲冷哼傳來。

聲音未落，衆人只覺眼睛一花。

一個人彷彿平空冒出來似的，攔在慕容青的面前。

慕容青心中大震，他實在沒想到對方竟會有這般絕世高手。

抬眼瞧去，竟是一名年約二十餘歲，身著黑色勁服，臉色冷峻的美少年。

慕容青問道：「閣下是誰？」

此刻，慕容赤似乎已感到情形不對。

便早已停手退了回來，立在慕

容青身旁。

雲强冷冷一笑，道：「難道你們居然連『孤堡』堡主蕭越都不認識，也敢來中原武林混嗎？」

慕容青臉上神情不變。

但目中却掠過一絲驚色。

但是，他一想到此行之目的，心頭不由沉重起來，若是完不成此行任務，回去也必然難逃一死了。

當下，慕容青傲然道：「咱們兄弟來中原武林，又何必去認識浪得虛名之輩呢？」

蕭越目光盯住慕容青，道：「是嗎？閣下倒也自信得很！」

慕容青只覺對方目光如刀一般直射入自己的心內，不由打了個寒噤，剛剛樹起的拚死一戰的決心，在一剎那之間已經被蕭越一句話給瓦解了。

慕容青心中已被蕭越懾服，但他仍然出手了，因爲他不能不出手。

一招落空，正待再上時，忽聽蕭越道：「你不是我的對手，還是走吧！」

慕容青聞言，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良久他狂叫一聲，再度和身撲上，雙手齊揮，已然發出了暗器。

蕭越一聲長嘆，右手輕揮而出。

慕容青一聲慘叫，雙手捂臉仰天倒下，額上露出六根針尾。

慕容赤只瞧得雙目盡赤，怒聲道：「姓蕭的，還我兄弟命來！」吼聲中，他雙手齊出，竟是「大力鷹爪功」！

蕭越嘆聲道：「這又何必呢！」話音剛落，慕容赤目瞪口呆地站住了。

因爲蕭越的右手食中二指已扣在他的咽喉上，他只需再上前一步，立時便會血濺當場的。

慕容赤臉如死灰，久久無言。

蕭越緩緩放下手來，道：「你走吧！」

慕容赤彷彿沒有聽見似的，整個人已痴呆了。

蕭越轉過身來，走到李南風面前，倏地出手如風，連點李南風數十處穴道。

這一舉動令在場衆人全都驚呆了。

蕭越探手入懷，掏出了一個瓷瓶，傾出一顆藥丸，隨即餵入了李南風口中。

隨後，他以右掌貼在李南風的背心「靈台」大穴上，運功替李南風療傷。

這時人們才醒悟過來。

駱中豪走到二人身旁，却見李南風猛然吐出一口血來。

蕭越鬆開手，道：「駱大俠，你將李總鏢頭扶到馬車中去休息吧！」

他這一句話把駱中豪給驚住了。

駱中豪遲疑道：「這馬車……只怕不能夠坐的。」

蕭越微微一笑，道：「這馬車中的物品是絕對不會傷害李總鏢頭的，這一點駱大俠儘管放心。」

他見駱中豪仍是不信，便笑着向馬車走去。

驀地——「蕭施主且慢！」慧明大師快步走到蕭越跟前。

蕭越臉上仍含着笑意，說道：「哦，大師莫不是要阻止蕭某瞧這輛馬車嗎？」

慧明大師合什道：「不敢，只是這馬車中的物品乃是本盟的最重物品，若蕭施主要瞧馬車，老衲當奉陪。」

蕭越臉上笑意倏地消失無踪。

蕭越口氣一變，道：「這件東西是如何得來的，大師只怕心裡很清楚，如今有人要將這些物品送還本堡，貴盟却又來阻撓，不知究竟是何用意？」

慧明大師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顯得很不自然。

過半晌，他方才說道：「這物品本該……本該屬於天下武林，有德者居之才是。」

蕭越冷哼道：「莫不是現在的『武林盟』是有德者嗎？何況蕭某曾爲『武林盟』第一任盟主，此物又是我『孤堡』所有，大師若是要搶，那也不妨一試。」

慧明大師硬着頭皮道：「蕭施主未免太過偏激了，本盟宗旨蕭施主也是清楚的，何況貴堡尚未重建，又如何憑此物號令天下呢？」

李南風此時已經清醒過來，聽了這句話，不由念頭忽閃，暗想：「此物莫非是當年『孤堡』號令天下的『奉天令』嗎？」

蕭越微微一笑，道：「本堡總壇的建立只是時間問題，貴盟雖然在武當山一戰重創了『幽靈教』，可惜却並沒奏全功，可見貴盟中睿智之人少有，竟未能洞察韓威雲犧牲自己的用心，這樣却又如何統率武林正義之士呢？『楓葉山莊』退出『武林盟』就是最好的證明。」

慧明大師不由語塞。

他良久道：「蕭施主語鋒犀利，老衲甘拜下風，只是此物究竟屬於誰，不是一時可以決定的，若蕭施主願意，不妨前往本寺與本盟盟主商定此事。」

蕭越劍眉一揚，道：「既然大師誠意相邀，那麼我蕭某自當前去。」

說罷，舉步走向馬車。

一條人影倏地攔住了去路。

蕭越一怔道：「李總鏢頭，這是何意？」

李南風臉色蒼白，但眼神却是

堅定的。

李南風道：「蕭大俠，雖然你救了咱們『鐵血鏢局』，這人情我們『鐵血鏢局』終究要還的，只是鏢局的規矩不能壞了，這趟鏢必須好好地送到洛陽城外五星坡，到時蕭大俠儘管去看都行，若蕭大俠執意現在就要看，那麼咱們『鐵血十三騎』只好不自量力了。」

蕭越只聽得肅然起敬。

稍頃，蕭越道：「李總鏢頭眞是重義氣之人，不愧是俠肝膽義。既然如此，蕭某當與李總鏢頭同去五星坡，想來李總鏢頭大概不至於拒絕吧？」

李南風本來是拚着背負忘恩負義之名要攔阻蕭越的，却不想蕭越竟然如此理解自己的處境。

心頭不由激動不已，眼睛也潮濕了。

李南風欣然道：「若得蕭大俠相助，那眞是求之不得的，又怎會加以拒絕呢？」

慧明大師微微點頭，也向李南風道：「想來李施主也不會拒絕我等與你一同前往五星坡吧？」

李南風點頭道：「當然不會。」

蕭越在李南風與慧明大師說話時，他已走向雲强。

兩人走近，無言地張開雙臂擁在一起。

久久，方才鬆開了。

雲强道：「蕭越，你好像又憔悴了不少，那晚你去追『誅心令主』，我一直擔心你，這一個月來我一直在打聽你。」

蕭越微微一笑，道：「我現在不是很好嗎，咱們又見面了，這就值得咱們痛飲一番了。」

雲强點了點頭，道：「不錯，是應該大醉一場，咱們已很久沒有在一起喝過了。」

蕭越不無惋惜地道：「可惜這裡前不着村後不挨店，哪裡能有酒喝呢？」

雲强道：「反正你我也不急在這一時，五星坡離此不足二十里，以我等脚程，很快就可到了。」

蕭越一笑，道：「不錯。」

他回頭向李南風道：「李總鏢頭，你這四位兄弟的遺體是就地掩埋，還是帶到洛陽，準備最好的棺木殮葬呢？」

李南風沉痛地道：「我這幾位兄弟一輩子在刀口上討生活，沒有一天安定的日子過，死時該好好厚葬才是！」

他說完，回頭叫三弟駱中豪等幾位義弟將二弟高凌雲、五弟馬尚義、六弟騰松遠、十弟楊家臣的遺體放到他們各自的馬上，一行人又重新起程了。

＊　＊　＊

五星坡果然離這兒不遠，不到一個時辰，羣雄便到了。

這五星坡因爲距離洛陽城並不太遠。

所以此地店舖，酒家也有好幾家。

李南風按照那託鏢的神秘少女所言，將馬車趕到了四平客棧前。

他們剛一趕到，就見一位少女走出了客棧的大門，正巧撞上了趕來的衆人。

李南風輕聲「咦」了一下，叫道：「原來是藍姑娘，妳託的鏢，李某幸不辱使命將它送到了，請姑娘驗看。」

慧明大師一見此女，也是一楞。

因爲他已想起來了，這位藍姑娘正是當初隨蕭文拜訪少林寺的兩名隨身侍女之一。

另一名少女已嫁給江龍飛爲妻，這一點他是知道的。

這位少女正是藍娟。

自從在少林寺中與蕭文有了關係之後，她便一往情深地將自己一生繫於蕭文一身。

不料在後來「幽靈教」進攻少林寺時，她在混亂中與蕭文失散，由此却帶走了蕭文好不容易得來的「奉天令」。

蕭文失去了「奉天令」萬般無奈，在「楓葉山莊」中以假「奉天令」誘出蕭越，因而那支假令就落到了楚香雲的手裡。

藍娟這一年多來四處尋找蕭文而不見，頓時想到這支「奉天令」。

於是，她一面要李南風保這鏢來五星坡，一面却又將消息傳了出去，希望蕭文聽到這消息會趕來。

這時她一雙美目緊緊地盯在蕭越的身上。

半晌，她才道：「你……你不是蕭文？」

蕭越見她那副神情，心中似乎有些明白了。

於是，蕭越緩緩地道：「在下不是蕭文，我是他的弟弟蕭越，不知姑娘找他有何事？」

藍娟當然知道蕭文有個孿生兄弟，只是沒想到兩人長得如此相像，若不是兩人的氣質不同，只怕她會認錯人的。

藍娟道：「那麼你可知你大哥在何處？」

蕭越微微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蕭越見她失望，安慰道：「姑娘只管放心，大哥不會出事的。對了，不知這支鏢究竟是何物品？」

蕭越雖然已經知道馬車中是「奉天令」，可是他並沒親眼見，所以仍有此一問。

藍娟由於自己與蕭文的關係，自然對蕭越產生親切之意，道：「馬車中自然是『奉天令』，本來我是

打算把它交給文哥的，既然他沒來，交給你也一樣。」

藍娟說着，已走向了那輛馬車。

蕭越看着藍娟走近了馬車，不知為何心中却升起一種不祥的感覺。

蕭越不由脫口叫道：「姑娘且慢……」

話音未落，身形已隨心而動了。

但……

畢竟還是晚了。

就在藍娟拉開車門的一瞬間，藍娟倏地雙手捂住眼睛，踉蹌後退了數步，正巧倒在蕭越懷中。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藍娟突然遭此重創，一時還未能細想是如何發生的。

蕭越向她望去，只見她雙手指縫中汩汩流出鮮血，而眼睛處有兩枚金針尾露出。

蕭越心中一驚。

正在此刻，藍娟似乎已明白了自己的眼睛已經瞎了，痛心之極，一用力將兩枚金針拔了出來，鮮血更是流個不停。

藍娟大叫一聲，道：「還我眼睛來……」

立時身形便向那輛馬車撲去！

蕭越想都沒想，已攔住了藍娟，見她神情甚是瘋狂，急忙出手將她點倒，同時伸手扶住她。

蕭越將藍娟交與雲强照看，自己却向馬車走去。

眾人適才為藍娟遭暗算之事正感驚懼之時，却又見蕭越走向那馬車，眞不知他為何要如此冒險？

只見蕭越雙手倏地抬起，凌空向那車門一劃。

只聽「喀察」一聲，那車門已整個跌落下來了。

而蕭越此時早已運功在周身佈下了一道氣牆。

就在馬車門掉下來的一刹那間。

只見一條人影迅捷無比地竄出了馬車。

蕭越心念動間，已攔在了那人身前，右手虛按，一股勁力已襲向了對方。

那人一見便知道難以逃脫了，於是身形居然撞向蕭越。

蕭越不由一怔，對方若是毫不抵抗自己所發功力，非當場震斃此人不可。

可是，蕭越却不想將此人殺死在自己手中。

蕭越內力早已至收發由心，當下將發出掌力盡數收回，變掌為指，點向這人的「肩井」穴。

誰知這人就在蕭越眞力收回而指力未發之際，發出一掌，身形即藉勢倒掠而去。

蕭越突然覺得一股潛力湧至身前，心中微微一凜，但他內力隨心而出，自不把對方這一掌放在眼中，而是對方的裝束令他驚疑了。

這是一個白衣蒙面人。

蕭越眼見這人使詐遁逃，身形已追了過去。

這兩人的身法都是驚世駭俗的。

只一眨眼的工夫，兩人已消失在屋宇之間。

剩下的這一些人都驚懼不已。

慧明大師雖是少林高僧，但自嘆輕功不及這兩個人，雖然有心去追，但却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流星劍客」雲强的輕功雖然尚佳，但是他却扶着受傷的藍娟，脫不開身來。

李南風見此情景，便對慧明大師道：「大師，不知如今做何打算？」

慧明大師道：「事情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貧僧難以自作主張，只有暫回少林寺了。」

稍停，他又道：「李施主，你我之交不是外人，聽貧僧一句話，不要像這次一樣，再接這種來歷不明的鏢，否則，遲早會斷送『鐵血鏢局』的。」

李南風臉露苦笑道：「大師金口良言，在下銘記在心。」

慧明大師點點頭，道：「那麼，就此告辭，請！」

他合什一禮，帶着八名弟子走了。

李南風轉眼瞧見雲强楞在那裡，便上前道：「雲大俠，這位姑娘的傷勢要緊嗎？」

雲强低頭看了一眼藍娟，見她雙眼已不流血了，可是適才那雙眼波流轉，動人的美目一下子變成了兩個血洞，心中不禁一慘。

李南風見雲强不說話，討了個沒趣，使他心裡十分地不舒服。

但是自己傷勢雖經蕭越妙手回春，却並未治癒。

當下也不願理會雲强，便轉身和八位義弟一同進了四平客棧。

雲强很是憐惜地望着藍娟，心中不知從何處湧出一股柔情，佔據了他整個心。

他輕輕地將藍娟抱起，走入四平客棧。

他開了兩間上房。

將藍娟安置在其中一間，又親自從鎮上找來大夫為藍娟裏好傷。

這一切都做好了，他才放心地守護在藍娟的床前，在等着藍娟的醒來。

＊　＊　＊

蕭越一直追到鎮外的一處小山坡前。

終於攔住了那個白衣蒙面的人。

蕭越冷聲道：「閣下認為眞能逃出我的手心嗎？」

白衣蒙面人沉默着。目光却不瞧蕭越。

蕭越冷笑一聲。

身形倏地便到了白衣蒙面人的面前，撕落了他的蒙面巾。

白衣蒙面人低叫了一聲，迅速地轉過身去。

白衣蒙面人根本沒有料到蕭越會突然出手。

因此他根本就來不及閃避。

蕭越心下更是懷疑，道：「你是誰？為何不敢面對我？」

白衣蒙面人仍是一動也不動。

蕭越身形微晃，閃電般出現在白衣蒙面人面前。

這時白衣人一下驚住了，頹然地嘆了口氣。

蕭越不由驚異，憤慨交織心胸。

蕭越氣不成聲地道：「這白衣人竟會是你！你……你簡直……簡直不是人！」

白衣人一嘆道：「不錯，我不是人，你動手吧！」

蕭越道：「你不是答應我改過自新的嗎？為什麼却又來劫『奉天令』？」

白衣人道：「這『奉天令』本來就是我從少林寺中取出來的，交給了藍娟保存，可惜少林寺失陷於『幽靈教』時，我們失散了，若不是她已遭不測，何以『奉天令』會流落江湖呢？」

蕭越道：「她並未遭到不測，而恰恰是你給她帶來了不幸。她為了找你而故意使『奉天令』出現於江湖，哪知得到的却是你給她的金針，使她成了殘廢！」

白衣人道：「難道……難道託鏢之人竟是……藍娟？而今日那個被我打傷之人莫非是她？」

他一臉驚疑之色。

蕭越道：「不錯，是她。你傷了她，必須付出代價。我說過，若你不改過自新，再見我時就是你的死期。」

蕭越此刻大為激動。

蕭越又道：「大哥，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這樣稱呼你了。你還有什麼事要交代，我都會為你做的。」

這白衣人正是蕭文。

蕭文聽了蕭越所說的這些話，臉上立時變得蒼白，他道：「你眞的要殺我？」

蕭越一咬牙，道：「我說的話一向都是算數，是你逼我別無選擇的。」

蕭文眼中突然射出兩道野獸般的兇光：「既然如此，我也是別無選擇了。」

蕭文猛然雙掌擊出！

蕭越頓感一股腥味迎面而來，他立時飄身而去，抬眼瞧去，却見蕭文雙掌都已變得通紅了，彷彿要滴出血來似的。

蕭越忽然憶起，這正是蕭家的絕技「血手印」的武功，只是由於它太霸道殘酷，所以「孤堡」早有禁令，不許弟子習練這門武學。

同時，「孤堡」血劫的起因也多少與這「血手印」功夫有關。

當初，在短短的數月間，就有四十多名武林六大門派的高手及其他一些江湖俠義之士，慘死在這「血手印」之下。

這就迫使六大門派終於聯手對付了「孤堡」。

這時蕭文的雙掌更加紅了，紅得鮮艷之極。

蕭越雖然功力精深，但一聞到那氣味，也忍不住地想要嘔吐出來。

所以這幾十招下來，全是蕭文在進攻。

但蕭越在一旁避閃猶如蛇一般。

蕭文根本無法沾到蕭越的衣角。

蕭越倏地閉氣欺上前去，運指如飛，點向蕭文。

蕭文見狀，急切間回掌反擊。

但已慢了半分，竟讓蕭越將衣襟給拉開了。

「啪」的一聲，一件物品掉在地上。

蕭越身隨心動，已搶先拾起此物。

一眼便看到「奉天令」三個字，他心頭一凜，急放入懷中。

就在這一當兒，一股更濃的腥味襲來。

頓時，蕭越只感覺到一陣噁心，身形倒縱而出。

乍見面前已多了一人。

只見這人全身罩在一件白袍之中，臉上也蒙了一塊白色絲巾，只露出一對精芒四射，閃爍着野獸般光芒的眼睛，令人瞧了，心中不由寒意頓生。

蕭文却在此刻顫聲叫道：「師父，弟子無能。」

白衣蒙面人哼了一聲，目光凝視着蕭越，一字一句地道：「把『奉天令』給我。」

那口氣彷彿是蕭越已敗了似的。

蕭越冷冷道：「閣下想必就是『誅心令王』囉？在下正想領教閣下的誅心絕技哩。」

白衣人口氣不變地道：「你不是我的對手！」

蕭越哼了一聲道：「那倒未必見得。」

白衣人倏地擊了三下掌，四周閃出八個人。

（未完・二十）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天王傳奇

上文提要：婦用金狐棒戳宮本千軍的小腹，他慘呼倒地，知道婦要殺瓊衣，便請求婦放過瓊衣，婦愛千軍，豈容瓊衣活命，婦抬手要拍向瓊衣的頂門。千軍曾挽救不了他心愛的百合子，此刻亦保護不了瓊衣，眼見瓊衣將死在自己的懷裡，突然一道飛快身影，抖出一片竹葉，插入婦的咽喉，君子知道婦已受重創……

色誘君子婦入彀　義助連體人脫逃

戰陣斷殺，並未停頓。

殺人的人繼續殺人。

被殺的人一個一個倒下。

這一幕又一幕的慘狀，全都在費不該眼底之下一覽無遺。

但很奇怪地，在這血腥飛濺的戰陣中，無數死屍的草原上，在費不該的眼前，仍然有着黑衣女子的倩影，也有她曾經對他講過的話！

殺了易春秋！殺了易春秋！殺了易春秋！

只要他殺了易春秋，她便是屬於他的！

太可笑了！

他只是第一次遇上她，她竟然提出這樣的條件！

她怎能說得出口呢？

他又怎能相信她的話呢？

可是，他竟擺脫不開她的倩影！她的容貌，她的神態，她的聲音，竟在三言兩語之間，牢牢地把他的一顆心縛住！

那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卻已無可解釋地發生了！

而且，更令費不該意想不到的是：易春秋突然出現，更一擧擊殺了婦！

婦，終於把咽喉上插着的竹葉，慢慢地抽了出來！

青葉已不再是青葉，它被鮮血染紅。

婦快要死了，但她背後的兄弟怎辦？

她把竹葉抽出之後，痛苦地嗆咳！

血，染濕了她的胸脯，她已知道眼前的人是誰。

他是易春秋，傳聞中的易春秋！地獄門的傳奇人物！

但婦至死也不肯相信，竟有人能在一招之間便殺了自己！

然而，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她敗了，也要死了！

她一死，君子還能獨自活下去嗎？

想到這一點，婦笑了！她竟然能夠在這種時候笑得出來！

她强忍痛楚，對她背後的君子笑道：「我一直都在擔心，你會在憂鬱中自萌短見……今天，終於不必擔心這種事了……嘿嘿……嘿嘿……」

她在恐怖的笑聲中，突然垂下了頭！

她的臉一片灰白，她的呼吸完全中絕，她死了！

君子婦，忽然「死了一半」！

婦死，君子怎辦？

就算他仍然能夠活着，他背後的姊妹怎辦？

婦死，君子流淚，罕有地流淚。

他傷心，並不是爲了自己，只是爲了他背後的姊妹——婦！

婦是毒婦，畢生害人無數，她的死，本不值得憐憫，但她畢竟是君子的姊妹，而且關係之深切，遠遠超乎其他人的兄弟姊妹之上！

就在君子流淚，臉茫然之際，兩道刀光突然閃入，刹那間左七右八，總之十五刀狂斬君子！

刀如急雨，先後斬向君子的雙肩、腰脅、胸腹、咽喉、以至是下陰要害！

君子的眼神仍是一片茫然，但他的身形卻飛快轉動。

雙刀刀光電閃，人亦如電般急閃。

殺向君子的，是「百歲侏儒王」平勝邦的浣花雙刀，他一連十三刀都是急驟兇悍，但最後兩刀，卻輕柔有如風中落葉！

這兩刀，竟似是無奈地斬向藕絲……

藕斷，絲不斷，刀鋒無情，人心卻無奈。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百歲侏儒王」平勝邦竟能使出這種刀法來！

這是「藕斷絲連情天無奈刀」！

平勝邦刀劈「無奈」，但君子的拳頭更「無奈」！

目睹雙刀斬下，君子凄然地笑。

他無奈地出拳！

「六代豪華，春去也，

「更無消息，空悵望，

「山川形勝，已非疇昔，

「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

「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君子吟詞、出拳、嘆息。

詞意悵惘，拳出無奈。

遠比平勝邦的刀意更是無奈。

他背後的姊妹，已不再是出招狠毒，令黑白兩道英雄聞名喪膽的婦。

婦已死，她已化作一具依附在君子背後的死屍。

她永遠不能再與君子聯手抗敵，她只是君子的負累，無奈又無奈的負累。

而且，這負累永不能解脫，除非……

除非君子也死在婦的背後！

* * *

君子繼續無奈地出拳、吟詞。

「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跡。

「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

「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螿泣。

「到而今只有蔣山青，春淮碧。」

他越是無奈，平勝邦越是驚悸。

這位「百歲侏儒王」做夢也想不到，他的「無奈刀」竟遇上了比他更不可思議的「無奈拳」！

這種「無奈」，竟有摧心廢腑之力！

君子拳，是有深度的拳。

正因爲君子的拳，以「無奈」、「悲傷」、「哀兵」之心態使出，竟在輕重緩急之間，有着鬼神莫測的絕妙——不世高手，在此非常時候，使出了不世之拳！

君子進逼之勢不快，但卻步步追逼，拳拳攻向平勝邦必救之處！

平勝邦雖雙刀飛舞，竟再無暇斬殺君子，只能左右封擋，力求自保。

每一招，平勝邦都只差半寸，即可反佔先機。

但那半寸之差，竟一直緊壓着「百歲侏儒王」，無法平反敗局。

詞吟畢，平勝邦已中了十六拳。

平勝邦既驚懼，也迷惑：「怎麼毒婦死了，君子更難對付？」

他可不曉得，正是因爲婦死了，君子才更難對付。

十六拳擊中了平勝邦，最少把他一半以上的牙齒打得鬆散脫落。

平勝邦在這戰陣中魂飛魄散，心驚膽裂。

對他來說，這是一輩子都沒想像過的怪事。

* * *

宮本千軍全力護花。

他憎厭流血，憎厭殺人，但在這一役，大草原上血流成河，死傷不計其數。

他更憎厭婦，但婦已死，只賸下臉頰肌肉不斷在顫抖的君子，倒是他雖曾經中了婦一棒，此刻已回復了元氣！

宮本千軍也憎厭地獄門中人！

瓊衣是不應該來的。

但千軍卻可笑地把她託付在地獄門！

但地獄門大軍，卻把她押到大草原，作爲誘殺君子婦的香餌。

這種手段，太可恥了！

宮本千軍對地獄門大爲失望，也等於對易春秋大爲失望。

易春秋，並不是他的朋友。

縱使他在早上送給他一匹神駿的龍馬，但圖窮匕乃現，易春秋最後還是利用了瓊衣，出賣了宮本千軍！

於是，同根盟是千軍的死敵，地獄門亦然。

太可怕了。

環顧四周，人人都是敵人，他只有瓊衣，瓊衣也只有他！

可是，宮本千軍卻突然大吼：「君子，我陪你一起殺將出去！」

大刀一揮，地獄門戰士當者披靡，君子仰面大笑：「好刀法！好武士！咱們殺將出去！」

形勢突變，君子與千軍，雙雙聯袂，闖出了一條血路！

宮本千軍沒有要回龍馬，他要的只是瓊衣。

易春秋也沒有追上來。

窮寇莫追。

更何況在大草原西方，還有另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在虎視眈眈。

那是魔宗戰士、魔宗羣魔、魔宗高手！

＊　＊　＊

夜已深。

天際疏星，有如野獸凶厲的寒芒，正在恐怖地閃動！閃動再閃動！

在大草原南方盡頭，有大大小小的山丘。

某山丘下，宮本千軍燃起了篝火。

火燄映照下，連早已慘白的死人臉孔，看來都是一片火紅。

君子坐在篝火旁，火雖燙熱，但他的身體卻在顫抖，有如置身冰川雪山之中！

宮本千軍憎厭婦，但卻並不憎厭君子。

雖然，他知道君子極喜歡瓊衣，甚至是極渴望能夠得到瓊衣。

但在千軍心中，婦是婦，君子是君子，君子婦雖連體而生，卻是兩個完全迥異的人。

不單是男女有別，心性更有天淵之別。

千軍在這星夜下，篝火側輕擁瓊衣，兩人的身體似有熱流在互相溫暖對方的心。

但在他倆對面，卻是顫抖着的君子。

君子與婦，縱使並未心連心，但一直都是身體連結着身體。

但婦死了，君子又還能活多久？

天氣並不炎熱，但篝火卻是火熱的。

君子靠着火燄，會否令他背後姊妹的屍首提前腐敗？甚至是迅速發臭？

這是很可怕的問題。

君子的身體在顫抖，是不是因爲心裏害怕？還是因爲婦之死，已令到他的身體受到了損害？

千軍不知道，瓊衣也不知道，甚至是君子本身也不知道。

宮本千軍想安慰君子，但他並不是個善於詞令的人，他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

千軍的心意，瓊衣是明白的，但她也開不了口。

既開不了口，也沒有辦法可想，君子的將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倏地，君子對宮本千軍說道：「我……聽過你的一些往事……」

千軍苦笑：「我的往事，並不愉快。」

君子點點頭：「我知道，但……總比我好！」

這句話若出自別人口中，宮本千軍一定不會同意。

但君子這樣說，千軍只能嘆一口氣，示意明白。

君子的額角，漸漸滲出了汗。

他澀聲道：「宮本先生，我有……一事相求，希望你能夠答允。」

千軍乾咳兩聲，道：「請說。」

君子忽然笑了，他的笑很怪，但說出來的話更怪。他道：「我想見一見我的姊妹。」

千軍陡地呆住。

他的瞳孔忽然黑黯起來，不但黑黯，甚至是說不出的慘淡。

他突然額上青筋暴現，厲聲喝問君子：「你說曾經聽過我的往事……那是指……指那一件事？」

君子蹲在篝火側，用修長的手指捂住了臉，半晌才澀苦地一笑：「你最心愛的女子，曾在你面前切腹？」

千軍立刻狂嚎！

他的眼睛暴睜三倍，臉上神情變得恐怖之極！

百合子的切腹，不但了結她自己的生命，也狠狠地剜割着宮本千軍的一顆心！

千軍的心，至今仍在滴血！

這是他心中最大的創傷，但君子竟在這時候把他心中最嚴重的傷疤挖揭出來！

千軍渾身顫抖，而且比君子顫抖得更厲害。

瓊衣立刻抱緊着他！

千軍捂着胸，强自壓抑心中的悲慟：「君子先生……你究竟想怎樣？」

君子凝視着他，深深吸一口氣，再道：「你曾經爲心愛女子砍下她的首級，對不？」

宮本千軍咬着牙，直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是！我一刀砍了她的腦袋！」

「宮本先生，我求你再揮刀，把我姊妹的首級也砍下來！」

「胡說！爲什麼要這樣做？」

「她是我的姊妹！她死了，我要見一見她！但她的臉永遠在我的背後，若不把她的腦袋砍下來，我又怎見得着？」君子嘶叫着說！

他要見婦最後一面！

本來只是很平常的要求，但對他來說，卻是一件極艱難極恐怖的事！

宮本千軍臉上的表情突然僵硬！

他不但表情僵硬，連指骨也僵硬得無法活動自如。

他手裏有刀，刀鋒永遠殺氣逼人。

這一柄刀，已砍下無數人的大好頭顱，但此刻君子卻要千軍砍掉婦的死人腦袋，好讓他和這姊妹見一見面！

這種事，不但絕頂恐怖，簡直是令人完全無法想像的！

但君子的說話，十分清楚，千軍也很徹底地明白他的意思！

瓊衣仰起臉看着千軍。

千軍的頭髮，似已一根根豎起，又彷彿聽見自己的血液在體內奔騰的聲音。

他是一條硬漢！

他不會向任何敵人示弱、求饒，他是天生的武將，甚至是戰場上威風凜凜的天神。

但突然，他哭了！

哭聲天崩地裂，震人心弦。

他的哭聲，掩蓋了刀鋒呼嘯之聲，也掩蓋了「察」的一響……

在淒厲哭聲中，宮本千軍手起刀落，「察」一聲把婦的死人腦袋砍了下來！

腦袋被劈下，有如滾球般滾向後面。

婦背後的人，永遠是君子。

君子立刻捧起了這顆腦袋！在火光下，婦的首級看來並不灰白，而是極度詭異的褚色！

婦死了！這是與君子「相連爲命」三十年的姊妹。

這三十年以來，君子每天都聽見她的呼吸聲，以至是心跳聲。

但現在，婦的呼吸聲和心跳聲都已中絕，他只能這樣地捧着婦的首級，牢牢地看着！看着……

雖在篝火之側，但君子全身上下都是涼颼颼的，莫名的恐懼自四方八面向他湧了過來。

他的眼中只有深沉的烏雲。

他的姊妹，眞是長得美麗。

雖然婦死了，但她臉龐的輪廓，仍然是美麗的。

美麗而詭異。

在這山丘，充滿着死寂、荒涼，彷彿到處都是無窮無盡的黑暗，君子已在迷路之中。

他絕望地望着婦的臉。

他雖然和婦有着非比尋常的密切關連，但這卻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直接地、面對面地看着婦的臉。

以前，無論是婦要見他，或者是君子要見婦，都得借助鏡子，或者是水中倒影的幫助。

但這一次，幫助君子能夠看見婦臉孔的，並不是鏡子，水影，而是宮本千軍的刀！

時間無情，刀鋒無情，人卻多情。

君子是多情人，宮本千軍、瓊衣都是多情人。

三個多情的男女，面面相覷地在篝火側，陪着已死去大半天的婦。

君子最後告訴瓊衣：「我快要死了，妳……妳恨不恨我？」

瓊衣把臉靠在宮本千軍的胸膛上，然後才搖頭：「不！我從來沒有恨過你！」

君子默然，低下了頭。

他的臉龐向下俯，婦的首級在他雙手中向上瞪視。

婦的眼睛，一直沒有闔上。

她本有無限艷色，可以流瀉人間。

無奈天意弄人，她的命運和君子一般無異。她是他的另一半，他也是她的另一半。

只有死了之後，才能分開。

現在，婦已身首異處，但她的身體——不，應該說是她的屍體，仍然依附在君子的背後！

命運之神，並未因爲婦之死而放過君子。

婦，是君子唯一的姊妹。瓊衣，是君子唯一鍾愛的女子。

婦死了，瓊衣卻月向別人圓。

而且，那是一個東洋人！

君子無話可說，他現在唯一還可以做的事，只有——等待死神的降臨。

但這一夜，死神沒有降臨，卻來了一個老人。

那是一個老得連牙齒也沒賸下幾顆的老人。

他一身汚衣，看來像個老叫化。

但他並不是老叫化，而是一個鑄劍的大師。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曾經年輕過。

當年——已經是六十年、甚至是六十年以前吧，他曾經帶着一個美麗的少女，在中原武林上南來北往，到處騁馳，過着令人艷羨江湖俠侶般的日子。

那個美麗的少女，就像是今天的瓊衣……

她的一頭烏髮，在風中舞揚的時候，襯着她一臉清嫩白裏透紅的膚色。

她的笑，總能令他心中激動，喉頭發熱。

當年，他能夠和她並轡縱橫天下，那些良辰美景，一直都深深烙印在他心底深處。

直至一個人的出現！

萬冰寒！

鬼魅一般的萬冰寒！魔星轉世的萬冰寒！

這妖魔，破壞了他與她最美好的日子！

往事俱往矣。

在這晚上，突然出現在這山丘的人，赫然竟是當年魔宗最大的叛逆——「魔童」邪雲！

邪雲本在翡翠城地底之下，用血汗交疊，熬盡生命最後的一口精

氣，與異火雙雙鑄劍。

莫非劍已鑄成？

但劍呢？邪雲手裏沒有劍，身上也沒有劍。

在他身邊，也沒有異火！

他只是有如無主孤魂般，飄飄蕩蕩地出現在這山丘之上。

婦是個死人，但她的死人腦袋依然瞪着大大的眼睛，彷彿仍在瞪視着這個大千世界。

相反地，邪雲雖然是個活人，但他那有神無氣的眼睛，却黯然無光，連眼皮都低垂睏倦，彷彿只是一具走肉行屍！

君子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宮本千軍、瓊衣更不知道。

邪雲也同樣不知道這些怪異的男女是何方神聖。他只知道，異火死了！

她是在爐火旁邊，一聲不響地撒手塵寰的。

邪雲太老了，異火亦是。

當年的少年俠侶，早已白髮蒼蒼，只留下無情歲月深刻而殘酷的折磨痕迹。

鑄劍數十年，最後的結局竟是——失敗！

* * *

無名的山丘，掩映不定的篝火，還有從遠山傳來的猿啼聲，狼嗥聲……

夜星下，這些人全都有着絕不平凡的過去。

但在這一刻，每一張臉都是沉重的，茫然失措的。

邪雲的出現，君子知道、千軍和瓊衣都知道。

但邪雲沒有理會這三人，他們也不理會這一身汚衣的老者。

不是人情涼薄，只因都已心力交瘁。

婦死了，君子也活不了多久。

但在一連串狼嗥之聲自遠方傳來後，邪雲忽然走到君子背後，用一撮腥臭的白色粉末，撒在婦的屍體上！

他一面撒着粉末，一面口中唸唸有詞，但他唸些什麼東西，君子不知道。

千軍和瓊衣更不知道。也許，甚至連這個一身汚衣的老人本身，也不知道。

邪雲做什麼了？他莫不是太老了，走得神智迷糊，甚至變成了一個老瘋子？

邪雲的舉動，十分奇怪。

但更奇怪的，是君子並不理會這神秘老人的舉動。

他任由老人把粉末撒在婦的屍體上。

那種粉末的氣味，絕不好受，但君子完全不理會，他的眼神，仍然專注地望向婦的首級！

宮本千軍却忍不住了，他趨前問這老人：「你在幹什麼？」

邪雲仍然口中唸唸有詞，直至他把所有白色粉末都撒在婦的屍體上，然後才「呼」的一聲吐出一口氣：「高興見了，一定會很高興！」

他說的話，宮本千軍莫名其妙。

但君子却聽得心弦震盪！

這看似瘋瘋癲癲的老人，竟然提及「高興」這個名字！

這老人是誰？

他這樣說，又是什麼意思？

君子終於把眼神移望向這一身汚衣老人的臉上。

* * *

同一星空下，大草原另一角。

這是大草原的西方。

在地獄門與同根盟接戰之際，這裏曾經出現過一支軍旅，人數逾千。

爲首一女子，黑披風、黑衣、黑馬。

還有黑白分明，令人心跳的眼睛！

她是魔宗的一員女將，女中大將！

她在陣上，唆擺「後悔殺人王」費不該刺殺易春秋！

她是魔宗的「神女」！

「黑鳳神女」禤茶茶！

* * *

費不該的心情，可以說是非常複雜。

多年以來，他都很重視自己在地獄門中的地位。

爲了地獄門，他不惜與最強大的敵人拚戰。

但上一任的地獄門主，不得人心。

這位地獄門主，荒淫好色，那是小事，他最大的弊病是不思進取，更妒才小器，胸襟不能容物。

費不該瞧不起這種門主。

幸而，地獄門氣數更易，出現了另一位新門主——易春秋！

易春秋是出類拔萃人物，費不該第一個最拜服他。

雖然，易春秋比他還更年輕。

可是，易春秋的氣度、行事的作風、武功之高絕，無不令費不該由心底裏佩服出來。

直至今天，他遇上了一個來自西方魔宗的黑衣美女！

初時，他還沒弄清楚她是誰。

但後來，他探聽清楚了，她是魔宗最神秘的女中大將——「黑鳳神女」禤茶茶！

一個清雅的名字。

「黑鳳神女」，一個絕不等閒的女將。

但費不該迷上了她。

只是陣上初遇，他竟迷上了

她。

但禤茶茶却唆擺他殺易春秋。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費不該怎能爲了一個陌生的女子，而貿然地刺殺易門主？

大草原之戰，同根盟慘敗。

但地獄門戰將，也同樣死傷慘重。敗方固然是慘敗，勝方也只是慘勝。

然而，最迷惘的，却是「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他迷上了一個不應該迷上的女子。

* * *

大草原之戰雖已過去，但魔宗戰將，並未撤退。

既不趁虛而入，加入戰圈，也不撤退離開大草原的西方。

入夜後，更紮起了一座一座的帳營。

其中最奪目，也最闊大的帳營，是黑色的。

帳營四周，都有黑色的旗幟，上面繡着栩栩如生的鳳凰。

這是禤茶茶的帳營，營外有一匹黑馬。

帳營內，有酒有肉，更有天香國色的「黑鳳神女」禤茶茶。

她是女中大將，她故意在這裡紮營，是爲了要等一個人。

她知道，這人今晚一定會來。

她在等「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子夜時分，費不該果然來了，他獨自闖入陣營。

沒有人阻攔費不該，他順利潛入禤茶茶帳中。

禤茶茶在帳營內獨自喝酒，她的俏臉紅得令人心動。

費不該早已心動。

他是因爲心動，才會夜探魔宗陣營。

禤茶茶的臉，同時泛現着微笑、冷傲、嘲諷等等複雜的表情，她一手便抓在費不該的臉上：「易春秋的人頭怎樣了？」

費不該的眼光似是散亂，他喘息着道：「妳要取他的人頭，爲什麼不自己動手？」

禤茶茶冷笑。

她的花容月貌，早已懾住了費不該，但費不該根本殺不了易春秋！

就算他願意爲了禤茶茶而出手，他也絕對殺不了。

禤茶茶冷笑道：「你既然不敢殺易春秋，憑什麼還來見我？」

費不該道：「妳雖然是魔宗高手，却也是雲英未嫁之身，費某不才，願意與妳共結連理，偕老到白頭。」

禤茶茶狐疑地看着他：「你連我是個怎樣的女子都不怎麼清楚，便向我提親，實太笑話！」

「良緣由天訂，妳若不是知道我今晚會潛進來，也不會在這裏紮營。」

「臭美！」禤茶茶突然「啪」一聲，一記耳光重重抽在他的面頰上。

費不該的左邊面頰，登時高高腫起，但却反而愉快地在笑。

禤茶茶沉着臉：「外面全是西方魔宗的一流戰士、精銳殺手，你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詞，簡直是找死！」

「不，我若存心找死，早就會依照你的囑咐，去行刺易春秋。」

「懦夫，你不敢殺他！」

「我實在不敢！」費不該告訴她：「我若去殺他，無異等於送死，死，並不足懼，但我若死了，以後便再也見不到妳，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禤茶茶又是一記耳光重重抽向他另一邊面頰。

「瘋子，你是個瘋子，你說的都是瘋話。」她沉聲喝罵，而且「霍」聲自帳營中抽出一把長劍，劍尖直指費不該的咽喉。

但費不該仍然愉快地在笑。

他道：「無論怎樣，在下是誠心誠意向禤小姐提親的，妳若討厭費某，不願意做我的妻子，那也容易得很，只要把我一劍殺了便是。」

禤茶茶咬着牙，劍尖已抵在費不該咽喉上。

「你以爲我不敢殺了你？」

「不是不敢，是不捨得。」

「找死！」禤茶茶的劍尖，向費不該的咽喉刺了進去。

血已滲出，但費不該仍然紋風不動，眼神堅定地看着她的臉。

禤茶茶詫異極了，她這一劍，已刺入了他的脖子，而且劍尖入肉不淺……

但費不該竟然無動於衷，只要她稍爲再用一點點腕力，這一劍尖便可……

「你……你瘋了！」禤茶茶的手終於鬆脫，長劍跌落在地上。

鮮血染滿了費不該的衣襟。

禤茶茶怔怔地看着他，突然急急找尋一瓶金創藥，爲這個「瘋子」治療傷勢。

費不該莞爾一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可不怎麼緊張。」

禤茶茶怒道：「你連我的手也沒碰過一下，又有什麼風流可言了。」

費不該道：「我是個瘋子，凡事不可以理喻，但你爲什麼不刺深一些？反而要爲我這個儒夫一般的瘋子治理傷勢？」

他每說一句，便向禤茶茶進逼一步。

禤茶茶瞪大眼睛望住他，美麗

的臉龐似是慌亂得說不出話來。

她似是舌頭在發脹，身子却莫名其妙地痲癢起來。

這男人……眞的發狂……他瘋了……

爲了一個陌生的女子，他忽然什麼都置之不顧，包括他自己的性命在內。

禢茶茶是魔宗神女，不少人都認爲她是一個絕頂邪異的女子。

可是，眼前的費不該，竟比禢茶茶更邪異、更狠絕！

禢茶茶已給這人纏得神魂不定。

她感到自己的臉在發熱，仿如喝了大量烈酒。

她殺不了眼前的男人。

但她知道，這人若不殺掉，將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他並不是一般的武林小子，他是來自地獄門的「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地獄門十王，沒有一個不是危險人物。

這姓費的，雖然在十王之中排名最末，但卻也是十王中最可怖的人。

可是，在禢茶茶面前，他卻由一個極危險的人物，變成了最愚蠢的東西。

但他會一直都這樣地愚蠢下去嗎？

禢茶茶不知道，就算心裏知道，她也不願把答案肯定下來。

現在，她只能有兩個選擇。

第一：殺了費不該！第二：接受費不該！

但她下不了手，而且也不想在這面酣耳熱的時候，把他趕出帳營之外。

他緩緩地伸手，解開了她的衣襟。

她搖頭，櫻唇間低叫出一個字：「不！」

但他卻在這時候，把嘴唇印在她的唇片上。

他的手，繼續把她的衣襟解除束縛。

她要抗拒，她伸手推開他的手，但力道不大。

他當然不理她的手，他眼中只有她的乳房。

衣襟打開，她的一雙玉乳，從她衣襟間跳躍出來。

他情濃無限，慾火狂燃。

這是不是個夢？

禢茶茶是婀娜多姿的美人。

她是他夢中的女郎。

她很快就已全身赤裸，膚色晶瑩賽雪。

他使她陷入迷迷糊糊，但卻又是那樣眞實，那樣地不可思議的境界。

他在誘惑她，但她也同樣在誘惑他，男女間的誘惑本來就是彼此相對的。

色慾，永遠操控着男女的一生。

她胴體上散發出來的膚色，在他眼中，便是天下間最好看，最美麗的顏色。

她的體香，是世上最醉人的氣味。

「來吧！」他在她耳畔輕輕叫喚，但這「輕輕的叫喚」，卻又是叫得那樣地咬牙切齒！

他要得到這女人！

明天的事怎樣，明天再作道理。

今晚，是夢想了很久很久的一晚。

* * *

禢茶茶是嬌俏的、姣艷的。

但這只是她在動情的時候，才會流露出這樣嫵媚的神態。

她的美色，令他如痴如醉，神魂顛倒。

她似是一陣痙攣。

她嚶嚀地在低叫。

費不該輕笑。

他問：「我們是不是敵人？」

禢茶茶不答反問：「你說呢？」

費不該臉上的笑意倏地凝結，甚至是僵硬起來。

禢茶茶不再問他，也不再看他，只是動作悠閒地穿回衣服。

她是眞正的絕色美人，無論她在脫衣裳還是在穿衣裳的時候，都同樣令人陶醉。

但費不該在這時候，臉上的表情變得像是一塊石頭。

禢茶茶仍然只顧在穿衣服。

當她穿着整齊後，費不該已把一雙眼睛挖了出來，然後一聲不響放在她的手裏。

* * *

禢茶茶是魔宗神女。

她是魔宗之中，最不可思議，最狠最絕的一員女將，費不該是地獄門十王之一。

他是地獄門中，易春秋最瞧得起的人。

魔宗神女要先殺易春秋，這是「心魔咒」最可怖的一着。

——她有美色，而且是受過魔宗大祭師下過魔咒的美色！

——平平淡淡的說話，出自她的口中，卻是威力無儔的「心魔咒」！

——費不該在白晝，已中了她的咒語。

——他心裏立刻有殺易春秋的念頭！

——然而，易春秋是非常人物，禢茶茶能影響費不該，左右他的思緒，但易春秋也同樣有一股匪夷所思的氣魄，能鎮得住費不該心中的歪念！

——費不該對這些微妙而可怖的力量，不完全明白，但也不是完全不明白。

費不該是很渴望能夠和禢茶茶在一起的，那怕只是一個晚上。

但他不能殺易春秋！既殺不了，也不敢殺！

結果，這位「後悔殺人王」做了一件匪夷所思，駭人聽聞的事。

他在一刻歡愉後，並不奢望將來會有怎樣美好的結局，反而自動把一雙眼睛挖了出來，血淋淋地交給禢茶茶！

* * *

漫長黑夜，已漸漸過去，東方微露魚肚白色。

禢茶茶獨坐帳中，神色惘然。

費不該走了，他來的時候眼睛明亮，但走的時候却已變成了一個瞎子。

但他若沒有變成瞎子，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可以活着離去。

禢茶茶一定會殺了這個男人！

但事情的演變，大出魔宗神女意料之外。

她思潮起伏，這一仗，她覺得自己敗了。

雖未與地獄門大軍決戰交鋒，她却覺得地獄門已打了一場勝仗。

打勝仗的並不是「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他只是慾海中一個可憐的男人。

眞正的大贏家是易春秋！

* * *

秋意漸深，翡翠城東北十里外的一座小鎮，仿如死城。

這小鎮也曾有過一段熱鬧時期，但自從翡翠城主葉璧天失勢後，這小鎮只剩下數十戶人家，其餘的，不是給東海羣雄殺掉，就是匆匆逃命遠離而去。

在這天黃昏，一輛殘舊馬車，緩緩地駛入小鎮中。

車廂內人影晃動，馬伕是個老人。

老人一身汚衣，眼神無精打采。

他把馬車趕到一間破落大院門前停下，馬車不動，他也不動。

這破落大院似是闃無一人，但汚衣老人却似有所待。

暮色漸臨，破落大院深處，倏地燈影搖晃，一個寬袍闊袖的枯瘦老婦，仿如鬼魅般自暗角裏直飄出來。

老人是邪雲。

馬車內，有君子婦，也有來自東瀛的宮本千軍，還有瓊衣。

本是四個人，只是兩男兩女，但君子婦這一對「兄弟姊妹」，却已死了一半。

枯瘦老婦的一張臉，慘白可怖，嗓音更像是烏鴉般難聽：「這裏不是客棧，快滾！」

邪雲沒有答話，只是把一塊鐵牌拋給老婦。

老婦接過鐵牌，只見鐵牌上鐫刻着兩個字：「高興」。

老婦立刻臉色驟變，猛然抬頭：「這是『鬼醫』的『奪命鐵令牌』，你是誰？怎會有『鬼醫』的信物？」

邪雲仍然是一副沒精打采的模樣，但他却緩緩地在搖頭，道：「這不是『奪命鐵令牌』，而是『救命鐵令牌』，妳休要故意倒轉來說！」

老婦嘿嘿一笑，「少廢話！你到底是什麼人？怎會有這一塊東西？」

邪雲嘆一口氣，道：「瞧妳這副德性，難怪高興不肯娶妳爲妻！」

老婦大怒：「放屁！老娘是那個畜生的娘親！」

邪雲「哦」一聲，道：「原來是畜生娘親，那倒是我這個老糊塗弄錯了！」

老婦拈着鐵令牌，瞧了大半天，忽然道：「你要見老娘的畜生，那也不難，只要跟着老娘走便是！」

邪雲悠然一笑：「這又有什麼難了？」

枯瘦老婦冷冷一笑，不再說話，提起一盞燈籠，往大院內閃掠而去。

邪雲把車廂門打開，咕噥着道：「裏面的，都出來，統統出來！」

* * *

這座破落大院，依山而建。

它背後的一座山，名爲「多餘」。

多餘山，不但名爲「多餘」，甚至連它的存在，也似乎是多餘的。

但對高興來說，這座山不但絕不多餘，簡直就是天下間最重要的一座「寶山」！

* * *

高興匿藏在翡翠城地底下的歲月，比不上邪雲和異火那麼久遠。

但也有十年以上。

翡翠城，雖然由葉璧天大興土木建造，但其地底城的歷史，卻遠在百載之前開始。

葉璧天只是着令工匠，把地底城擴展，向四周不斷伸張，成爲了翡翠城下的迷宮。

軒轅狡兔雖然把地底迷城佈置機關，但在他還沒有出生之前，地底迷城下已有機關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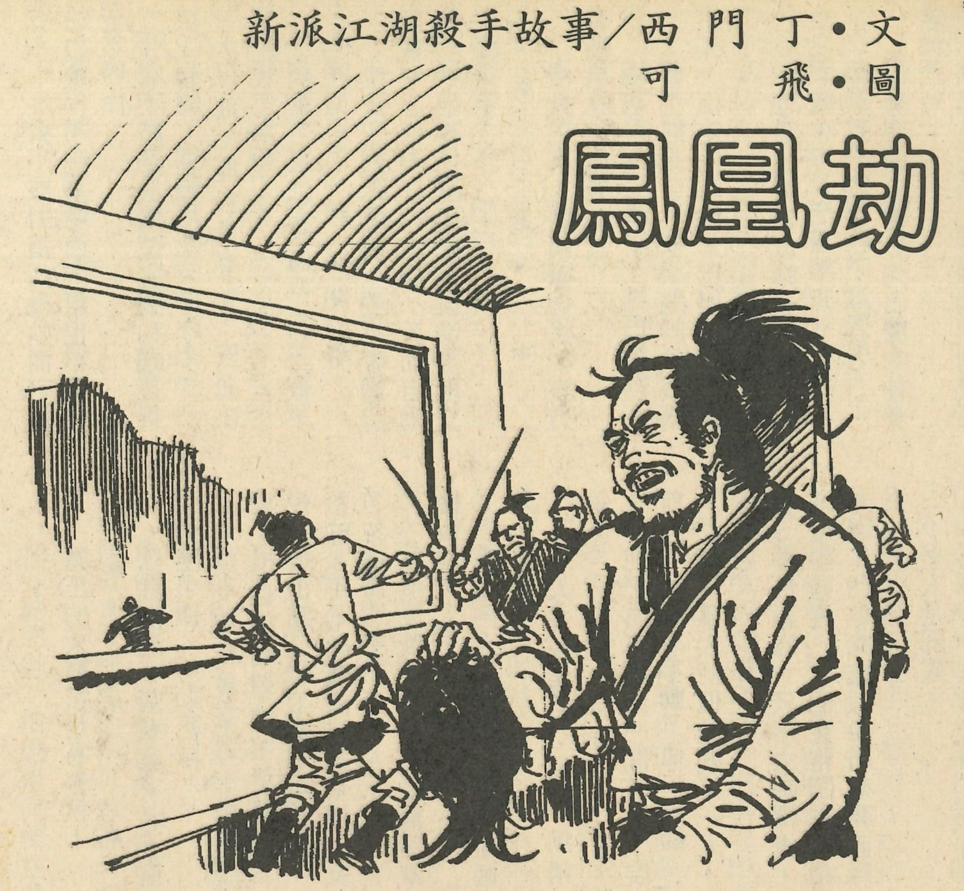
在地底城內，本來是相當安全的，但高興最後卻決定離開翡翠城，轉移到他娘親的多餘山。

（未完・九）

鳳凰劫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商天河、歐陽雄與岳麓三人均在長江上營生，只因各不得志，故三人結義伺機另組幫派謀生計。時值當時社會道德沉淪，人心叵測，江湖中勢力最大的有「紅鷹」與「黑龍」兩派系，但互生猜忌鬥狠，因而應運而生許多個人專業殺手。商天河三兄弟正在船上計劃五月初五謀事，不料未付諸行動，商天河已被人謀殺，凶手藏在……



喬裝殺人下杭州　主僱相逢議策略

岳麓道：「屆時小弟必帶他們四個同往，不見不散，二哥保重，並請代小弟向二嫂問安！」

歐陽雄緊緊握住其手，沉聲道：「老三，如今只剩咱們兩個，你也得保重！」他言畢立即出房出店，飛身上鞍，拍馬北馳。

歐陽雄走後，岳麓有點失魂落魄，他覺得自己之付出，在三人之中是最大的：四年多來，在茅山裡，日夕訓練四十八名死士，付出之青春及心血，外人實難體會，他越坐越心煩意躁，更隱隱然有股不祥之感，忽然叫道：「咱們也走。」

五個人出了丹徒，不是西行，卻是北上。趙健訝然問之：「師父，咱們不是回茅山麼？」

「唔，我須先看到老二上了船，然後自己才走不可！」岳麓不斷揮鞭。可惜當他到達渡口時，已不見歐陽雄影子，卻有一艘船，正逆水西行。

岳麓沉吟了一下，撥轉馬首，沿江西行，雙眼不時望着江上的船隻。

鳳峯生次日立即易容出城，卻在岸邊發現了歐陽雄運着商天河之棺木。他尾隨他過江，見他去向，便料到歐陽雄是護棺去嘉興，他想了一下，改變主意，不再跟踪，因為他料到歐陽雄還會回來。

商天河之情況，他早已摸熟，知道家鄉在嘉興，這一來一回，也得十天八天，是故他又悄悄返回揚州享樂去了，至第九天，鳳峯生方再到江北等候歐陽雄。

* * *

吃過午飯，日頭仍在頭上，渡口上一片混亂，上下船的客旅、擺賣土特產及麵食的攤販，叫賣聲及吆喝聲，响成一片，但卻充滿了生氣。

一匹渾身沒有雜毛的黑馬，馱着一條黑衣漢子，自遠而來。黑馬黑衣黑漢，加上一匝虬髯，好一個活張飛。

待那騎人馬來至人叢前，黑衣漢一勒馬，迅速下鞍，拉着馬大步而行。「借光借光！」

旁邊一個擔着茶餅及泥人的漢子，見狀也忙挑起擔子，往渡口走去。這漢子皮膚黝黑，一副傻頭傻腦的模樣。

黑衣漢正是歐陽雄，他見渡口上的大船正要解纜，連忙呼道：「船家，且等一等！」

挑擔的漢子比他早幾步踏上跳板，看樣子他是個內行人，那脚微微用力，跳板上下彈動，減輕肩上的壓力。不過這一來，黑衣漢的馬卻不敢踏上去了。直至挑擔的漢子上了船，他才小心翼翼把馬拉上去。

船家呼道：「客官，馬匹收費是人的三倍，你肯不肯幹？咱們先說清楚，以免屆時爭執，而且要先付船資。」

歐陽雄歸心似箭，道：「少不了你一文錢。」上了船，他先把馬交給船家，便掏錢付船資，船夫連忙拉跳板解纜，一聲吆喝，便拉錨揚帆。

船慢慢離開渡口，向上游駛去，這一段水路十分平坦，又正好吹着東風，船帆吃滿了風，船夫只須把舵，倒不費勁。

歐陽雄上了船之後，船家又向他索取馬匹飼料費，歐陽雄丢了一錠銀子給他，揮手道：「你好好的給老子照顧好，銀子都歸你，不要再來囉嗦，有沒有好位置，讓老子歇歇！」他邊說邊舉袖拭汗。

剛拭了汗，額上又再爆出黃豆般大小的汗珠，再看他背衣已全被汗染濕了。船家帶他進艙，裡面已歪七斜八地坐着躺着七八條漢子，一股汗臭味衝鼻而來。歐陽雄皺皺眉頭，問道：「船家，沒有再好的船艙嗎？怕老子付不起費用？」

船家道：「不是沒有，不過那艙住着俺的家人……客官若能付重資，俺便去跟內子說說。」

「你要多少錢，開個價吧！」

船家期期艾艾地道：「二十兩銀子，包吃飯如何？」

「好，二十兩先給你。」

船家搖手道：「不，內人不好說話，俺得先得到她同意，客官稍候！」看來此斷有季常之癖。

歐陽雄站在船艙之間等候，那位挑泥人茶餅的小生意人挑着擔子走進來，恰好有一個搭客要走出去，兩人各不相讓，爭了起來。

歐陽雄煩燥地罵道：「你奶奶的，誰讓一下，不都過去了？這一鬧，全都躭誤了，我說你這斷也不道義，人家挑着擔子，你便先讓一下吧！」

那斷見歐陽雄長相兇狠，不敢吭聲，站在一邊，先讓挑擔子的生意人進來，這斷把擔子擱下，再把竹籮放在一邊，拄着竹竿拭汗道：「這天時就這般熱，再過三個月還得了！」

一提起熱，歐陽雄額上之汗珠便滾了下來，他又舉袖去拭。就在此時，那生意人的竹竿忽然對着歐陽雄的胸膛，再迅速以左掌在尾端用力一拍。

竹竿前端突然冒出一根尖銳如錐的利刄來，直向歐陽雄刺去，與此同時，他竹竿亦向前送出。

雙方距離本近，那生意人又一副呆頭模樣，歐陽雄怎料到他竟是拘魂使者。

說時遲，那時快，利刄標射進歐陽雄之胸膛，這刹那，他臉上肌肉突然扭動起來，那生意人在這時候，似完全變了一個人，雙眼精光四射，動作俐落。只見他迅速拋掉竹竿，再握住利刄之把手，用力向前一送。

那利刄本就極準地對着歐陽雄之心房，這一下更無生意，他用力一抽，一股鮮血立即噴出，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那斷之手法，熟練得如同一位老練之屠夫，面對着待宰之豬羊般。

背後突然响起船家之驚呼聲，那斷頭也不回，便割下歐陽雄之首級，再抓起一隻竹籮，迫開船家，衝向右舷。他手臂一抖，將竹籮往江中拋去，人亦同時飛射出去。

竹籮落在江中，載沉載浮，那斷脚尖在竹籮上一點，借力再騰起，剛好落在岸邊，他足尖連點，眨眼間，身形消逝於堤岸後。

不用說，殺人手法如此乾淨漂亮，必是此中高手所為。不錯，他就是鳳峯生。

* * *

岳麓雖然看不到船艙內殺人之情況，但突然見一條人影自船上躍起，手中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心頭便猛地一跳。

可惜那斷飛到對岸去，他不敢肯定歐陽雄是否已遭不測，卻揚聲高呼叫船家停船。

船上鬧得像菜市場一樣，誰也沒聽到他的叫聲，不過船終於拋錨停了下來。岳麓立即下馬帶人奔到岸邊，找到一條小船，令小船向大船駛去。

岳麓未待小船停定，便飛身躍上大船，當他排開船上的客商，目光落在甲板上那具無頭屍體上時，喉頭便一下子梗住了。

過了半晌，他問船家道：「兇手是誰你們知道嗎？」

船上有人七嘴八舌地把剛才之情況說了一遍，但無人知道兇手之身份，岳麓料必是殺手所為，也不多問，着船家把馬拉出，他帶着無頭屍體及馬匹，重回岸上。

趙健問道：「師父，咱們如今……」他見師父悲憤驚怒之神色，說不下去。

岳麓喃喃地道：「出師未捷身先死……下一個便臨到我了……到底是誰要殺咱們？」

尹朗低聲道：「師父，兇手到了對岸，可能是要去揚州，咱們何不到揚州查一下？」

岳麓瞪了他一下，反問：「去揚州送死？敵人在暗，咱們在明，你有辦法防止咱們被殺？」

趙健接道：「師父說得有理，但這仇難道咱們不報？」

「仇當然要報，却不是在如今！」岳麓咬牙切齒地道：「最令人沮喪的是咱們連被殺的原因，誰要

殺咱們都不知道！三個人同來，如今只剩我一個還在，說不定明天我也……今後一切便靠你們四個人了！」

鄒聰道：「師父不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咱們也可化明爲暗，暗中調查眞相，以及跟對方周旋下去，並非沒有反勝之機！」

岳麓雙眼望着對岸，恨恨地道：「出師未捷身先死，乃人生一大恨事，這個仇當然要報！咱們立即走，沿途化裝換騎，不要讓人跟上來。」

* * *

不用說，殺歐陽雄的自然又是鳳峯生，殺他果然比殺商天河輕鬆得多，上次對方一共三個人，而他只一個人，各方面之付出都多出許多！也因此殺歐陽雄代價只三千兩銀子，足足比殺商天河之代價少了四千兩。

兩宗生意共收一萬兩銀子，扣掉蝴蝶二成伢子費，實得八千兩，斯時一擔大米才八錢銀子，難怪要當殺手的人越來越多！

鳳峯生交了首級，收了酬金，付了伢子費，約好蝴蝶再來，次日一早却悄悄離開揚州城了。

這是他的作風，在此連續做了兩宗買賣，再躭下去，說不定出了紕漏會暴露身份，雖然很多人想當殺手，但痛恨殺手的也有，以及殺手之仇家特別多，也不由得他們不小心。

鳳峯生自然不止一個蝴蝶當其伢子，他一共有七八條線，分佈在大江南北各大城，離開揚州之外，他便乘船沿運河南下。

他已很久未去過杭州了，他的第一宗生意，便是在杭州接的，莫老頭也是他的第一個伢子，自從第一次之後，他便一直未走過杭州，五年來，由南往北，再由北往南，這次是非去找莫老頭不可，他不在乎莫老頭是否有生意給他，而是去感謝他的，因此，他帶了不少禮物。

鳳峯生到杭州城，已是三月底，這時候正是西湖景色最迷人之時節，白堤上一邊是垂柳，一邊是盛開的桃花，而蘇堤更是花紅柳綠，萬紫千紅之時刻，有如一位剛成熟之少女般。

還有一點迷人的原因是，杭州達官貴人不少，平日養在深閨之小姐、奶奶，這時候都熬不住西湖之誘惑，在兩堤及湖上抛頭露面，使迷人之景色更增魅力。

鳳峯生僱了一位挑夫，挑着禮物，從柳浪聞鶯，穿上蘇堤，遠眺雷峯塔，折入白堤，向斷橋方向信步走去，沿途景色美得教人目不暇給，大嘆不虛此行，也令他下決心，在杭州好好享受一兩個月。

莫老頭是賣酒食的，他那家「香飄白堤」的小店，就在過斷橋處不遠的地方。酒招自楊柳樹叢中飄出，人未至已聞到醉人欲薰之酒香。

酒店只有八張小桌，莫老頭是掌櫃，他老婆女兒招呼客人，廚師及手下都是他本家的弟兄，人口成份絕不複雜。酒家以附近「黃龍洞」盛產的四方竹所築，既別緻又雅緻，且收拾得十分乾淨。桌、椅、几、櫃也全是竹器，雖沒有華麗之裝飾，但教顧客一進門，便不想離開。

「香飄白堤」除了別緻、酒香、菜好之外，令客人流連忘返的還有一個原因：女人。

莫老頭的女兒莫憂年在十八，正如一朵剛開之花；莫老頭的老婆樂襯歡三十多歲，風韻猶存，猶如一朵盛開之花，何況樂襯歡之聲音比少女還淸脆嬌嫩，說話比別人唱曲還好聽。不喝酒、不吃菜、不看人、單聽她說話，已是一種上佳之享受。

莫老頭的模樣又乾又瘦、又黑又矮，黃澄澄的板牙，門牙已掉了一顆，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他都不像是樂襯歡之丈夫，因此酒客們好謔，暗地裡稱他爲「牛糞」。

樂襯歡自己却沒有鮮花插在牛糞上之感覺，據說夫妻感情融洽，從來不吵架，也能互相尊敬。

說莫憂是樂歡之女兒，人人相信，說莫老頭是她父親，誰都不信，但偏偏莫老頭是她親生父親，反而樂襯歡只是她繼母。

莫老頭單名一個傲字，別號低頭，鳳峯生進店時，他毫無傲氣，正低頭的的答答地打着算盤計賬。

鳳峯生伸手在櫃上一敲，莫傲抬起頭來，先是一怔，繼而向他眨眨眼。「客官要喝酒，請隨便！」言畢又向他打了個眼色。

鳳峯生心頭一沉，但他反應很快，謝了一聲，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向莫憂招手道：「來一壺酒，再請弄幾個貴店的招牌菜。」

莫憂目光一亮，大眼睛上下看了他幾眼，低聲問道：「客官叫甚姓名，可肯見告？」

鳳峯生微微一笑，道：「在下是做小生意的，路過貴地，慕西湖之名，特來遊覽，因走得口渴饑餓，是以進來買食，賤名粗陋，不敢汚姑娘淸聽。」

莫憂微覺失望，但隨即笑道：「說說又何妨？」

「在下姓史，賤名家耀，不甚文雅！」

莫憂格格笑道：「屎家要？這名眞的奇怪……」

莫傲假用算盤一拍櫃子，罵道：「丫頭，你說甚麼？還不快向客

官賠禮！」

莫憂扮了個鬼臉，向鳳峯生斂衽一禮道：「不不，客官之名甚是文雅，請稍候，酒菜立即送上來！」她人去了，香風猶在。

鳳峯生隱約仍聽到其笑聲。他悄悄拿眼打量一下四周之食客，八張桌子，已有五張坐了人，看情況大多是本地人，眼睛都在莫憂及樂襯歡身上來回轉，他暗覺好笑。

忽然他想起莫傲向自己打眼色之事來，又甚納悶，以前自己來時，莫傲立即帶自己到內室說話，今日爲何有異往日？他再望向櫃台，莫傲仍低着頭在打算盤，似乎不認識他鳳峯生般。

莫非食客中有異人？鳳峯生再仔細觀察，只有對面那張座頭坐着兩個中年漢子，看來是練家子外，其餘的都是紈袴子弟。

莫憂親自捧着酒上來，又先送上一碟冷盤，共有三色菜：薰魚、海蜇皮和醬牛肉。「客官，熱葷稍後便送上來。」她含情脈脈地掃了他一眼。

鳳峯生暗道：「這小妮子到處亂送秋波，難怪莫老頭這爿店子生意越來越好。」

俄頃，莫憂又送上西湖醋鯉及宋嫂魚羹，問道：「客官，本店的叫化雞遠近馳名，要不要再嘗嘗？」

「俗話說，民以食爲天，何況在下是老饕，有好東西不吃，晚上那睡得着覺？要，要！」鳳峯生問道：「姑娘，貴店還有什麼好東西？」

「哎唷，小店的小菜款式不多，只有十來樣，但式式均是招牌菜，包你吃過回味無窮，離開西湖之後，還無日不思之，只是你才一個人，那吃得這許多？」

「有理有理，那就留着下次再來吃。」

莫憂忽然拉開椅子，坐在對面，低聲道：「客官，奴向你打聽一個人可否？」

鳳峯生尚未回答，已聞莫傲叫道：「丫頭，不要壞了店規。」

他話音剛落，那邊廂的食客已叫了起來。「莫姑娘，你可不能顧此失彼呀！咱們這裡也有位子，你過來吧！」

另一桌道：「莫姑娘這樣做有失公允，以後咱們再來時，妳不肯賞臉，便別怪大爺們生氣啦！」莫憂莫可奈何，只好長身去別處招呼了。

鳳峯生乃自斟自飲，菜果然燒得十分道地可口，果眞是名不虛傳：香、醇、厚。他故意吃得很慢，希望那些食客離開，他可向莫傲問個清楚，不料這批客人離開，又有一批進來，而莫傲始終未向他投過一眼，他心中疑雲更盛，却又琢磨不出原因來。最後他決定先離開再作打算，便草草把肚子塡飽。挑起擔子，向櫃台走去。

莫傲頭不抬，呼道：「丫頭，看賬！」放下算盤，提起毛筆寫字：住高陞，等消息。寫畢立即將它捏成一團，抛在垃圾桶內。

鳳峯生付了賬，道：「老闆，貴店的酒菜果然名不虛傳，下次再來杭州，必再光顧。」

莫憂追了上來，道：「客官，杭州西湖勝景足供你遊玩三五天，你要走了麼？」

鳳峯生道：「在下要下溫州，待做完了生意再回來遊玩，屆時請姑娘當向導。」言畢灑開大步走了。

* * *

高陞是爿小客棧，就在菜市場對面，是故門口甚是骯髒，只看得鳳峯生眉頭直皺，他一向出入均是高尚淸雅之地，幾時住過這種鬼地方？是故一進店便對掌櫃道：「要一間貴店最好的上房，住三天！」

掌櫃見來了大主顧，連聲有，忙令店小二接過擔子引鳳峯生進房。鳳峯生見房內還頗乾淨寬敞，稍爲滿意，請店小二先送一盆洗澡湯進房。

他仔細洗了一遍，躺在澡盆內沉思，莫傲爲何這般奇怪？是他有危險？還是有人欲對己不利？他恨不得悄悄潛回「香飄白堤」問個淸楚，但又了解莫傲之爲人，他不是那種做事故作神秘的人，他這樣做必有原因，萬一自己潛回去，爲人發覺反倒要連累他。想淸楚之後，便不再煩惱，穿好乾淨衣服，着小二把澡水及髒衣服拿出去洗，便躺上床睡覺。

這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才醒來，他興緻索然，着小二胡亂弄幾個菜，泡了一壺上好的雨前龍井茶，在房裡吃喝消磨時光。

只道晚上莫傲會來找自己，但一夜至天亮，竟無人來。次日早上鳳峯生梳洗完畢，正想出去吃午飯，店小二却帶了一個胖嘟嘟中年的漢子來，道：「客官，這個人說是你的朋友，要找你。」

「我根本不……」鳳峯生不認識他，但話說了一半，心頭一動，又改口道：「不想通知你……想不到你還是找上來了，進房說話吧！」

那漢子進了房，鳳峯生立即將門關上，雙眼瞪着對方，等他開腔。那中年漢有點靦覥，先訕訕一笑方自我介紹。「在下叫莫不成，是莫掌櫃的堂弟，在『香飄白堤』當廚師的，今天出來買菜……」

鳳峯生不耐煩地道：「你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我相信你不宜在此太久，還是長話短說吧！」

「是是，莫堂哥叫我趁來買菜時，來通知你一下，請你稍安勿躁在此等他消息，要你千萬小心，不要暴露身份，更不可再去『香飄白堤』……他還說到適合時，他自會來找你。」

鳳峯生問道：「他只交代這些？還有沒有其他？店內是不是出了事？」

「店裡沒有出事吧！他只交代這些。」莫不成長身道：「公子，在下得去買菜了，莫哥交代過速去速回。」

「多謝，你出入也請小心。」

莫不成去後，鳳峯生又惴惴不安起來，想不通到底出了什麼事。

由於有莫傲之叮囑，鳳峯生連午飯也不吃了，整天窩在客棧內，三餐全在房內用膳，直至次晚，窗子突然被人敲响，鳳峯生翻身下床，小心翼翼地走過去。窗外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是我，快開窗！」

鳳峯生忙將窗子打開，外面立即翻進一個人來，正是期待已久的莫傲。他一進房便回身將窗子關上，道：「不要點燈。」

鳳峯生也壓低聲音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脅迫老夫將你交出去，正好你來了，你說老夫該怎樣辦？」

鳳峯生心頭一跳，忙道：「慢來，你且將情況從頭到尾仔細說一遍，否則我摸不着頭腦！」

「你來之前一天，有四個食客進店，付賬時，忽然伸手扣住老夫之『曲池穴』，問我鳳峯生在何處，老夫一味推搪說不認識甚麼鳳峯生，不料來人冷冷地道：『莫老頭，咱們已查清楚，你是鳳峯生的伢子，專為他作中人，穿針引線介紹生意。』」

鳳峯生插腔道：「便是前天我進店時，坐在靠門口的那兩個食客？」

「正是，你可認識他們？」

鳳峯生道：「不認識，請您再說下去。」

「當時老夫叫起撞天屈來，矢口不認識你，更不是甚麼殺手伢子，那兩人仍不相信，但他們似有甚麼顧忌，後來有別人來付賬便鬆了手，待食客走後又道：『你別以為不認，咱們便會相信，告訴你，咱們跟鳳峯生有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要找到他，只要未找到他，咱們便不走！』」

「是故你不敢跟我相認？也幸虧我略為化裝了一下才進店，沒讓他們認出來。」

「老夫相信他們根本沒見過你，否則以你前天之行逕，行家必看得出來，他倆還說附近埋伏了不少他們的人，要老夫未得許可，不許出店。」

鳳峯生沉吟道：「你比我知得早，了解得深，可猜得出他倆之身份？」

這次輪到莫傲沉吟，良久方道：「老夫着實不知道，而他倆又不肯報上姓名，不過以老夫之閱歷及經驗判斷，這兩人應該是名門大派之弟子，性子也耿直。」

鳳峯生道：「依你這樣說，他倆之親友可能是為我所殺，這會是誰？」

莫傲冷冷地道：「這個只能問你自己了，你又不止老夫一個伢子！」

鳳峯生道：「就在下自己所知，我並沒有殺過甚麼名門正派的頭面人物，那兩個人身份也有可疑之處……他們天天來監視你？他們知道我要下杭州？萬一我不來，他們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老夫也想不通，是故不敢貿然發作，何況那兩人一直光顧小店，絕未做出過份的事。」莫傲道：「他倆天天來，給老夫好大之威脅！」

「你不敢動他，也不敢請人動他們？試一試吧！別相信他倆胡謅，我就看不出貴店附近有甚麼人埋伏！」

莫傲聲音更冷：「那是你眼睛不行，老夫就有所發現，的確有不少人在暗中監視。」

「如此你今夜來此，不是很危險？萬一他們暗中跟蹤你，我不是……」

「哼，你怕甚麼！老夫若連這個本領也沒有，敢半夜溜出來麼？」莫傲沉吟了一會，反問：「適才你那句話是甚麼意思？毛遂自荐？你想動他們？」

「不錯！我以另一個身份動動他們，順便摸摸他們的底！你知道他們姓甚麼？」

「老夫會聽過他們交談，而知道一點，較為瘦高的那人姓梅；較胖的姓朱，其他的一概不知。」

「不會吧！你連他們住在何處也不知道？」

「他們住在城內，只知在西大街上的客棧裡，但那裡一共有大大小小的客棧七八家，可就猜不出了！」

鳳峯生道：「此事今夜根本沒法得到答案，明天由在下換個面貌，試探他們一下如何？」

莫傲道：「只要你能保証不連累到老夫，我絕不反對！不過老夫卻有個看法，當然不一定對，你自己琢磨琢磨就是……」

鳳峯生見他吞吞吐吐起來，便道：「你有話便說吧！」

「說不定是你的其他伢子出賣

了你，否則有誰知道你要下杭州。」

「問題是我根本沒有向任何人提過！」

莫傲道：「老夫言盡於此，我也不宜在此久留，後會有期，萬一有甚麼事不能當面說的，不用急，老夫會派人與你聯絡！」

「且慢，明天在下扮一位少年書生，與令嬡相好……」鳳峯生附耳輕語一陣，只見莫傲不斷點頭，「你回去跟令嬡說一下，請她明天配合，記住在下叫孫長艮，字志佳，是閩南人氏，去年來此與令嬡相識，都記住了吧！」

莫傲點點頭，翻身由窗口出去，鳳峯生關上窗子，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有人出賣自己，五個伢子，那一個嫌疑最深？為何要出賣自己？

鳳峯生還未找到答案，窗外天色已開始發白，他亦迷迷糊糊睡着了。

* * *

次日，鳳峯生慢條斯理地吃過早餐，換了「容貌」和衣服，背着一個包袱，挾着一柄油紙傘，騎着馬到西湖，馬匹不能上白堤，他將馬寄放在堤前之人家，信步上堤，過了「斷橋」，便遠遠見到「香飄白堤」了。

走到店外，見前面有位書生打扮的青年，剛跨進門檻，便見莫憂像乳燕投林般撲進那書生懷中「長艮，你怎地至今才來，教小妹望穿秋水！」

那書生輕輕將她摟住，輕佻地道：「心肝，我不是來了麼？」

莫憂眉開眼笑地道：「你過來，先去見見我爹娘。」硬將他拉扯過去，鳳峯生又好笑又好氣。此刻他若出面表示那是西貝貨，這齣戲便被人拆穿西洋鏡了。

轉頭一望，坐在靠大門那張座頭的兩位青年，立即睜開眼睛盯着那書生，鳳峯生忽爾心頭一動，腳步不停，繼續往前進，走了一陣，回頭不見那兩人跟着，便加快腳步，往西冷橋走去，直上孤山。

孤山是棲霞山的餘脈，孤處湖中，因以為名，此時正在暮春時節，滿山新綠，桃紅柳綠，襯上硃紅的樓台亭閣，彷似置身於仙境中。

鳳峯生無心欣賞佳景，他穿過樹叢中，把外衣解下，換上一套錦衣，再換一下頭飾及容貌，就似一位到處閑遊的花花公子，然後急急下山，依原路而回，心中擔憂「香飄白場」會發生事故。

果然到了「香飄白堤」，只見莫傲陰沉着臉，莫憂一臉委屈地陪着那位書生，鳳峯生一進屋，先向莫傲打了一個眼色，然後找位子坐下，大剌剌地道：「有什麼好東西，先挑幾款可口的送上來，少爺餓壞了。」

莫傲道：「丫頭，還不快去招呼客人。」

莫憂已試出那書生不是鳳峯生，卻又認不出這位花花公子就是正點兒，沒好氣地走過去，問道：「客官要吃些什麼？」

鳳峯生一拍桌子：「少爺剛才大聲說話，你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挑好吃可口的先送上幾款，再來一壺好酒！」

那書生轉頭笑嘻嘻地道：「心肝，快來陪我喝兩杯，咱們已好久沒有溫存了。」

他眼珠轉動時，眼神露出一絲神光。鳳峯生正在暗中留意他，看在眼中，心頭又是一跳：「這廝竟是練家子，今天莫傲頭疼了。」再看那兩位靠大門口的青年，也在暗中打量店內的食客，看來對自己還十分感有趣，他把眼神完全收斂起來。

莫憂進灶房交代了幾聲，便返回書生座頭，樂襯歡一個人來回周旋在食客之間，也不時為門口那兩位青年斟茶。「兩位客官既不喝酒，也不叫菜，却坐了這許久，我們開店的，可要做生意……」

那比較胖的冷冷地道：「反正店內客人不多，也不礙着你做生意，大爺們肚子若餓了，自然會點菜。」

稍後，一位小二把酒菜端上，放在鳳峯生桌上，鳳峯生吃了兩箸，一副十分欣賞的模樣。「還可以！總算沒讓少爺白走一趟！」他指着那兩位青年道：「兩位不吃當眞是損失，而且大煞風景！」

那較瘦的怒道：「少爺們的事你管不着！」

「哈，誰要管你？區區只是同情兩位而已，若是沒有銀子，少爺請你們！老闆娘，照這幾個菜，也給他們送一份，賬算在我份上！」

那較瘦的更怒，「呸，有幾個臭錢便目中無人，老子們不是吃不起，而是不堪一吃！連這種東西也當作寶貝，眞是孤陋寡聞！」

鳳峯生大笑，「孤陋寡聞？少爺吃過的菜，你們這輩子也休想吃得到，別死要面子啦，請你吃你便吃！」

「大爺不吃，難道你肯餵我？」

鳳峯生怒道：「眞是狗眼看人低，少爺會餵你們，不如去餵兩條狗。」

這句話可把那兩個青年氣壞了，霍地起身走過去，「臭小子，你有種的便將話再說一遍。」

鳳峯生指着鼻子道：「少爺說餵你們，倒不如餵兩條狗！你們是耳聾聽不到麼？」

瘦漢劍鞘立即壓在他肩上，鳳峯生伸手輕輕一撥，道：「拿開你的破劍，少爺也有劍！」

「要老子把劍拿開？哼，除非你能夠將我們打倒。」

「刀劍無眼，殺死了人怎辦？」

瘦漢厲聲道：「咱們賠你家人一筆錢，你怕刀劍無眼，還是貪生怕死？若是害怕的，便給我滾！」

鳳峯生仍然端坐不動，淡淡地道：「我家有四個人在朝廷爲官，你不怕吃官司？你們這般可惡，是那門派的弟子？有種的便大聲說出來！」

瘦漢臉色變了又變，半晌才道：「咱們在江湖上混的，有誰怕吃官司！」

「那爲何閣下不敢公開師門的大名？」

胖漢厲聲道：「爲何不敢？咱們是崆峒派的弟子。」

鳳峯生搖搖頭：「眞是可憐，連謊話都不會說。誰不知崆峒派收徒，師徒都必須回山授徒，也因此崆峒派的弟子，人數大大不如其他門派，但武功却都不錯！」

「誰不知道！咱們便在崆峒山住了七年。」

「爲何說的話都是江浙口音？在下走南闖北遊遍天下，你一開腔，在下便猜出是什麼人，嘿嘿，八九不離十。」

胖漢惱羞成怒，喝道：「你管得着咱們是那裡人？你再不滾，便休怪咱們無情。」

突見鳳峯生左臂閃電般揮出，瘦漢已感手腕一麻，手中劍已被帶開。說時遲，那時快，鳳峯生人已如泥鰍般滑後幾步，坐到另一張座頭的椅上。

那兩個大漢互相交一個眼色，便雙雙向他走過去。鳳峯生站了起來，向店門走去，道：「人家小本生意，在此打場，破壞傢具不好意思，還是到外面去吧！別看少爺是花花公子，對付你們兩個人還綽綽有餘！」那兩位大漢如何嚥得下這口氣？也跟着出店。

莫憂對書生道：「他們要打架了，咱們出去看看！」

書生慢條斯理地道：「有甚麼好看？不用看，區區也猜得出，取勝的一定是那位花花公子！」

莫憂問道：「你如何知道？」

「單看他那份氣勢已經知道，也罷，區區陪佳人去解解悶。」那書生一隻手臂搭在她肩上：「走吧！」

「放尊重一點！」莫憂一把將他的手撥開。

「放尊重一點？」書生嘻皮笑臉地道：「這句話本應由區區說才對，你怎地先佔用了？」

莫憂氣得花容失色，嗔道：「你給姑奶奶滾吧！」她自顧自大步走出店外，只見那三個漢子已在白堤上鬥起來。果然那花花公子技勝一籌，以一敵兩，仍然從容不迫，殺得那兩個大漢連連後退。

她剛站定不久，已見花花公子一劍捲飛瘦漢的劍，順勢再將他一腳踢落湖中，那胖漢見狀，自知不敵，虛晃一招，先退兩步，再轉身向湖邊標去。

可惜他之主意早爲人所識，鳳峯生比他更快，竄前伸臂，食指戳住其痲穴！胖漢去勢未盡，「叭」地一聲，頭部跌入湖中，激起一股水柱。

鳳峯生一把將他扯了上來，對湖中那載沉載浮的瘦漢道：「你乖乖游上來，否則在下殺了你同伴！」

瘦漢如何敢回白堤，破口罵道：「臭小子，你敢動我師兄一根毫毛，天台派跟你沒完沒了！」

原來是天台派的。鳳峯生笑道：「天台派沒幾個人，區區才不怕，你到底上不上來？」

「你有種的便下來捉我！」

鳳峯生又戳了胖漢一指，也不作勢，人已射進湖中，如魚兒般向瘦漢游去，此舉不但大出莫憂之意外，更把瘦漢嚇了一跳，因爲他之水性十分普通。當下拚命划動四肢向前游去，可惜鳳峯生速度比他快得多，雙臂輪番划前，如箭一般飛過去，一會兒已經追上去。

「吃老子一拳！」瘦漢提拳向鳳峯生擊去，可是眼前一花，已失去了對方之踪影。緊接着雙脚一緊，身子沉了下去，他不斷地掙扎着，湖面冒起一連串水泡。

不消三盞茶工夫，鳳峯生已冒出頭來，右臂划水，左臂拖着瘦漢向岸邊游來。

店內之書生信步走了出來，正好看到鳳峯生躍進湖中，他隨口道：「你看，區區沒有猜錯吧！」邊走邊向胖漢走去。

莫憂急忙奔前，喝道：「你作甚？」

「看看他死了沒有？」書生抓起胖漢，忽地叫了起來：「不好，弄出人命來了，此處是是非之地，美人兒，後會有期！」言畢拋下胖漢，大步流星向孤山方向跑了。莫憂十分討厭他，他走了正中下懷。

與此同時，鳳峯生已將瘦漢拖上白堤，瘦漢不能動彈，分明已被制住了痲穴，他右臂抓起胖漢，忽覺有點不對，低頭看了幾眼，再伸手摸摸鼻息，驚呼道：「怎地死了？是誰殺死他的？」

莫憂道：「不是你自己幹的麼？大驚小怪！喂，你殺了人，可不要再進店，免得替姑奶奶惹來官非！」

鳳峯生沉聲問道：「剛才有沒有人接觸過他？我只封住其痲穴及暈穴，他怎會死？」

「剛才那位書生……他去看過，然後說死了！」

鳳峯生臉色一變，問道：「那斯如今在何處？」

莫憂向前一指，道：「他早跑了！」

鳳峯生怒道：「你爲何不抓住他？他是殺人兇手！」

莫憂怒道：「姑奶奶爲何要替你抓人？我怎知他是殺人兇手？你是甚麼人，敢管姑奶奶的事？」

「眞是笨蛋！莫傲怎會生了你這種女兒！」鳳峯生一手提着一個，大步走了。

莫傲指着他的後背，罵道：「臭小子，你敢再來惹姑奶奶，便要你好看！你以爲女人是好欺侮的！」她罵了一陣方走進店內。

莫傲瞪了她一眼，道：「你進房休息吧，別給老夫惹事了。」莫憂還眞怕她父親，乖乖地進房去了。莫家就住在店子後堂，地方不大，只有兩間臥室，一間明間，算是起居之所了，地方雖小，却收拾得十分整齊。

俄頃，樂襯歡進來，道：「他才是孫長艮！」

「誰是孫長艮？」

「鳳峯生才是孫長艮！」

「誰不知道鳳峯生是孫長艮？但誰是鳳峯生？」

樂襯歡輕輕一嘆：「難怪他要罵你笨蛋！」

莫憂像受傷的兎子般，自床上跳了起來，叫道：「那混帳的東西才是鳳峯生？他爲何不早說？那我不？白白讓那斯佔了便宜？」

「所以他才認爲你是個大笨蛋，才會連你爹也怪上了！幸虧你不是我生的，否則我剛才便會吐血！」樂襯歡搖搖頭走出去了。

莫憂粉臉一陣青一陣紅，咬牙道：「鳳峯生，你這混賬的東西，若讓姑奶奶遇上了，一定將你撕成兩段！」

樂襯歡忽然回頭道：「你輕聲一點！鳳峯生還沒聽見，外面的人都見了！」

＊　＊　＊

鳳峯生沒有聽見，但他在下午拖着一抹夕陽進店來了，又換了一副裝扮，英俊年輕的遊學書生，店內沒有別人，莫傲一見到他便道：「到裡面去說話，小三子，把店門關上！」

店小二問道：「掌櫃，今天不做生意了麼？」

「先把店門關上，看情況再說！」莫傲一把拉着鳳峯生進內堂，一掀開布帘，便見到莫憂叉着腰站在那裡，雙眼瞪得比鴿蛋還大。

鳳峯生拱拱手：「大小姐，小生這廂有禮了！」

「混帳的鳳峯生，你可知道姑奶奶……」

「受委屈了！」鳳峯生快口道：「但小生並沒有罵錯妳，妳的確是個笨蛋，不分青紅皂白，一見到書生，便將他當作孫長艮，不過，不管如何，小生還是十分感激大小姐竭力合作。」

莫傲瞪了女兒一眼，道：「別胡鬧，都進房來。」

房內便坐了三個人，接着樂襯歡把茶具捧進來，也坐下了。莫傲問道：「你將那兩人如何處理了？」

「先將死的埋了，活的被我拷打一番，終於招供了。原來他倆的確是天台派的弟子，死的那人是師兄叫朱家山，瘦的那個叫梅一章，他倆出道才兩年，却栽在一個女人身上，被人脅迫來此找鳳峯生。」

莫憂快口問道：「他倆同時栽在那位女人手中？如何脅迫他倆？爲何要找你？你說話沒頭沒腦的，糊糊塗塗，誰能幫你分析，眞是笨蛋。」

樂襯歡忙道：「你別急，也許人家還未說完。」

莫傲道：「你們兩個娘們別吵，峯生做事絕對不會粗心大意，要你倆操什麼心。」

鳳峯生也不生氣，不慌不忙地道：「那女人叫尤七娘，又騷又美，兩人都成爲她入幕之賓，却讓她丈夫捉姦在床，迫他倆來引我現身，至於她丈夫叫做章三郎。」

莫憂又找到機會反擊：「笨蛋，尤七娘、章三郎都是化名，你怎會相信。」

「我也知道是化名，奈何人家連姓梅的也騙了，我還能自他嘴裡掏出什麼東西來？」鳳峯生道：「我問他那對夫婦有什麼特徵，梅一章謂男的臉上有一顆長毛的大黑痣在左頰上，女的……嘿嘿，不說了，他把她說得天仙化人，只說她右乳房上有一顆比米粒還大的硃砂痣。」

樂襯歡轉頭問丈夫：「死鬼，你以前很風流，可曾遇過這樣的女子，說不定是你的舊相好。」

莫傲沉着臉道：「胡說，依我看，這對男女若非與峯生有仇，便也是一對殺手，受僱要殺你。」

「有可能！」鳳峯生道：「只是那位書生又是什麼身份？今早我只封住朱家山的痲穴及暈穴，但上岸他却已死了，一定是讓他暗中做過手脚，這件事好像十分複雜。」

「有什麼複雜？」莫憂道：「若姑奶奶沒有猜錯的，這書生可能便是那男的喬裝的，說不定這才是眞面目。」

（未完・二）

上文提要： 來如風離開花子幫直奔老爺嶺，途中遇到萬家莊莊主率衆欲去七王爺陵墓取寶，萬小紅一見來如風就糾纏不休，要來如風娶她，來如風被她拉進房欲先行洞房，來如風正苦無脫身之計，突然來了包成玉，包成玉對萬小紅聲稱，她與來如風已有肌膚之親，於是二女大打出手，來如風乘機逃之夭夭……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再入墓穴為寶來　身首異處含恨去

來如風一笑，道：「妳有消息？說吧！」

席美姬道：「第一件，是咱們北方花子幫與南方的結盟了，至於舉事猶待商榷。」

他臉上似乎一片冷漠，雙目直視著遠方。

席美姬又道：「至於這第二件事，兄弟們已打聽到七王府果然有行動，他們聯合太原府衙的人馬分批暗中潛來這太行山區了。」

來如風道：「眞有這回事？」

「應該不會是假吧！」

來如風沉思一下，道：「不知那和本初何時才會到此，看來……」

席美姬道：「你仍打算進陵穴？」

來如風道：「妳不打算進去？」

席美姬道：「來如風，如果你進去，我就進去。」

來如風立刻吻了席美姬一下，笑道：「妳癡情了，應該想一想，夫妻本是同林鳥，何況咱們……」

席美姬道：「咱們雖未名正言順，可是你會令我失望嗎？來如風，你別說些喪氣的話呀！」

來如風笑了。

「好，咱們二人一條心，娘的，眞遇危難我先淌。」

席美姬抱住來如風笑了。

只不過來如風沒往下躺，他這才與包成玉折騰沒多久，再壯也得等上一個時辰才能「旺起來」。

來如風正在想著如何應付明日的事，忽然雙目一亮。

「別出聲！」

席美姬道：「你……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在席美姬耳畔低聲道：「有人！」

斜坡上果然站著一個人，雖然天還未亮，但身影已露，輪廓可見。

來如風對席美姬輕輕拍，立刻躍下樹去了。

＊　＊　＊

來如風躍下樹，席美姬當然也跟去，這二人一路走到斜坡附近，來如風已看清那人是誰了。

席美姬也看清了，她在來如風耳畔小聲道：「是他，和本初呀！」

來如風哈哈笑了。

「過去，且聽聽和大總管的解說。」

還眞巧合，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剛現身，另一方向也出現四個人，小腳和尚、袁天行、成青與江彩雲也都出現在這斜坡上來了。

那袁天行已向和本初招呼道：「嗨，和大總管，你果然守信人也。」

小腳和尚道：「大總管，帶來什麼好消息呀！」

和本初再回頭，發現了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也到了，他的臉上似有了得意之色。

他怎知來如風早就一路上跟著他了。

只不過和本初也有驚人傑作，就在他看到袁天行六人都已來到之後，立刻對六人點點頭。

「各位，你們久等了。」

江彩雲道：「和大總管，你可以先說明如何取寶了吧，咱們就等你了。」

成青開門見山的道：「最好少玩花樣。」

袁天行嘿嘿冷笑，道：「會嗎？大總管。」

和本初立刻自懷中取出一張紙卷，他當著六人的面攤開了。

那紙卷只一取出，來如風便神情一緊張，他也分不出這紙卷是不是那夜七王拋給和本初的。

和本初指著紙上繪的圖案，道：「這是七王交與在下的圖形。」

來如風立刻問道：「七王爺會把陵穴圖形交與你？」

「會！」

「理由？」

「一網打盡你們幾人。」

他此言一出，六人面面相覷。

和本初又道：「七王對於我的斷手很痛心，因為當初他沒料到我會受制於你們。」

來如風道：「這話怎麼說？」

和本初道：「七王以為，我如果知道陵穴中有逃生之門，便不會伸手為各位取寶了。」

袁天行急問：「哪裡是逃生之門？」

和本初指著圖上的方塊地方，道：「在這裡！」

大伙低頭看，那和本初又指著另一三角形地方：「你們看，想取寶物，應該推開這三角石板。」

來如風急問：「七王把取寶地方告訴你？」

和本初道：「不錯！」

來如風再問：「七王的理由是什麼？」

和本初答得更快，道：「當寶物出現，你們必會爭奪，我便有機會逃離此地，一旦我進入這方形洞中，發動裡面機關，你們便休想逃得出去。」

小腳和尚看向來如風，臉上一片迷惑。

而來如風淡淡一笑，道：「和大總管，我有最後一個問題，不知你如何回答。」

和本初雙眉一揚，左手扶著斷了的右腕處，道：「來大俠還有什麼可疑之處？」

「有！」

「請說！」

「你在見了七王之後，七王取出你的斷手，和大總管，你如何應付？」

和本初幾乎快跳起來了，他的目中有厲芒。

「來大俠，你好厲害。」

來如風道：「我等著你的解釋。」

袁天行也瞪眼。

成青更是在咬牙，而江彩雲也冷笑了。

小腳和尚追問：「你怎麼說？」

和本初卻是不慌不忙的道：「各位，七王確實把我的斷手收在一個木盒中，但我只有一句話。」

來如風道：「什麼話？」

和本初道：「我向七王爺說，如果我有覬覦王爺寶物之心，在斷手之後就遠走高飛逃走了，怎敢再回來見王爺。」

來如風道：「七王相信嗎？」

和本初道：「多年效忠換取一次信任，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來如風也怔住了。

他再也想不到和本初的平淡幾句話而令人難以再對他有什麼懷疑。

小腳和尚已笑道：「有道理，有道理，哈！」

袁天行道：「既然如此，那麼咱們還等什麼？」

來如風好像發楞的不知如何再發問，他心中在想著，這和本初如果不是誠心合作，他便是個天下最狡猾的可怕傢伙。

來如風把那夜王府偷窺之事思考一遍，也覺得和本初的解釋並無不妥之處，換句話說並無破綻。

那江彩雲已對和本初道：「其實咱們也不懼你再使詐，因為你也一樣要進入陵穴中的。」

和本初道：「而且也由我為各位開道。」

袁天行道：「所以咱們也視你為合夥人吶，哈！」

他笑得十分不妥，看上去帶著陰險的味道。

小腳和尚道：「和大總管，當初聽你說，進陵穴要等八月十六夜，八尊石像成一綫，咱們還眞的信了你的話，如今才明白，你也只不過知道一部份而已。」

和本初道：「各位，我已上了大當，就別提過去了，咱們這就準備進陵穴吧！」

小腳和尚道：「我已迫不及待了。」

這時候席美姬拉過來如風，她低聲問道：「來如風呀，我覺得不大對勁。」

來如風道：「卻是無法察覺。」

「對，就是不知道什麼地方不對勁。」

「妳是否打算進去？」

「你忘了，鳥爲食亡呀！」

來如風笑道：「人爲財死，哈！」

席美姬道：「不吉利。」

來如風笑道：「咱們這是刀口上舔血過日子，盡把吉利掛嘴邊擱心上，還是盡早找地方躲起來。」

席美姬道：「所以呀，咱們進去，只不過可要處處加以小心才是。」

來如風道：「小心無大差，我不會大意的。」

袁天行跟著和本初往陵穴前走，小腳和尚撫掌笑，道：「喲，來如風與席幫主二人不參加了呀！」

他這話令袁天行幾人回頭看，來如風已回應了。

「小腳呀，你是不是說咱們膽子小呀！」

小腳和尚道：「爲何不走？」

席美姬道：「一定會走在你前頭。」

她拉著來如風便大步走來，那成青「嗆」的一聲拔出刀來，他重重的在和本初身後，道：「先小人後君子，話我說前面，你若動心眼，你就別活了。」

和本初苦兮兮的道：「成大俠，我已殘去一手，還有什麼能耐在各位面前玩詐？」

成青道：「沒有最好。」

來如風與席美姬二人也追到了，幾個人一路攀上老爺嶺半山峯，八尊石像似乎位置又不一樣了。

原來是八尊石像各俱姿態分別立在陵穴兩邊，如今看上去好像距離又相等。

這光景並沒引起袁天行幾人的特別注意，而和本初已繞過石香案來到石壁前面。

他仍然與小腳和尚、袁天行五人合力去推動右面石壁，那和本初一邊推一邊叫著三尺深往左轉。

於是，轟聲再起傳來一陣沙沙磨石聲，一塊足有一尺厚一丈半方形大石移動開了。

別以爲知道這石頭會移動了就會啟開陵穴石門，其實石板移動的分寸差之毫釐也就開不動了。

＊　＊　＊

石門是往左推移三尺，才發現裡面的一道石牆裂出一道門縫三尺寬。

和本初抹抹額上汗水，道：「好了，咱們可以進去了。」

他說完當先往灰暗石道中走去了。

便在這時候，來如風一把拉袁天行過來。

袁天行正要往裡面走，來如風這麼一拉，他還以爲來如風會對他不利，不由大閃身，吼道：「幹什麼？」

來如風一笑，道：「別草木皆兵窮緊張，好不好？」

袁天行道：「你幹什麼？」

來如風低聲道：「可否借你的鐵膽一用？」

袁天行冷笑道：「借我的兵器？你……」

來如風道：「只借鐵膽一用，你那個五十二斤重的傢伙我以爲此刻最有用。」

袁天行道：「幹什麼？」

來如風道：「我也很難解釋，只不過我想借用你的傢伙，你若願意……」

袁天行冷笑道：「來如風，你以爲這是什麼時候？此時此地我會丟下我的傢伙嗎？」

來如風道：「袁總鏢頭，你叫我如何解釋呢？」

「你不用解釋，我不會在此時放下我的武器。」

來如風道：「總鏢頭，江湖上何人不知你的飛刀更令人心寒？」

袁天行道：「袁某的鐵膽也是一絕，既可以攻又可以守，收發自如少有人硬擋三擊。」

來如風道：「咱們進入陵穴，各抱君子之心，唯一防備的便是和本初，是不是？」

袁天行道：「人心隔肚皮呀，來老弟。」

來如風咬咬唇，道：「也罷，袁總鏢頭，我把我的二尺半鋼棒也留下了。」

袁天行道：「你……你在弄什麼詭計？」

來如風道：「不是弄什麼詭計，是保命。」

袁天行道：「保命？」

來如風道：「沒機會多加解釋了，你答不答應？」

袁天行猶豫了。

只見來如風已把插在腰帶上的鋼棒拔在手上，匆匆的放在那第二道石板滑道中央，這光景袁天行怔住了。

來如風道：「如何？你的鐵膽。」

袁天行猛的咬咬唇，道：「也罷，老夫便賭一賭咱們的運氣吧！」

他把鐵膽也放在來如風的鋼棒一邊，而來如風卻急忙把那五十二斤重的鐵膽穩當的放在巨石滑道上。

來如風拍拍手，道：「咱們進去。」

前面，和本初幾人已在二十多丈深處了。

＊　＊　＊

來如風與袁天行奔到前面，長明燈的照射下，只見和本初在一個長明燈下伸手一撥間，看上去他只

是順手一扶而隨手鬆掉。

眾人只又走了五七丈遠，忽聽得「隆隆」之聲响起，聽那方向，必是陵穴入口處又封起來了。

和本初這才回眸一笑。

來如風很注意和本初的動作，他立刻看出和本初的眸芒中有著陰毒之色。

成青的尖刀握在手中，刀尖指著和本初，如果和本初有什麼蠢動之舉，必逃不出成青的致命一刀。

於是，前面又豁然開朗了。

眾人看去，那隻玉棺仍然好端端的停放在那裡，而玉棺前面的供台上也仍是兩隻羊，只不過已成了骨架，當然，那是被他們幾人分食的結果。

和本初站在玉棺前臉色冷酷的哼了一聲。

來如風道：「和總管，這玉棺仍然要推離嗎？」

和本初自懷中摸出一張圖紙，上面繪著陵穴之中的草圖，卻未見說明。

大夥圍上去看，卻仍然看不出端倪。

和本初道：「推開玉棺，我再細說。」

於是，只見和本初又與上一次一樣，巧妙的又把玉棺錯開三尺外，立刻又出現玉棺下方的地穴之中四個金光外溢的洞穴。

和本初便是伸手進入洞穴中掏取寶物時候被斬斷了右手。

和本初面對著那個斬斷他手臂的洞穴，立刻錯身落在下面，這一回他不伸手了。

和本初只是把頭用力的低下去，他仔細的瞧，然後一聲冷笑，道：「太毒了。」

他此言一出，小腳和尚道：「大總管，你發現什麼了？快說呀！」

袁天行還關心和本初，道：「小心吶，大總管。」

和本初道：「這裡並沒有什麼寶物，這裡只是誘人上當罷了。」

江彩雲道：「你說什麼？」

和本初道：「坑人的地方。」

來如風道：「上來，我下去瞧瞧。」

和本初單臂挺起，人已站到地面上。

他對來如風點頭道：「來大俠，你下去瞧瞧。」

來如風這就要下去了，席美姬立刻攔住他。

「你別下去，機關危險吶。」

她這是一片關懷之情，來如風卻笑笑，道：「放心，我不會貿然伸手去掏的。」

席美姬道：「小心吶！」

來如風笑笑，道：「我不會與自己小命開玩笑。」

小腳和尚道：「快下去，看看什麼坑人的玩意兒。」

席美姬叱道：「你急什麼，你爲什麼不下去？」

小腳和尚道：「看看，還沒過門吶，就如此護著姓來的，這要是過了門，咱們更不敢同姓來的打交道了。」

席美姬道：「想打架不是，出去以後再比劃。」

小腳和尚道：「我不想以一敵二，我如果同你幹，來如風不會一邊袖手不管。」

來如風道：「小腳，你少囉嗦，這時候咱們誰也別扯淡。」

小腳伸個大舌頭，道：「好，聽你的。」

於是，來如風就在地洞上方來一個倒掛金鈎，他的頭已逼近下面的四個圓洞的口了。

來如風只一仔細看，不由出口一聲罵：「操，咱們這上的那門子當呀！」

來如風挺起身氣唬唬的坐在地面上。

席美姬道：「你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指著下方四個圓洞，道：「可惡啊！」

席美姬就要下去看。

來如風拉住她，道：「別下去了，我告訴妳，下面的四個圓洞是空的。」

袁天行道：「金光何處來？」

來如風看看一邊忿怒的和本初，道：「裡面一支長明燈，隔著一層黃色的幔照向另一鏡面，那洞中看起來就金光閃閃了。」

小腳和尚道：「可惡的機關就在裡面。」

來如風道：「不錯，盜寶之人以爲金幔後面是寶物，必伸手拉幔取寶，這就上大當了。」

袁天行幾人瞪眼了。

來如風對和本初道：「和總管，這就看你的了。」

和本初再一次仔細看他手中的圖，他的雙眉緊皺，好像拿不定主意。

來如風卻看著成青，因爲成青的尖刀又指向坐在那裡的和本初背上了。

不但成青的尖刀指向和本初，便袁天行的兩手間也各扣了兩把飛刀。

袁天行的鐵膽沒有了，但他的二十四把飛刀仍然不容忽視，袁天行的飛刀例無虛發。

只有來如風沒有什麼反應，來如風站到席美姬身邊，與席美姬不知說了些什麼話。

那小腳和尚緊緊的貼近和本初，他以手中禪杖一端指向和本初手中的圖案，道：「和總管，圖上有個四方形與一個三角圖案，那表

示什麼?」

和本初抬頭四下裡看，他看得仔細，並未回答小腳和尚的話。

忽然，和本初指著玉棺正後方兩丈多地方的石壁，道：「你們看！」

大伙順著他指的方向望過去，只見石壁上繪著的一幅彩圖上一座蓮台，蓮台的底座中間是個方形圖。

和本初已奔到壁畫下面處了。

原來在長明燈的照射下，陵內石壁上彩繪十分好看，一副觀音大士就赤足端坐在蓮台上。

和本初站在那蓮花座畫前，他並未立刻去推動那個彩圖蓮座下的方形圖，但他已發現了那是一塊方形石板。

衆人站在這方形圖案前，袁天行立即問道：「這是個機關嗎？」

和本初仍然沒回答，他忽又指著右面牆上一幅彩繪，道：「你們看！」

袁天行幾人一齊望過去，石壁上繪的是一幅劈山救母圖，就在圖案上，那個舉著巨斧劈山的目連額上出現一個發光的三角形眼睛。

和本初道：「就是那隻眼睛。」

小腳和尚已不耐的道：「和總管，寶在那裡呀？咱們不弄玄機，找到寶物就好。」

袁天行道：「我以爲絕不會是兩處都有寶物吧！」

來如風道：「相反的，我卻以爲這兩處都有惡毒的機關，而且十分霸道。」

小腳叱道：「照你這麼說，這陵內全是坑人的機關了。」

來如風道：「不錯，我以爲我不該隨你們二次的走到這裡來。」

小腳和尚道：「你可以退出去呀！」

來如風道：「我是有此打算，正想是否痲煩和總管爲我把陵穴出口處推開呢！」

他看看席美姬，又道：「唉，我又無法說動席幫主與我一起退出。」

果然，席美姬道：「來如風，既來之則安之，總是要弄個明白的。」

來如風重重的點點頭，道：「也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江彩雲道：「咱們別打岔，且看和總管有甚麼辦法了。」

成青道：「對，大家看和總管的。」

此刻，和本初站在圖案下面十分的猶豫，他實在拿不準那一個才是逃生的門。

和本初的猶豫，引起袁天行幾人的猜忌，成青沉聲道：「和總管，你不會又在動什麼鬼主意了吧？」

和本初一聲嘆，道：「各位，我老實對你們說，我回王府並未遇上范天才那老傢伙。」

江彩雲問道：「誰是范天才？」

和本初道：「姓范的才眞正是西域巧匠，我原是希望找到他問個清楚，不幸他又不在王府。」

他指指圖，又道：「你們看這兩幅圖，一個是觀音大士、一個是舉斧劈山，這一吉一凶，應該是方孔處爲生門，但我知道范天才的鬼點子，他也許生即是死，死也許生，令我一時間拿不準主意下去。」

小腳和尚道：「怎麼還有這麼多的鬼名堂呀，這要何時才得到寶物呀！」

來如風道：「忽必顯不會那麼容易的把寶物擺在棺內等咱們來取。」

江彩雲道：「怎麼下決心呀！」

和本初道：「難！」

來如風道：「莫非你打歪主意呀！」

和本初道：「來大俠，你以爲咱們應推哪個門呀？」

來如風道：「我怎麼知道？」

席美姬道：「事關大家生死，你怎麼問他呀？」

袁天行道：「七王交你這圖，應該你知道的。」

和本初道：「好，我就按七王圖上所繪，咱們在那蓮台圖上的方形壁石上開啟吧！」

和本初當先舉步走過去，袁天行幾人緊跟上。

一行又站在那正後方的石壁下方了。

和本初忽然轉身，他對袁天行幾人，道：「各位，請稍稍後退三丈外。」

成青叱道：「幹什麼？」

江彩雲也叱道：「你想動歪腦筋？」

和本初道：「各位可曾記得對面的那盞長明燈嗎？」

袁天行沉聲道：「當然知道，那地方是你第一次帶我等進來之後，你卻突然把咱們因在此地而逃走了。」

小腳和尚道：「你不會再有那機會了。」

和本初道：「我可以對各位表明，那地方已經封死了，再也不能從那地方出去了。」

來如風沒開口，他不知道遠處的那盞長明燈還是個逃生的出口。

席美姬知道，當時席美姬還呼叫和本初吶！

和本初走過去，他指著長明燈，道：「手按長明燈下座，用力往上托，壁上會出現長方洞口，且只能容納一個人進入，如果各位願意一試……」

小腳和尚道：「就這麼簡單？」

和本初道：「不錯！」

小腳和尚道：「好，且容貧僧一試。」

來如風道：「小心上當吶，和尚！」

小腳和尚道：「這兒既然可以逃生，當不致會有什麼歹毒的機關吧！」

來如風道：「和尚，這兒也不會有寶，你又証明什麼？」

小腳和尚道：「至少可以知道這是個逃生之門吧？」

他對和本初一笑，道：「閃開，我來試試。」

他果然站在那六尺高的長明燈下方，只不過小腳和尚並沒用手去托。

他把手中鑌鐵禪杖頂著長明燈座，雙臂用力，口中大吼一聲：「起！」

於是，那長明燈一閃又滅，便在這時候，一道長方形地道出現了。

袁天行幾人齊瞪眼，還沒會過意來，忽然間地道中發出機簧聲，衆人只一聽便急急的往後疾閃。

說時遲那時快，一簇半尺長的箭雨勁射而出。

小腳和尚拋下禪杖雙袖撥打中，他發出「哎唷」一聲怪叫。

「轟！」

那長方形地道口立刻又闔上了。

小腳和尚斜著雙肩靠在石壁上，他的左肩連臂還是中了三支短箭，痛得他齜牙咧嘴。

來如風立刻走上前，道：「厲害！」

他爲小腳和尚拔出短箭，迎著燈光看，又道：「這玩意兒我還是頭一回看到，如果射中脖子，娘的，完了。」

小腳取過傷藥，對來如風道：「如果你不提醒，我必以手去托，我就慘了。」

來如風道：「寶尚未出現，我不希望你完蛋。」

他果然爲小腳和尚把箭傷敷藥，十分認眞。

小腳和尚道：「娘的，這眞叫冤。」

和本初早就楞住了。

他原以爲那地方的機關必已封死，而封死的原因是七王也不想叫他再活著出來。

和本初這是猜測，但想不到會是如此惡毒，他如果再由此進去，豈不成了「刺蝟」。

和本初暗自咬牙，他轉而望向觀音壁畫下面的方形石壁，他以爲自己眞的已至騎虎難下了。

袁天行嘿嘿冷笑，道：「好歹毒呀，袁某不暗自打算，一旦有什麼不利之處，便想藉此處逃出去的，嘿……豈知這裡會變成坑人的地方了。」

江彩雲道：「咱們還是去那壁畫下面再計較。」

和本初已往前走去。

他更拿不準主意了。

來如風走到和本初身邊，道：「看來你也不知那地方已改成坑人的機關了。」

和本初道：「我會知道嗎？如果知道，我自不會告訴你們開啟之法，留爲自己用了。」

來如風道：「說得也是，這証明一件事情。」

和本初道：「七王也要置我於死地了。」

來如風道：「不錯，否則他會告訴你的。」

袁天行道：「是何人又來過這老爺嶺了，怎麼我們就沒有發現什麼人吶？」

來如風道：「七王人在太原府，我以爲這必是那『西域巧匠』范天才，姓范的一直躲在老爺嶺。」

和本初道：「可恨我卻替這范天才背上黑鍋，冒充西域巧匠三年多。」

來如風道：「也把咱們幾人騙得團團轉吶。」

和本初一聲苦笑沒開口，成青已叱道：「姓和的，你還不快快動手呀！」

和本初道：「各位，現在你們應該相信我了吧，咱們眞的成了一條船上的人了。」

江彩雲道：「動手吧！」

和本初當然要動手。

他的心便也緊張起來了，因爲……

因爲他那一張紙上繪的圖與七王拋給他的是不一樣的，眞正的草圖早被他撕了。

和本初只要記住圖上的幾句話之後就撕了，而此圖，也只是應付袁天行幾人的。

來如風當初逼問和本初，爲什麼七王沒殺他，卻也令和本初將計就計，說是這圖乃七王給的，如果來如風先問和本初那圖紙來自何處，和本初難免會說是西域巧匠處得來，他便立刻被揭穿了。

來如風也有失算的時候。

* * *

和本初轉身對袁天行幾人道：「各位，我這就要動手了，不知哪一位願意助我一臂之力？」

袁天行看看身邊幾人。

小腳和尚受了傷，江彩雲拉緊了成青，光景是不叫成青出手去助和本初。

席美姬也一樣的用力扣住來如風的左腕門，來如風想動手也動不

了。

和本初再問：「哪一位助我呀？」

袁天行道：「這光景大概只有袁某助你了。」

和本初道：「總鏢頭，咱二人並肩站，各吐眞力把這方石板往裡面推去。」

袁天行道：「要推多深？」

和本初道：「大約一尺深。」

袁天行道：「如此說來此石超過千斤重了？」

和本初道：「我二人應可推動了。」

袁天行果然站在和本初一邊，他以雙掌結實的扣在石壁上，那和本初單臂用力，大喝一聲：「嗨……唷……」

先是石壁發出「喳喳」聲，不旋踵間巨石移動向內，再看袁天行與和本初二人，已是微見汗水了。

站在兩邊觀看的五人俱都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移動的巨石往內凹……

只不過凹入大約一尺深，突然間「忽通」一聲響，巨石落向下方，立刻就見一個方洞露出來了。

洞中什麼樣子？誰也看不見。

洞中什麼反應也沒有，只不過若要往洞中進入，那得低頭彎腰雙手扶住洞口才可以。

此刻，和本初指著那洞口道：「只有進了此洞，方能找到七王的寶物。」

來如風道：「和總管，我想知道，七王會把這秘密告訴你嗎？」

和本初道：「圖上是這麼畫的，至於是否有寶，我當然不敢問七王爺。」

來如風道：「看來又要煩勞你和總管打個前鋒了。」

和本初等的就是來如風這句話，因為他只要一走進這洞內，然後立刻加以封閉洞口，這一回絕對能把袁天行六人囚死在這陵穴之中。

和本初的目的就是這樣，當然，他如果能找到七王的寶物，便立刻收刮之後遠走高飛，萬一沒有找到寶物，他便可以直接往七王爺面前去報功了。

戈幹就會叫和本初快快立大功回去的。

* * *

和本初並不急於往洞中進去，他回過身來對袁天行幾人道：「各位，寶路已通，和某不想與各位爭奪，所以還請你們之中哪一位先行進去。」

小腳和尚道：「你不先進去？」

和本初道：「如果我先進入，怕是會引起各位的疑心，所以我在中間。」

成青道：「我打頭陣。」

他剛說完，江彩雲搖手道：「不，不可以。」

成青快刀前指，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江彩雲道：「我不會放你先進去的。」

成青道：「總得要有人先走在前面吧？」

江彩雲道：「不，若憑機智，來如風第一流，在這緊要時刻，我以為來如風應走在前面。」

來如風哈哈笑了。

「眞有妳的呀，送我上樹呀，哈……」

席美姬道：「來如風是機智，那也得看用在什麼地方，我以為此刻他還是老實一些的好。」

來如風兩手一攤，道：「我無奈呀！」

和本初看向袁天行，道：「總鏢頭，你先吧！」

袁天行道：「袁某的鐵膽留在二道石洞口處，否則袁某義不容辭。」

和本初道：「各位，你們以為應該怎麼辦？」

小腳和尚道：「和總管，還是由你打頭前，你不是有圖為証嗎？」

和本初的心理戰成功了。

他的心中暗歡喜，臉上卻是苦板板。

「各位，我……怎麼辦？」

江彩雲道：「和總管，勉為其難吧！」

和本初道：「說句實在話，陵穴的後一段，我實在還是有了這草圖才知道，唉，我一點把握也沒有，各位，你們就緊跟著進來。」

他低頭看看那洞內，黑漆漆的似乎伸手不見五指。

「各位，我需要火摺子一用。」

小腳和尚道：「有，我身邊帶的有。」

小腳和尚把火摺子猛然一抖閃亮之後，小心的遞在和本初手上，道：「你拿去。」

和本初舉著火摺子往洞內照去，只見洞內四壁平整，洞下方的石條成行，一塊青石隔著便是一塊白石條，看不出有什麼機關。

和本初把火摺子交在小腳和尚手上，道：「等我爬進去，你再把火摺子遞給我，我為各位開道。」

袁天行道：「這條地道多深？」

和本初道：「不知道。」

於是，他彎腰低頭單掌緊抓那方洞下方，頭便伸進方洞之中了。

突然間，洞口附近發出「卡」的一聲響。

方洞外，袁天行驚問：「和總管，你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也低呼：「什麼聲音？」

站在洞口的小腳和尚用手指指和本初的背，問道：「喂，和老，你發現什麼了？」

沒有動，和本初似乎被嚇得楞在洞口了，他的身子爬在方洞口就是沒有動。

成青沉聲吼道：「姓和的，你搞什麼名堂，為什麼不出聲？」

於是，袁天行以手抓住和本初的背後衣衫，他用力的往外拉。

「啊！」

「天爺！」

江彩雲與席美姬二人齊聲尖叫，而且雙手掩面。

來如風咯咯咬牙，沉聲道：「可惡！」

袁天行自拉出和本初之後，已暴退不迭。

小腳和尚高誦「阿彌陀佛」。

那和本初的頭不見了，鮮血仍在往外冒，流了一地的鮮血往一邊流去。

和本初再也站不起來了。

一個失去頭顱的人，當然不會再在江湖上興風作浪了。

* * *

和本初死得慘，他再也想不到七王用的是一石二鳥之計，既能殺了不忠實的和本初，更把覬覦他寶物的幾個江湖惡霸囚死在陵穴之中。

此刻，袁天行幾人再也沒有人願意進入那個方形洞中了，誰也不想進去挨刀砍。

幾個人怔了一陣子，袁天行指著另一三角形圖案，道：「此洞既然是機關，那個三角形又是什麼？」

來如風道：「我以為那仍然是個惡毒機關。」

小腳和尚道：「你怎麼知道？」

來如風道：「我當然不知道，不過一連兩次不幸，正可以說明七王是個十分有心機的傢伙。」

袁天行道：「也得過去看看吧！」

* * *

壁畫十分精緻，看上去目連救母畫得栩栩如生而十分的生動。

那把巨斧劈山姿態是生動的，而巨斧似乎閃動著光華，再看那三角眼處，好像特意崁上去似的。

袁天行道：「咱們由誰去發動那隻三角眼？」

來如風道：「如何才能發動？」

袁天行道：「三角眼並不太大，不外往壁內按去。」

來如風沒再問，拔身而起一丈餘。

席美姬便是要攔也晚了。

「你……小心吶！」

說這話時候，來如風已左掌對準那三角形眼睛處用力一拍又按，便立刻一個倒栽葱往下面落去。

就在來如風剛剛雙足沾地，嚄，石壁那個三角形眼中發出呼嚕呼嚕聲，宛如遠方奔雷般，聽的人全怔住了。

袁天行低呼：「這是什麼聲音？」

小腳和尚已雙手端住禪杖，道：「不好！」

江彩雲拔刀在手與成青背靠背的緊貼著。

而席美姬已尖聲叫起來了。

「你們看八盞長明燈呀！」

來如風也看到了。

「有霧噴進來了，必是毒霧呀！」

他這話甫落，遠處又傳來「忽通」聲，那方向就是他們剛走進來的地方。

陵穴之中，八支長明燈下在噴著毒霧，袁天行幾人均是老謀深算的行家，立刻每個人把口鼻捂住。

來如風大叫：「快退出去！」

他拉著席美姬便往進來時的石道內奔去。

那條長約四十丈的石道兩邊，竟然也有毒霧出現，直到過了十幾丈，長明燈方不見。

袁天行緊緊的跟上來，口中低罵：「操，咱們這是在做什麼？玩命呀！」

他後面的小腳和尚道：「我突然明白了。」

江彩雲叱道：「你又明白什麼？」

小腳和尚道：「這墓穴中根本沒有寶。」

成青叱道：「後知後覺，可憐之至。」

小腳和尚不示弱的道：「總比你二人不知不覺高明一籌。」

幾個人邊逃邊還在鬥嘴吶！

前面，已到了進口的二道石牆前面了，來如風在灰暗中看得清，他的那根二尺半長鋼棒快要支持不住，被滑下來的巨石壁擠壓得就要彎曲了。

而袁天行的那個五十二斤重的鐵膽正發出咯咯聲，顯然也是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來如風急叫：「快過去！」

他還眞的愛席美姬。

來如風先把席美姬推送過那個僅二尺寬的石縫中，自己才匆匆的擠身過去。

袁天行「當仁不讓」，他的鐵膽用上了。

袁天行的身軀高大粗壯，他擠了半天方才吃力的擠過去，已是滿頭汗水了。

小腳和尚也粗壯，他橫起肩膀往外擠，那石壁發出沙沙響，來如風的鋼棒就快吃不住了。

（未完・十八）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小子統吃

捨己爲徒葬洪流　欺凌弱小吃人肉

雨絲絲，就好像天上掛滿着漫天細麵條似的。

風微微，吹在人身上還眞令人起鷄皮疙瘩。

陰雨連綿已經下了半個月，下得人們好像忘了天上還有個太陽，連月亮是什麼樣也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大地一片陰霾，人們的臉上也擠不出半點笑容，更甭說一絲、一抹了。

不過啊，人們再是忘，可就是忘不掉今年的酷旱，一個夏季半點雨水也沒有下過，大麥穗子還未冒出果實，便被蝗蟲啃吃得鳥蛋精光。

眞是衰透了！

可好，這場連陰雨白下啦！

奇怪的是並未聽說有人叫苦。

其實並不是沒人叫苦，而是大家都苦，叫給誰聽去？還是省省點口水吧！

連幾個有錢大戶也携兒扶老走他鄉，逃難去了。

有些人還能往外鄉逃，有的人連逃的資格也沒有。

不少人就等着餓死！

其實，世上那一天沒有餓死人？

不稀奇，艾家集就每天餓死不少人。

說也奇怪，艾家集的人逃走大半，可是艾家集還鬧土匪，挨家挨戶去搶。

這些土匪實在是照子沒放亮，還不是普通的呆啊！

* * *

這些土匪也不知道搶什麼？至少艾家集沒有金元寶，艾家集只有死人。

總不至於這些土匪搶死人吧！

艾家集沒有往外鄉逃難的人，因爲誰也沒這個資格嘛，細軟？大戶人家？眞是見鬼啦！所以啦，見土匪頭「老叫天」馬痲子率衆撲進艾家集的時候，這些人不但不躲起來，反而坐在大門外。

這些人當然不再怕馬痲子，身無分文而又家無隔夜糧的人，還怕什麼土匪！

有幾個膽子大的，竟然還伸手向這羣土匪要吃的，那副笑得不像笑的模樣，還眞叫人拿他們沒轍！

實在是可憐哪！

* * *

馬痲子騎着一匹叫天驢。

三十多個土匪跟在他的驢屁股後，馬痲子見有人向他伸手討吃的，橫手就是一鞭子，嘿嘿罵道：「他奶奶個熊，你們以爲老子是菩薩，趕來普降甘霖的！」

馬痲子的皮鞭掄得「叭叭」響，就像他是在放老炮，跟上來的人沒有一個逃走。

逃什麼？人在飢荒的時候還管什麼土匪强盜，只要能搶得一口糧食，說實在話，還管個鳥。

馬痲子的叫天驢背上就馱着一個蔴袋，三十多人的口糧全在袋子裡裝着。

這——這實在是教人把口水都流出來了。

敢情這些飢民是認糧不認人，土匪的糧食也伸手要了。

馬痲子心頭在冒火，他齜牙咧嘴的回頭對身後的手下吩咐：「給我殺！他奶奶的餓紅眼了。」

他那三十七個手下聞得馬痲子命令，立刻拔刀往飢民中砍過去。

這些飢民見土匪揮刀殺過來，立刻紛紛四下裡閃。

不閃就要翹毛了，誰也不願意挨刀，可又看着馬痲子的糧袋直流口水。

追殺的人兩條腿，逃的人也是兩條腿，三十七個人追殺一二百個飢民往四下裡趕。

可不得了，忽然斜刺裡又冒出四五十個飢民來。

這些人管你什麼馬痲子牛痲子，搶糧要緊。

反正沒吃的橫豎都要死，現在有這個機會，不搶的就是王八！

「哇呀呀」羣聲大震，馬痲子的皮鞭連着打，他的砍刀也掄起來了。

可惜白搭了。

他只是亂打十幾下，便被這撥飢民翻下驢背。

馬痲子的刀也被人奪下來。

馬痲子的砍刀揚起來——是被飢民揮起砍刀，一連就是七八刀，好好的一匹叫天驢，立刻被砍死在地上。

馬痲子的衣衫破得就好像他臉上的痲子一樣。

實在是慘不忍睹，災情慘重啊！

附近被追殺的二百飢民，看到土匪頭的驢死了，糧食正在被人搶分，便豁出性命又奔回來搶奪。

只可憐那匹叫天驢，連驢骨頭也被人奪走。

馬痲子氣唬唬的站在石階上。

但是沒有辦法啊！他一點轍也沒有，他把手下弟兄召集在身邊：「別殺了，兄弟們幹土匪，不就是過多了他們這種苦日子？任他們搶吧，奶奶的！」

這就叫鬼怕惡人，惡人怕飢民。

馬痲子看着這撥飢民生吃驢肉的模樣，心裏酸酸的。

吃驢肉總比吃人肉高尚多了。

人若是到了吃人肉的地步，一定比狼吃人肉還要凶殘。

所以囉，馬痲子以爲叫天驢死得不寃枉。

馬痲子見這些人隨地坐着低頭猛吃，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幾乎彎了腰。

有個大漢在他身邊，道：「當家的，你還笑得出來？」另一個也接道：「我想哭哦！」

馬痲子一瞪眼，叱道：「哭你個頭，你們以爲驢被他們分吃了，糧食也被搶，就難過麼？」

「當然難過了。」那個大漢道：「我們吃什麼？」

馬痲子道：「我們吃人！」

「啊！」

這是什麼話？馬痲子指艾家集北面大房子，說道：「別忘了，我們來此是幹什麼的！」

馬痲子這批土匪是小股，一共只有三十八個人，但馬痲子的消息最靈通，去年底，他就打聽到艾家集有寶。

江湖傳言，中原出現「龍珠」一對，可就是少有知道確切地方在那兒。

馬痲子是唯一知道「龍珠」在什麼地方的人。

只要想起這件事，馬痲子就會笑。

而且會大笑。

此刻馬痲子就是想到這件事而大笑，他開心極了。

年前，馬痲子還在幹偷鷄摸狗的買賣，半夜五更天，他摸進一家客棧。

馬痲子偷鑽在客房的床下。

如果想偷客人銀子，便要事先躲到床底下，馬痲子很有研究，行路的人最容易睡，倒在床上就會沉沉死死的睡去。

只要客人睡熟，他就會下手，而且保證萬無一失。

不料這夜來了夫妻二人，兩個人都是練家子，只是那個男的一把重逾三十二斤重的大砍刀，馬痲子就要不開，也使不動。

那個女的更厲害，脫在床下的一對蠻靴尖上是鐵的，這要是踢中了人肚皮，那還得了。

光看這些就把人嚇得半死，馬痲子更嚇得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他連大氣也不敢出，暗叫自己倒楣，眞是「衰尾」道人一個。

但他可也聽見這對夫妻的談話。

他也不太想聽，不過躲在人家床底下，不聽不行啊！

男的說：「龍珠一定在艾家集。」

女的說：「消息來之不易，我們及早趕路。」

男的靜一會兒，道：「達摩混元氣功秘笈就刻在龍珠上。」

女的說：「正反兩極，陰陽調配，正是我夫妻分別修練的武功，嘻嘻！」

男的道：「如果練成，我夫妻就是金剛不壞之身，陽壽足可二百春，哈哈……」

女的忽然「嚶嚀」一聲，道：「哥！」

男的也道：「嬌妹！唔……」

便在這時候啊，客房的木床忽然吱呀吱呀的搖動起來。

馬痲子心頭一樂，在辦邪事了，本來今天就很衰，現在可更衰了。

男的忽然笑道：「看妳這浪勁眞像崔太紅，別把貨腰扭斷了。」

女的叱道：「別想你那小師妹崔太紅啦，她比我那點强，還不是同樣的無底洞。」

馬痲子心中熱烘烘，但他的頭上在冒冷汗。

深秋夜的天氣有點涼，馬痲子本來只準備在床下躲上半個時辰，那想到這一躲就是三更天。

馬痲子也佩服床上的夫妻倆，扭啊搖的至少已扭了一個半時辰，難道練功的人不怕累？還是根本不會累呢？

馬痲子心中想：「我的媽，這要是弄到四更天，他們吃得消，我馬痲子非凍僵不可。」

馬痲子想到「凍」，他果然忍不住：「哈……啾！」

他打了個噴嚏啦！

甭說，他一定驚動了床上的夫妻倆了。

馬痲子看着桌上放的那把大砍刀，便立刻叫了一聲：「我的媽！」

馬痲子立刻衝出床下，就往門外逃。

再不逃，大概就得被剝層皮了。

熟地方，他又跑得快，一下子便到了街頭上。

馬痲子喘口氣，回頭一看，不由得又叫了一聲：「媽呀！」

那夫妻二人向他追來了。

馬痲子掉頭又跑，他幾乎恨他爹娘爲什麼只給他兩條腿！

「咻！」

是刀聲，利刃破風已在馬痲子的身後響起來。

眞把個馬痲子嚇得個魂飛魄散，呼爹喊娘的！

忽聞女的道：「相公，我往側面包圍，這傢伙可惡，非宰了他不可。」

馬痲子本來還想回過身來下跪求饒，但女的發狠要宰他，便立刻打消了求饒的念頭。

不逃得死，他只有拚命的逃了。

可惜的是馬痲子不該死，這就應了人們常說的那句話，「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

馬痲子就是個壞蛋，這話可是馬痲子自己說的。

馬痲子就有自知之明，所以他見了好人就躲，見了比他壞的人更躲。

如今又在狂奔逃命！

斜刺裡，忽然閃出四個怒漢。

四個人來得十分突然。

突然得連馬痲子也被嚇了一跳。

今天他不知走了什麼狗運，老是在「吃」一驚。

但四個怒漢放過馬痲子，他們攔住那一對夫妻。

馬痲子不逃了。

他跳進一堆草窩裡偷偷看，就好像他要偷東西的時候一樣的表情。

「偷鷄摸狗」、「渾水摸魚」，那是馬痲子的拿手好戲。

有個怒漢舞着一支銀槍，嘿嘿冷笑道：「石大刀，你們夫妻眞會躲，可是仍被爺們兜個正着。」

另一使鐵棍的怒漢道：「大哥！別多說了，殺吧！」

叫石大刀的端着三十二斤大刀，冷冷地道：「白如水，躲你們『黃河四蛟』，可並非是怕你們，大家卯上幹，誰怕誰？」

女的與石大刀併肩站，沉聲道：「要東西沒有，要命就來拿吧！」

這時候馬痲子才看清楚，那女的要比石大刀還高出一個頭。

「黃河四蛟」之名嚇得馬痲子一哆嗦，江湖道上誰敢惹他們四個人，不想活了。

突聞另一粗漢吼道：「東西事小，妳這婆娘也眞狠心，竟敢殺了我妹崔太紅，妳今夜死定了。」

那女子手上提着一把比月亮還銀光閃閃的柳刀，沉聲道：「你妹子的腰扭得好，可不該把我當家的心扭去，崔太艮，我不殺她殺誰？」

那叫崔太艮的粗漢忽然舉起手中三節棍，吼道：「殺妳娘的老蛋，老子砸死妳。」

崔太艮狠狠的往那女人撲過去，另外三個分成兩批上，姓石的夫妻二人刹時間被分隔開。

沒辦法，誰教他們人較少呢！

兩個人合擊一個，「黃河四蛟」不是等閒人物，但石大刀夫妻也不含糊。

雙方拚殺得眞熱鬧，馬痲子幾乎拍手笑。

他應該笑。

死而未死，死裡逃生，任誰也會大笑。

馬痲子就以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他眞的等着享福了。

因爲他想到石大刀夫妻在床上說的話：「艾家集有一對龍珠，而且上面還刻有武功秘笈，一旦弄到手，自己加以苦練，往後便吃香喝辣一輩子受用無窮了。」

那面忽然傳來悶哼聲！

六個人混戰中，轉眼間倒下四個人。

馬痲子看得很仔細，「黃河四蛟」已有兩個人重傷，石大刀夫妻也完了。

崔太艮與白如水各扶着兩個重傷的伙伴，往來路匆匆的走去。

他們走了十幾丈遠，白如水突然回過頭來，高聲道：「朋友，石大刀夫妻已死，是你的功勞，他們身邊帶的銀子全是你的了。」

馬痲子吃一驚，原來他們早知自己還在這兒躲着。

但白如水的話他聽見了。

馬痲子當然很高興，他大搖大擺的走近石大刀夫妻二人身邊，他不禁笑了。

「二位，我馬痲子是福將，你們是薄命相，你們是怎麼結的婚，男的五尺六寸，女的六尺五寸，配嗎？」

他也眞的不客氣，立刻伸手就摸了。

活人他偷，死人也偷，馬痲子窮極了照偷死人。

馬痲子現在正在那兒偷死人，而且死人好偷，死人沒有感覺嘛！

馬痲子這一回可樂了，男的腰上纏着袋子，白花花的銀子就有二百兩。

女的一袋金葉子，掂一掂也有四十兩。

這些金銀足夠馬痲子做個買賣過一生的了，可是馬痲子想到要過更快活的日子，就得把一對「龍珠」弄到手。

「龍珠」是什麼？他不知道，管他是什麼東西，反正弄到手就準沒錯。

果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馬痲子的本事不大，但腦筋靈活。

江湖上腦筋靈活的人最有辦法。

江湖上武功高的人，不一定比腦筋靈活的人活得長久。

石大刀夫妻就死得早。

馬痲子把金銀花在刀口上，他招兵買馬自己當起老大，半年來跟在他身邊的人已經有三十七個。

這一年正逢災荒，但馬痲子想起了艾家集，於是，他也想到那個地方在鬧飢荒。

這當兒正是去搶的好時機啊！

馬痲子就帶着這三十七個又窮又惡的怒漢，來到了艾家集。

* * *

馬痲子就是想到這件事，他才在發笑。

他笑得很開心，幾乎把臉上的大麻子都給抖落下來。

有幾個剛吃完手上驢肉的飢民，還以爲這位土匪頭兒氣瘋了。

不料，馬痲子收住笑，高聲叫道：「兄弟們，你們還餓不餓？」

有些人應道：「我們暫時不餓了。」

馬痲子立刻又叫道：「想不想永遠不餓肚？」

簡直是廢話嘛！

果然有人高聲回應：「誰不願意誰是王八蛋！」

馬痲子掄着皮鞭，道：「要想不餓肚子，那得跟我走。」

二百多人瞪了眼。

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高聲道：「屈死不上啇門，餓死不當土匪，誰也不會跟你走。」

原來是這麼回事。

馬痲子一瞪眼，說道：「那麼，你們就啃泥巴吧！」

他正要率領他的人走路，突然一窩蜂也似的湧來一堆人，把他給圍住了。

馬痲子手一攤，道：「你們不是骨頭硬嗎？」

有人應道：「那是村長說的話，我們跟你走。」

馬痲子看看足有一百出頭的人圍上來，他呵呵笑道：「我問你們，這艾家集誰最富有呢？」

有人指着北邊，說道：「逃了，逃荒去了，艾百萬有銀子，但全家都逃了。」

當然逃了，否則還留在這兒等着飢民上門搶啊！

馬痲子手一揮，道：「既然有錢，銀子他們帶不完，那多重！」

馬痲子四下裡看了一眼，道：「回家去帶鋤頭來，我領你們挖銀子去。」

這句話還眞有效，飢民聞說要挖銀子，立刻奔回家中，扛着鋤頭出來。

馬痲子見這些人眞聽話，立刻吩咐手下兄弟，火速到大鎭上去找糧食，他自己便領着一百多名飢民去挖銀子。

其實，馬痲子心中並非是挖銀子。

他要挖出一對「龍珠」。

他以爲寶物一定只有大戶才有。

他便以爲逃難的時候，絕不敢把寶物帶在身上。

那有多危險哪！

* * *

馬痲子帶領着一百多人去艾百萬的三進大院子裡，他眞夠狠，他叫這些人從大門開始往地下挖，挖地三尺深，便是個小蟑螂也逃不掉。

只可惜艾百萬的三進大院，眼看着被這些人挖了一大半，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大聲叫：「官兵

來了。」

一聽官兵到，這些人跑了一大半。

馬痳子高聲叫也叫不住。

飢荒年就怕搶，官家不放糧，但也不許搶，聽說艾家集有土匪，衙門的官差便趕來了。

* * *

有人高叫官兵來了，馬痳子同他那批兄弟跑在人前頭，一直往艾家集的河邊跑。

看來「龍珠」沒望了，馬痳子心中又想起石大刀夫妻。

他也更加後悔，有石大刀夫妻身上那些銀子，做什麼不好，偏來艾家集挖什麼寶！

眞是自做孽哦！

陰雨天，又是鬧飢荒，路旁還死了不少人。

官兵又聽說土匪往河邊跑，立刻便往河邊追。

馬痳子還眞運氣。

他自己就以爲運氣。

什麼叫逢凶化吉？大概他現在就是逢凶化吉。

* * *

「隆隆」之聲，就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從北邊只見黑又黃，烏又紅的巨浪，漫天價響往這面壓下來。

這是什麼玩意兒啊？

有經驗的老人已哭喊着：「黃河決口了，大水淹過來了，呀……」

在逃的人吃一驚，官衙門的人也慌了。

「快逃呀！我的媽！」

保命要緊，誰還管什麼官兵抓强盜哦！

這是大劫數，每一次黃河決口發大水，死個十幾二十萬人，那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馬痳子就以爲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很機靈，立刻抱住一根斷柳樹。

黃河之水天上來，馬痳子在黃水壓頂的時候，他是喝了不少的水，但可沒被淹死。

他隨洪水往下漂。

就這麼漂來漂去，漂來漂去……

* * *

一座大廟的後院裡，停放着幾口棺材，大廟裡也住了不少叫化子。

這一天，叫化子們往洛陽城擠去了，聽說，洛陽有大戶開倉放糧，這種消息他們是最靈通。

洛陽城在三百里外，這些叫化子總得走兩三天。

大廟裡還有兩個人未走，一老一小。

老的白髮蒼蒼正在害大病，只一咳就沒完沒了。

而只要他一咳，那個十二三歲的小叫化便替他搥背推拿。

看來還蠻孝順的。

就在天快黑的時候，老人一口氣接不上來，兩隻大眼翻一雙，直挺挺的不出氣了。

那小孩見這光景可急了。

他也害怕了。

那不只是他死了師父，而且附近還放了不少棺材。

不過怕歸怕，事情還是要辦。

師父活了六十三，連個壽衣也沒得穿，這孩子知道其中有口棺材是空的，他心想：「借來用用吧，反正沒人看見，也免得師父曝屍在破廟裡。」

他眞會折騰，雙手拖着老人雙腳，拚命把老人往棺材裡拖。

拖呀拖的，剛把老人拖進棺材裡，忽然間，遠處發出「轟隆轟隆」聲不斷，嚇得小子一瞪眼：「天塌了！」

小子剛自言一句，忽然間，躺進棺材裡的老人又活了。

老人一挺身，坐了起來。

眞是活見鬼。

小子嚇得叫聲媽，立刻捂住眼。

他把自己的眼捂住，當然是害怕的樣子，可是他還是從指縫中往外看。

就算眞是鬼，他小子還是要看一看。

好奇心嘛！

那老人豎起耳朵正在聽，小子已吃吃地道：「師父，您……您……不是死了嗎？您……」

因爲吃驚加害怕，難免講起話來就結結巴巴的。

老人雙目似僵直，吐出話來還有力，道：「艾……慈……你聽……聲音……」

小子叫艾慈，這名字挺好玩的。

艾慈驚訝地道：「師父，像打雷，可是雷聲不停呢。」

老人抓住棺材邊，急急地道：「這聲音多年來沒聽到了……一……定是……」

他喘氣了。

艾慈忙替老人搥背。

老人接着說道：「黃河發大水……了……天災……何其多，艾慈……快……快把我拖出去……」

艾慈急道：「師父，您老別出來了，我這做徒兒的，連一件壽衣也沒有替您弄到手，借借別人空棺，也算對您老人家一番孝心，師父，您就躺着吧！」

老人道：「我……可愛的……小艾慈，師父……知道……你孝順，所以師父把那套刀……譜塞給你，你的輕功……可得再苦……練……只要你學成了……江湖上你

去吃香……喝辣，任……誰也搶不過……你，可是……你若逃不過……這一劫，別……說這口棺材……就是你我都……得埋入……黃 河 的…… 泥 巴…… 裡……了……」

艾慈搓搓手，道：「師父，您都死了，死人睡在棺材裡，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您再出來做什麼？」

老人無力的拉住小子的手，道：「讓…… 給 你 呀……… 小 艾慈……快快拖我出去呀！」

「這是什麼話？」小子一瞪眼，道：「唉！我又沒有死，才……才不要呢！」

老人道：「你……你不進棺材……你就會……死……」

老人似乎生氣了。

小子又一驚道：「師父，您『死』糊塗了，棺材是裝死人呀！」

老人的手往下滑，他這才眞正是廻光反照。

其實也是黃河洪水把他幽冥路上嚇轉回來的。

老人家在替他的徒兒艾慈擔心了。

他斷斷續續又微弱至極地道：「你不……把我……拖出去……我……不認你是……我徒弟……」

小子吃驚了，這怎麼得了！

老人臨死不認他是徒弟，那怎麼成呢？

跟在老人身邊學了七年本事，這時候可不能叫師父死不瞑目。

小子再多說，也沒什麼好說的，又吃力的把老人從棺材裡拖出來。

老人仰面笑。

他笑得十分得意，就好像他又可多活幾十年似的。

小子傻乎乎的不開口，但老人開口了：「快……快進棺材……裡……躲……起來……」

小子沒辦法，只好擰身跳入棺材，便在這時候，「呼通」一聲大震，大廟的房子搖起來了。

這是什麼情形啊！

一片黑影罩下來，刹那間天昏地暗。

哇呀！這眞像天崩地裂，乖乖！好嚇人！

小子大聲叫：「師父！」

他只聽到一聲笑，再伸頭看，他大吃一驚，他坐的棺材怎麼會在水面上？

棺材漂出冲毀的大廟，悠悠的順着水漂。

小子這時候才明白，什麼叫「黃河之水天上來」。

小子更明白，師父爲什麼要活人進棺材。

* * *

小子坐在棺材裡，隨着大水一漂就是五百里。

五百里，好遠哦！不是嗎？

而且這五百里可不是好玩，驚濤駭浪中打轉轉，碰撞顚簸中難成眠，最叫人難過的還是肚皮直叫喚，已經兩天未吃飯啦！

天又快黑了，小子眞想哭，只是他連淚水也擠不出來，他沒力氣流眼淚。

他都餓累了。

他只有拚命的瞪着眼。

他瞪着一棵老柳樹撞過來。

「轟隆轟隆」一聲響，小子才發現柳樹上還有人。

這人用一根帶子綑在樹幹上，好奇怪。

這個人還在吃東西，柳樹上的老柳葉子還眞管用，這人手上就拿着柳樹葉在嚼。

唉！沒魚蝦也好，再沒蝦的話樹葉也好，總比餓死來得好吧！

小子忽然坐起來，樹幹上的大漢大叫道：「水鬼！」

小子忙搖頭，道：「我是人，不是水鬼。」

樹上那人一瞪眼，道：「從棺材裡出來的會是人？」

說的是很有道理，不過這次却是例外。

小子道：「我眞的是人，不是鬼。」

那人立刻伸頭仔細看。

他還未說話，那小子却開口了：「你倒像個鬼，你怎麼滿臉都是洞，唔！你是個痳子呀！」

哈哈！原來如此，難怪他會滿臉都是洞，痳子嘛！痳子該不會是……

那人指着自己，說道：「馬痳子就是我，你沒聽人提過馬大爺的字號？」

小子搖搖頭，說道：「也許你的字號太大，我的年紀小，沒聽過什麼馬痳子這東西。」

這小子倒刁鑽，明捧暗損還眞有一套。

這個馬痳子正是由艾家集逃避官兵，而遇上黃河決口抱着大柳樹漂下來的。

聞得小子如是回答，馬痳子叱道：「馬大爺是人，不是東西。」

小子在棺材裡點點頭，故作正經地道：「是，你不是東西。」

馬痳子又叱道：「你小子不是東西。」

小子又點頭，面無表情地道：「你又說對了，我本來就是人嘛！」

馬痳子道：「我也是人。」

「眞是廢話。」小子在心裡說道，但他不想繼續瞎扯下去，雖然他瞎掰的本領很高，但他實在快餓死了。

用力拉住樹枝，小子道：「這上面的葉子……」

馬麻子笑了。

這時候還能笑得出來，他也眞會挑時候。

小子就笑不出來，他也哭不出來。

小子只是麻木，麻木得就好像個會動的木頭人。

他餓呆了。

馬麻子說道：「當然可以吃。」

好極了，就等這句話。

小子抓了一把樹葉，塞進口中就嚼了起來。

馬上，就見他深皺着眉頭，那玩意兒實在難以下嚥。

如果是春天的嫩葉，吃起來也比較好受點，可是如今深秋時節，老柳葉都被霜熬得硬硬的，那玩意兒能吃嗎？

差點沒把小子給噎死。

馬麻子開口了：「小子，你吃過開封城東大寺回子們開的牛肉館嗎？」

小子搖搖頭道：「馬麻子，你大概餓昏了，我的嘴才多大啊，我怎麼能啃『牛肉館』呢？」

馬麻子一呆，道：「誰叫你啃牛肉館了？」

小子道：「你剛才明明問我……」

不等小子說完，馬麻子就截口道：「你這小子也太挑剔了，算我馬麻子說錯話，我的意思你懂得的。」

小子這才點點頭，道：「如果你問我吃過裡面的醬牛肉沒有，那我可以告訴你，跟我師父吃過一回。」

馬麻子又道：「好吃不好吃？」

小子流口水似地道：「當然好吃，香得很。」

馬麻子道：「那好，你心裡只要想着自己吃的是回子館裡的三花醬牛肉，你就嚥下去了。」

有道理哦，「咯」地一聲，小子已把柳葉嚥下肚了。

他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第一口柳葉嚥下肚，第二口、第三口就開胃啦。

小子一口氣吃了十幾口之後，道：「馬麻子，我不餓了。」

馬麻子忽然心痛地道：「我的柳葉，你都快給我吃完了，我吃什麼？」

小子道：「對不起，我不該吃那麼多。」

馬麻子道：「算了！算了！」

不算也不行呀，吃都吃下去了，難不成要小子吐出來吧？

馬麻子又笑了，他看着小子那身白淨淨的肉在心裡發笑。

馬麻子不想再吃柳葉了。

他想吃人肉。

誰能知道還要漂流多久？

總不能自己與這棵老柳樹共生死吧？這也太不值得了。

馬麻子伸手抓牢棺材，棺材裡還有不少黃水。

小子伸手抓住棺材沿，大半身就泡在黃水裡。

馬麻子試着把右脚往棺材裡伸，他眞怕踩上棺材會把棺材弄沉，兩個人就沒命啦。

小子見馬麻子要進棺材，立刻急搖頭，道：「你不能進來，會沉的。」

馬麻子才不管他，他的兩隻脚已踩入棺材裡，漂流的棺材並未沉，倒是那棵柳樹突然一個大翻身，幾乎把馬麻子翻落在樹身下面。

大樹下面碰上阻擋，樹就會翻滾，馬麻子就會喝幾口黃水。

這一次他不再喝黃水，因爲，他已經跳進棺材裡了。

那棺材打個轉沒有沉下去，馬麻子衝着小子咧嘴笑。

「十個麻子九個俏，笑起來最熱鬧。」

馬麻子笑起來並不俏，那滿面麻坑更不熱鬧，倒像是大雨打在沙堆上，有些兒泛黑青呢。

小子就覺得馬麻子像個鬼，如果在半夜碰見，一定嚇個半死。

小子見馬麻子笑得不自然，立刻問道：「你笑什麼？」

馬麻子道：「我覺得坐在棺材裡比樹上安全多了。」

小子搖頭道：「可是棺材裡沒有吃的，樹上還有柳葉子，要是再漂上三天，我們會餓死的。」

這倒是個很實在的問題。

馬麻子又嘿嘿地笑道：「我們不會餓死，小子，你儘可放一百二十個心。」

小子歪頭想了想，說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馬麻子四下裡看看，滾滾河水急湍的往下游冲着，沿途房舍樹林，不少連根拔起的，隨波逐流。

這景象還眞是難得一見，只是雖然難得，還是少見爲妙。

因爲那一具具的屍體，就在巨浪中漂流着，怵目驚心，好不悽慘。

他雙目突然露出凶殘的厲芒，吃吃笑道：「小子，你眞的不懂我的意思？」

小子眼珠一轉道：「你說了我就會懂呀！」

馬麻子道：「我說你不會餓死，我更不會餓死，你想想看，我怎麼會甘心挨餓？我還不想死呀！」

他反手在腰間抽出一把尖刀來。

他的大刀已失，只有一把尖刀還插在腰上。

小子吃一驚，他連開口也不

敢。

他在打哆嗦。

他本來就冷得哆嗦，現在他更哆嗦。

馬麻子說道：「小子，你聽我說。」

小子吃驚地道：「麻子大爺，你要說什麼？」

這小子的嘴改得挺快的，一見到刀子，也不叫馬麻子了，趕緊改口叫麻子大爺。

馬麻子吃吃地笑道：「小子，你是想做個偉大的人？還是做個可憐蟲？」

小子眨眨大眼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馬麻子道：「你若想做個偉大的人，就應該做一些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事，若是想當可憐人，你現在就可憐。」

小子挑挑眉毛道：「你要我怎麼成全別人？成全誰啊？」

馬麻子指着自己笑道：「當然是成全我了。」

小子嘻嘻道：「如何成全你？」

馬麻子說道：「好，你聽着，小子，這次黃河鬧大水，我們是在劫難逃，就算我們暫時順水漂，可是總會漂入大海裡，小子，你聽過大海沒有？」

小子雙眼猛眨了眨，道：「什麼大海？比黃河大不大？」

馬麻子哈哈笑道：「黃河如果像條小蟲，那大海就好比天上一條龍，你說大海有多大呢？」

小子吃驚地道：「大海眞有那麼大？」

馬麻子也不知道，他也沒有見過海。

他只聽人說海比黃河更加大。

馬麻子說道：「小子，反正海比黃河大很多，我們一旦到了海口，那兒的大浪比山高，只要一個浪頭捲過來，老天，你我再也逃不了一死見閻王。」

小子吃吃膽怯地道：「那可怎麼辦呀？」

馬麻子道：「所以我說，小子呀！早死晚死，只不過相差一兩天。」

小子眼珠滴溜溜一轉，道：「我明白了。」

馬麻子道：「你明白什麼？」

小子快樂地道：「我明白你想當個偉大的人，你要在死以前當個偉人。」

馬麻子莫名地道：「我要當偉人？」

小子一副很感動的樣子，道：「你想犧牲你的性命，割你的肉叫我吃，麻子大爺，我說的對不對？」

馬麻子又是一聲哈哈笑，道：「意思你弄對了，但是把對象弄反了。」

小子張開大眼道：「你是說割我的肉，你吃？」

馬麻子重重點點頭，道：「這一回你猜對了，小子，有句話你聽着，『做人痛苦，做鬼舒服』，人活百歲總是死，樹長得再粗也劈柴燒，如此你我漂在洪水裡，早晚免不了一死，你何不大方的把你這身還算嫩的肉，叫我弄下幾塊來，總比你淹死餵魚好得多吧！」

小子眨眨大眼，道：「麻子大爺，你該不會是開我的玩笑吧！」

馬麻子道：「我又沒有吃飽撐着，開你什麼玩笑？」

小子道：「可是我又不想死，好死不如賴活。」

馬麻子道：「你要是不死，我怎麼辦？」

小子道：「你不是說，你我二人都不會餓肚子的嗎？」

馬麻子笑道：「當然，我是這麼說的，你仔細想想我的話，你死了還會不會餓肚子？你的肉我吃了，當然我也不會餓肚子，你這是做好事，你一定偉大，爲別人而犧牲自己的人，你小子才偉大呀。」

小子斜着眼珠子道：「我死也沒關係，可是我怕痛。」

馬麻子笑笑道：「這你放寬心，你只要咬咬牙，我出手只會讓你猛一涼，然後你什麼也不知道了，而我就有肉吃了。」

小子笑道：「聽說人肉是酸的，你不怕酸？」

馬麻子道：「就算人肉是苦的，我也一樣的接受你那偉大的奉獻，我吃定你身上的肉了。」

看來，馬麻子是很堅決地要這麼做了。

馬麻子手上的尖刀平推，他指向吃驚的小子肚皮。

小子却急急地道：「麻子大爺，你等等。」

馬麻子道：「等什麼？」

小子歪着頭道：「打個商量如何？」

馬麻子道：「商量？商量什麼？」

小子道：「我送你一斤腿肚子肉，你別要我的命。」

馬麻子心道：「這小子沒腦筋，從腿肚子割下一斤肉，這時候他一定流盡身上的血，等於死定了。」

小子見馬麻子沉吟不語，便把左腿舉起來。

他的褲管已破，裸出白白的一條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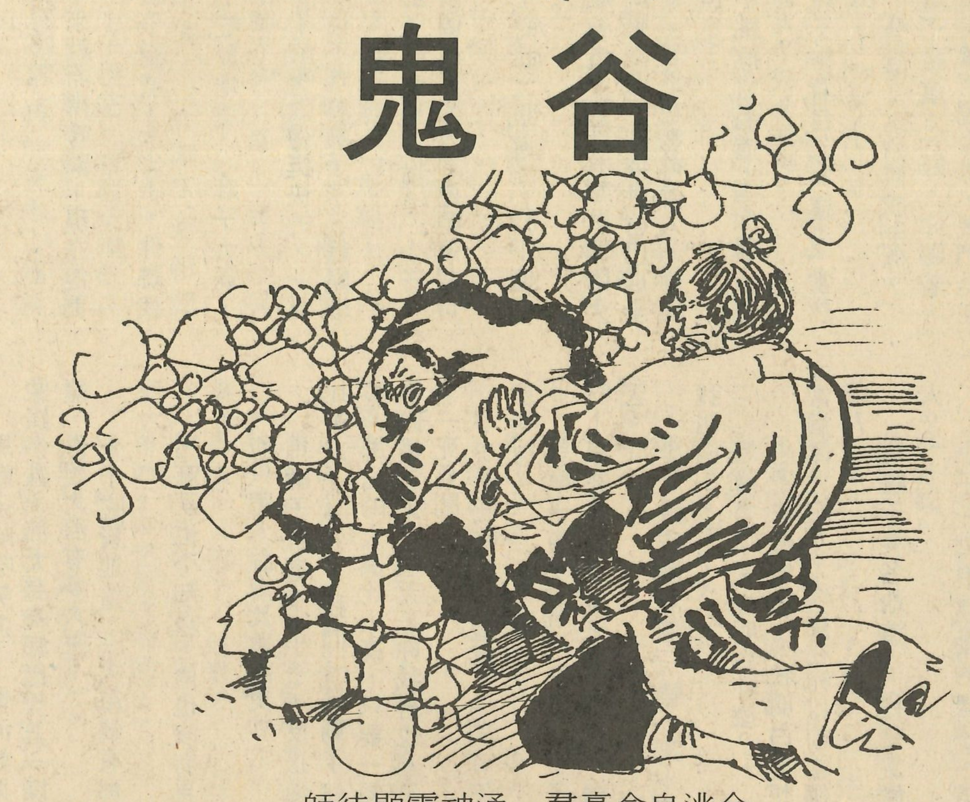
馬麻子看得直流口水，心想：細嫩的人肉，嚼起來滋味一定不錯。

（未完・一）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上文提要： 自從血女現身絕命宴，惡戰鬼谷谷主，大燒迷魂樓之後，鬼谷谷主銷聲匿跡，江湖又恢復舊觀，這期間與康少峯相關的有三件事：一是呂松林父女救他返回集賢莊，本想收他爲婿爲徒，因九州羅漢力阻，小峯遺書離去。第二是銀圖秘籙落在左玄之手，小峯拜左玄爲師，傳授銀圖經文，還未融會貫通……



師徒顯露神通　羣豪倉皇逃命

馬屁拍到馬腿上，死神左玄虎目一瞪，又將匕首擲至小峯面前，道：「少拍馬屁，莊宗毅修爲有素，這一掌不見得能要了他的命，倒是爲師的懷疑他只是探路的先鋒，其他的人很快就會蜂湧而至，在一個時辰之內如仍未能悟透玄機，就自殺謝罪吧，龍虎門寧願絕傳，也不要平庸無能之輩濫竽充數。」

小峯接過小刀，左玄翻腕一掌，在石室內堅硬如鐵的石壁上，又劈出一個足可容一人出入的洞穴，將小峯推進去，又道：「虎父無犬子，虎師無犬徒，給我乖乖的待在裡面痛下苦功，悟透了，方爲我徒，可以挺身而出，悟不透就死在裡面好了。」

小峯聽在耳中，心頭一片冰涼，暗道：「師父怎麼這樣冷酷無情，眞叫人受不了。」

既而一想，師父將振興龍虎門，剷除敗類，清理門戶的重責大任完全託付在自己一人身上，自然愛之切，責之深，怎可曲解師意，枉費師心？

少峯一入洞，死神左玄又開始講解起來，更詳盡，更周延，由淺入深，鞭辟入理。

奇仇待雪，機緣難得，又兼大敵當前，生死須臾，康少峯那敢分心，急忙盤膝坐下，凝神淨慮，一心向虛，徜徉在武學的大海中。

師徒二人俱非常人可比，雖在強敵環峙之下，仍能力持鎮靜，不大工夫，已進入渾然忘我之境。

猛可間，颼！的一聲，破空射來一把飛刀。

師徒二人聞聲驚醒，展目一看，天哪，飛來峯上黑壓壓的出現一大羣人，已近在三丈以內。

左面四人左玄一眼便認出是「武林四老」——「海天狂客」孫道明、「乾坤妙手」巫松儀、「陸地騰蛟」湯鵬與「萬里飛熊」石磊。

中間七人是黑虎莊主趙峯、白龍莊主衞道、金扇銀筆趙一德、摘星手衞宏濤，蛇蠍美人趙婉君、玉面郎君楊明以及小燕姑娘。

左面四人乃黑道梟雄冷面人魔夏宏光手下四怪——「九頭神鷹」崔斌、「百步飛刀」孟繼艮、「毒沙勾魂」唐浩、「鐵嘴神鵰」易明。

十五高手聯袂合擊，聲勢浩大，百步飛刀孟繼艮打出一把飛刀後，其餘諸人也仗刀執劍，緊扣暗器，從三面一湧而上。

飛來峯頭地勢狹小，僅數丈方圓，一下子摸上來這麼多頂尖好手，擠也會擠死人，小峯正感不知如何是好，耳畔及時傳來師父幽靈般的聲音：「小峯，這十五個飯桶全由師父來打發，你別管，繼續鑽研，若是分了心，誤了事，殺完這

羣兔崽子之後就輪到你啦。」

言語審度間，食、中二指疾伸，早將飛刀輕而易舉的夾住，喝問道：「這是那位朋友的厚賜？」

百步飛刀孟繼艮嘿嘿陰笑一聲，再打出一把飛刀，道：「是孟爺爺的傑作，特來爲你送終！」

一句「孟爺爺」，惹來殺身之禍，「終」字未出，飛刀已至，當場穿喉而過，死於非命。

通！緊接着又倒下一人，是毒沙勾魂唐浩。

原來在死神左玄打出第一把飛刀之後，又接住第二把，見唐浩扣好一把毒沙待發，一怒之下也將唐浩送上西天。

一刀一命，招無虛發，簡直神乎其技，攻勢尚未發動，便先丟了兩條命，大家都看傻了眼，呆立原處，未敢再貿然前進。

死神左玄却不肯就此罷休，道：「上呀，發甚麼呆？銀圖就在老夫身上，有本事來拿呀，飛來峯地方雖小，絕命谷却大得很，再多的人也埋得下！」

狂嘯聲中，人已離地飛出，繞行一週。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這是死神左玄的信念，繞行一週，戰果豐碩，四老中的乾坤妙手巫松儀死在飛來石下，海天狂客孫道明、陸地騰蛟湯明、萬里飛熊石磊，則被飛來峯劈下絕命谷。

另有兩人也結伴墜入絕命谷，是綠林好漢九頭神鷹崔斌和鐵嘴神鵰易明。

黑虎、白龍二莊之人最滑溜，一見大事不妙，便拔腿開溜，僅被死神的劈空掌風掃中，滾下飛來峯。

康少峯興高采烈的道：「師父眞了不起，堪稱天下無敵，可惜沒把趙、衞二家的人幹掉，我恨他們入骨……」

言未盡，便被死神打斷，聲冷色厲道：「此刻申時將過，時限已滿，你的功課全部參悟透徹了嗎？」

康少峯垂首回道：「啟稟師父，差不多已參悟透徹。」

「差不多不行，一定要全盤瞭解，牢記在心。」

「已全盤瞭解，牢記在心。」

「做給我看，說給我聽！」

左玄疾言厲色，小峯那敢怠慢，當即如言照辦，就自己所領悟到的全部說出來，做出來。

死神越看越高興，越聽越欣慰，枯黃乾瘦的臉上笑意盎然，讚不絕口道：「好！好！果然不負師父厚望，天資佳，悟性強，一點就透，日後如能持之以恆，成就定然無可限量。」

邊說邊往石室內移動，從壁角石縫中取出一把殘琴，一支斷劍，親手交給康少峯，然後又回到石室外面，鄭重其事的說道：「這把斷劍，乃上古神器，是你師祖所有之物，當年大戰血女時，被她以銀針毀掉一截，從此以後，你就是龍虎門第三代的掌門人，可仗持此劍，重振本門聲威，追殺欺師滅祖的叛徒。」

康少峯聞言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料到師父會叫他做龍虎門的掌門人，誠惶誠恐道：「師父，徒兒功力淺薄，無德無能，實在難當大任，再說有你老人家在，小峯怎敢……」

死神左玄截口道：「爲師的在括蒼、天目二山兩次血戰中，已傷及內腑，恐將不久人世。同時，命你接掌龍虎門，是你行絕世之禮的第四條，必須遵從！至於功力尚差一事，峯兒不必多慮，師父撒手西歸之時，你的成就便會造極登峯。」

話中有話，分明另有弦外之音，康少峯爲承接掌門人的事分心，不曾察覺，將殘琴斷劍小心收起，道：「師父既然這樣說，小峯遵命就是。」

死神左玄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道：「這把斷劍，務須小心收藏，在沒有相當把握之前，不可以輕言復仇二字，因爲毀滅龍虎門的逆徒，功力之高，聲勢之大，心腸之毒，計謀之多，可謂空前未有，多年來一直以老夫身上的斷劍銀圖等物爲念，逼得爲師的天涯飄泊，浪跡江湖，再加上武林各派助紂爲虐，處心積慮的想殺人奪圖，使師父的處境更加險惡。」

「師父，天下英雄知道你老人家是龍虎門的人嗎？」

「不知道，知道也沒用，銀圖珍貴無比，人人夢寐以求，爲了寶圖，不論是誰，皆難逃羣起而攻的厄運。再說，你師祖三十餘門徒中，僅爲師的一人得以虎口餘生，重整龍虎門的重責大任完全在我一人身上，那敢暴露身份，賜仇人以可乘之機。」

說了半天，小峯尚不知龍虎門的滅門經緯如何？尤其叛徒是誰？正想追問，死神左玄指着以沉香木所做的那把殘琴道：「第五：這把殘琴是你師娘的心愛之物，昔年常在花前月下，爲師父撫琴小奏，可恨造化弄人，老夫劫後返家時，伊人已杳，空餘滿腔情愁悔恨，只剩下這把斷弦殘琴，你離此之後，應多方尋訪她的下落，將師父的不幸遭遇告訴你師娘。」

前塵往事，歷歷如繪，死神說到這裡，已泣不成聲。

同是天涯傷心人，康少峯也陪着師父淚下如雨，道：「師父、師

母她老人家是……」

話說一半，左玄目注飛來峯下，噤聲道：「又有人摸上來啦，這一次都是頂尖高手，人數更多，必須小心應付。」

爲了愼重起見，死神左玄由室外移至室內。

石室係天然生成，不大，方圓尚不足一丈，四面隙縫如窗，小峯揚目四眺，並無任何發現，心說：「師父好敏銳的耳目，人還沒看了，便知功力深淺，人數多寡。」

死神左玄又開口了，道：「銀圖秘籙上所載之學，都是修練上乘玄功的法門，並無一定的章式，運用之妙，全在心神手脚之間，爲師的潛修近二十寒暑，再參酌師門絕技的精義，共創了『斷劍八招』、『殘琴三絕』與『御氣神功』三種可以傳世的功夫，你只要把這三種神功學好學精，便可終生受用不盡。」

取過殘琴，就在石室內施展起殘琴三絕來。

一把殘琴，在左玄手裡變成了劍，變成了刀，淋漓盡致，虎虎生威，但見琴影飛舞，如詩如畫，殘弦發出嗚嗚悲鳴，似狼嗥，似鬼哭，果然淩厲奇絕，不同凡響。

就在左玄講解演練完畢，小峯心領神會之際，飛來峯下傳來一陣沙沙之聲，死神目光如電，凝視着石室外的亂石道：「羣魔近在眼前，血戰行將爆發，你在此修練殘琴三絕，爲師的送他們進鬼門關。」

一語甫畢，人影乍現，石叢中一下子竄出來十幾條人影。

爲首者是差點成了康少峯的師父兼老丈人的神州一奇呂松林。

呂松林的兩側另有三人，一僧、一道、一俗，依次是少林掌門人智通大師、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滄海遊龍莊宗毅。

四人身後，緊跟着十來位少林、武當門下的一流高手。

死神一見呂松林便氣衝斗牛，對身後的康少峯小聲道：「第六：師父的一條右腿便是毀在呂松林之手，今日如不能把他斃在飛來峯，你日後應替爲師的討回來，以報百丈峯被他率衆圍攻之仇，並且將那四張秘圖追回。」

左玄殺人不眨眼，人見人怕，來人雖是頂尖人物，仍不免有幾分畏怯，行至石室外三丈許處便停下來，不敢再進。

小峯聽畢師父之言，叫苦不迭，呂松林父女對他義重情深，怎忍以怨報德？

左玄見小峯久未答話，又道：「你到底答不答應？如果狠不下心，下不了手，就死在這裡吧，左某不要畏首畏尾婆婆媽媽的徒弟，龍虎門也不要這樣的掌門人。」

康少峯以堅定的語氣道：「師父請息怒，徒兒離此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集賢莊找他算帳！」

這倒並非小峯貪生怕死，而是覺得師父的遭遇太悲慘，羣豪爲了搶奪銀圖秘籙，不顧江湖道義，不守江湖規矩，以多爲勝，聯手圍攻，斬斷師父的兩條腿，如今一報還一報，應是天公地道之事，故而一口答應下來。

神州一奇呂松林、滄海遊龍莊宗毅以及少林智通、武當一塵等人，仍滯立原處，趦趄不前，頻頻流目四顧，交頭接耳，若有所待。

死神左玄乃大智大勇之人，認定其中必定有詐，很可能另有伏兵，準備施以奇襲。

心中犯疑，戒心立增，果見石室左側，飛來石旁，懸崖絕壁之下，鬼鬼祟祟的摸上來三個人。

黑道領袖冷面人魔夏宏光居中。

一個長相像猴子的傢伙在右，人稱「長白猿人」。

一個五短身材，矮胖如桶，是「五毒侏儒」，在左。

這二人都是夏宏光的心腹，各擅勝場。長白猿人攀崖越澗，如履平地。五毒侏儒乃毒中之王，一旦被他踩上，很難逃出他的毒手。

死神左玄看畢，憤火塡胸，怒聲道：「第七：師父的左腿便是毀在冷面人魔夏宏光之手，切記要追回失圖，斷他一腿，以報括蒼山斷腿之恨！」

忽見長白猿人、五毒侏儒二人已超越夏宏光，各自戴上鹿皮手套，扣好一把毒針，潛行至丈許之內，準備偷襲。

冷面人魔緊隨在後，蓄勢待發。

呂松林等人也作好全面進攻的準備。

殺機重重，危機重重，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死神當機立斷，劈倒了左側半截石壁，他內力深厚，力逾千鈞，石壁應勢碎裂，化作萬點石雨，狂風暴雨般傾瀉而下。

冷面人魔、長白猿人、五毒侏儒猝然受襲，眼見碎石舖天蓋地射來，不禁大駭中急忙抽身暴退，向一旁閃避。

三人動作雖快，奈何碎石太多，死罪雖免，活罪難逃，尤其五毒侏儒、長白猿人首當其衝，傷勢最重，全身血肉橫飛，幾無完膚。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情況如此，勢不兩立，左玄決心趕盡殺絕，石壁一倒，立即飛身彈出，別看他雙腿殘缺，身手依然迅疾靈活，殘琴嗚嗚聲中展開一輪猛攻。

殘琴三絕果然厲害，嗚嗚琴聲未落，慘嗥之聲已起，五毒侏儒像

死豬一樣骨碌碌地滾下山去。長白猿人更糟，被殘琴打得頭破血流，腦漿四濺，慘死在康少峯脚前不遠處。

冷面人魔夏宏光果非庸手，奪得四幅銀圖後日夜潛修，功力大進，凌空騰挪翻滾，總算逃得一命，飄落在呂、莊二人附近。

三名綠林豪客並非單打獨鬥，與此同時，呂松林、莊宗毅、智通、一塵等人也羣起而攻，以排山倒海之勢衝上來。

另一邊，飛來石的右方也有埋伏，冒出來三個人，乃大名鼎鼎的鬼谷三叟——病叟龍雲、醉叟解千愁、神叟余千知。

三撥人馬同時發動，三面環攻，剛剛打退黑道三魔，其他的人已逼近石室，情況可謂萬分危急。

小峯睹狀大驚，急忙出聲示警，道：「師父，鬼谷三叟也來啦！」

死神左玄亦已察覺，將殘琴丟給小峯，叫他修練殘琴三絕，他自己則提起長白猿人的屍體，疾掄三匝，抖手擲出。

一擲之力，大得驚人，先撞上滄海遊龍莊宗毅和神叟余千知，二人抵擋不住，連退數步，仰面栽倒。

撞倒二人，餘威仍在，力道未減，復向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撞去。

屍首來勢太快，峯頭又極狹小，二人欲避無門，只好把心一橫，伸手去接。

這兩個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宗師，一個抱胸，一個捉腿，死人是接住了，却未能拿穩馬步，倒退了五六步才勉强站好，放下死屍。

這一切，快如電光石火，全發生在一瞬之間，羣豪尚未跟死神正面交手，已損兵折將，連傷數人，因而銳氣頓減，未再造次。

神州一奇呂松林橫掃全場一眼，向身旁的病叟龍雲道：「老魔的武功委實高不可測，而且心狠手辣，形同野獸，飛來峯上將不知要憑添多少忠魂義鬼，爲武林安危計，老夫已存必死之心，只是小峯那孩子自從離開集賢莊後，至今音訊全無，盈兒爲此整日以淚洗臉，實在叫人放心不下。」

呂松林立身之處，距石室不過一丈五六，康少峯句句入耳，字字酸心，呂松林對他如此關懷愛護，令他惴惴不安，呂盈盈對他一往情深，更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他是死神左玄的傳人，已發下毒誓，將來非要斷呂松林的一條腿不可！

小峯心神不寧，死神左玄可沒閑着，前進五尺，選了一個最有利的攻擊位置。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少林智通，武當一塵，還有醉叟解千愁，深明此理，彼此互望一眼，心意相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上去。

死神左玄哈哈大笑道：「三位想先走一步？好極了，老夫成全你們！」

「追魂奪命」，一掌呼嘯而出。

快得匪夷所思，快得無以復加，僧、道、俗三俠本是先發制人，左玄却後發而先至，三人招沒遞滿，死神掌浪已到，好似牆倒山崩，硬生生的被撞退三四步。

死神左玄目光如電，從莊宗毅、呂松林、余千知、夏宏光等人的臉上一掃而過，咬牙切齒道：「爲了銀圖秘籙，你們不擇手段，爲了一己之私，你們千里追殺，你們不覺得累，老夫可累了，原想定居黃山，與世隔絕，以殘缺之軀，終老在此，想不到各位又尾隨追來，而且居然狼狽爲奸，一向水火不容的黑、白二道，爲了我死神左玄一個人，竟意外地化敵爲友，稱兄道弟，携手合作，同流合汚，實乃江湖醜事，武林奇聞！」

話雖刻薄，所言却是實情，病叟、呂松林等幾位白道上的人物臉上熱辣辣的，顯得甚是侷促、尷尬。

冷面人魔夏宏光引爲奇恥大辱，劈面攻出一掌，橫眉豎目道：「閉上你的狗嘴……綠林好漢殺的是貪官汚吏，搶的是奸商土豪……」

下文未出，狂風大作，死神左玄翻腕出招，迫使夏宏光的話吐不出來，人却倒退回去。

突聞嘶啦！一聲響，左玄撕開胸前衣襟，露出四幅寶圖，聲冷氣壯道：「各位所爲何來，咱們心照不宣，寶圖在此，只要把左某殺掉，就將人皮剝去！假如辦不到，哼哼，就統統給我躺在飛來峯，黑道、白道二筆帳今天一塊兒算，黃泉路上好結伴，鬼門關前再聚首！」

激昂，悲壯，豪氣干雲，雙掌在地上猛一拍，騰身而起，接着奇招迭出，橫衝直撞，宛若一頭發狂的怒獅。

死神名實相符，看得人心膽俱裂，左玄居高臨下，招出如雨，一霎時便將四名少林、武當弟子送往西方極樂世界。

呂松林是總指揮，根本沒有退縮的權利，鋼牙一咬，道：「老魔，你惡性重大，罪與天齊，血債要用血來還，飛來峯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明年此日便是你的忌辰！」

欺身暴進，揚腕發掌，擺出一副不要命的硬拚架勢。

羣豪見他身先士卒，奮身向

前，激了大家同仇敵愾之心，立刻發招呼應，登時，刀光劍影，拳掌齊揮，分從四面八方攻向死神左玄。

對方高手如雲，左玄四面受敵，饒他神功蓋世，也不免動魄驚心，絲毫也不敢輕忽大意，施展出渾身解數，全力應戰，在飛來峯演出一齣百年難得一見的精采好戲。

小峯一則師命在身，再則自知功力尚淺，幫不上忙，乾脆眼不視，耳不聞，不理會屋外之事，專心一意的修練殘琴三絕。

他本是穎慧透頂之人，這一心神專注，果然事半功倍，此時已將殘琴三絕練得滾瓜爛熟，可以得心應手，運用自如，所差者僅功力、火候而已。

忽見師父以殘缺之身力戰羣豪，已陷入重圍之中，心想：「糟糕！師父他老人家恐怕……」

方待出去助師父一臂之力，石室外人影一閃，奪門跑進一個武當道士來。

道士沒料到石室內還有人，先是一楞，既而惡形惡狀道：「小子何人？死神的兒子？徒弟？哼！不管你是誰，凡是和姓左的有關係的人就該死該殺！」

武當道士自拉自唱，不等小峯回話，立以餓虎撲羊之勢衝過去。

「找死！」

康少峯怒吼一聲，殘琴發出一陣嗚嗚哀鳴，攔腰橫掃。

來人身份不低，乃武當掌門人一塵的師弟一明道長，見殘琴來招凌厲，忙以右手拂塵格架，左手駢指疾點小峯的「期門」死穴，冷笑道：「娃兒乳臭未乾，竟敢口出狂言，找死該殺的是你們老少二魔，左玄殺人盈野，血洗江湖……」

「錚錚……」怪響聲起，異事陡生，一把上好的拂塵被琴弦絞斷，道袍亦被殘琴掃落一大片，一明不禁臉色大變。

康少峯同樣大感意外，做夢也想不到在短短的幾個時辰之內，自己的功力竟有如此驚人的進步，手中殘琴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驚魂稍定，一明道長又換上一副兇惡嘴臉，將損毀的拂塵往地上一丟，喝道：「赫，臭小子還眞有兩下子，貧道今天倒要好好的領教領教。」

雙掌一搓，左柔右剛，同時發出兩股截然不同的掌力。

康少峯一擊奏功，信心大增，聞言怒挑雙眉道：「牛鼻子來得好，小俠我初學乍練，正想找一個倒楣鬼來試招哩！去向閻王爺報到去吧！」

說話同時，一掄殘琴，劈頭蓋臉打下去。

本是一句氣話，也是一句大話，結果却變成實話，殘琴招奇式詭，變幻莫測，一明躲不開，擋不住，當頭砸下，腦袋開花，眞的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這事太奇，太玄，連小峯自己都有點難以置信，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變成武林高手，要不是一明道長血肉模糊的腦袋就在他面前，還以爲自己是在做白日夢。

康少峯打從出娘胎起，十六七年來一直在苦難與屈辱中打滾，儘管恨不得殺盡所有他想要殺的人，但，眞正動手殺人，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不論何事，第一次做總會有點驚愕、惶恐或手足無措，何況所殺之人並非仇家，益增幾許內疚。

探首室外，見師父席地而坐，全身上下像是被鮮血染過，正自遠眺蒼天雲海，呆若木鷄似的一動不動。

身前身後，倒着五六具屍體，全是少林、武當二派的門徒。

此外，空蕩蕩的，沒見半個活人。

原來滄海遊龍莊宗毅被左玄一掌打下絕命谷。

病叟龍雲、少林智通、武當一塵相繼滾下飛來峯。

神州一奇呂松林、冷面人魔夏宏光，俱已修得銀圖秘籙上的幾許絕學，從而功力大進，得以全身而退。

神叟余千知唯利是圖，醉叟解千愁天不管地不管，此番黃山之行，爲的是爭奪寶圖，發現苗頭不對，早已打了退堂鼓，溜之大吉。

死神左玄經此血戰，面對滿目殘屍，如呆似痴，感觸良多，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笑聲極其淒厲悲愴，比哭還難聽。

大笑聲中，不知怎地，許是想起了自身的不幸際遇，熱淚滾滾而下。

康少峯聞聲大步行來，驚問道：「師父，你老人家哭啦？」

死神左玄不同意，道：「師父永遠不會哭，是笑！」

話完，又是一陣令人全身起鷄皮疙瘩，似哭非笑的怪笑。

笑聲中，雙掌齊出，狂掃亂劈，連拍十幾記劈空掌，飛來峯似是吹起大風暴，瞬間砂飛石走，拔草斷樹，百步飛刀孟繼良、毒沙勾魂唐浩、乾坤妙手巫松儀、長白猿人等十幾具屍體，也隨風起舞，滾落峯下，峯頭上乾乾淨淨的，彷彿被大雨洗過，又恢復了原有的模樣。

對自己的做法似是很滿意，左玄仰望雲空，自言自語道：「這下好啦，那羣王八兎崽子有的滾下絕命谷，有的亡命飛來峯，有的抱頭

鼠竄，有的負創而逃，哈哈哈！」

大笑三聲後，扭頭對小峯說道：「可是，他們還會再來，在沒有把爲師的殺死，剝下人皮之前，是絕對不會死心的，除非把他們趕盡殺絕！」

康少峯亦有此同感，道：「是，趕盡殺絕就再也不會有人興風作浪了。」

死神左玄略一沉吟，道：「經過這兩次挫敗後，黑、白二道俱已元氣大傷，可能會有一段短時間的寧靜，正可利用此一良機，傳你絕技神功。」

以手代足，一蹦一跳的重返石室中。

小峯接踵而至，指着一明道長的遺體道：「師父，徒兒剛練完殘琴三絕，這個牛鼻子突然闖了進來，要取我性命，徒兒迫不得已，就跟他幹上了，結果……」

死神左玄截口道：「好！好！殺得好！咱們師徒本無殺人之心，是他們自找的。」

伸手從石室小洞中取出一些水菓乾糧，道：「小峯，這兒既然已經被人發現，遲早會被他們夷爲平地，且先進點飲食，待爲師的將『斷劍八招』、『御氣神功』傳授予你後，便離開飛來峯吧。」

康少峯亦知此時情勢萬分緊急，生死禍福僅一綫之隔，忙一面大口疾食，一面道：「師父，據徒兒所知，你老人家在飛來峯時日已久，行動又不便，這些新鮮蔬菜，鷄鴨魚肉是從那裏弄來的？」

「是小女從黃山脚下買來的。」

「哦，師父還有女兒，怎未見師姐的面？」

「爲師的雙腿已殘，非但舉步維難，而且目標顯明，就是靠小女慧姑協助才安抵飛來峯，因見此乃天險之地，遂決定在此閉關苦修上乘玄功，以爲日後重振龍虎門預作準備，並追殺那個欺師滅祖的逆徒。不料，就在你慧姑姐姐離此去買辦吃食之物時，飛來峯被人踩上，繼而圍困，慧兒已離開四日之久，爲師的很躭心……」

死神的臉容變得沉重起來，一副焦慮不安的樣子。

康少峯從旁安慰道：「吉人天相，師父請別爲此煩憂，慧姐說不定很快就會回來的。」

左玄搖頭歎息道：「希望如此，但機會不大。她雖然從小在我身邊長大，但由於天賦所限，成就平平，單打獨鬥，以一對一，呂松林、夏宏光他們可能均非慧兒敵手，但如聯手合擊，情況就大不相同，慧兒如能有你這樣的資質、膽識與毅力，此時的成就大概和爲師的已在伯仲之間。」

小峯聞言大喜道：「師父的意思是說，徒兒將來會出人頭地？」

死神左玄以堅定的語氣道：「會！當然會！你如肯痛下苦功，三月之內便可名噪江湖，一年之後就能威震武林，將來的成就很可能會在爲師之上。」

「這是不可能的事，徒兒即使窮畢生之力，也無法超越師父。」

「可能，絕對可能，爲師說這話是有根據的。」

「根據什麼？」

「昔日爲師的跟你的幾位師叔，在你師祖的面前共同研修銀圖秘籙時，足足花費了十六個時辰才參悟透徹，而你却能在短短的四個時辰之內便能登堂入室，一個時辰便學會了殘琴三絕，殺掉武當一明道長，實乃爲師的畢生所僅見。」

「其餘的幾位師叔怎樣？」

「有的一二日，有的三五天，有的浪擲數月光陰，仍只能悟透玄機一二。」

「這樣說，你老人家是師祖最得意的弟子囉？」

「不，有一個人在師父之上，花費的時間最少。」

「他花費多少時間？是誰？」

死神左玄想了想，道：「就是那個後來犯下欺師滅祖大罪的逆徒，僅僅用了十二個時辰，便將秘籙精義融會貫通，成爲衆人之冠，得到你師祖的另眼看待，寵信有加，因而種下了滅門禍根。」

天色已暗，飛來峯下這時突然閃起一道火光。

接着，左右兩側也有火光出現，一閃一閃的正在向飛來峯推進。

左玄的臉色微微一變，臉上又泛起一抹濃濃的殺機。

康少峯道：「師父果然料事如神，這一次說不定會用火攻，他們的心也未免太狠了，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左玄頷首稱善，肅容滿臉道：「第八：爲師的決定將我女慧姑許配給你爲妻，你慧姐如能逃過此劫，他日相逢應齊心合力追殺那叛門逆徒，此魔一旦伏誅，便可共締良緣，全心全意的爲振興龍虎門而努力。」

這話突如其來，令小峯手足無措，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作答才好。

錯愕好一陣子，方以懷疑的口脗追問道：「師父剛才說什麼？要徒兒和慧姑姐姐……」

「嗯，你沒聽錯，爲師的要你和慧兒成親。」

「師命如山，小峯本當遵從，只是徒兒自認粗魯愚鈍，又兼仇牽恨連，怕連累慧姐，也配不上她！」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徐小七在南京總捕頭配合下，趁江氏父子無防備，順利地緝捕江氏父子及幫兇等七人，文娟上堂作証，江氏父子殺官劫寶罪名成立，全部處斬。邑江門當舖內，卜通與丁心元兩個老朝奉趁江家出事，在江家搜刮財寶，二人爲爭奪滿天星藍寶石而拚命，丁心元先搶到寶石逃入黃山，卜通隨後追到，荒山中二人又拚個你死我活……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狩獵爲生本安份　豹腸得寶惹麻煩

丁心元驚得幾乎要窒息了。

那是兩頭壯碩的老豹子，一頭花的另一頭是黑的，比之剛才那三頭半大不小的花豹可就凶殘得多了。

丁心元一見這光景，他左手握緊了「滿天星藍寶石」，右手尖刀覷空劈，厲吼道：「去，去！」

兩頭豹子不聽他嚷嚷，一步一趨的往丁心元逼來。

丁心元急忙又往卜通屍身上下刀切人肉，這光景卜通死也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了。

只可惜丁心元切的人肉太少了，匆忙中他砍下卜通的手臂一條拋過去，不料這一拋兩頭老豹立刻往他撲上來，那還眞的叫凶殘。

只見老黑豹一口咬住丁心元的右手肘，好像那黑豹也知道要先咬住丁心元動刀的手。

另一花豹却咬向丁心元打來的左拳：「卡查」一聲脆响，老花豹已把丁心元的左手咬入口中，這花豹只嚼了幾下便一口吞入腹中了。

「啊……」丁心元尖吭叫得四山迴鳴。

丁心元死得慘，一頭花豹咬住他的脖子，黑豹拖咬他的一條腿，兩頭花豹很合作的便把他拖入荒林中了。

丁心元再也想不到自己會死在黃山百丈峯上，臨死他不想別的，臨死他還不後悔，只不過他只叫了一聲，而且也是無奈的叫：「我……的滿天星藍寶……石喲！」

他可以忘掉一切而仍不忘這天下至寶「滿天星藍金石」，可知這顆寶石多麼的誘人了。

* * *

叫聲劃破夜空，聽得人心頭一緊，茅屋中傳來一個年輕人的聲音：「爹，幾處陷阱設好了，只待抓到牠們，兒子立刻進城去，呂大夫交代過，只要豹油送去，下個月的藥就有了。」

「柱子呀，爹這是癆病，怕是不行了！」隨之咳聲又起，那叫柱子的年輕人立刻走出屋外，他衝着老天大聲喊叫着：「天爺，你就不會照顧咱們父子嗎？」

他這裡正在吼叫怨天尤人吶，遠處忽的傳來一聲長嗥，那是猛獸的尖嗥聲，聽得年輕人大叫：「謝謝，謝謝！」

他當然是謝上天了，因爲那是豹子的嗥叫聲。

年輕人立刻奔進茅屋裡，他撲近竹床前極興奮的道：「爹，爹！你聽！」

床上的老人喘了幾下，道：「是那話兒吧，好像是你設下的深坑……你……要小心……我沒法助你！」

年輕人道：「爹，你放心，柱

子會小心的！」

只見這小伙子在牆上摘下了弓箭，床邊抬起尖刀插腰間，好一把鋒厲的三股長叉抓在手，拉開柴扉便奔出門外，他還大叫：「爹，我去了。」

床上的人回應道：「小心吶，柱子！」

「知道啦！」

原來這個壯壯的年輕人乃是獵戶段長根的兒子他叫段柱子，父子二人就住在黃山脚下打獵爲生，眞不幸，段長根還未到五十吶，他中年喪了妻，如今又得了癆病，生活便全依靠兒子了。

* * *

段柱子是個孝子，他爲了老父的病已把所有積蓄花用完，便打算討一房媳婦的銀子也花光。

段柱子就曾去過李家寨借銀子，而且借過三次，銀子全用在藥上。

黃山東邊有個甜水鎮，呂大夫的藥舖就在鎮頭第三家，呂大夫很明白段長根的病，那年頭人如果得了癆病，這個人就死定了。

但呂大夫明白段柱子是孝子，便把段柱子當成他的搖錢樹，只要段柱子不欠他的藥錢，他歡迎段柱子上門。

江湖上眞正慈悲心腸的大夫太少了，君不見當大夫的最賺錢，當然，上天也許弄錯了，大部份生病的都是些可憐人，大夫看病要錢，而且要的更多。

於是，可憐的人更可憐了。柱子他爹就是可憐人。

段柱子當然可憐，二十多的壯年人還沒討老婆。

* * *

段柱子在荒林中奔跑得快，不到三里遠，他只跑了一盞熱茶工夫便到了。

眞高興，好大的一頭花豹跌落在深坑中，正自一躍又躍的往坑上攀，却又中途滑落下去。

附近至少有四頭花豹與一頭黑豹在迴應着尖聲叫，段柱子雙手端叉奔上去，那些豹子似乎怕了他，紛紛往四下裡逃竄。

段柱子逼退羣豹，他再看坑中那大花豹，花豹正衝着他齜牙咧嘴「哇哇」叫。

仔細看，段柱子猛一驚，這時天尚未大亮，灰暗中他似乎看到有藍芒自花豹的身上發出來。

這光景看得段柱子吃一驚，因爲看着又像螢火虫的光熖，這頭豹子難道是怪物？

段柱子有意不對此花豹下手，但他想到老爹尚在床上生大病，便不由得把鋼叉插在地上，自臂上取下弓與箭，段柱子在坑邊抬弓搭箭對準了坑中的花豹疾射去，那花豹連中三支箭，才無力的臥在地上不動了。

段柱子射死坑中大花豹，再看附近，所有的豹子早已逃入林中不見了。

段柱子弄了根繩索往坑中下，然後把繩子一端拴牢在坑邊的樹身上，他這才沿着繩子下了坑。

段柱子要去拴花豹，那花豹仍未死的衝着他一直忿怒的吼着。

段柱子拔刀猛一砍，花豹的頭上挨一刀才安靜了。

段柱子把花豹拴妥，先抓牢繩子上得地面，這才一把一把的把死豹拖拉到坑上面來。

段柱子太高興了，他先是看看東方，然後再瞧瞧西面，東方是甜水鎮，呂大夫的藥舖在鎮頭上，呂大夫需要豹油配藥，聽說黃山出現豹羣，呂大夫便交代段柱子，無論如何爲他弄一頭豹子來，他需要的是豹油。

段柱子爲了取信呂大夫，更爲了不走回頭路，他背了死豹便往東方奔去。

東方當然是去甜水鎮了。

* * *

段柱子背着死豹去鎮上，甜水鎮沒城牆，大街一條一里那麼長，段柱子人還未到甜水鎮，鎮上已有幾十人跟在段柱子身後叫起來了。

人來得多了，誰不佩服段柱子有本事，大伙一起鬨，段柱子有些飄飄然的，好似比當年武松打虎還英雄。

呂大夫的藥舖在鎮頭第三家，段柱子很快的來到藥舖前把死豹放在舖門前。

呂大夫一見笑哈哈，他拍拍段柱子笑道：「好，好，好，你捉了一頭豹，我爲你爹的病也把藥弄好了。」

段柱子道：「呂大夫，我這就剝豹油，這頭豹子的油全是你的了！」

呂大夫道：「豹骨也要。」

「豹骨你也要？」

「豹骨配膏藥，專治骨傷。」

呂大夫又看看豹皮，道：「這張豹皮我也要了。」

段柱子道：「呂大夫，冬天就快到了，山中水氣重，我想把豹皮留我爹過冬。」

呂大夫道：「有這豹皮一張，我特別把藥配好的，叫你爹的病好得快呀，何況你在山中還有機會獵豹子！」

段柱子只一聽可以治好他爹的病，忙點點頭，道：「好吧，這豹皮我留下來！」

呂大夫道：「那麼你快剝吧！」

段柱子急忙拔出尖刀來，他先托起豹下巴，下刀猛一切直過豹肚皮連到豹子的肛門下，那正是剝皮

第一刀！

便在這時候圍的人開口了。

「喂，豹肉賣不賣？」

段柱子抬頭，道：「有人要豹肉？」

「你賣不賣？」

段柱子猶有不少野味，再想到山中還有幾頭豹，運氣好再弄他一頭，立刻他點點頭，道：「賣！」

於是，有人就叫了：「我一斤。」

「我一斤！」此起彼落的叫了二十多聲，聽得段柱子也快昏了頭。

就在這時候，有個漢子在人叢中開了口：「兄弟，你賣豹肉怎麼分呀，不如賣給我一人，由我再分賣他們，你開個價吧！」

段柱子心想，除了豹骨豹油之外，豹肉頂多不過三十斤，一斤要他半兩銀子吧，這就是十五兩……

他抬頭，道：「朋友，統統你給我多少銀子呀？」

那人見是一隻大花豹，看了又看道：「如果超過三十斤，我給你銀子二十兩，如果沒超過，少一斤少給一兩銀子，你看怎麼樣？」

段柱子幾乎心花怒放的忙點頭。

要知道那個年頭銀子一兩就夠一個人吃上三五天的了，段柱子當然愉快。

段柱子精神可大了，匆匆的他剝了豹皮先墊下面，再把豹皮攤開剝豹油，呂大夫已叫伙計取來個大盆子把豹油全部弄走。

呂大夫十分愉快，他還當衆以手沾了些豹油在手背上，然後他又把手掌翻過來，只見他的手掌亮晶晶宛如豹油自他的背後透皮肉而出，令人看得嘖嘖稱奇不已！

呂大夫露了一手絕活，他一手遮天。

段柱子把豹肉堆了一大堆，便對那人道：「朋友，上秤吧！」

那人取了個大秤，兩個漢子取來個木槓抬着秤起來，只聽那人笑笑，道：「差兩斤半嘛！」

差上兩斤半，就是要少給子二兩半。

段柱子急忙把內臟抓了一把加上去，却被那人又拋在地上，叱道：「野獸凶猛，牠的內臟不能吃，誰知道牠吃過甚麼人沒有？」

這人一說，大伙都點頭，段柱子道：「我常吃野獸內臟東西，沒有甚麼不好呀！」

那人在取銀子，邊笑道：「兄弟，你辛辛苦苦的忙了這麼一大陣子，爲甚麼不留下些自己享用！哈……」

段柱子也想到老爹，豹心肝也不錯呀，那麼把肚腸留着自己享用吧！

段柱子向藥舖的伙計索了一塊油布，接了銀子在懷中，那伙計又把藥包定。

伙計對段柱子道：「何必再包一包腸肚出鎮呀？咱們後院有口井，你洗乾淨了再包回去！」

段柱子一聽，說一聲「謝謝」，他兜了一堆肚腸便往藥舖後院走去。

段柱子樂透了，他又是銀子又是藥，幾乎就是滿載而歸，老爹的病不用再發愁，呂大夫有保証。

段柱子走到藥舖後院，果見一口水井在院子一邊，而上頭有個木桶連着繩，他打了水便清洗起來。

這時候有幾個愛看熱鬧的小子還跟了進來，且看這段柱子是怎麼洗大豹的肚腸了。

段柱子先洗豹子心，再洗豹子肝，肚腸一堆他慢慢的洗，還把豹子的腸內物往外擠。

擠着擠着他心中一緊，怎麼這裡有甚麼東西硬硬的，難道豹子也吃石頭？

大山豹的肚腸也分大腸與小腸，小腸共長十七尺半，大腸也有九尺三，段柱子慢慢擠豹腸，他忽的眼睛不動了。

段柱子吃驚的發覺藍芒在腸裡面，引得他想到了在陷坑中好像看到豹身有藍光一現，難道這藍光果然就在這大花豹的肚子裡面？

段柱子緊張得忘了身邊有人瞧，立刻取刀切開那一段大腸看。

就在一把豹糞中，嘍，一團藍星照滿天，好漂亮的一顆寶石露出來了。

段柱子一聲叫：「我發財了！」

立刻，幾個看的人拍手叫：「寶貝呀！寶貝呀！」

段柱子不再想讓別人叫，也不再洗甚麼腸肚，他匆匆忙忙的包起豹的五臟來，取了藥便往外面走，大門口他被呂大夫一把揪住，道：「別走！」

段柱子道：「幹甚麼？」

呂大夫道：「有寶大家瞧，你怎麼就走了？」

段柱子道：「石頭啦！」

呂大夫道：「石頭也要瞧！」

「取出來大伙瞧一瞧！」門口的人還眞不少，大家誰不想看看寶呀！

「拿出來，拿出來！」

有人已聲色俱厲的叫吼他了。

段柱子帶着些許無奈的道：「你們要看甚麼呀？」

藥舖前，那個正自分肉的大漢也轉過頭來，見段柱子被幾個人纏住不放行，高聲叫道：「你們幹甚麼？」

有人已對他說出段柱子在豹子腸中得到個藍汪汪星光閃閃的寶石，那漢子立刻擠了過來。

「拿來瞧瞧，如眞是寶，我出高價買！」

他心中可也懊悔了，那是段柱子湊上三十斤的，無緣由的他不要了。

「拿出來呀！」

段柱子也不是傻子，他怕被人搶，所以他右手的尖刀握得緊，然後大聲道：「好，你們站遠些，我取出來你們大家看吧！」

大家伙立刻往後退，人叢前面站的是那個分肉大漢，他雙手叉腰眼睛瞪得大極了。

段柱子看這光景，他先是舉舉手上叉刀，大聲道：「我段柱子要你們先明白，大豹我能殺就不怕有人打我段柱子主意，我叫你們看寶石，你們那一個想動手必死。」

大伙聽得一驚，段柱子已自懷中摸出那顆八角通體閃耀着無數星芒的「滿天星藍寶石」，他只是托在掌上左右晃了幾次，看得人直着眼睛叫起來。

「寶貝呀，人間少見的寶貝呀！」

段柱子忙把藍寶石收入懷中，分肉大漢忙大叫：「喂，我出價一千兩銀子！」

忽聽呂大夫大聲尖叫：「我出一千兩，另外保証把你爹的病醫好！」

分肉的大漢又道：「我出兩千兩銀子，然後我把你爹送去合肥醫病，治好爲止。」

呂大夫急又道：「五千兩銀子！」

分肉的大漢道：「一萬兩銀子！」

他逼近吃驚的段柱子，又道：「兄弟呀，你見過一萬兩銀子嗎？」

這時候在場的大漢十幾個，全部怔住了，便一般大小娃也瞪眼。

忽聽段柱子一聲大吼：「不賣！」

只見段柱子拔腿就往鎮外走去，誰也瞧見段柱子的手上那把尖刀在閃晃，如果有人追他，怕他眞的會動刀。

果然沒有一個人去追他，呂大夫怔怔的道：「娘的，誰會知道大花豹的肚子內有這麼個價値連城的寶石。」

分肉的大漢猛拍自己腦袋，道：「操，已經送上門的寶石，却被老子擋了駕，奶奶的，我不死心呀！」

人嘛，一旦後悔起來，眞是搥胸頓足痛不欲生，這大漢就衝着段柱子去的方向心中在打主意。

呂大夫當然更是不甘心，他在藥舖中稍做收拾，人便往山中走去。

呂大夫是打定了主意，非得把段柱子手中的藍寶石得到手不可。

那個分肉的匆匆把豹肉分完也走了。

這大漢可不是別人，他正是來自李家寨。

李家寨寨主叫李存正，人稱黃山劍客的便是此人。

來自南京的老朝奉丁心元便與這李存正有交情才順道前來黃山一遊，不料客死他鄉，不正是應了馬夫人臨死的血咒了？便是花豹沾上寶也得慘死。

＊　＊　＊

李家寨這人叫李用，在寨中只是個二把式伙計，李家寨人口上百多口，他似乎只見過段柱子去過李家寨，是幹什麼，他就不知道了。

這李用敢出價上萬兩，他相信寨主必肯出這個價，如今段柱子走了，他得匆匆的回李家寨，這可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情。

＊　＊　＊

段柱子奔回荒山中，他奔到老爹面前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床上的段長根見兒子回來就對他哈哈大笑，忍不住的急問道：「柱子，爹正爲你擔心呢，這麼久未回來，怎麼你一回來就對爹笑起來，你……莫非在山中遇了邪？你……你別嚇你爹呀……柱子！」

段柱子使勁收住笑，他自袋中取出那顆耀眼迷人的「滿天星藍寶石」來了。

他把寶石往他爹面前一晃，笑呵呵的道：「爹，你瞧這是什麼寶？」

段長根雙目瞪大了，他接在手中仔細瞧，喃喃的道：「天哪，這是無價之寶呀！」

他在手中翻來覆去的看，又道：「任何一面均出現無數藍星，而寶石本身光滑美麗，柱子呀，你是怎麼得來的？你快對爹說。」

段柱子笑道：「爹，說了你也難以相信，這寶物好像上天給我備的，給了人，人家也不要，哈哈哈，我這是『出門踢到大石頭，低頭一瞧是元寶』，妙極了！」

段長根道：「兒子，你仔細的說，慢慢的講，別盡說些我聽不懂的話。」

段柱子愉快的清了下喉嚨，道：「爹，是這樣的，北山坡後的陷阱困住一頭大花豹，爹，那個花豹就是寶呀，我見是死了的花豹，也不回來了，背了花豹就去甜水鎮，嘍，我幾乎成了大英雄！」

於是，段柱子便把如何分了大花豹的屍體分賣之事仔細的對他爹說了一遍。

段長根越聽越吃驚，最後他把寶石往嘴唇上狂吻起來，低呼着：「謝謝上蒼呀，眞是天可憐我父子……」

段柱子也高興，只不過那段長根突然雙目一瞪，低頭仔細看着藍寶石，道：「怪……怪呀……」

段柱子忙問：「爹，你說的這事本來就是奇嘛。」

段長根道：「兒子，我是說這藍寶石呀，這藍寶石怎麼會有一股子難聞的味道？」

段柱子忙接在手中送上鼻尖聞了幾下，不由皺眉道：「這味道從沒聞過。」

段長根道：「又騷又腥帶些臭，難道這寶石是經過什麼難苦的歷程？這明明是天下至寶呀！」

段柱子道：「爹，我出去洗洗就沒有怪味道了。」

段長根道：「兒子，你說有人願出一萬兩銀子？」

段柱子道：「如是天下至寶，一萬兩銀子怎可以賣？十萬兩銀子比一萬兩銀子多得太多了。」

段長根道：「兒子呀，你別貪心，咱們有個萬兒八千兩銀子已是富在這一方了，人吶，不能太貪。」

段柱子把寶石拿到門口，他端了一盆水仔細的洗着，當他把藍寶石泡在盆中的時候，但見寶石星芒四射，一盆成藍，那種藍汪汪的水彩宛如碧海晴天，令人不忍讓這絕美的光芒輕易的消失掉。

段柱子就看得楞了半天沒把目光轉移，直到山道上有個人在呼叫他，才會過意來。

是的，山道上傳來一聲呼叫：「段小弟呀，是我，我來爲你老爹診治病了。」

段柱子吃一驚，他幾次請呂大夫到山中爲他爹把把脈診診病，呂大夫總是推三阻四的。

當然，那是因爲他段柱子少銀子。

段柱子忙把藍寶石揣入懷中站了起來，道：「是呂大夫來了？眞是稀客呀！」

呵呵一笑，呂大夫已走到門口來了：「段小弟呀，你知道甜水鎭上只我一家藥舖子，一個人當然忙得難分身，今天總算騰出空來了。」

段長根已在屋中，道：「呂大夫，你眞熱心吶，快請大夫進來坐，柱子呀，煮茶。」

段柱子應了一聲去忙上了，就見呂大夫愉快的走進屋去，他眞熱心，立刻坐在段長根的身邊來，道：「我得先爲你把把脈。」

段柱子一邊煮茶一邊心中想，姓呂的這是「黃鼠狼向雞拜年」，絕非好心。

段柱子又想：姓呂的，你免了吧，任你什麼心計，我有我的老主意，兔子不與狼交道，咱們路是路來橋是橋，去你的混帳王八蛋！

段柱子原來對呂大夫沒好感，幾次苦求也請他不來，如今不請自來了。

這世上沒有傻子，如果要把人當成傻子，他本人就是個傻子，只有失去自我的人才會眞的傻子。

段柱子不傻，但呂大夫把他當成傻子。

段柱子更不想當傻子，煮着茶，他暗地裡把那顆人見人愛的滿天星藍寶石藏在一個暗窖裡的石縫中，那也是段柱子從小就愛藏東西的地方。

有時候段柱子把東西藏起來，甚至於他爹段長根也無法找得到。

於是，茶煮好了，段柱子捧茶走進屋，他發現呂大夫眞用神，微閉雙目爲他爹在把脈。

段柱子不打擾，他把茶放在桌邊上，靜靜的站在一旁。

半晌，只見呂大夫一聲大喘氣，道：「重，眞是一場大重病呀！」

段長根喘息的道：「大夫，你就別再浪費你的時間了，我心中明白，我這是癆病，沒希望了。」

呂大夫哈哈一笑，道：「你的病是重了些，但那是一般庸醫而言，對我呂不邪而言，小事一樁。」

段長根道：「呂大夫，你是說……」

呂大夫道：「我便同你直言吧，閻王爺同我是冤家，他派小鬼來抓人，我呂不邪偏在小鬼手上再搶回來，你若眞的不相信，吶……」

只見他自懷中取出一串鑰匙來，小心的打開藥箱子，邊還得意的笑道：「老實說，我有三隻藥箱子，也是三種藥箱子……」

一邊的段柱子道：「你的藥箱有三種呀？」

呂大夫道：「不錯！」

只見他拍拍藥箱，又道：「一種藥箱裝的是普通藥，吃上幾次也不過幾錢銀子，這些是爲下等人用的。」

段柱子道：「我爹吃的就是下等人用的了？」

呂不邪哈哈一笑，道：「因爲你的銀子不多呀。」

段柱子有些忿怒的道：「如今呢？」

呂不邪道：「當然現在是不一樣了。」

段柱子道：「如今用的是第二種藥了？」

呂不邪道：「不，頭等的！」

段柱子道：「什麼是頭等的藥？」

呂不邪有耐心的道：「那是老夫輕易不用的高貴藥材，平日裡也不示人，老實說，便是有財有勢的

人找上老夫，老夫也只以二等的開出藥單。」

他掀開了藥箱，一股重而濃的香味飄出來，呂不邪立刻自一個紅緞包中抽出一支老山人參來。

「你父子瞧一瞧，這個人參已是有靈性的山王參，因爲它有十兩重，超過半斤就是寶。」

他舉着這支老山人參嘆口氣，又道：「原打算保養自己身體，延長壽命二十春，如今爲了救人，少不得痛心疾首的割愛了。」

他對段長根又道：「張口，含着！」

段長根搖頭道：「呂大夫，你是仁心仁術，我却無法消受。」

段柱子加一句，道：「這根人參多少錢？」

呂大夫道：「救人重要。」

段長根道：「只怕咱們沒有銀子付你呀！」

呂大夫看看段長根道：「這根老山參我不要錢，只求知道一件事。」

段長根道：「一件事？這件事必重要了。」

呂大夫點點頭道：「是重要。」

段長根道：「你要知道什麼事？」

呂大夫道：「我來聽故事。」

他拍拍一邊的段柱子，又道：「兄弟，你可要實情實話說，你打的大花豹是怎麼得來的？」

段柱子笑道：「你要聽這麼一回事呀，太簡單了，我可以一五一十的對你講一遍。」

他哈哈一笑，又道：「講完了，這支老山參就是我們的了，是嗎？」

「不錯，快說！」

段柱子道：「大花豹落入我設的陷坑中，我再射死牠，背到鎭上的呀！」

「就這麼簡單？」

段柱子笑笑，道：「簡單明瞭嘛！」

呂大夫怔了一下，道：「只有這麼一頭大花豹？」

段柱子道：「另外幾隻小的同一隻大黑豹，都被我把牠們唬吼走了。」

呂大夫一拍大腿，道：「娘的，我算沒白來。」

他帶着十分興奮的又道：「段柱子，我要那頭大黑豹子，你要千方百計的把牠捉到。」

一楞，段柱子道：「大夫呀，你還需要豹油豹骨呀，我答應上山找那黑豹。」

呂大夫道：「捉到以後我要完整的，不剝皮不割肉，完完整整的送到我的藥舖去。」

他把手上的老山參又送到了段長根的唇邊，道：「張口，咬着，老山參吸取了日月精華，你有了它自會慢慢的好起來，我再配以高貴材料，你安啦！」

段柱子道：「什麼高貴藥材？」

呂大夫道：「天山雪蓮、長白紅參、祁連當歸、泰山桂肉還有秦嶺百年山藥，加在一起慢火熬，兩個時辰加上一些藥引叫麝香，你的病安啦！」

段長根道：「可要不少銀子呀！」

呂大夫道：「如果三天之內捉到大黑豹，這些藥我不要你們一文錢。」

段柱子道：「大夫，我盡力。」

呂大夫笑笑，自藥箱中一包包的取了幾大包，他還眞的全部用上了。

呂大夫把一切交代好，他提了藥箱便走了。

他連那「滿天星藍寶石」的事一個字不提就走了，光景反令段柱子十分的不解。

＊　＊　＊

送走了呂不邪，段柱子再把藏的藏藍寶石取出來。

先是，他聞了一下，發覺寶石上仍是血腥味未洗掉，他原來打算再洗的，但聽他爹在屋內叫，便走進屋去了。

段長根拍拍床邊對段柱子道：「坐下，咱們要好生合計合計！」

「爹，我去獵那頭大黑豹。」

段長根道：「一頭大黑豹怎值這根老山參呀！」

再看了一包包貴重的藥材，段長根又道：「還有這些貴重藥材，難道……」

段柱子道：「爹，我以爲這大夫在打咱們藍寶石的主意。」

段長根道：「人家對藍寶石一字不提呀！」

段柱子道：「呂大夫這人不簡單，這也許正是他厲害的地方。」

段長根道：「姓呂的爲何要那頭大黑豹？」

段柱子道：「爹，咱們別管了，咱們以不變應萬變，只要姓呂的提及藍寶石，咱們就相應而不理。」

段長根道：「柱子，爹剛才的話你想過沒有？」

段柱子道：「爹說過什麼話？」

段長根道：「我說咱們別太貪心，有個萬兒八千的也就足夠咱們過一生了，弄個寶物在身邊並非好事。」

他忽的喘了一下，又道：「寶可富人也害人，兒子呀，你可得多加思忖呀！」

段柱子道：「爹，你多慮了，等吃過飯，我就上山去，運氣好的話，也許就會找到那頭大黑豹了。」

段長根道：「你多加小心就是了。」

＊　＊　＊

段柱子同他爹一樣都不知道那甜水鎮的呂大夫爲什麼要把貴重的藥材換一頭黑豹而已。

段柱子以爲憑呂大夫的那副樣子，休想從他的手中把那顆無價之寶的藍寶石奪去。

段柱子並不知道他得到的藍寶石乃天下至寶「滿天星藍寶石」，只以爲藍寶石而已。

段柱子也發現寶石發出的星光十分可愛，迎着光亮會出現無數道星芒。

段柱子他爹說對了，這顆寶石不但當年江湖上許多人爲它流了血，便最近才出世就又死了不少人。

但段柱子不信邪，他把寶石藏起來了。

現在，段柱子腰上插着刀與繩索，肩上扛的是個鋼叉，出門便往山峯後面走來，他決心要去抓黑豹子了。

＊　＊　＊

段柱子不忘呂大夫的話，三天之內把黑豹獵到，什麼醫療費也免了，就因爲這樣，段柱子不等黑豹往他設下的陷阱跳，一心主動的去找那黑豹。

翻過一道高峯，段柱子抬頭四下看，黃山高聳插入雲霄，那千仞絕崖，陡峭山壁，看上去十分懾人，但段柱子不怕，他往一座尖峯巔上走去，打獵的最明白，望得高看得遠，野林之間最危險。

爲什麼說荒林之中最危險？那是因爲陰森森的林中野豹會躲在樹上，萬一被野豹偷襲，不死也重傷。

深山中打獵要三人以上才安全，但三人以上很不容易打到好獵物，早就把野豹嚇跑了。

＊　＊　＊

段柱子到了山峯上，他不再走了，他攀上一道斷崖四下裡瞧，就在這時候，忽見在這半峯腰上有人在打架，刀光劍影十分清楚。

段柱子再細看，好像那兒還有人守在兩邊未出手，這是爲什麼？

段柱子年輕人，年輕的人好奇心重，頓了一下便往打架地方奔去。

段柱子沒事在找事，一路奔到半峯腰，他人還未到，就見一個道士往他迎過來了。

段柱子傻哈哈的問道士，道：「道長，你們幹什麼？」

那道士冷冷道：「你幹什麼？」

段柱子道：「見你們打架，我便來了……」

那道士叱道：「來看熱鬧的？」

段柱子道：「就算是吧，有何不可？」

那道士叱道：「小心濺你一身血，丟了小命就永遠也別看熱鬧了，滾！」

段柱子一怔，道：「喲，你這出家人好凶嘛，出口傷人呀。」

那道士「嗆」的一聲拔出劍來，道：「走不走？」

就在這時候，忽聽有個大漢高聲道：「喂，那不是獵戶段兄弟嗎？」

段柱子抬頭看，喲，怎麼這人上山來了，段柱子是認得此人的，此人正是出價一萬兩銀子的人。

段柱子是在甜水鎮上認識此人的，他尚不知道此人來自李家寨。

不錯，這人正是李家寨的李用，他同一個李家寨的同伴結夥趕來了，他的同夥叫李石增，也是個功夫不錯的人。

只是這二人的運氣不佳，到了深山中遇上三個道士，這三個道士自湖北武當山而來，其中一個四十出頭的道士正與那個叫李石增的大漢殺得難解難分的。

李用見來了段柱子，也不去管打架的二人，立刻迎上段柱子笑了。

「段兄弟，你來得好，來得妙，來得眞是時候呀。」

一怔，段柱子道：「幹什麼？你們在此幹什麼？」

一邊的道士冷冷道：「太好了，你們不是三人了嗎？正好咱們一對一的殺，別再說那一方的不要臉了。」

李用指着段柱子道：「他並非我們一夥的呀，個惡道士……」

那道士手中長劍指向段柱子道：「你們認識，當然是一夥的了。」

段柱子道：「喂，我上山來獵豹的，我誰也不認識。」

忽聽李用大叫：「石增呀，別殺了，且等一等！」

李石增換個身法閃一邊，對殺的道士也住手，於是三個道士站在一起，附近的地上才發現有兩具屍體殘骸來。

秋高氣爽山風大，屍體就快風乾了一般，但是再怎麼樣，兩屍的頭還是分辨得清楚，那是兩個年過五旬的老者，死得還眞慘，尤其是其中一具屍體，身上腿上的肉幾乎全沒了。

那不是別人，正是原在南京邑江門內當舖當朝奉的丁心元與卜通二人的屍體。

爲什麼雙方爲兩具屍體打起來？嗨，這話說來帶點玄，然而還眞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三個道士中的一人叫卜道，這卜道乃是道士的俗家名字，他與卜通是堂兄弟，自從卜道去了武當山出了家，這堂兄弟二人就未

曾再見過面，算一算日子也有五七年之久了。

當年卜通在關洛道上也算得是呼風喚雨的人物，只爲江上雲的寶物，他寧願奔南京等機會，想不到如今死在黃山上，却偏偏他的堂弟發現他的屍體。

＊　＊　＊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乃李家寨的人，他們認得丁心元。

只要是寨主的朋友，他們見了不會忘，巧的是雙方都在這山嶺上相遇，而且也發現死了的乃是自己方面的人，一時間在一陣猜忌中打上了。

偏偏段柱子在此刻趕到，被李用叫住他。

「段兄弟，你過來，你是打獵的，你以爲這兩具屍體是怎麼死的？」

那道士卜道也逼過來，他上上下下的看了段柱子幾眼，沉聲道：「年輕人，你是打獵的？」

段柱子道：「我家三代在黃山打獵……」

「好！你過來仔細瞧，他二人是怎麼死了的。」

另一道士對卜道道：「大師兄，他們是一夥的，他會說實話嗎？」

段柱子道：「你別亂說話，我只是昨日才認識這個人，另一人我連見也未見過。」

卜道，道：「這就好，你可以仔細瞧了。」

段柱子低頭看屍體，天爺，兩具屍體嚇死人，兩具屍體已不像人樣，只有頭還算完整。

段柱子指着丁心元的屍體道：「這是死在豹爪下的，一些兒也不會錯。」

他話剛完，卜道即指李石增與李用二人道：「二位，你們可聽清楚了吧？」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對望一眼沒出聲，這種慘事有什麼可以爭辯的？

段柱子再細看卜通身上的血肉，他還伸手去摸摸，道：「喲，這是刀切的，刀口平整呀，一看就知是刀切的。」

卜道大怒，對李用二人吼道：「操，你們這朋友太可惡了，娘的，快快細說他是誰？」

李用拉住段柱子，急問：「再看清楚，怎麼二人死一起？這不是道理吧？」

段柱子也不是官府的仵作，他怎麼會知道那丁心元的致命在什麼地方？

丁心元的雙膝挨了刀，當然走不了，但段柱子是不會知道的，他又不在現場。

段柱子搖搖頭道：「我看不出來，我也不知道，你們別找我，找官府去吧。」

他見這件事不會善了，只好轉身走。

段柱子走了兩步，一把被李用捉住，道：「你別走！」

段柱子道：「我也不會幫你打架。」

李用道：「老實說，咱們進山是找你來的。」

「找我？」

「不錯！」

「找我幹什麼？」

「請你去一趟李家寨呀！」

段柱子道：「李家寨我會去的，我還銀子，我向李家寨借了銀子爲我爹治病，借錢當然要還。」

李用哈哈一笑，道：「別急着還錢，咱們也不是要你還錢，只是請你去一趟李家寨。」

忽聽那卜道嘿嘿一笑，道：「我道是什麼人，原來是李家寨的人物，李家寨出了個黃山劍客，當然你們囂張帶跋扈了。」

李石增道：「又怎樣？」

卜道道：「這是一筆血債，不怎麼樣，只是這血債要血還！」

李石增一擺手中劍，叱道：「來呀，誰怕誰？」

「會的，不久就會去向李家寨討公道。」

他大手一揮，又道：「山不轉路轉，回去向李寨主說上一句，咱們武當會再來的。」

他們三人匆匆的朝北走了，那當然是回去武當搬人馬去了。

＊　＊　＊

卜道率領另外兩個道士匆匆的奔下山峯，李用與李石增二人不理會，他們攔住了段柱子。

李用二人原就是來山裡找段柱子的，如今在此遇上，當然不會放過段柱子。

李用撫掌與段柱子道：「小兄弟，我們是來找你的，快跟我們去李家寨，別的甚麼也別說了！」

段柱子搖搖頭道：「我會去的，但却不是現在，現在我很忙。」

李用道：「我說過，你甚麼也別忙了，你發了！」

段柱子道：「老兄，我上山來抓豹子的呀，你們別誤了我的事。」

李用哈哈笑道：「小兄弟，你還打的甚麼獵呀，你已富甲一方了，吃香喝辣你這一輩子足夠了！」

那一邊的李石增接道：「你小兄弟跟咱們回李家寨，有兩個姑娘等你挑，你……年紀不小吧？」

段柱子一聽還有媳婦，他今年二十整，這個年齡最衝動，見了女人臉已不會紅了，盡想着那回

事……他常夢遺！

段柱子也只不過心中怔了一下，當他想到他藏的那顆藍寶石的時候，立刻又哈哈笑了。

「老兄，別再多說了，我不會此刻去李家寨的，二人再見了。」

他要走，李石增叫道：「等等！」

段柱子不走，他回頭看，他發現李石增拉着李用，二人在五丈外打商量，說的話好像很嚴重。

段柱子心中冷笑，他的手上握着刀，段柱子自從有了這顆滿天星藍寶石以後，他便處處提高警覺了。

* * *

李石增低聲對李用道：「堂兄，機會來了吧！」

李用一怔，兄弟，你的話甚麼意思？」

李石增道：「兩個字，奪寶。」

李用道：「兄弟，你以爲他會把那麼貴重的寶貝帶在身上嗎？」

李石增道：「那有甚麼關係？」

他回頭看看段柱子，又道：「帶在身上更好，如果不在身上，咱們逼他拿出來！」

李用道：「行嗎？」

李石增道：「咱們驟然下手，令他措手不及！」

李用想了一下，搖搖頭，道：「不妥！」

「爲甚麼？」

李用道：「瞧瞧，這小子手上握着刀，他那模樣就是在等着拚命！」

頓了一下，李用又道：「咱們別魯莽，還是聽當家的四句眞言，溫和相待，伺機說服，銀子不計，務必到手！」

李石增道：「堂兄，咱們先套一套看他的寶物在不在他身上，如果在，你聽我的，如果不在我聽你的！」

李用道：「我也擔心，武當道士見過這小子，以後出了問題，武當道士必會把咱們李家寨當成殘殺無辜的黑手，咱們寨主就不會饒咱們了！」

李石增道：「武當道士又不認識這小子，怕甚麼？」

兩個人這麼一商量，立刻又走近段柱子。

段柱子有提防，他同李用與李石增保持距離站在山崖邊，如果二個殺他一人，他可以據險相抗。

段柱子的肩上還有一把大鋼叉等着侍候吶！

* * *

呵呵一聲笑，李用走向段柱子，道：「小兄弟，我是專程上山來找你的，如今既然找到你小兄弟，無論如何你得去一趟李家寨。」

段柱子道：「幹甚麼非要我去李家寨不可呀？」

李石增道：「是這樣的，咱們寨主聽說你小兄弟得到一顆藍寶石，有道是富人有寶好把玩，窮人有寶難充饑，你小兄弟靠打獵爲生等於爲生活在玩命，如果你……」

他忽然伸手，又道：「寶石在身邊嗎，我瞧瞧是不是眞如我堂兄說的那麼好！」

他以爲這突如其來的一問，段柱子只要把手往身上甚麼地方按去，就証明寶在他的身上了！

豈料段柱子搖搖頭道：「沒有啦，只是一顆好玩的石頭，眞後悔昨日應該賣掉它！」

李用也爲段柱子這反應而不高興，他冷冷的道：「既然只是好玩，吶，你拿出來，我仍然出你白銀一萬兩，你的寶呢？」

段柱子道：「二位，藍石頭不在我身上，想看沒問題，過幾天我去李家寨還銀子，我帶去讓李寨主看，看他若喜歡，他給多少我要多少！」

這幾句話也等於救了他一命，因爲李石增準備要出刀，聽了段柱子的話他看向李用。

李用向他點點頭，道：「好，咱們回去就把小兄弟這幾句話帶回，也就有了交代，小兄弟，可不能黃牛啊！」

段柱子道：「那是當然，李寨主幫過我呀！」

他向二人揮揮手，又道：「再見了！」

李石增看看段柱子往荒林中走，他向李用道：「堂兄，這小子很精明呀！」

「打獵的人總是帶幾分小聰明的，是不是？」

「過幾天萬一他不去李家寨……」

李用道：「再找他，拖也把他拖去李家寨！」

這二人帶着幾分悻悻然往山下走了。

* * *

段柱子來得快，深山中他眞怕李用二人對他使壞，穿過一片老荒林子，段柱子才鬆了一口氣，他這是來獵黑豹的，呂大夫限他三天要獵到那頭大黑豹。

想到黑豹子，段柱子立刻提高警覺，他心中明白，大花豹先落入陷阱才被他獵到，如今這是來獵大黑豹，那可是硬碰硬的幹，當然，萬一不小心就慘了！

段柱子在越過第一道山峯時候，他就把形勢算妥了，他打算奔上最高處，找個絕佳地方躲起來。

段柱子把打獵的門道全部想一遍，於是，他微微的笑了，因爲他想到了一個妙法了。

段柱子奔到林深處，他拾起石頭往草叢中擲，他至少擲了半里深，才聽到一聲咕咕叫，一隻野鷄振翅往林外飛，段柱子的弓箭早已準備在手中，見野鷄出現，立刻拉弓搭箭射過去。

「颯」的一聲响處，那野鷄果然被他射中落在地上。

段柱子不需吃野鷄，他帶着乾糧，他是要利用野鷄來引出黑豹子的。

只見他匆匆的捉住尚未死掉的野鷄，割了一根山籐把野鷄拴起來，高高的掛在樹枝上！段柱子便攀在密林上面，他自自在在的靠坐着。

只不過他守在樹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東方一片紅霞照過來，仍然不見黑豹子出現，段柱子有些急了，他在樹上罵大街：「黑豹呀黑豹，你他娘的躲在甚麼地方了？出來呀，出來咱們玩玩嘛，這一回咱們青石板上摔烏龜，硬碰硬的幹一場。」

這幾句話他從黑夜四更天罵起，直到此刻日上三竿紅了大地。

段柱子的咒罵似叫陣，怎知他藏的那顆滿天星藍寶石已在他身上起了副作用。

滿天星藍寶石已附了馬夫人的血咒，誰擁有寶石誰就要倒楣。

只不過段柱子並不知道這些！

不知道不是理由，不知道也一樣的要倒楣！

樹下吊掛着一隻大山鷄，段柱子躲藏在附近樹的最高處，被那濃密的松樹葉子遮擋得宛如天衣無縫，段柱子爲了引豹前來，他絕不往樹下走，只不過這一天他又白費心機了，他已窩在樹上一天半，吃喝拉就在樹上解決的。

有經驗的獵戶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動與靜，大隊人馬直往山中去，吼叫着，生生地把獵物轟得逃出來，那就叫動，也是玩硬的；人少就得靜下來找地方等，段柱子此刻就窩在樹上等，他這叫靜。

段柱子算時間，他還有一天半，他開始心急了，忍不住的四下仔細觀。

黃山的山勢猛，原名叫北黟山，唐以後才改名黃嶽，但人們都叫它黃山，它神奇險峻壯麗，引得騷人墨客視爲仙境，徐霞客就說過「登黃山天下無山，嘆爲觀止」！

黃山除了險惡怪狀山石之外，更有雲海引人入勝，秋天的雲海更是美，秋陽與它相輝映。

只不過段柱子不是來賞風觀景的，他是來獵那頭黑豹子的，眞不巧，大片雲海出現了，立刻叫段柱子又氣又急，他心中咒罵雲海要壞了他的大事。

那雲海來得快，刹那一片布幕般就在他的足下展開來，那光景還眞美，但段柱子却不高興。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有豹子的吼聲傳來，仔細聽可眞妙，就在段柱子附近。

段柱子立刻緊張起來了。

黃山雲海特別濃，但段柱子在樹上分辨一下方位，立刻斷定就是在他懸掛山鷄的地方。

段柱子必須往樹下爬一段入雲海而後看地面，他的動作極爲小心，當他自樹梢處爬下一半，那野豹的吼聲帶着幾分顫抖，再細聽，好像不只一頭，於是段柱子遲疑了。

如果是一頭，甚至是黑豹，他自會舉叉衝下樹，但如果幾頭野豹，他的勝算就小了。

明知不可爲而爲者是笨蛋，段柱子不笨，他要先仔細的觀察。

下了樹過斜坡，然後繞向吼聲發出的地方，段柱子已然入雲層之中了。

忽的又是一聲吼來自段柱子右前方，段柱子忙往附近一棵樹上爬，他還扛着七尺鋼叉在肩頭上。

段柱子用力攀上樹，他忙着舉目看過去，此刻他恨死這雲海了，但山風呼嘯中，附近忽隱忽現的被他發現三隻花豹正在拚命的往上躍，那當然是段柱子掛在樹上的那隻已快風乾的山鷄了。

原來這三隻不大不小的花豹拚命的要把吊在樹上的山鷄咬到，三隻花豹相互的躍，這光景段柱子有些失望，他的目的是那隻大黑豹。

段柱子正在苦惱着不知如何對這些花豹下手，猛古丁附近有棵樹上一聲沉吼，段柱子聽得吃一驚，他急忙抬頭看過去，天爺，只見那隻大黑豹半伏在樹幹上往下瞧，那黑豹並沒立刻下樹。

段柱子對於這景象有兩種想法，其一是大黑豹在調教牠的小豹子，逼這些小豹如何獵取食物，這是任何動物必俱備的天性。

其二便是這頭大黑豹太過狡猾，牠不立刻捕那隻懸掛的山鷄，只叫小豹打先鋒，等到附近沒有危險的時候，牠就會有所行動了。

這頭黑豹此刻就有行動，牠吼聲剛過，三頭小花豹回頭去瞧牠。

大黑豹厲吼一聲躍到樹下來，幾個起落間便到了三隻小花豹的前面，只見牠先是抬頭看山鷄，然後閃退七步，忽的往前撲又躍，牠已碰到山鷄了。

藏在樹後的段柱子不怠慢，立刻在暗中張弓搭箭，就在大黑豹二次撲空落地抬頭上望的時候，段柱子「颯」的一聲利箭脫弦直射過去。

眞準，那一箭射進黑豹的肚皮裡，就聽得大黑豹一聲厲嗥，聽得三隻小豹往外躍。（未完・四）

上文提要：蕭露發現蘇喜佔有了小郭的第一次，心有不甘，向母哭訴，令狐嬋母女去找蘇可香母女評理，二人打了起來，交戰中發覺雙方武功同出一轍，細問下始知兩人廿年前被同一男人玷辱而各生下一女，即蕭露與蘇喜。裴不凡又告知她們的男人在外不斷尋花問柳，於是令狐嬋與蘇可香決定一起聯手對付薄倖郎……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爲人作嫁成其事　醋海翻波恨綿綿

裴不凡道：「他每次來多久才走？」

「一個時辰之後就走。」

小郭道：「他身上有否帶兵刃？」

「有一次我看到他腰上好像纏了一條鞭似的。」

小郭和裴、徐二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北海神龍」秦葆琪是用烏金蝎尾鞭的。

這更証明，一連串血案的幕後主持人是「北海神龍」了。

三人離開了「杏花天」酒家，裴不凡道：「有一條路可以去問問看，只不過顧客買鐲子及金飾，老闆未必能記得住！何況不知買了多久？」

小郭道：「這的確是一條路，到銀樓去問問看，買主是甚麼人，老裴，剛才沒有要單子看一看。」

「看也是白看，他不會用本名的。」

梁人傑道：「不錯，他一定是用化名的。」

小郭道：「就算是用化名，我們把單子和手飾帶去，賣出的伙計也比較容易想像那個買主是甚麼樣子。」

裴不凡道：「要不要回去把金飾和單子取來？」

小郭道：「白芝會信任我們？」

裴不凡道：「哎呀！所謂取來就是盜來嘛！」

梁人傑道：「事後再放回原處。」

小郭道：「那是最好。只不過此人去買金飾時，可能也易了容，現在去問也就沒有多大的用處了。」

裴不凡還是回去把一副翡翠鐲及一副鑽石耳墜盜了來。當然還有兩張單子。算是保証書，也算發票。

稍後，他們進入一家「天寶銀樓」。所謂「銀樓」就是主要賣金飾的，另帶玉飾。在南方尤其是兩粵，却稱之爲金店。

三人拿出翡翠鐲和鑽石耳墜，詢問櫃枱的售貨員，此人說這單買賣是二掌柜的經手。

於是又請來二掌柜，連大掌柜的也來了。

一問之下，掌柜的說，這是客人的隱私，不便相告。

後來梁人傑說出自已是捕頭的身份，二掌柜的這才說了。

「那位客人四十多歲，五十不到，操四川口音，相貌平平，國字臉，鼻子略塌，就是這樣了。」

三人互相瞄了一眼，掌柜的所說的樣子誰也猜不出是誰，四川口

音，國字臉，鼻子略塌。

三人辭出天寶銀樓，梁人傑道：「武林哪一高手是四川人？」

裴不凡搖頭，小郭道：「想不出來。」

裴不凡道：「會不會是故意操四川口音使人聽不出來。」

梁人傑道：「這人這麼陰詐，事先連口音都改了？」

小郭道：「他知道有人會研究他，所以作任何事都不會留下痕跡，作任何事都不會留下眞的口音。」

裴不凡道：「那麼此人的國字臉，如何作假？圓臉能改成國字臉？」

小郭道：「至少三角臉可改國字臉。」

裴不凡道：「這麼一來，白芝這兒他是不敢來了！」

「那當然！」梁人傑道：「二位猜猜他還會去何處？」

裴不凡想了很久，道：「二位以爲『落花堡』如何？」這是一個武林勝地，保主才二十七八歲，艷名大於武藝。

梁人傑道：「『落花堡』堡主申不花，傳說已三十出頭了！這個人物會看上申不花嗎？」

小郭道：「豆腐青菜，各有所愛，這也很難說。裴老哥爲甚麼會猜到申不花身上去？」

裴不凡道：「三五年以前我就風聞申不花二十八九未嫁，已經被一位大人物包了，我想就是這大人物了。」

梁人傑道：「這麼說就不無可能了！」

於是三人立刻兼程趕往「落花堡」去。

一路上小郭出主意道：「兩位也都是食髓知味的識途老馬，此去有沒有意思嚐嚐鮮？」

梁人傑道：「小郭，你又有甚麼餿主意了？」

小郭道：「二位之中的一位，何不冒充那主兒？」

梁人傑道：「我的身材太矮，不太像他！」

裴不凡道：「我的身材雖相近，但口音不對。」

小郭道：「裴老哥，反正這是逢場作戲，你就扮演一下也無妨，成則吃個現成的，不成也不丟人。」

裴不凡道：「我看小郭你倒是很像他。」

小郭道：「我太年輕，身上沒有一點肥膘，一看就知道是冒牌貨，還是你們二人挑出一人吧！」

最後決定由裴不凡來扮演。

「落花堡」在大别山之下，佔地百餘畝，規模不算太大，因而此堡在武林中，不算是舉足輕重的勝地。

三更左右，三人高來高去，進入了落花堡。

裴不凡倚在她那香噴噴的床上，丫環去叫申不花。申不花匆匆趕來，道：「這次就怪了！居然這麼早。」

三人這才知道，那主兒光顧申不花大約都在四更左右，只不過申不花還是趕到了。屋中無燈。

申不花道：「這次間隔了一個多月，是不是有了新戶頭了？」

裴不凡輕哂了一聲，表示不對。

申不花的衣衫脫得差不多了，就在裴不凡要上「馬」時，申不花突然閃開一尺嚷道：「不對！」

裴不凡操四川口音道：「甚麼不對？」

申不花冷峻地道：「那裡來的野種，想賺老娘！老娘見多識廣，可沒有那麼容易上當！滾下去！」

裴不凡道：「申不花，你我都不過是找個面首而已，何必那麼認眞？不信試試看，我保証能使妳滿意。」

「呸！去你娘的，你以爲我是誰？」

裴不凡道：「妳是誰？一個高級的窰姐而已。」

此刻申不花已穿上了內衣，立刻出了手。

可是她的確是武藝不如艷名高，不出五七招，被裴不凡制住了脈門，道：「申不花，乖點，妳不會吃虧的。」

「你殺了我吧！」

「如果妳不合作，那是必然的，」裴不凡道：「說，那個常來睡妳的神秘人物是甚麼人？」

申不花一震，道：「甚麼神秘人物？」

裴不凡五指箕張，就要抓向她的臉上去，她怎麼閃避也不成，因爲脈門被制住，活動的範圍極有限。

「說不說？不說我就立刻抓下。」

申不花道：「其實我能說出來的，你一定也不會滿意。」

「這話怎麼說？」

「因爲我知道他的事也十分有限。」

「就妳知道的一字不漏的說出來吧！」

「平常大約二十天來一次，都是不經過通報的，而且總是四更左右，所以你今天三更來就不對了。」

裴不凡道：「他本來的面目是甚麼樣子，多大年紀？」

「不知道，眞的不知道，他叮囑過不要問這些。」

「依妳自已估計，他有多大？」

「四十多，五十不到。」

「他是甚麼口音？」

「好像是山東口音。」

裴不凡不由一怔，四川口音和山東口音這可差得太多了，道：「妳沒有聽錯？不是四川口音？」

「絕對不是，因爲我就是四川人，怎會聽不出鄉音來？」

的確，這是事實。

裴不凡道：「妳從未看到他的本來面目？」

「我剛才說過沒見過。」

「我相信常在一起睡覺，稍微注意，就能看到他的眞正面目，就算他易了容也不例外。」

「眞的沒有看到。」

「下次再來，一定要設法看清他的眞面目，以及臉上和身上的特徵，只要把那些特徵告訴我們，我們就給妳二百兩黃金……」

「你是幹甚麼？」

「捕頭！」

「捕頭穿這種奇裝異服？」

「捕頭在外面，不信我叫他來讓妳看看。」

連擊三掌，梁人傑和小郭都下來了。

床上的裴不凡爲申不花介紹了二人。梁人傑道：「申堡主，只要妳能合作，兩百兩黃金不在話下，否則，最後妳還會落個通賊之嫌，合作些何樂而不爲？」

申不花道：「他今天不會來，大約是明天來。」

裴不凡道：「他多久來一次？」

「大約一個月。」

「都是四更天左右？」

「對！準時四更，五更以前離去。」

「他有沒有送妳什麼禮物？如手飾等等。」

「當然有，一對翠鐲，一副金剛鑽耳墜。」

居然都是一樣的，是不是女人都是最喜歡這兩樣手飾？

「妳是說他明天會來？」

「八九成。」申不花道：「怎能証明他是個賊？」

「第一，正人君子沒有永遠蒙面的，其次，妳到現在還不知他是誰，以及是在什麼情況下與他上床，証明妳早已被他折服了。」

「不錯，他的功力深湛無比。」

裴不凡道：「深湛有可能，無比則未必。」

申不花道：「亮一手看看如何？」

裴不凡道：「那就現醜了。」

他把兩手按在牆上，身子半蹲，兩足不丁不八。

只聞整個樓房「格吱格吱」作響起來。

申不花不由色變，立刻爬了起來。

這還不打緊，「格吱格吱」之後，這樓房居然一寸一寸的傾斜，桌上的茶壺、茶碗，「唏里嘩啦」落地破碎。

申不花大爲驚異，道：「你果然非同小可。」

裴不凡道：「雕蟲小技，算不了什麼，能使房子傾斜，還須能使它恢復原狀，那才是眞本事對不？」

申不花吶吶道：「怎麼？還能使它恢復原狀？」

「當然，要不，怎能算是地道玩藝兒？」

「吱格吱格」聲中，傾斜的房子又一寸寸地恢復原狀了。

申不花見過世面，儘管她本身的身手有限。

她知道，這三個人不能得罪。

其實是裴不凡在內施行「蚍蜉撼樹」功，小郭和梁人傑在外面輔助，一個人使一幢樓房傾斜，他還辦不到。

裴不凡叮囑一番，叫申不花不要洩露三人來過這兒的秘密，當下丟下五兩金子離去。

* * *

月明風清，這是個美好的夜晚。

申不花早已沐浴過，把身子洗滌得一塵不染。

她倚在床上，想着小郭、裴不凡以及梁人傑三人的事。

如果出賣這個蒙面人，她可能有殺身之禍。

如果長此下去，結局又會如何呢？她總不能永遠做這人的黑市女人。

人影一閃，後窗微响，室內床前已站定一人。

這人先坐在床沿上，伸手撫摸着她的胴體。

似乎先要培養情趣然後再上。

申不花也伸手在他的身體上摸索，道：「何時你才能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我很想看。」

「不會太久了。」竟是江浙口音。

「爲什麼現在不成？」

「現在不成就是不成，拆那！」

申不花躺下來，蒙面人在寬衣，屋內無燈，雖然看不見二人的表情，已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

不久之後，一種近似原始的動作開始，似乎那張床已不堪負荷，申不花發出被蹂躪的呻吟。

就在緊要關頭，門窗的碎裂聲傳來。

三個人破門而入。

這可算是甕中捉鼈的局面，任他身手多高都要就逮。

但對此人來說，却未必盡然，他抓起衣衫，一鶴衝天，竟自天窗上破窗而出，屋瓦向四面八方天空

勁射。

小郭等三人的動作也不慢，而且知道他必須在附近穿上衣褲，總要躭擱些時間，三人出屋立刻分三個方向追出。

結果被小郭先找到，正在林中穿衣服。

小郭趁機猛撲。

此人還擊一掌，把小郭震退了兩步。

梁人傑趕到時，立刻撤劍，但因劍是綑在背上的，綑得太高拔不出來，即使能拔出來，動手時也會礙事。

因此他躭擱了時間，如他一到就出手，這蒙面人跑不了。

待裴不凡趕到，梁人傑的劍還未解開。

蒙面人大概接不下這三人聯手一擊，已經溜了。

「我很抱歉！」梁人傑道：「是我誤事！」

裴不凡道：「我看你是脫褲子放屁，沒事找事做，就算不拔劍吧！赤手相搏那賊也逃不了呀！」

梁人傑道：「我說過，我很抱歉！」

「算了！裴老兄，不要抱怨了，人有時眞的會很不聰明的。」

三人下來與申不花談話，裴不凡道：「申大妹子，這老賊簡直是一頭狗熊，上了床，那股子衝勁妳怎麼受得了？」

梁人傑道：「這你就不懂，俗語說：岩礁雖大可壓不死螃蟹。」

申不花啐了一口，道：「你們嚼什麼舌頭？」

小郭道：「他還是不肯出示眞面目對不？」

申不花道：「不錯，不過我今夜隱隱發現他一個大秘密。」

三人同聲道：「什麼大秘密？」

申不花道：「他好像有兔唇。」

這的確是個極大的發現，只不過當今高手中，誰有兔唇？

「妳看清了？」裴不凡問。

「我不敢說看清了，由於他在上面蠢動，面罩時而掀動起來，我在下面看到幾次。」

「果眞如此，這就好辦了！」梁人傑道：「以後遇上他，我們要盡一切努力看看他有沒有兔唇。」

小郭道：「申女俠，我看妳最好也迴避一下，他不會放過妳的，甚至他以爲是妳主動通敵與我們合作呢！」

「我知道，我會立刻遣散部下找個地方匿起來。」

* * *

毛小珠和林小玲也不是笨蛋，經過二人的跟踪和偵察，已知梗概，今夜開始行動，準備大鬧一場。

這是長孫虎第二次扮演小郭，又拿了一根竹筒，這一手很靈，因爲蘇喜就怕「管窺」。

她有自知之明，她的胴體沒有蕭露那麼完美。

既然沒有那麼完美，一見面最好就誘他上床。

而長孫虎也正希望如此。

甚至他希望，能在多次播種之後使她懷孕。

就在二人在床上難分難解之時，毛小珠和林小玲破門而入，拿起竹筒就亂打一通，而且還邊打邊罵：「死小郭，色鬼小郭……終於被我們抓到了吧！」

捉賊捉贜，捉姦捉雙，這可沒有話說了。

床上的長孫虎是啞巴吃黃蓮，不能開口，一開口就會被拆穿，抓起衣衫赤裸身子就溜。

二女沒追上長孫虎，這口氣當然出在蘇喜身上。

蘇喜這工夫已穿上衣衫，道：「別打了！」

二人可不管這一套，非但不再用竹筒，還撤出了劍。

毛小珠的刀法非比等閒。

林小玲近來也跟小郭學了不少的絕活，亦非泛泛之輩。

只不過在蘇喜手下，二人居然未施過五十招。

可能還是蘇喜不願太過份，要不，只怕三十招內即見分曉了。

「嗆」地一聲，林小玲的劍被震開，一脚把她踢出三步。

毛小珠見有機可乘，一刀掃來，竟被蘇喜的劍貼住一翻一絞，竟握劍不住，長劍脫手，蘇喜的劍放在林小玲的右肩上。

蘇喜本要揮刀再上，忽然有人沉聲道：「住手！」

毛小珠回頭望去，竟是兩位中年美婦。

毛小珠道：「我爲什麼要住手？」

美婦之一道：「不住手就要自討苦吃。」

毛小珠道：「夫人是何人？」

美婦人道：「我就是蘇喜的母親。」

毛小珠忿然道：「妳生了個好女兒！」

美婦嘴皮子一點也不饒人，道：「令堂也很了不起。」

「妳認識我娘？」

「不認識！看妳的作風，有其女必有其母！」

「哼！護犢！」

美婦道：「護犢之心，也許誰也免不了，相信令堂也會，要不，怎會有妳這個跋扈的女兒……」

毛小珠一劍刺去，美婦抖袖捲住了劍身。

毛小珠居然無法把長劍抽回，急得漲紅了臉。

另一美婦道：「妹子，饒了她吧！」

美婦道：「這丫頭伶牙俐齒，一點禮貌也沒有。」

另一美婦道：「咱們年輕時，大概也差不多的！」

美婦一抖衣袖，毛小珠收劍連退四五步。

這兩位美婦，一個是「玉女銀鈎」蘇可香，一個是「秋風落葉」令狐嬋，兩人同仇敵愾，已經和解，來找蘇喜解決三小之間的事。

令狐嬋道：「兩位姑娘走吧，沒有妳們的事了！」

林小玲道：「誰說沒有我們的事？」

令狐嬋道：「妳們還有甚麼事？」

毛小珠道：「妳們的女兒勾引我們的未婚夫小郭。」

蘇可香道：「郭羣是妳們的未婚夫？」

「不錯。」

「有甚麼憑証嗎？」

毛小珠道：「現在拿不出憑証來，見到小郭一問便知。」

「好！」令狐嬋道：「現在我告訴妳們，剛才的青年人不是小郭，而是蘇喜的表哥長孫虎。」

此言一出，不但二女一楞，就連蘇喜也驟然色變。

林小玲大聲道：「我不信！」

蘇可香道：「信不信由妳，再不走我就把妳們攆出去，不信妳去追追看，剛走的青年是不是長孫虎。」

那知蘇喜大聲道：「娘，我也不信。」

「妳不信也不足爲怪，因爲人家設好了圈套，要妳相信的。妳本來就該和長孫虎結合，却偏偏看上郭羣。」

「娘，你們早就知道了？」

蘇和令狐互視一眼，道：「不，剛剛知道的。」

蘇喜哼了一聲，眞的追出，她必須印証這件事。

這時令狐嬋道：「兩位姑娘坐吧！」

「謝謝女俠！」毛小珠道：「不知兩位貴姓？」

「我姓蘇，是蘇喜之母。」

「我姓令狐，是蕭露之母……」

毛小珠道：「蕭姑娘原來從母姓，不知蕭姑娘之父是誰？」

令狐嬋正要回答，蘇可香道：「交淺言深了！」

蘇可香道：「兩位姑娘的長輩諒必也是知名之士了？」

毛小珠道：「交淺不可言深！」

眞正是針鋒相對。

蘇可香的涵養比令狐嬋差些，道：「二位請便吧！」

毛小珠一拉林小玲，道：「小玲，我們走，有甚麼了不起的。」

二女走後，令狐嬋道：「可香，我們也跟去看看蘇喜這丫頭有否追上長孫喜，這事只怕有點痲煩。」

二人出了別墅，蘇可香道：「我們二人分頭去追，誰追上就發出清嘯三聲把另一人引來。」

「就這麼辦，」令狐嬋道：「可香，妳猜猜看他們二人會不會和解？」

蘇可香微微搖頭，道：「難說，可能不會！」

二人交換一個苦笑立刻分手。

長孫虎已奔出五六里，在小徑旁巨岩上坐下歇息。

他正慶幸自己沒被認出來，但是，總有一天非揭開不可，到了那一天怎麼辦？

剛想到這裡，一條人影疾如飛鳥向他接近。

會是誰？他想不通。

當他看出是個女人時，要藏起來已是不及了。

「阿喜……是妳……」

「當然是我。」蘇喜一字字地道：「你怎麼有這膽子？」

「甚……甚麼膽？」

「色狠！你還要裝下去？」

「我……我裝甚麼？」

「你冒充小郭……你……你連續幾次上我的床！」

長孫虎已經不能再睜着眼說謊了，他吶吶道：「阿喜，我……我太喜歡妳……所以才冒充小郭……我混賬，該死！如妳恨我，就一劍把我殺了吧！」

「你以爲我不敢？」

「阿喜，我的夙願已償，妳殺了我也不會抱怨。」

他居然倒剪雙手，伸出了脖子。

蘇喜恨極了他，因爲她奪取她對小郭的美夢，這美夢已被長孫虎擊得粉碎，從此再也沒有資格談這件事了。

她拔劍向他的脖子上砍去。

這一手長孫虎還眞怕極了，就算他愛蘇喜，也不願死，至少活着才能享受蘇喜的溫柔。

但是，他不能退縮。

一劍砍下，皮破肉綻，却沒有砍上筋骨。

這一劍當然也拿揑得相當有技巧，再深一點，大動脈即被砍斷，即使頭不落地，人也活不成了。

血流如注之下，蘇喜道：「說，誰要你冒充的？」

「當然是我自己……」

「胡扯！你怎知我和小郭之間的事？」

「我不知道誰知道？因爲我最關心你們的事。」

「你要死是不是？」

「死了就算了，反正我想得的已經得到了！」

蘇喜又舉起了長劍，咬咬牙正要砍下，蘇可香遠遠地大聲道：「香兒，妳敢！」人已疾射而至。

蘇喜那有不敢的事，突然一劍砍下。

這一劍她絕沒留情，因爲長孫虎毀滅了她的希望。

本來她已經得到了小郭，以後死乞白賴，還可能貼上他，一旦有了和長孫虎的事，一切都完了。

所以蘇可香那句「妳敢」反而亢奮了她殺人狠勁。

但是，當利劍已接近長孫虎的脖子不到五寸時，「噹」地一聲，劍身被一塊小石震開，蘇可香已到。

蘇可香大爲光火，奪下她的劍丟得遠遠地，道：「長孫虎固然不對，要追究責任，妳也是錯誤在先。」

「女兒沒有錯！」

「妳冒充蕭露賺了郭羣，妳可知他們二人有多麼痛苦嗎？」

「娘爲甚麼老是幫人說話？」

「不是娘幫別人說話，而是自己的女兒沒有站在一個『理』字上。」

「娘，我怎麼辦？」

「最初錯既然在妳，妳只要認錯，嫁給長孫虎也不錯，須知『自古多情空餘恨』這句話……」

「我才不管甚麼餘恨不餘恨，反正我討厭這個人。」

「阿喜，不要任性，長孫虎不錯，快點爲他療傷！要是換了你，你會伸出脖子讓他砍嗎？」

「我當然能，可是我又沒錯。」

「妳沒有犯錯嗎？」

「好了！」令狐嬋趕來，道：「長孫虎已流了不少的血，快點爲他上藥吧！他對妳很不錯了！」

蘇喜走到一邊去了，不爲長孫虎療傷。

令狐嬋暗嘆，這個姑娘的性子誰敢要？

蘇可香和令狐嬋只好爲長孫虎療傷。

療畢，發現蘇喜已經不見了。

兩位婦人相顧愕然。

蘇可香嘆口氣，道：「嬋姐，妳看，這算甚麼？」

令狐嬋道：「兒女大了就會這樣。」

「妳的露兒也會這樣嗎？」

「也差不了多少，前些日子我發覺她和郭羣以竹筒狎戲，嚴詞斥責，又有什麼用？」

「至少要比小喜子好得多。」

蘇可香又道：「長孫虎，你回去療養吧！事在人爲，既然喜歡她，就應不折不撓地追下去。」

長孫虎道：「我會的，只是怕她死心眼！」

蘇可香道：「這話怎麼說？」

長孫虎道：「她對郭羣死心塌地！」

蘇可香道：「這也應看你的表現如何了。」

長孫虎長揖道：「晚輩一定全力以赴，就此別過二位前輩。」

長孫虎走後，令狐嬋道：「這個年輕人不是很好？」

「誰說不是。」

「喜子非去搶十三不可，這又是爲了什麼？」

蘇可香道：「這就是年輕人常犯的通病。」

令狐嬋道：「可香，我們回去吧！也許她已經回家了。」

二人隱居之處十分隱蔽，風景好，距鎮甸又不太遠。當她們返回住處的精舍時，一個蒙面人在等她們。

二人心頭悸震。

因爲此人敢來，就表示根本不在乎二人。

令狐嬋冷漠地道：「你來幹什麼？」

蒙面人淡然笑道：「二位都是我的人，我爲什麼不能來？」

「誰是你的人？」

「二位忘了以前和我是夫妻？」

蘇可香道：「你盡過一個作丈夫的責任麼？」

「以前沒有，今後一定能。」

令狐嬋道：「你承認是我們的丈夫？」

「當然，二位妻子都爲我生下一個孩子，我怎能不承認這一點？」

二婦互相交換了一個奇特的眼色。

「怎麼？」這人也很機伶，道：「妳們的孩子不是我生的？如果是別人的，也請盡管對我說……」

令狐嬋道：「如果你承認是我們的丈夫，把面罩取下來。」

蒙面人道：「不久的將來我會的。」

「那麼就請你出去，你不配！」蘇可香道：「我們的丈夫一定會以眞面目對着我們的。」

「我說過，不久的將來一定會。」

蘇可香道：「不需在不久的將來，你現在就出去。」

「怎麼，不認自己的丈夫了，太絕了吧？」

令狐嬋和蘇可香雙雙撤劍，左右攻上。

二人所用的劍招，以及劍勢之猛，都不像是對付曾經是她們的丈夫的勢道。蒙面人閃了開去。

能赤手在不寬敞的屋中閃過二婦的攻擊，必須具備頂尖中的頂尖的功力才行，此人連接七八招，已撤出鞭來。

鞭很長，他右手執鞭柄，左手執小段鞭梢。

這樣打起來，屋子再小，也不會礙手礙腳。

二人的精粹武功，多係學自此人，所以二人此刻不用，而用她們本來所有的，自然是不成了。

不到五十招，二婦處處受制，眼看搪不過三十招，不久，蘇可香先挨了一掌。

令狐嬋也挨了一掌。

她們二人幾乎可以猜出，他不是不能用劍傷她們。

他所以不用劍傷她們，可能是對她們又有了興趣。

有很多的男人對某些女人膩了之後，隔若干時日之後，由于那些女人改變了衣着或髮型，或者由胖變瘦，由瘦變成了豐腴體型而他又會對此女人由冷變熱。

這蒙面人也許正是如此。

但是，蘇可香和令狐嬋二人却絕對沒有意思了。

當年她們二人分別在危難中被此人所救，也在傷勢快好時，被他所玷辱，二人都以爲，爲了這條命是他救的，也就不計較，但一直不知他的身份。

爲什麼他永遠蒙面？

二婦永遠也得不到答案。

近一兩年，此人又疏遠了二婦，當然因爲另外有女人之故，二婦當然也求之不得。因爲她們在未被此人玷污之前另有意中人。

二婦越來越不濟，就在這時後窗紙上有個小孔，有人道：「小香，『暗香浮勁』……」

蘇可香如響斯應，立刻施出「暗香浮勁」。

這一招果然把蒙面人的一招狠破解。

這功夫蒙面人又攻向令狐嬋，屋外之人道：「小嬋，『嬋危雀後』……」

令狐嬋立刻施出這一招，又把蒙面人那一招破解。

接着窗外又唱道：「一花一柳一魚磯，一抹斜陽一鳥飛；一山一水中一寺，一林黃葉一僧歸。」

這本是清代女詩人何佩玉的「一」字詩。

爲什麼在此刻用上呢？自然另有深意。

因爲招術中有一招名爲「斜陽飛鳥」。

還有一招名爲「舞葉歸僧」。

這都是極爲普通的招術。二婦自然能立刻領會，兩人應用這兩新招，竟把蒙面人逼退了一步。

於是後窗外不斷地唱歌，二婦就得心應手。

蒙面人知道討不了好，至少後窗外這個人難調理，立刻溜了。

二婦出屋察看，非但蒙面人不見踪影，連指點之人也不見了。

蘇可香道：「嬋姐，妳猜這指點的人是誰？」

令狐嬋道：「我也猜不出來，反正必是位高人！」

「當然，如不，這蒙面人不會逃遁。」

令狐嬋道：「會不會『老頑童』鍾離非？」

蘇可香道：「當今武林也只有他有此威風。」

令狐嬋道：「說來慚愧！都是普通招術，還要人指點。」

蘇可香道：「話也不能這麼說，有所謂：技高一著壓死人，鍾離非的輩份高出多少，自然有過人的玩藝兒。」

令狐嬋道：「這兒是不能再住了。」

蘇可香道：「我所住的小別墅，在伏牛山中。」

令狐嬋道：「只好打攪香姐了，其實我也有一個。」

「自己人客氣什麼？」蘇可香道：「只不過一定要把他們幾個年輕人找到同行才行。」

* * *

小郭和哈巴狗去找二女。因爲二女去找蘇喜。

他們沒找到二女，却遇上了兩個很熟的蒙面人。

小郭相信這兩個蒙面人就是毛子水和金駝子。

關山月說過這兩個人比他和崔心蓮更接近核心人物。

這兒是河套附近，有些蘆葦。

小郭道：「二位不必再掩掩藏藏了，我知道二位的身份。」

二人不出聲。

哈巴狗道：「如果是師父，就聽徒兒幾句話，那主兒心狠手辣，陰狠詭詐，師父及時回頭吧！」

二人仍然不出聲。

小郭道：「關山月和崔心蓮，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他們二人被利用連續殺人之後，仍逃不過滅口的命運。」

「你胡說！」這分明是毛子水的口音。

小郭道：「二位如果不信，可以跟在下去看看關山月。」

「崔心蓮呢？」這一句是金駝子說的。

小郭道：「已被蒙面人殺死，詳情關山月會告訴你們的。」

兩個蒙面人交一眼色，突然出了手。

一個用窄長的怪刀，可以說整個武林沒第二人用此刀。

另一個用鑌鐵鐝，也可以說極少人用同樣兵刃的。

兩人的身份已經清清楚楚地揭開了。

小郭亮出了劍，道：「看在小

珠份上以及哈兒的份上，我都不願意和二位動手，但是我又不能不動手。」

毛子水冷冷地道：「小子，你最好轉舵！」

小郭道：「是我轉舵還是二位轉舵？」

金駝子道：「小子，『北海神龍』一出，舉世風從，你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斤兩？你知道嗎？」

「我知道，只怕二位並不知道。」

毛子水道：「小郭，你眞是不知死活？」

小郭道：「毛子水，你見異思遷，有沒有爲自己的女兒想想？」

毛子水道：「她不能從父，只有命運決定她的一切。」

金駝子先攻出一鐝，毛子水自左後側攻出一刀。

小郭心頭一動，似乎他們二人的武功每次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每次他們的武功都高了一些。

由此可見他們二人藏了拙，而且開始時就藏了拙。

其實早該想到這一點，他們二人在這恐怖組織中的身份比關山月崔心蓮高，身手自然可想而知。

毛、金二人的刀鐝交織着冷芒，似想把小郭變成一隻蝟。

現在小郭才試出，這二人比關、崔二人高明多了。

最初是利用關崔二人之徒葛七刀及花帶雨。

一步步地往上爬，然後是關、崔，繼而是毛、金。

相信毛金之上還有更棘手而神秘的人物。

小郭的劍術凌厲奇絕，一邊的哈巴狗固然大爲驚異，事實上有些更玄的招式他還不懂呢。

毛、金二人也都大爲震駭。

一個十七歲的孩子，一天當兩天用也未必能練成這麼絕妙的武藝！

刀、鐝鳴吟，劍聲「颯颯」，森厲的眸子對着血紅的眼睛，刀刀不離脖子上的，劍劍總在全身要害打轉。

小郭在七刀、五鐝的狂攻之下變了招，仍又接了二十餘刀、鐝，哈巴狗在一邊看得眼都花了。

小郭的劍不暇接應。

對方的長刀和鐝也忙得不可開交，任何一方只要稍緩一瞬，身上馬上就有幾道血槽和透明窟窿。

刀、鐝再加兩成功力，等於是十成十的功力，交織成一團光球，「喳」地一聲，小郭左胯骨上連皮帶肉下來一塊。

而小郭咬咬牙，劍光狂閃，金駝子的左肩上也刮下一塊皮肉。

毛子水前來馳援，「嗤」地一聲，腰上衣衫也裂開了。

衣衫裂開，皮肉翻開，血水透衣。

二對一，並沒有佔到便宜。

毛、金二人不服這口氣，哈巴狗感到悲哀。

他是這樣的師父教出來的，又能高到那裡去？

小郭此刻身子半旋，劍也旋攪。

毛、金二人連接他二十三劍，已有點頭暈腦脹。

就在這時，又來了兩個蒙面人。

這二人一來就動手，一色長劍。

哈巴狗道：「媽的，就算贏了吧！不臉紅嗎？」

小郭承受了空前未有的壓力。

往往在瞬間，他要架、格、搪、撥四件兵刃。

他的渾身骨節好像已開始脫節，每一瞬間，死神都會伸出死亡之爪，就在這檔口，忽然有人道：「小子聽着：雙目抬頭不見天，負鍋背鑊過前川，時人不知余身癢，無髮居然似老年。」

這當然是仿古詩而成的打油詩。

第一句「雙目抬頭不見天」是指瞎子。

這暗示「犀牛望月」，因犀牛的視力極差。

第二句「負鍋背鑊過前川」是指駝子，這句暗指「蘇秦背劍」，蘇秦背運時可以說背鍋到處活動。

第三句「時人不知余身癢」暗示「金猿搔癢」。

第四句「無髮居然似老年」暗指「怒髮衝冠」。

這四招沒有一招不是平時常用之招式。

也沒有一招是生澀奇異的怪招。

但是，小郭順序施展出「犀牛望月」、「蘇秦背劍」、「金猿搔癢」和「怒髮衝冠」四招，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對方四件兵刃却被震開。

甚至後來的兩個蒙面人之一的胸衣還被挑破。

這麼一來自然會有人去找這個指點招術的人了。

去找的是後來二蒙面人之一。

沒找到人，回頭再鬥，又有人吟詩指點。

四人居然分四個方向遁去。

小郭拄劍猛喘，道：「老師哥！老師哥……」

無人回應，哈巴狗道：「郭小俠，是甚麼人？」

小郭道：「是一位老大哥。」

哈巴狗道：「郭小俠身負絕技，居然藏拙這麼久，今日一見，才知道自己與小俠有如爝光與皓月

之比。」

小郭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令師與毛老爹二位，還不是藏了拙？在武林中有時是不得已的。」

哈巴狗爲他腿上敷藥，道：「郭小俠能不能猜出另外兩個蒙面人是甚麼人，他們的功力比家師如何？」

小郭道：「也許稍遜些，但很難說！」

哈巴狗道：「像毛老爹與家師投降那主兒，到底有甚麼好處？」

小郭道：「不是絕世武功就是巨量財寶。」

「是的，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我們回去吧，也許二女已經回去了！」

這時忽然有呼叫聲。

這聲音非但是年輕的女子聲，甚至還是林小玲的聲音。

小郭道：「不好，二女八成有痲煩，走……」

二人循聲趕去，果見一里外林中，二女被蒙面人追逐。

二女合擊，這實力也非比等閑。

只不過在這蒙面人的攻擊下，二女居然都無還手之力。

小郭馳近時，那蒙面人長身而起，匆匆溜了。

小郭怔怔地望着此人發楞。

毛小珠大聲道：「我們差點死在此人手中，你發甚麼楞，還不快點去追這個蒙面賊子！」

小郭道：「我總感覺這一個蒙面人的動作及奔掠方式很眼熟的。」

哈巴狗道：「是不是『北海神龍』座下的『守護十三聯？』」

小郭搖搖頭，道：「他們怎能算熟呢？」

哈巴狗道：「妳們二位是如何遇上此人的？」

毛小珠道：「還不是因去找小郭。」

哈巴狗道：「剛才我們還遇上令尊及家師呢！」

毛小珠道：「遇上怎麼樣？」

哈巴狗道：「當然要動手了！」

毛小珠道：「結果呢？」

「妳爹被郭少俠砸了兩掌，八成是活不成了。」

毛小珠不由色變，道：「小郭，你好狠心！」

哈巴狗道：「小珠，我的話還沒有完。」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妳爹也踢了郭少俠一脚……」

「踢一脚有甚麼了不起！」

「那可要看是踢在甚麼地方？」

毛小珠尖聲道：「你少囉嗦，到底是踢在甚麼地方？」

哈巴狗道：「踢在這地方。」他指指胯下。

毛小珠一震，道：「怎麼樣了？」

哈巴狗道：「只怕是不大管用了……」

哈巴狗向小郭眨眨眼，小郭也向他眨眨眼。小郭道：「當時痛得我幾乎昏倒，可能踢斷了。」

「斷……斷了？」林小玲大驚失色地問。

哈巴狗道：「可能，那東西是些軟骨組成，踢得太猛，當然能踢斷，斷了還能用嗎？」

毛小珠道：「難道就無人能接嗎？」

哈巴狗道：「只聽說接臂骨腿骨，可沒有聽說接這個玩藝兒的。就算是能接合，只怕也不能恢復原狀了。」

林小玲道：「會變成甚麼樣子？」

哈巴狗道：「也許會變成彎曲的螺絲型。」

二女互視一眼，的確，萬一變成彎曲的，那怎麼用？

毛小珠道：「名醫一定能治。」

林小玲道：「哪個名醫？」

哈巴狗道：「『還魂手』海歌。」

毛小珠道：「治好了又爲何？」

哈巴狗道：「治好了就像一根棍一樣，直出直入。」

「呸！你能不能說得文明點！」

哈巴狗道：「當然能，就像株新鮮的草菇一樣。」

林小玲道：「到哪裡去找名醫海歌？」

「這……」哈巴狗道：「這就不知道了！」

小郭道：「所以妳們二人要好好考慮。一旦嫁了我，洞房花燭之夜，要用那東西而不管用……」

毛小珠道：「我們不怕，萬一不成，只怪我們的運氣不好。」

* * *

小郭今夜在賭場中頗有斬獲。

他贏的錢，全救濟了被殺者的家屬，作爲生活費。

今天一路順風，已贏了三萬餘兩。

他要收手離去，有位文士在「天門」上放下一張十萬兩的票子。

小郭當然就不能走了。

這位文士白白淨淨，可能是一位女士巧扮男裝的。

看在這十萬兩份上，他也要再幹上幾把。

以賭來濟死者家屬，這當然是正途，但也無可不可，因爲出手大方的，大多是賭場豪客。何謂賭場豪客，也就是指老千之類人物。

到目前爲止，死者有商鴻、雲中豪、朱濤、冷芳、單于高以及「窮神」阮逢時等人。（未完·十七）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